

媒子鸟

小说以医院为背景，以主人公江北硕士毕业生的事业和爱情为主线，里面有情、钱、权的交易，有如梦似幻的爱情纠葛，有不同阶层生活的碰撞，有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对比以及由此对人心态的影响，还有药贩子和医生的微妙关系。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初涉复杂社会的大学生的生存状态真实的再现，在迷茫与挣扎中被别人利用也利用着别人。

作者 满庭花语

第一章

听了师兄的话，想起刚毕业时同学们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的豪情，现实与梦想差距如此之大，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看着师兄喝多了表现出的颓废样子，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为了自己也为了艾艾。

1998年夏末，虽然气温放凉，但毕业去向的事儿仍搞的我焦头乱额，我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穴道简直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仍然处处碰壁。老板一次次催我抓紧时间动作。可我急顶个屁，就象被废了武功的人使出的招式全是唬人的花架子。

我清楚老板很器重我，私下里常对他朋友说我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最有可能继承他衣钵的人。可是老板娘更喜欢文国，因为他既将成为她的爱婿。我和文国都是老板今年要毕业的研究生，老板只能从两人中留下一个，老板说会为我努力。今天看到他院长办公室出来的神色，一切都清楚地写在脸上，我已经没啥机会了。我恨，看看老板什么也没说，掉过身子默默地走了。这也让我无法向女友交待，想着临出门前女友充满期望的眼神，我的心一阵痛。

不愿意顺着来时的路返回，不愿意看到等待自己的女人失望。我漫无目的，只是不想回宿舍，虽然只有几步之遥，都难以跨越。想到文国在老板的提携下用不了三五年也许会在本专业中有所建树，而我呢前途是什么。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街头车水马龙嘈杂喧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只有我无所适从。

走来走去又走到了自己生活了三年的宿舍楼前，阳台上还飘扬着艾艾刚刚洗过的床单被套衣服。她早晨来时笑着说，我最可亲可敬的研究生总算要走出校园了，要为了养活他的女人真正地去赚钱，我要把你求学时用过的东西都清洗一遍，让所有的东西收获阳光，包括这个屋子里的男人，这会为你带来好运的。她的笑窝那样甜美带着动人的生气，不象我的心一样沉暮。现在想来那样纯静的妩媚很让人感动，看着她洗衣服泡得发红的手，我从水里捞出来轻轻地亲了又亲。想着这个女人心里就有了温柔。

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现在上楼。窗户上探出一个女人的头，她快乐地大声喊：“哎，江北，你回来了。”

我说：“是呀。”不得不走上楼。

宿舍的门早就被敞开，艾艾象一个守候男人回家的小妇人站在门口张望，一屋子清清的空气味道和洗衣粉淡淡的香气。看到我她的嘴角习惯地向上一翘露出可爱的笑窝，弯腰给我的脚递过拖鞋。我不说话也没有象往常一样去抱她的腰，走进屋子发现桌子上早就摆好了晚饭，有我最爱吃的炒蘑菇和炸鱿鱼。我想我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女人失望，拉住她的手抱着她坐在大腿上温柔地问：“累吗？”

她说：“不累。”接着说：“我觉得你的书要整理一下了，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下，上面的灰可以养花了。”

她用双臂缠绕住我的脖子问：“江北，我打算买个微波炉，这样你早上就不用喝冷奶吃凉

面包了。”

我的头疲惫地搁在她的背部闭着眼睛休息什么也不去想，艾艾的体香在鼻下渐渐浓郁，我的唇有点饥渴地贴在她细致的脖颈缓缓游动，灵巧地排开长发在她的皮肤上搜索，开始只是轻轻的碰触后来慢慢转变成吮吸，身体的欲望开始膨胀，我的手不规矩起来，在她胸前摸索。呢喃着说：“我要。”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释放掉自己的压力，我是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快要三十岁的男人，若换作别人早就是孩子他爹了，享受情欲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而我却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每一次控制不住时都想尽办法推开艾艾，不肯越雷池半步，她有时会说，别憋坏了，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人，可我始终没有做，因为我把握不住自己的前途，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并不认为相爱的人最终会成眷属。

艾艾的身子有了反映说：“江北，毕业我们就结婚，好吗。”

我说：“可我们没有房子。”

艾艾突然坐直了身子问：“你爱我吗。”

“每天要问九百八十六遍，累不累。”

“要你回答三个字，你怎么说那么多废话都不讲重点。”

“不爱能抱你。”

心情却无缘由地变得沉重。她重新坠到我怀里，我却没有了欲望。

突然想起前些日子有个师兄来电话邀我到山东某省级医院去工作，说那里正准备在显微外科搞一个科题，需要我的专业。可因为艾艾在北京工作，找工作的重点一直压在一向器重自己的陈教授身上，等待一线契机让自己留在校附属医院。现在看来选择到那里去发展未尝不可，至少不会被文国这小子落得太远，在新的环境事业也许能够有新的机遇，只是艾艾怎么想。她的头正窝在我的胸口感受我的心跳，这是艾艾最喜欢的动作。我的手指在她头发里穿插拨弄着细软的发丝想说可又什么也说不出口。

艾艾没有抬头小心地问：“今天老板为你的事儿跑得怎么样了？”

我说：“留校的名额定了是文国。”

艾艾直起身子摸着我的胡茬说：“别难过，工作可以慢慢找。”她的眼神突然一亮道：“对了，不是北京有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曾是你们的学长，他很欣赏你吗？你干脆去那家医院吧，虽然小点，但可以留在北京。”

我推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说：“艾艾，那家医院根本就设显微外科，我去了能做什么，难道要把这八年的努力都荒废掉？”

艾艾叹了口气吐了吐舌头摇着头问：“那怎么办。”

我说：“我想到山东去。”

她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要是走了就是不要我了。”

说着说着艾艾的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着旋掉下来，落在我的手背上，热乎乎地弄得我心软。

我拉着她手道：“艾艾，我们可以工作几年等事业有了成绩时再考虑结婚，那时我可以回

北京你也可以去济南。”

她说：“不行，我不放你走，走了你就不会再回来，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有点生气她怎么就不了解男人对事业的期寄有多么强烈，如果让我做一个平庸无为的人，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不再说话，也不去劝她。

那天的饭艾艾一口没吃，她生气地起身回家，并警告我说她的家人不会同意她找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做丈夫，如果我执意要走我们面临的是分手。

北京的夏季燥热多雨，风干辣辣地烤人，我情绪低落左右徘徊，没想好何去何从，艾艾又来找过我几次，但谈话以失败告终，她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我们的感情突然岌岌可危。文国和老板的女儿正在谈婚论嫁，结婚的日子就定在十月一。有一天在老板那儿遇到文国，我说，恭喜你事业爱情双丰收。他有一丝得意加卖乖地说，别笑话我了，没立业先成家，没出息，你可是老板的得意门生，前途不可限量。瞧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心里不是滋味，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而且是被恶意的踩在脚下，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

济南的师兄来电话说已联系好了有关我工作的相关事宜，要我毕业后速去报道。我说，谢谢，去了一定请你吃饭。然后乱侃了几句干瘪的话题，无非工资待遇如何，几时成的家，有没有孩子。后来就是一片空白的沉默倒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题，便匆匆收了线。

我有种被这个城市遗弃的挫折感，要离开了才想起在北京呆了三年竟没做为一个北京人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氛围，甚至景点也没去全，比如圆明园、八达岭、长城，老家人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想离开前还是应该抽出点时间到那里去看看，就权当是对三年生活的一个印记吧。

走过一段黑暗的地下通道拾级而上，前面是西单商场。一对情侣嬉闹着耍花枪追追停停，看到他们的甜蜜，我一阵悲凉，想起那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我发现内心深处极眷恋艾艾，她是我们邻校会计系的本科生，去年毕业后考了公务员，在机关供职，工资虽然不高但温饱有了保障。恋爱三年，我从来没送过她礼物。

第一年过情人节时我忘记了，她穿着一件纯白的毛线衣厚厚的棉布裙一跳一跳地跑到我宿舍问：“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说：“难道是你生日？”

她笑嘻嘻地摇头说：“不是。”

我说：“不是我生日呀。”

她还是盯着我嘻嘻笑，笑得脸蛋红红的。看到她青春俏皮的样子我浑身骚动，握住她冰凉的手赖道：“不要卖关子嘛。”

她挑了一下眉毛说：“哦，你真笨，再想不起来我就敲你脑袋瓜，快想，提醒一下，今天你在校园里看到的什么最多。”

我认真回忆着嘀咕：“人最多树最多，摊了摊手说，没了。”

她抽出手夸张地低叫：“二月有好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吗？”

我恍然大悟探过身子去揪她说：“真坏，怎么不早告诉我。”

她象只可爱的梅花鹿一样跑了，后来我请她连续看了五场电影，从早晨看到深夜，那天晚上借机吻了她花瓣一样新鲜的嘴唇。

第二年情人节她到无锡实习去了，我坐着火车赶过去一下子站在她面前，她激动地抱住我脚一顿一顿地尖叫：“你怎么来啦，高兴死了”。然后就象个小疯子扯着我四处乱逛，我交到她手里的是一封厚厚的信，那是自她走后我每天想她时写的日记。她捧着那二十几页纸边走边看，眼睛里泛起泪光，看完后挎着我的手臂问：“有没有象你写得那样想啊？”

我用手指弹弹她的后脑勺说：“你说呢？”

她说：“我不知道，可为什么你从来说那三个字？”

我说：“你求我我就说。”

她撒着娇说：“求你了江北，说嘛，我现在可想听了。”

我站在大路中央大喊：“艾艾，我爱你！”心想反正你们又不认识我，再说当时激情澎湃，就是要我对全天下的人喊估计我的脸皮也承受得了。

她伸出小手堵住我的嘴低叫：“谁让你这样大声了，同学看到会笑话的，要在我耳朵边上说。”

我说：“大声说明我君子坦荡荡。”但还是听话地垂下头贴着她毛茸茸的耳朵充满感情地说：“我想你，我爱你，我的姑娘。”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宣读爱的誓言。

第三年情人节就是今年我到大连实习，她因为工作去不了，给我打了六个小时电话，回来后我为她补了一份情人节礼物九支黄玫瑰。我是农家子弟家里本来就没什么钱，加上供我读了这几年书就愈发清贫，艾艾却从来没有怨言，一句责怪不满的话都没讲过，她是真得爱我，我也是真得爱她。想到要离开她，也许一辈子要错过这个女人，眼睛里就冒湿气，难过得要命。

我很少主动逛商场，今天想着心事被人流拥着来到了西单商场的服装超市。这一层楼大多是女装，有一套服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淡粉色的蕾丝上衣，卡其色短裙，时尚又妩媚，如果穿到艾艾身上一定很迷人，我停下脚步用手摸了摸衣服的材质。推销小姐热诚地跑过来问：“先生给女朋友买衣服吧，这件衣服是刚到的新款，是今年夏季流行的颜色，穿上既文明又亮丽，而且价格也不算太贵才520元，你瞧多吉利的数字啊，520我爱你，送给你女朋友，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说：“有点贵。”但仍舍不得挪动步子。

有两个星期没见到艾艾了，她一定在生我的气。

推销小姐看出我有买衣服的动机，就在一边天花乱坠地说着衣服的优点。我还从来没送过艾艾这样值钱的礼物，心里有点负疚，天底下有哪一个女孩子不喜欢漂亮和礼物，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下了那件衣服。然后头也不回地坐着电梯一路走人。出去之后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用IC卡给艾艾打了个电话约她今晚在老地方见面。

离校门口五百米有一家小酒吧，这里来得大部分是我们学院的在校生，东西相对便宜，环境也不错，有屏风隔间一间间小小的空间，我和艾艾常常到这里吃饭聊天。下班高峰公交开得像喘不动气的病人在拥挤的街道上晃游，我总算大汗淋漓地从人堆中厮杀回来，一路小跑来到酒吧，艾艾早就定好位子边喝茶边等在那里。她长头发束成一个马尾高高地调在上面，一件白色无袖T恤，修长的腿上是一条低腰阔腿的白色七分裤，银装素裹，衬着一张生动明媚的脸，青春纯净。

她一瞧见我脸上就荡开了笑窝说：“还以为你真不要我了呢，你好坏，这么久不理人。”

我笑道：“女人就喜欢胡思乱想。”

艾艾不服地撅起嘴巴说：“你很了解女人吗？”

我说：“女人心海底针，我哪敢说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话。”然后把衣服摆到她面前说：“送你。”

艾艾两眼放光，笑容更显得动人。我拿起她的杯子先咕咚咕咚地灌了一杯水，她抽出衣服抖擻开说：“江北，真漂亮，我喜欢，怎么送我这个，是为了陪罪吧。”

“嗯。”

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你不会舍得离开我的，留在北京多好，医院小怕什么，以后再慢慢找机会嘛。”

看来她误解了我的意图，可她那样高兴，我又不忍心扫她的兴，所以话到嘴边几次都又咽回去。艾艾今天很兴奋，她情绪好时总喜欢陪我喝几杯啤酒，今天也不例外，我喝了两瓶她喝了一瓶。

“艾艾。”

“嗯。”

“我的工作定下了。”

她笑颜如花说：“太好了。”

“我过几天要到济南去报道。”

艾艾的脸色呱嗒翻了个，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一秒钟之前还荡漾着爱意的眼神中流露出极度的不满和失望，她一字一顿地说：“江北，真有你的，你拿我当什么，既然你都决定了还找我来干什么。好，你走吧，我不会再拖累你挽留你。”

我着急地说：“艾艾，你替我想想，想想文国，难道我将来还不如他……”

艾艾生气地看着我说：“别说了，你心里只有你自己。”

我小声说：“我8月7号的火车，你来送我。”

她冰冷地说：“我们结束吧，你去要你的事业，反正我在你眼里也算不上什么，你根本不在乎我。”

她一点余地都不给我留，她不了解一个男人活着仅靠爱不一定能快乐，我突然有一种无名火，一种被抛弃感，这个城市抛弃了我，连艾艾也不要我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艾艾离去，我希望艾艾能够回头，可她没有。我坐那儿发呆，直到服务员来催我离开，我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这样分手。

越是接近行程我越感到恐慌和不安，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艾艾从上次离开之后再没有来找我，思念和伤痛比我想象的严重，我象一只困兽整天窝在屋子里抽烟，毫不察觉地被暗红色的烟蒂烧到指尖，在灼伤中心也跟着抽痛，有几次走到电话亭子，号码按了一半手会悬在半空思索，文国的脸教授的脸艾艾的脸交替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能在勇敢地踏出去一步

之后再去回头，我想向世俗证明什么，我，江北，要出人头地。

虽然不想离开但8月7号还是如期而至，天闷得出奇。我坐上午9点的火车，除了艾艾和老板谁也不知道今天就是我要离京的日子，老板用他温热的手握了我许久说，如果在那里没什么前途，你就回来，考我的博士生吧，你要记住你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我重重地点着头，眼睛里含着眼泪却讲不出一句话。我回着头几次回着头我在人群中搜索在所有视力能及的范围内寻找，那个熟悉的人，她没有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爱情完蛋了。

上车后雨密密麻麻地压下来，让人喘不动气。

随着列车的开动我低声呼唤：“艾艾，我的爱人，保重。”

泪水如注。

我埋着头哭泣的眼睛里只有阴晦，根本没注意到窗外一个模糊的影子在雨中跟着列车奔跑，淡粉色蕾丝上衣，卡其色短裙。

车到站时我努力调整好心情，前途茫茫毕竟有一丝希望。济南阴沉的天，灰暗的楼房给人死一样的压抑，我有一种感觉，这也许不是我想要的城市。我感到孤独，想起了艾艾，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艾艾没有接，我呆呆站了好一会。师兄没来接站但和我约好了相见的地点。济南的空气和北京一样闷热，气流中尘土飞扬，低矮的建筑物灰蒙蒙地陈旧，街道坑洼不平，人流拥挤不堪。也许所有的感觉和情绪有关，下车后我的心情一直郁闷，公交车象迟暮的老人挪不动步子，中途经常塞车。

总算到了“桃园酒家”，师兄热诚地握手寒暄道：“累了吧，你该先找个地方休息，我家太窄巴啦，如果不嫌弃就睡我那儿。”

我笑道：“不用了，我住下了。”

他说：“那样也好。”

我们相互谦让着点了四个菜，他点的桂鱼、辣炒蛤蜊，我点的红烧茄子、炖排骨，外加一盘海蜇菠菜汤。师兄要了一瓶趵突泉说：“就要成为济南人了，尝尝济南酒吧。”

我张着手道：“不行，我的酒量有限，我要一瓶啤酒就成。”

最初谈话多多少少有点生分，几杯酒水下肚，话就热络起来。主要是我听他讲。从他嘴里我知道，师兄的老婆确切说前妻是个工人没多少文化，谈恋爱时师兄被她的美貌迷住，用他的话讲是色迷心窍，顶住所有人的压力把这个天仙一样美丽的女人敲锣打鼓地娶回家，也算风光了一把。

师兄自嘲地说：“周围的人都说，看紧点呀，别煮熟的鸭子飞了，我说你们这叫妒忌。甜蜜的生活没过上多久，她整天象个三八一样唠唠叨叨攀三比四除了吵就是闹，我正后悔娶了她，那个女人竟背着我和一个修车厂的老板搞上了，现代人离离合合也就那么回事儿，我们离了。她什么也没要，夫妻一场留给我一室一厅五十平米的房子。”

说到伤心处师兄眼神迷离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一瓶趵突泉很快见了底，他嚷嚷道：“小姐，再开”。

我想起了艾艾，不知道她现在还想不想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女人是最靠不住的。

师兄接着说：“说起来我也有责任，人家愿意跟我也就图咱工作高尚，可我又不怎么争

气，混了十多年助教也没晋上，大本算个啥在医院里研究生博士满地都是，一把能抓一打，兄弟，就瞧你的了，你不知道我活得有多窝囊，主治干了这么多年几乎没主过刀，关系搞好了也就做个一助。我也就这样混到退休了，没什么盼头。”

听了师兄的话，想起刚毕业时同学们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的豪情，现实与梦想差距如此之大，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看着师兄喝多了表现出的颓废样子，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为了自己也为了艾艾。

把酒醉的师兄送回家后，我独自徘徊街头，虽是夏末，晚风迎头扑面，仍然闷热，酒精慢慢变成汗水从毛孔向外挥发。纳凉的人陆陆续续回家，行人寥落，只有奔驰的车开着锃亮的灯，旁若无人地从身边飞驰。我心里颇不宁静，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看到师兄消极的样子，我下定决心要混出个样儿来给大家看，但又不知道怎样能够做到。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转悠了一个晚上，一会儿想想北京，那个遗弃我的城市，一会儿想想济南，这个将要接纳我的城市，没有思想，如行尸走肉一样。

报到的那天，天气不错，碧天晴日，阳光明媚，这在济南很少见，是个好兆头。我特意对着镜子用新买的刮胡刀仔细地刮了胡子，看着光洁的下巴就象是刮去了多日来郁闷的心情，镜中的青年仿佛又回到了英俊潇洒充满自信的往昔，不很大但冷然有神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头发自然而飞扬，我下意识地对着镜子里的年轻人笑了笑，我，江北，毕竟还是江北。

怀里揣着调令，风似乎也有了一丝颜色，我大步流星地走进省X医院的办公大楼。这是一幢灰色庄严的大楼，一看就知道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物，北边的墙上爬满了褐色的垂藤，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悠悠的粼光，楼梯已有些残破。进进出出的人大多表情冷淡麻木，我稳了稳心神放慢脚步走向二楼的医务科，心开始有点忐忑，我做了个深呼吸轻轻敲门。

门内传出一个声音：“请进。”

推门走进去，看到办公室里坐着一位优雅富态的女性，我谦卑地走上前说：“您好，我是来报到的。”

她面无表情地搭起眼皮瞧了我几眼问：“哪个学校？”

“北京T大。”

她再次抬起头带着审视的目光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怕是连头发梢都没落下，瞅得我心里直发毛很不舒服。

“叫什么名字？”

“江北。”

我把调令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脸上堆起不易察觉的温和说“坐，坐吧，干嘛站着。”

我在她对面找了张椅子把身体放上去，长吐一口气。她象家长似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多大了，老家哪里，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有没有女朋友等等。其他问题我都一一作答，问到女朋友，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应对，她也没追问说：“我不是医务科的，医务科的张主任有事儿刚出去，你等等吧。”

我心里暗骂，你不是医务科的还查户口一样问东道西的做什么，有点被人耍了一样地窝火，顿时对她生了几分嫌隙。正说着话，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迈进门，他笑容满面地对那女人说：“您来了，有事儿吗？”

她说：“没什么事儿，过来坐坐，噢，对了，这个小伙子是新来报到的，你接待一下。”

又强调说：“人家可是T大的高材生，你要好好招呼，别冷落了客人。”

张主任点着头道：“您放心，自然会好好接待的。”

她起身向我伸出手握了握说：“江北，让张主任给你安排一下，我有事儿得先走。”

我赶紧起身必恭必敬地说：“好，您忙您的吧。”

张主任怀有深意地打量着我问：“什么时间来的，济南还习惯吗？”然后漫不经心地说：“还用得着她亲自把你送来？”

我有点错愕，但从他对她的态度我似乎洞查到那个中年女人的影响力，不知为什么，我笑了笑对张主任的问话有意识地没做出反映，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张主任热情地给我安排宿舍，把房间钥匙交到我手里说：“这个房间原本住着一个人，现在那人出国了，你自己尽管用，以后我也不会再安排别人，房间朝阳，住着会舒服些。”

我瞧着他讲话的神情带着某种讨好的意味，便领情地笑道：“谢谢张主任，您费心啦。”

他说：“谢什么谢，以后相互关照，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年轻人脸皮薄，不要太口羞。”

他说要把我介绍给外科主任，又告诉我大外的前任主任刚办理病休，现在主持工作的李东明原是大外科一个小组长，边说边领着我来到三楼。我眼前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个头儿矮墩墩的约有一米七，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肤清白，四肢匀称，方脸堂上一双三角眼炯炯有神，眼神中有种捕捉不到的窥探，笑起来象个弥勒佛一团和善，但同时让人感到有种隐约飘忽的不安。

他看到我们俩远远地迎过来道：“张主任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张主任哈哈笑道：“给你送个新手下，这是江北。”转过头对我介绍：“这就是大外的李主任。”

我主动伸过双手握住李东明的手说：“李主任，您好您好。”

他握着我的手却看着张主任说：“老兄，别挖苦我啦，我算狗屁主任，哈哈。”接着说道：“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就行，还劳你亲自跑一趟。”

张主任说：“顺便过来看看你，不欢迎啊，江北可是个人才，你以后多多提携。”

他说：“我的人你就少操心吧。”

张主任走后，李东明把我一一介绍给科里的同事，大家都笑着说，欢迎。无非皮肉牵动一下送个顺水人情，这笑里有善意的，有冷漠的，有虚伪的，笑容虽然生硬，但仍然让我感到一种满足。接着李东明告诉我，医院规定，每个新人都要先在大外、大内等科转一圈，这需要一年的时间。他说：“你刚来，也不用着急，先在科里熟悉一下环境吧。”

他讲话很客气，潜意识里我有种感觉，认为今天自己得到了某种优待，而之所以得到这种优待，和最初见面的那个优雅女人脱不了干系。后来师兄的话更证实了我的感觉，他由衷地说，小老弟，你有些门道，哥哥佩服，你知道新人从来没有住单间的待遇，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李东明的肌肉那么松软如此慈祥。我讪讪地笑着，不透露什么也不分辩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之所以受到优待，全受托于那个中年女人，冥冥中我有个感觉，这个女人在自己今后的事业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是谁，她到底是谁？

艾艾。时间越久我越觉得自己象不小心被绝情谷的情花刺到了一样，不动情时便是个正常人，也吃也睡也说也笑。等到万籁俱寂夜深人静之时，漫无边际的记忆奔涌而起，心尖上象有无数只小虫子爬着，痛苦搅扰着思绪，久久不能入睡。

我习惯点上一支烟，仰躺在床上瞧着火星子一明一灭，艾艾苗条的身影就会从吐出的烟雾中撞出来，扯都扯不开，心象被她软和的手指挠着，忽尔暖和忽尔悲伤，分离的思念如此苦涩，让人难以忍受，有时真想丢掉一切，跑回北京，跑到艾艾怀里。虽然艾艾从来不接我的电话，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半步，那次的别离并不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我认为那只是艾艾负气地使使性子，等我在这里立住脚，有了出息，再回到她的身边，到那时我的行动会更有说服力，她也会更容易接受我的选择。这样想着，生活也就有了奔头。

入院之后接替而来的是常规培训和考试，这根本没被久经考场的我放到眼里，手到擒来轻松过关。

一个好的开端往往是事业成功的开始，我的心情逐渐好转。

师兄对我关照有加，反正王老五一个免不了孤单寂寞，他经常拉我下馆子或是到他家里留宿，两个大男人无所顾忌敞着膀子摆上好酒好菜，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我们叙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些空洞的往事，象是又回到以前的大学活，不过更无所顾忌。在感情生活中落单的人，特别容易惺惺相惜，他以兄长自居，处处照料我，让我感到来自于人类最原始情感的温暖。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大外科目前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李东明和显微外科主任曲凡生。

李东明，让师兄的话讲就象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很会走上层路线，是院长眼里的红人。曲凡生，上海第二医大的博士生，虽然来医院仅仅七年，技术一流，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他绝对是一个实力派的人物。而且大外科面临着新旧主任的交替，这两个人物呼声最高。

生活日复一日，千篇一律。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急诊室值班，师兄兴致勃勃地跑过来对我说：“江北，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到群英会去吃酸菜鱼。”

看到他眼神中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我打趣道：“有喜事儿，快交代，是不是有艳遇啦。”

他神秘地把嘴凑到我耳朵根子说：“刚刚得到小道消息，显微外科那个新科题我也有份。”

我心里一沉，有些失落和妒忌，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给我，如果给我，我一定比师兄做得更好。我暗暗叹了口气。看到师兄兴奋的样子，也不好泄露自己的情绪，便伪装出高兴的样子说：“真是好事儿，咱哥俩说好了不醉不归。”

他伸出手掌啪地击了我一掌说：“敲定。”又转过头嘱咐道：“正式文件还没下来，千万不要声张，以防有变。”

师兄走后我的心情有点不快，出人头地象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让我难以正常喘息，我有种急功近利的迫不急待，然而直到现在脑子里对如何实现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仍然懵懂茫然，说来说去那只不过是个信念。我象一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羔羊，心里一片混沌，没有鲜明的思路。

正在胡思乱想时走进来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漂亮姑娘，她的目光轻飘飘地瞧了瞧我然后四

处搜寻着问：“内科的王主任在吗？”

“他刚才出去了，哪里不舒服？”

她按了按胸口道：“你别管，我要找她看。”

最讨厌病人不问青红皂白进门就找有白头发的老大夫，老怎么啦，有白发怎么啦，那就能代表医术高明吗？

我气哼哼地说：“她一时半会回不来。”

暗想有病就看，不看拉倒，别在这里碍手碍脚。

她瞪起圆不溜丢的眼珠焰气指使地说：“你是见习生吧，少规少矩的，你老师没教你怎么接待病人吗？”又嘟囔着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这样的人也配当医生。”

怒火在我胸口左冲右突，跃跃欲出，但想想好男不与女斗，何况今天科里刚开了医德医风会，何必顶风而上，便懒得和她理论，装聋作哑地低下头去看病历。

她挺直的腰微微一欠脸上冒出汗来说：“我胸口疼，你耳朵聋吗？！”

我抑制住怒火说：“解开上衣。”

她的脸刷地变了颜色厉声道：“你，你，耍流氓，哼！”然后跺着脚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怒气憋在肚子里被她那句耍流氓噎在喉头，一时顺不下去，便学以致用，用阿Q精神寻求解脱。

“臭三八，什么素质。”常规检查竟被说成耍流氓，真他妈晦气，觉得今天诸事不顺，心灰意冷。

快下班时医务科张主任笑咪咪地找到我说：“小江呀，有个好差事儿，我可给你留着啦。”

我情绪不高地问：“什么差事儿？”

他说：“反正你要请客地啦。”

我实在想不出能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好运，又怕扫了张主任的兴便打起精神问：“主任这样关照，早就该请客啦。”

张主任说：“9月28号美国有位教授要到咱们医院讲课，因为来得急懂专业的翻译一时很难找，所以打算让本院的大夫翻译，届时院长副院长都会到场，全院几千号人，想借此露脸的人多啦，不过真正能当此重任的人也不多，我猛不丁就想到你，你刚毕业又是高材生，此时不表现更待何时。你说呢？”他用征询的目光看我。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的确高兴，我的外语水平不错，只是，刚来医院没几个月就露这么大的脸，心里到底没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张主任接着说：“小江呀，机会稍纵即逝，听我的没错。”

我说：“那好吧，我试试。”

他说：“不能试，要尽全力做好。”

我点着头坚定地说：“是，张主任，一定竭尽全力不给您丢脸，谢谢您的栽培和赏识。”

他说：“见外啦。”然后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好好准备。”

送走张主任我的血液象被注入了新鲜的氧气，心情豁然开朗，仿佛在无尽的大海浪尖上起伏的小舟终于看到了可以着陆的海岛，阴晦扫地而去。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该是我小显身手的时候啦。

回到宿舍，搬出所有的英文工具书和专业书，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操练，我把这次露脸当成了一场破釜沉舟的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它成为我当前的希望之门，跨过这道门也许就是金光大道。为了明天我要拼搏，这意味着我要超越别人，击败别人。经过几个昼夜的恶补，自己信心倍增，底气十足。

那天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开始的确有点紧张和莫名的恐慌，但当我与美国的米森教授同时走上讲台，数千双目光在索定他的同时索定我，我觉得自己的形象蓦地高大起来，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浑身上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便很快进入状况，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眼睛里耳朵里只有教授的讲话。我淡定自若，抑扬顿挫，侃侃而谈……当授课结束时，肃静的会场掌声雷动，把我从醺然陶醉中拉了回来，这才发现自己因为紧张衫衣湿得净透。

下台之后，师兄第一个冲上来抱住我兴奋地说：“兄弟，行，佩服！”他由衷的快乐感染了我，我激动地笑着，忘乎所以地笑着，我觉得我崇拜自己。

第二天上班，我就成了医院里的名人，几乎每个人见了我都微笑着点头，我的情绪轻飘飘地飞速膨胀，身价象坐电梯一样扶摇直上，整个人都找不到支撑点悬了起来。

正当我想入非非时，厕所里窃来的话，伤到了我的自尊，也让我对人性卑劣的阴暗面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一位不知名的仁兄说：“那个江北有点太自大啦，有的地方根本没听懂是是而非地胡弄过去，那都翻译的什么，牛头不对马嘴，可惜能听明白的人没几个，还有人尽着劲给他邀功，不过，他镇定的功夫倒修炼得让人叹服。”另一位不知名的仁兄说：“你懂什么，听说，他是吴院长的亲戚，翻译稿是别人早就整理好的，他只不过照着背背，你以为他真那么能呀……”我愤愤不平，又不能伸出头来申辩，肚子里窝火，于是干咳了两声，他们的谈话嘎然而止……

十月一很荣幸地得到两天假期，我决定回北京看艾艾，这一直是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将近两个月没通音信，对于相爱中的两个人是难以想象的煎熬。开始时我还有赌气的成份，和艾艾比着看，到底谁先熊谁先低头认输，现在却一秒比一秒更迫切地想要见到她。

她纯净姣好的面容，绕指如缎的秀发，整个清朗温婉又不失活泼的形象扑朔地牵动着寂寞的情思。人啊，干嘛要和最亲近的人闹情绪，不是明摆着和自己过不去嘛。经过这么久，艾艾的气也消得差不离啦，男子汉大豆腐总得有点肚量风度，也不能太不照顾女孩子的情面。想通了也就搬去了压在胸口的巨石，浑身轻松。

思念越发放纵，象潮水涌上来。

回到北京是晚上8点多钟，我顾不上吃饭先给艾艾家去了个电话，家里没人接。我就近买了俩热狗挤上326路公交车一路马不停蹄地朝她家奔去，到了那幢熟悉的住宅区，我又打了个电话，还是没人接，打艾艾的手机，小姐操着娇柔迷人的声音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欠费停机。难不成这一家老小的趁十一放大假到外面观光旅游去了。我的心火烧火燎象被猫抓了一样懊恼，见不到艾艾是始料不及的，原以为只要回到北京，艾艾就会等在北京。越是见不

到，想见的欲望越是迫切，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要等，等，等，对，等待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反正我也没地方去，就在她们家楼房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安营扎寨似地毛上啦边吃热狗边溜达，目光象探照灯四处扫荡，余光却瞄准一个目标，艾艾她家住宅小区关着的大门边的那个开着的边门，这是艾艾回家的必经之路。

夜越是来得急，失望越是重，象骤然降落的秋霜打落了正在怒放的花朵。

艾艾，你现在在哪儿？

我想起朱自清的《怅惘》：只如今我象失了甚么/原来她不见了/她的美在沉默的深处藏着/我这两天便在沉默里浸着/沉默随她去了……

正失神时，一辆雪白的别克车在夜色中划着醒目的弧线缓缓停在门旁。上面下来一个男人，从车后面绕过去，弓着腰打开后门，一个女人轻盈地跨出车，微卷的短发，海蓝色套装，乳白色皮鞋，身段苗条，灵玲有致，远远望去感觉到透心的舒坦。

姑娘象是在和男人道别，从空气中我能触摸到她淡淡的笑意，灯光耀着那张洁白的面孔，在我麻木的视神经里掀起狂澜。怎么会是艾艾，看到艾艾陌生的短发，我的心开始错乱地播动，还有那个看似儒雅的男人，那辆在黑夜中森森发亮的别克车，我象被人措手不及地抽了一鞭子，迎头泼了盆冷水，彻身透骨地凉，这一切给我一种不敢去想不能去想的错觉。别克慢慢被黑夜吞没，艾艾转过身子准备离开。

我本能地快步踏过去，小心地叫：“艾艾。”

她的身子一抖急速地拧身，目光中有簇夺目的光华一闪即逝，淡然地说：“是你呀。”鼻子里轻声哼哼着，头赌气地斜向边门旁的那棵歪脖子柳。

“艾艾，你干嘛不瞅我呀，瞅那秃顶的老东西有什么劲。”

“我喜欢，谁要你管。”

我的原计划是低声下气地请求艾艾原谅，说破了天也要和她重修旧好的，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个儒雅的男人，那辆森森的别克车，搅乱了初衷。心底顿生郁闷和一股难以遮掩的醋意。

我伤感地说：“你的头发怎么弄成这么个鬼样子，真难看。”

我伸出手习惯地去触摸她的短发，她不自然地退了两步，在俩人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距离。这个动作刺痛了我，她和我什么时候这样陌生过，原以为相见的场面是备受思念煎熬的一对情侣，热烈地抱成一团，难分难舍。原以为她会热得象火，没成想她却冷的若冰。我努力告诫自己不能发作，要克制，可她那个躲闪的动作还是激怒了我。

我生气地说：“艾艾，刚才那个人是谁，对你照顾得挺周到呀。”语气里参杂着烂杏一样酸不溜丢的怪味。

艾艾难以致信地瞪着我问：“你以为呢？”

我说：“我还能怎么以为，当然是追求者。”

她好笑地瞧着我说：“是呀，那怎么啦，我难道就那么差劲，你不稀罕，就只配库存……”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哪里不稀罕啦。”我想说我稀罕的恨不能整天当宝贝揣在怀里，可想想刚才那个男人，便用舌根硬生生地把后面的话噎了回去。

她赌气说：“这还用明说，你没说但你做了还不成。”接着诡秘地挑了挑眉尖试探：“你，你不会在吃醋吧！”然后乐不可支地弯腰大笑。

她这一笑，浇了我一头雾水，象木头桩子一楞一楞地发蹇，多半给这个丫头骗啦，紧绷地弦唰地松开。

我一把抱住艾艾不管她如何挣扎，牢牢地把她攥在怀里。狠狠地说：“好啊，艾艾，两个月不见，你就会糊弄人啦，还欺负我，哼哼，这还了得。快说，那人倒底是谁，害我这样揪心。”

她嗔道：“是追求者啦。”

我说：“你还不说，不说，再不说我就亲。”气流里到处都弥漫着她的气息，我有点按捺不住。

艾艾叹了口气道：“是追求者，但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人呀，你怎么这么笨。”

我狐疑地问：“那你凭什么和他一起回家，还坐人家的车。”

她说：“他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兼发起人，有次和我们合作给企业查账认识地。今天晚上他请我们科长吃饭非拖上我，推辞不掉，有什么办法。”

我分辨着：“那人明明对你不怀好意。”

艾艾抬起头斜我一眼道：“江北，花儿怎么能躲得过蝴蝶的环绕，再说我都快三十岁啦，你是我什么人啊，老公？不是！情人？不是！顶上了天算是个男朋友，还好意思管我呢！不过我有言在先地告诉过他，我有个弃我而去的男朋友，人家只不过隔山观火，也没什么越轨之举。”

我着急地说：“那也不行，看到你从他车里下来……我难过，还有你的头发，也让我难过……。”

“你太大男子主义啦，脾气硬，认死理儿，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自私，欠骂……”

我点头如捣蒜地说，是是是，我承认，但是，不管如何，我心里可是只有你。

艾艾哀怨地说：“我心里难道就有过别人吗？你走的那天我还去送你，可是你坐在车厢里连头都不回一下，你知道人家有多伤心，象个傻瓜泡在大雨里掉眼泪。”

我心疼地说：“对不起，艾艾，都是我不好。”

艾艾清澈的眼睛里重新溢满了柔情，我无法再压抑自己，真诚地说：“艾艾，我想你。”这几个轻柔的音符在空气中扩散开去，我的脸俯下去准确地捉住她的小嘴，双唇柔软温润，舌尖轻巧地滑进她香甜的口中……我有些激动地抱着她迫不及待地亲着，啃着，咬着……艾艾软绵绵地偎在我怀里，顺从地任由我揉搓。我没忘记补充一句：“以后离那个所长远点，我怎么瞧他都不安好心。”

亲热过后，艾艾告诉我，她最好的那个姐妹叫梅子的嫁了个老外，一出嫁就跟着走出国

门，听说家里挺称，日子丰满得不得了。又告诉我，文国那小子最近好象在跑个项目，整天上蹿下跳的。神情里多多少少带了点羡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身子交缠在一个女人身上，令人陶醉的茉莉花香气在周围涌动，我象被托在云层上，飘浮。这种香味象是艾艾独特的体香，可身子底下的女人却又不象是艾艾，我的意志正一点一点地被粉红色的欲念挤压着。女人的身子慢慢化开，象波浪在风中起伏，隐隐入耳的是微雨一样迷人的呢喃，我们俩就象雨儿纠缠着云朵密实地贴在一起，没有缝隙。我想看她的脸，用力睁大自己的眼睛，还是一团模糊，唯有一把黑亮的长发象旗帜招展，我伸手去握长发，女人突然不见了，我跌跌撞撞地四处寻找，一辆白色的别克车在视野尽头消失成苍苍茫茫的树木，我奋不顾身地向前追赶，腿却被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抬不动，我着急地在混沌中大喊：“艾艾，你快回来……”

喊叫声冲破喉咙，吓了我一跳，使劲撑开眼皮，刺目的阳光穿透黑暗从微开的缝隙挤进瞳孔。天亮了，我还恍如梦中，长发女人身上淡淡的茉莉花味道挥之不去，若隐若现。除了眼底未干的几滴清泪，春梦了无痕。

假期刚过，病号络绎不绝。

刚上班，就见一个四十多岁很体面的女人在护士办公室外面徘徊，连续经过几次，她仍在。我好奇地问：“有事吗？几号床，护士们都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进去谈。”她象是鼓足了勇气说：“医生，能不能给5号床的男病人调个单人房？”又急促地补充道：“一晚上就够了。”我问：“为什么？”她吱唔着涨红了脸，我劝她说：“你知道医院的病房很紧张，怕是不可能，你去找护士长商量一下吧。”她说：“我说了，可是她不同意，能不能通融一下。”然后充满期待地望着我。我严肃地说：“她说不行，肯定就不行了。”她说：“我们可以多付钱。”我没好气地说：“金钱不是万能地。”不再理她。

小护士捎口信说，李东明有事情找我，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他找我干嘛，我边走边琢磨，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到了。

李东明正在给一个病人下医嘱，看到我，嘴角向上一提微笑着点头。手仍在处方上划拉着，写完之后又交待了护士几句，起身对实习生说，我和江大夫有点事情，拉了我一把就朝外面走，我咬着他的脚后跟着来到医生休息室，这里通常白天没人。我估计，他可能有什么私人的事情谈，否则不能找这么僻静的场所。

李东明油光光的脸上堆起弥勒佛似的笑容，三角眼微眯，折皱起的笑纹软化了五官生硬的线条，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温和地说：“江北，在这儿干的还适应吧，生活和工作中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诧异地想，要求给你提管用吗？我想进课题组，可这是院长的事儿，不在你的职权范围内，你连个正式的主任都不算，也敢牛B哄哄地说大话。又回头琢磨，他无缘无故干嘛问这个。反正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只能以静制动。

我谦卑地笑道：“谢谢李主任关心，都挺好，工作也挺顺利，没什么要求。”

他漫不经心地问：“有对象了吗？”

我诚实地回答：“有。”

他问：“是同学吧，在北京？”

我说：“是呀。”

他摇了摇头，笑了笑，又摇了摇头道：“校园爱情太天真浪漫了点，脱离现实，何况两地分居呢，现在这年月，靠得住的东西实在少啊。”李东明收住笑容对我说：“江北，想不想进课题组？”

我吃了一惊，他那双似睁非睁的眼睛，怎么象半仙一样，能穿透人的心事，我说：“谁不想呀。”嘿嘿地干笑了两声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欲望。

他的嘴唇紧紧地抿住，沉思了一会道：“江北，吴院长的夫人你见过吧。”

我茫然地说：“没有。”

他嘴里蹦出一阵哈哈大笑，脸上的肌肉抖动着说：“你没见过？！”潜台词我听出来啦，真人面前，你别不露象，可我真没见过呀，心里满是困惑。

李东明看出我不想承认就直截了当地说：“上次米森教授来讲课，是她推荐让你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就我和张主任两个人，你就别瞒啦。现在这社会有点根基是很荣耀的事情，没什么可遮掩的，年轻人就是爱面子，呵呵。”

我越发搞不明白，别说院长夫人，来医院这几个月我正面接触最大的官就是张主任，这院长夫人是哪路神仙我还真不知道，迷雾，迷雾，脑子里一团迷雾，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儿。

李东明看到我没反应，加强语气提醒：“上次不是她带你来报道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她，那个优雅福态的中年女人，我笑道：“哈哈，李主任心明眼亮，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说完了目光心虚地瞟向窗子外面。

李东明并没有注意，只听他满意地说：“这就对啦，吴夫人对你印象不错哩。”

我谦虚了一下说：“哪里，哪里。”

他说：“她有意介绍自己的独生女儿与你认识，小江，你真乃有福之人啊。”李东明用舌尖舔了舔上嘴唇吧嗒着嘴说：“改天约个时间见一面。”

我想也没想急促地拒绝：“李主任，不成，绝对不成，我有女朋友啦，怎么能……。”

李东明语重心肠地拍打着我的肩头说：“兄弟，别忙着拒绝嘛，凡事三思而后行，别怪我没提醒你，现在正是上面定课题组人选的关键时机，对，大伙都承认你江北是个人才，可那顶屁用，你刚来，怎么过筛子也论不到你呀。反之，如果院长一句话，局面会大不一样地。你再想想，为了你好，我的意见是先不要推掉嘛，见个面，只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别想那么复杂，等你进了课题组，爱聚爱散还不是你说了算。”

我寻思着李东明的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可这明摆着是骗人，总觉得不对头，还是摇头摆手地说：“不行，不行，这不大好吧。”

李东明轻轻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习惯地用舌尖舔了舔上唇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只要不结婚就有选择的权力，谁能说出个不字，这可都是掏心窝的话。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回头再给我个信儿。”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又看到了那个体面的中年女人，她还没死心地在等护长，看到我走过来她的眼神闪烁着，很难为情的样子。我于心不忍地说：“别等啦，没用。”她低声下气地恳求道：“大夫，求求你帮个忙吧。”我不屑地说：“有钱人多啦，谁都想要个单间，医院怎么招架得了。”她的脸刷地红了眼睛里飘起泪花，叹息着道：“我知道，我理解，都怪我那老头子，大夫，他明天就要上手术台啦，是恶性肿瘤，就提这么一个要求……”说着说着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下来，我心一软也跟着不爽。这时护长正从对面走过来，我上前拉她到一边低声说：“护长，你瞧那人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有空病房，闲着也是闲着，就成全她吧，全当给医院创收呗。”护长笑道：“江北，没瞧出来你还是付菩萨心肠，既然江北肯为她出头，我还

是给面子地，好吧。”我高兴地说：“护长真有人情味，谢谢。”就象自己占了便宜一样开心，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年女人。她又是握手又是鞠躬地说：“大夫，你真是好人。”

第二天我还没进办公室，远远看到两个小护士在前面窃窃私语偷着乐，回头看看我，嘀嘀咕咕又乐。

她们老远喊：“江北，来了啊。你可真是善解人意，成就了别人的风流韵事。”

“你们俩说什么啊，不会是看上我啦吧。”

两个女孩子啐道：“臭美。昨天你不是给人家要了个单间嘛。”

“没错。”

她俩神秘地说：“你猜怎么啦，人家两口了利用它风流快活做那事哩，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个。”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问：“做什么事儿，想哪个？”

两个女孩子脸红啦，又啐道：“江北也不是个好东西。”笑着跑得没影儿。

寻思了半天我才回过味来，噢，做爱嘛，难不成费劲拨力地就图那阵子快乐，真搞不明白，现在的人脑子里都想什么。

下午快下班时，难得清静一会儿，我定下神前前后后地琢磨李东明上次谈话的内容，想得越深心情越复杂也就越乱。神思恍惚，一会儿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遇，把握好，就是登上了出人头地的扶梯。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很龌龊，用下三烂的方法发展事业，靠出卖良心和本性获得成就，还有什么快感。上学时，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这时，那个体面的中年女人很激动地敲门进来，她不好意思地说：“大夫，我是来感谢你地，你不知道，我那老头子术前情绪不隐，压力太大，总说不能再活着下手术台了。我也不明白，男人为什么看重那个，可能是精神要崩溃时，利用它来缓解一下压力吧。告诉你个好消息，他的手术很成功。这多亏你，给了他信心和勇气。”

说着说着，她就向我手里塞东西，是一打崭新的百元钞票。我措手不及地推着说：“你这是干嘛，你这是干嘛。”

“甭管怎么的，多少都是份心意，你若不收，我们会很不安心。”

我斩钉截铁地说：“你这样做就太看低我啦，也是在侮辱我，拿回去。”她愣在一边无所适从。

我缓和了一下神色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好啦，快回去照顾病人吧。她眼泪汪汪地走出了办公室。”

李东明又碰过我几次，劝我别再犹豫，说姜还是老的辣，听他的准没错。

济南，一个不会带给我太多遐想的城市。平板。呆滞。缺乏蓬勃的朝气。

早上匆匆地在路边摊上要了一个煎饼果子，一碗小米稀饭，和摊主送的一小碟青菜萝卜淹咸菜，虽是秋末因为环境肮脏，桌子上粘着没擦净的饭粒和洒了的米汤，环绕着哄不去的蚊蝇小虫嗡嗡嘤嘤地肆意乱飞，弄得自己胃口很差，我敷衍了一下咕噜叫的肠胃，便急着赶去医院。在医院门口和曲凡生打了个照面，我老远就笑着高声喊了句，曲主任，早啊。他面

无表情地含了含首继续朝前走。这人还真持才傲物，脸象阴巴啦的天，又象是我得罪过他，都是同事么，端什么架子，呼呼~我觉得自己碰了个软钉子，气有点不顺畅。

李东明大老远就叫，江北，来啦，呵呵，眼睛眯溜眯溜地挤成一条线。我心里很受用，人都有点虚荣心，希望被别人重视，瞧得起。我热烈地回应，李主任早。李东明挑了挑眉头，压低嗓音神秘地告诉我，吴院长夫人提的那挡子事儿，他自作主张替我应承下啦，后边等都有空就找个时间约约。

我一着急脚下打滑一个趔趄差点扭了脚脖子说：“李主任，这事儿，不行，真不行。”

他扶我一把说：“你别急，我的话还没讲完哩，吴院长说，江北可以从其它科室撤回去啦，你们那里不是在搞一个课题嘛，他的专业对口，就让他回去吧。你掂量掂量，这话里话外是不是显山露水地指出你小子进课题组有戏。”李东明用舌尖舔着上唇得意地笑道：“这可都是我的功劳啊，等你做了驸马爷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

“李主任，我还是觉得不行……”

他打断我的话摆摆手说：“好了，什么也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吧，你这就回外科上班，今天有个肾移植手术，是孙教授主刀，你去看看有没有用到你的地方，我还有事情。”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江北，我里里外外地去吵吵这件事，可都是为了你。”弦外音：你小子别不识好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说着说着他脸上舒展的肌肉象被喝了口令一样噌地绷了起来，面上不易察觉地降了层寒霜，笑容象烟花消散的无影无踪，余下的是让人难以揣摸的黑暗。

我对李东明的擅做主张很是不满，他一句“这可都是为了你”，又让我哑口无言，没办法反驳，话噎在半空，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象鱼刺卡在喉咙，唔啞了半天没讲出半个字。也许潜意识里，我已经默许了这种安排，但良心上仍然排斥，这就应验了那句话，又想当妓女又想立贞节牌坊，人可真虚伪可耻龌龊。想到可以进课题组，无疑给我注入了一道清泉，潺潺的流水清澈甘甜，清肺润喉，四肢百骸经脉通畅，总之，一个字，爽。至于艾艾，天高皇帝远，我倒不担心她会知道这件事情，再说这只不过是个小插曲影响不到主旋律。那个院长大小姐更不用提啦，根本不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她就象借来充当门面的招牌，事毕完璧归赵，保她毫发无损。

查房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病号下身需要换药，护士小雷掀起被子刚一上手摆弄脸脖子都臊得通红，男人的脸也涨成了酱色别扭地搭拉着头，眼神晃晃游游地躲闪。小雷狠狠地瞪他一眼给护长投去求助的信号，护长二话没说操起酒精绵球对着男人那个象发面馒头一样立起来的物件涂抹了几下，很快就焉了，她边抹边说：“小事情么，一点就不行啦。”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只有小雷，害羞地搓着手，脸色绯红。这还引出医院喝酒的一个典故，喝酒时若谁不识时务站着喝酒或敬酒，别人会说，看你还敢站着喝，一点就不行啦。

肾移植手术在手术室热火朝天地进行。

孙教授没说要我参加，我不好意思厚着脸皮进手术室。师兄做他习惯的位置二助，用医务人员的话来描述，就是拉勾、缝皮、吸血鬼，顶枯燥乏味没劲的活，就象戏开台前，得有人去赶场子，戏结束后，负责拆台、拉幕、运行头。他得知我提前归队，一方面对此事十分质疑，一方面又替我高兴，说手术结束后，哥俩找个去处喝一杯。

我去病房转了一圈，百无聊赖，正悠悠哉哉地看着窗户外面被风吹散了又聚的白云，脑子里思量早上的事情。

小雷神色慌张地跑出手术室对我喊：“江北，快快，找李东明或是曲凡生，手术出现问题，需要马上增援。”说完了她又着急地补充：“不，我们分头找吧，你找李东明，我找曲凡生，逮谁算谁。”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小雷就风风火火地拿起电话。

我看出事态严重，里面可是条艳活的人命，搞不好稍一迟疑就会呜呼，便刻不容缓地拨通李东明的手机，伴随着振铃声我的心紧张地跳动，犹如面临大敌，手狠狠地攥着手机，还好那头很快就有了回应，我大声说：“李主任，肾移植手术出现情况，请您马上来手术室。”

李东明的声音听不出丝毫波澜，难怪人家当主任，关键时候还就是能扎住架，他说：“那边的事儿我知道啦，正过来呢。”

果不其然，没过二分钟，曲凡生大步流星地走进门，看都没看我就进了手术室，他前脚进去，李东明也跟着迈进来，直奔手术室。我没心思想自己的事情，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想早些知道手术结果。

一小时，二小时……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李东明第一个走出来，脑门上顶着汗珠，疲累不堪。曲凡生在他身后，手术衣的背后湿得象被水浸过一样，小雷推着病人，她还没忘记用眼神瞥了我一眼，嘴角抖开月牙般可爱的微笑，意思是别担心，一切顺利，这小女孩子的善解人意让我感到和煦如春的温暖，我眨了下眼睛说明白啦，其它医务人员纷涌而出。

病号家属感激涕零地强烈要求晚上请客，大家稍做推辞，盛情难却嘛，一行十几人来到净雅大酒店，这里的装潢豪华，服务小姐衣着淡雅，行走如风，无声无息，袅袅亭亭，如风摆杨柳，云托紫霞。

李东明第一主客，曲凡生第二主客，其它人等依次纷纷落座。哦，第一次参加这么排场的宴请，软包的中华烟，茅台酒，什么燕窝、鱼刺、鲍鱼、海参，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又备感新奇。主人豁出去啦，挨个儿敬酒，对李东明更是感激不尽，一口一个李主任是我们的再造爹娘，重生父母，眼泪奔流，搅得人心跟着翻腾着激动。李东明谦虚地寒暄着，语气里难免带着优越感，酒喝得很滋润。曲凡生只是淡淡地微笑，不怎么爱讲话，别人敬他酒他很少虚意推却，总是很干脆地“嘘溜”一口进去，人家热热闹闹，他倒显得平静，就象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眼皮不搭一下就能用耳朵听到戏文，嘴角浮着难以觉察的嘲讽。

后来，李东明提议行个酒令助兴，让每人讲一个带数字的成语必须与新婚之夜有关，他先来一个，一见钟情，引来大笑，说李主任，你这把年纪了也信这玩意儿，李东明说，谁没年轻过呀。

曲凡生说，那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两口子蜜里调油。

小雷坐我对面，还没轮到她就抢着说，一往情深。象好不容易想到个新词生怕被别人占了去。大家取笑她对谁情深来着。她用眼梢瞟了瞟我，害羞地垂下目光，脸颊象涂了胭脂膏白里透红，我心里一阵异样，朝她笑了笑说，丫头的词不错。自己接了句，一塌糊涂，笑声叠起，大家说这个词怎么个解法，呵呵敢情两个人耍得太投入忘我，战场被整得一塌糊涂。下面的就更热闹啦，七上八下、三心二意、一针见血……

那一晚就花掉人民币五千多元，让人咋舌又难以致信的数字，这差不多是我半年的工资哟。

大多数人都拼了不少酒，师兄也喝多啦，他硬拉着我到他家去。师兄回家仰着脖灌下两杯水，往床上一横合衣躺在那里，象堆软泥，嘴里嚷嚷着：“真他妈的牛。”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搬床被子垫在背后蹬去鞋子斜在那儿说：“是呀，李东明这把刷子真牛。”

师兄瞟我一眼道：“兄弟，我是说这顿饭牛，和李东明没有关系，那人只会拍马溜沟，我

还没瞧得起他。哎，对啦，你最近好象和他搞得挺热乎，别怪我没提醒你，那人可是奸诈小人。”

借着酒气我大声反驳道：“凡是技术上有能力的人我江北都打心眼里佩服。今天这手术如果不是他挽救及时，我们能享受这样牛气的酒饭么。”

师兄气愤地说：“你懂个屁，今天手术你以为是他的作道，你也太瞧得起他啦。好，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今天的手术李东明顶多颁发给他个表演金像奖，他除了叉着腰比比划划，还能做什么。”

酒往上蹿我打了个酒嗝不服气地说：“你是对李东明有偏见，再怎么说他也是外科的代理主任，而曲凡生只不过显微外科主任，他的业务也许精僻，但是有局限性。”

师兄哈哈笑道：“幼稚，太幼稚啦，你定是被李东明那老家伙灌了迷幻药，难怪有人议论你是他的腿子。江北，你真连个屁也不懂，来医院这么久没搞明白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曲凡生之所以是显微外科主任，那是被李东明挤兑地，去年外科刚分出个显微外科，李东明为了打发掉这个和他抗衡的竞争对手，把曲凡生硬生生地安置在那个位置，曲凡生真正的专业是普外，说你屁也不懂不算过火吧。”他长长地吐了口气道：“李东明和曲凡生是势不两立的两派人。”

酒虽然喝得让我迷糊，但师兄的话至少让我明白，曲凡生开始时对我还是满尊重地，可后来就不愿意理睬，症结原来在这里。师兄还在嘀咕：“今天的手术曲凡生本来可以不动手，呆在一边瞧热闹给李东明好看，如果是我就没那样高的风格，去给李东明当梯子，这手术做好了功劳是姓李的，做不好责任就得姓曲的去背。这世道，没公理可言。”

这觉睡的昏天地黑尿都没撒泡就是一宿。

第二天早上，刺耳的东方红乐曲高亢激昂地振醒了我，抓起手机，迷迷糊糊地问：“谁，干嘛呢，大清早地不让人睡安生？”

艾艾诧异地说：“喂，江北，八点半了，你今天休班吗？”

我梗起脖子四处寻找石英钟，没找到，头昏昏沉沉地疼，说：“不会吧，不休班。”

捞起师兄手腕上的表，啊~~一个激灵从迷沌中清醒说：“艾艾回头再联系。”

我边拍打着师兄沉睡的脸边起身找鞋，昨天夜里我们俩就这么没脱衣服象猫儿狗儿样地窝了一夜，我大呼：“迟到啦，快快，起床。”

师兄用手擦着嘴边的哈喇子，也朦胧着眼爬起来摸鞋。我们俩没顾上吃饭，洗把脸就冲出门去。结果是我刚踏出门就发觉左脚挤得难受，每走一步脚指头都给鞋尖顶得生疼。原来一着急和师兄穿错了鞋，也没功夫换，就这样一扭一拐地直奔院里。如果艾艾看到现在狼狈的样子，准会弯开粉嘟嘟的嘴角扑哧扑哧地乐，这样紧张乱戚的情形下我还有心思回味她甜蜜的笑涡，思念正被刚才撂下的电话引逗地蠢蠢欲动，不知道今儿早她要和我说什么，如果不是怕迟到，一定要逼着她说我。到了医院，李东明还好没在，小雷向我们吐着舌头扮了个顽皮的鬼脸，可能她也在替我们大口舒气。

病房里污浊燥闷的气流，人的喘息都显得粗重难耐，象憋了整个夏季雨前的午后，压抑得让人总想快些逃离。

病人看到医生就象蚊子瞧到血一样地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复述自己的病痛，并查言观色小心地捕获医生面部每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哪怕掩上嘴的一声轻咳在他们看来也极有深意。试

图通过这来意测和感知自己的病情和命运。他们大多不管恰当不恰当地强行把面部堆满微笑，那些笑象在平和舒缓的曲调中加了些突兀的高介音符，让人别扭又不舒服。好象只要大夫稍一应承，自己的病就有了希望，生怕大夫对自己的病情不重视，反复诉说，就象胸中有冤的平民见到了头带钨砂的官员，不管能不能起作用，都要一吐为快地，拦也拦不住。

而此时我正不厌其烦地在病房里听他们无休止的絮叨，脑子里变幻着各种姿势想着如何排开四周开合不定的嘴，逃离。

我抽身要走，一个护士，四十多岁，脸上颤动着厚厚的肉。她说：“喂，你，去药房替2号床取药。”

我白痴样儿地左右环顾，本能地以为她在指使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可是没有，穿白大褂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凭什么听她一个护士的指派。她的面象不好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乖乖地去吧，谁让咱年轻，年轻在哪儿都得跑腿。

回来后，她又指着3号床的病人说：“插胃管吧。”

我一愣有点迷惑地想，干嘛要我插胃管，但仍装出有风度的样子仰了仰头笑道：“大姐，有没有搞错，这也要我替你做。”

她阴着脸说：“这种有风险的事不是你们大夫来做，谁负得了这个责。”

我说：“这我做不了，也不应该我做。”对于这样无理的人我很生气，掉头就走。

她手急眼快，一把扯住我的袖子蛮横道：“进修的，别跑，你们下的医嘱，你们不做谁做。”她抬高语调接着说：“你不做，当着病号的面说不做，你怎么做大夫的？”

我用脱她的肉手象抖掉踞在手上的一只苍蝇说：“第一，我不是进修的，再说进修的难道就低人一等吗；第二，不是我不做，是不应该我做，医院里有明文规定，插胃管、拿药等工作是你们护士份内的事儿。”

我说着说着火气竟旺了，大声说：“你做不来，去找你领导。”

她一张肉感十足的脸立马铁青了颜色象泼妇一样大做：“臭小子，当个医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啦，敢在我面前指手划脚。”

“谁泼谁有数。”

正与她纠缠不清时，小雷跑过来低眉顺眼地笑着说：“施大姐，这是新来的江大夫，别伤和气，让我来吧。”

我和她异口同声道：“不行。”

“江大夫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这关你屁事儿，要你出来为好人，你就是看上了他，也不用在这里显摆。”她轻蔑地瞥小雷一眼。

“别理她，这人不可理喻。”我本能地把小雷拉到身后

小雷脸蛋上飞起一片红云，插不是不插也不是，很尴尬。

曲凡生恰巧经过，对那护士的行为甚为不满，瞧到了又不好不说什么就一头走掉，只能上前替我解围。他告诉那护士，工作应分清职责，不要倚老卖老。再者，插胃管的工作，如果做起来没有把握，可以请求大夫给予协助，但不能推卸责任。她虽嘴里骂骂咧咧，可还是买了曲

凡生的账。

小雷事后告诉我，因为前些日子，小儿科插胃管死了一个病号，护士们都多多少少有些惶恐。今天找我麻烦的女人名叫施芬娣，在医院干了二十多年，因为没文凭职称得不到晋升一直是个护士，她平日行事不管对谁都没颠倒正，尤其对年轻的小护士更是变本加厉，劝我不必与她一般见识生无聊的气。

虽然如此，我心里仍然不是滋味，象踩着翘翘板，上下失衡。她敢对我毫无顾忌撕破脸面，本质还是江北这个人没啥份量，她瞧不起我，要不怎么她就买曲凡生的账。不过，地位平等也不是靠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我有点窝火也有点灰心，情绪象被戳破的气球啪地瘪了，看来想真正在医院站住脚，不是一日之功，也并不象自己想的那样简单。

回外科有段时日了，我的工作只是收收病号，写写病历，查房时向主任汇报一下病情，每天就象嚼烂的口香糖，越到后头越没味道。

深秋，树上的叶子正在大规模地纷纷掉落，天气虽然冷清，但太阳有了喜色，总是红彤彤地退回西山。日子显得空洞乏味，就连天气也这样平淡无奇整日晴天白日，有时真希望乌黑的云彩一窝蜂地聚起来，压下场大雨，哗哗啦啦过瘾地发泄一下。总之，有种说不清的郁闷。

除了师兄，我和医院里其他人之间有种无形的距离，我不轻易向别人走近，别人也无意向我靠拢。就连平日见面一团和气的李东明，在科里也难得挤出点阳光，总是板着张有点小权小势人特有的僵硬面孔，难怪师兄说李东明的肌肉是不常松软嘛。唉，不知是不是，与我左推右挡地拒绝与院长大小姐相亲有关呢。艾艾打电话说明年准备报什么注册会计师，这几天借了书，在家里忙着用功呢。

我正要撂下电话时艾艾问：“江北，你在那儿过得好吗？”

我说：“是呀，都挺好。”

艾艾说：“为什么我感觉你的语气不大对头。”

“神经过敏。”

她哧哧地乐道：“你在济南要乖乖地听话呵，不准和别的女人亲，我可是有心灵感应的，否则哼哼~~。”

小雷脸蛋上的绯红一闪既过，我象要急着和脑子里那个飘浮上来的影子划清界限，对艾艾分辩道：“怎么会，我谁都不亲就想亲你，现在就想，来亲亲嘛。”

“讨厌。”

听着她软活的声音，艾艾娇俏的模样浮现在我眼前，我的身子麻酥酥地得劲，自小腹涌上股暖融融的热流，我照着电话吧吧亲了两口。

日子越空洞，也就越寂寞，越想艾艾，这三者成正比。有时真想给她打个电话，又怕分了她的专心看书的神，再说自己除了要发几句颓废无趣的牢骚，又没别的重要事情。这样的情绪还是让她少沾点吧，免得让她看低我。

正在我信马由缰地瞎想时，李东明来电话说，今晚八点院长大小姐在泉城广场恭候大驾。

“李主任，怎么找那么个嘈杂的场所，周围那么多人，我又不认识她，怎么找。”

“人家年轻人喜欢浪漫，说去了有缘自会见到，这个你不用操心，对了，我可提醒你，回去好好收拾收拾，整利索点，我可没少在她面前夸你。她说，她就不信，医院里还有这等优秀的人物儿，为了证实一下才去见你，要不，她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么老套的安排。江北，我可提醒你，不管你们俩成不成事儿，你都得给我好好照顾她，别让我在吴夫人面前夸了海口下不来台，再说人家姑娘漂亮着呢，就瞧你小子有没有那福气啦。”说到最后李东明意味深长地哈哈大笑，电话搁下老长时间仍余音缭绕。

下班后，我在医院附近的拉面馆要了碗牛肉面，告诉老板多放辣椒。不到一刻钟，汤水里飘悠着艳红色辣椒油和辣椒沫的牛肉面热气腾腾地端上那张只有四条木棍支撑着的灰褐色桌面。我用筷子挑起面条伸长胳膊缠绕着拉出去吹着热气胡乱扒拉进肠胃，嘴唇被辣得火烧火燎地疼。脑门额头早就湿漉漉地挂了层汗珠，头发根也跟着冒气儿。

离开面馆，凉风袭身，微微寒意轻而易举地打透毛衣直捣张开的毛孔深处，我浑身禁不住一缩。

天明显地短了，才不过七点钟，夜就包抄上来。街灯昏黄暗淡，给四周的景色涂了色彩，就象加了柔的像片，朦胧而模糊，一切都显得悠远。星星繁忙地眨着眼睛，薄云游来游去在风的蛊惑下，或上或下地给残月披着纱。

我磨磨蹭蹭地四处瞎逛荡，和行人擦肩，数树杆上没有掉落的树叶，瞧着某个行人无所顾忌地随手把垃圾丢在街头，骂一句当下市民素质差，真他妈差，然后吐一口不耻的唾沫以显示自己瞬间的高大，实际上那口唾沫是恰好卡在喉头的痰，此行为被某位刚路过的小姐嗤鼻，她皱着眉头对我投来轻蔑的一瞥。我很矛盾，胸口堵得发慌，象吃了夹生米饭，肚子暂时是填饱了，胃里却岑沥沥地难受。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下一个场景，热情，冷淡，沉默。

情感没有战胜理智。

差十分八点我来到泉城广场中心，这里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一个大大的隶书“泉”字，高高矗立。据说济南自古素有“泉城”之美称。城内百泉争涌，尤以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四大名泉久负盛名，自古享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誉。我虽然来了几个月的时间，竟一眼泉也没瞧过。倒是这个泉标让我真正领悟到泉在济南人心目中真正的位置。

我有点糊涂地站在夜色中，我不认识院长千金，院长千金也不认识我，这样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在喧嚣的人群中如何能够相见，不过这样更好，给她五分钟时间，如果她不来，或她没找到我，我可以很自然地遵从自己的心灵，撤退。第二天大可以坦然地告诉李东明两个无缘的人到会底是无法跨越陌陌红尘。

边这样想着，还不住地抬起手腕看表。伴随着时针有节奏地挪动，呼吸也越来越紧促，不知道是期盼多些还是抗拒多些。

广场上人络绎不绝，我偶尔象贼一样放出余光向来四周扫瞄，看看有没有年青姑娘正掂着脚东张西望。可是，没有，什么也没瞧到。年轻女人们大多结着伴，不结伴的也是匆匆忙忙地几下就跳出我的视野。

会不会是那小妮子在整人，拿我开涮，摆空城计。对，有可能，极有可能。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喜欢以戏弄人为乐。

正在我转身迈着大步准备离开时，一个声音飘过来。

“你这样没耐性，才给我五分钟时间啊。”

我因被别人道中心事，有点心虚。用腹语悄悄骂道：“瞧瞧你这点出息，还没上战场，腿就打哆嗦。”我没回头，只觉得一阵香风簇拥着一个女人翩然而致。我的手在裤兜里扭捏了

几次想蹦出口袋和面前的女人握一下手，然后寒暄句，你好，吃过饭啦。但一抬眼，人就愣在当空，感觉眼前的人挺面熟，不会真有前生来世吧，我困惑地瞪着她至少两分钟没回过神来。

她看着我又木又傻的呆瓜模样儿撅撅嘴说：“有什么奇怪哩，我们交过手，我认识你。有一天我去急诊室看病，不就是你这小子值班嘛，人家说胸口闷，你二话不讲就让我脱衣服。嘻嘻--我还以为你趁着没人企图耍流氓呢。”

她挑了挑经过精心修理的细眉象母鸡下蛋一样咯咯地颤个不停。

噢，似乎有点印象，但当时自己根本就没正经瞧她长啥模样儿，我的视线顺着眼角瞟出去把她从上到下溜了个圈子，发现眼前的女人还算漂亮。眉弓上挺弧度很大使她整张脸显得锐利，单眼皮眼睛又大又亮有点外突象金鱼眼，身体丰盈，个子差不多有1米6，黑色毛衣，红色鱼尾牛仔裙包裹着圆滚滚的臀部，走起路来屁股和胯部有节奏地扭动，一翘一翘地象走猫步。

“原来是你。”

搁半天再没上来半句话。她扯了扯我在西市场买的灰毛衣说：“相亲就穿这个，损我啊。”

我笑道：“不，习惯啦。”

她扬了扬头说：“走吧，陪我去银座地下购物超市逛逛，我要买衣服。”

我才发现她酒红色的头发象刀切一样整齐密实地排在额头耳边肩膀，整张脸就象被装在一个黑红色的木框里。

她挺着胸脯走在前面，我和它隔开两步的距离象一个见不得光的物体躲在她阴暗的影子里。

她突然停步，我只顾低着头走没提防，险些撞个满怀。她诧异地斜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有心事儿。”说着她退回一步，一下就挎住我的胳膊然后得意地说：“哼，再让你躲，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我抽着手问道：“你贵姓？”

噗——眼前的大小姐弯了弯腰乐道：“你真不知道我姓什么？”

她是院长的女儿当然和院长一个姓，这人丢的。我慌忙解释道：“我还不知道小姐芳名呢。”

她抱了抱我胳膊回答：“我叫吴嫣，姹紫嫣红的嫣。嘻嘻，你真特别，我喜欢你的特别。”

我说：“吓，我哪儿特别啦。”

“你不觉得你挺象个小呆瓜，说话又蠢又逗又可爱。”

我别扭地被她的身体吊着，慌乱地朝前走，生怕撞见医院里的熟人。可越怕撞鬼偏撞鬼，拾粪地（施芬娣）摇着肥大的身子硬是从吴嫣左肩上蹭过去，嘴撇得能挂上半桶水。吴嫣什么也不管大方而又居高临下地和她点了点头。

吴嫣麻利地掏钱买了件红豆牌的暗红色甲克，鳄鱼牌黑西裤，老人头皮鞋。我心里剧烈斗争，是不是应该保持点儿绅士风度替她付钱或至少大度地表示一下谦让，可三样东西差不多二

千块，兜里总共有三百元钱，万一她一实在，我不是丑出大啦，干脆装痴卖傻吧。临别时我把手里的购物袋统统交给她，她瞧着我有趣地笑道，这都是你的呀，给我干嘛，记得下次来见我时，把这些行头都换上，可别让我丢面子。我迟钝地问，下次。她说，是啊，我瞧你还不错，交个朋友吧。又大声地笑了两下说，喂，江北，都是年轻人嘛，别老早就给自己套上个套子，你可别见我送你东西就以为我看上你啦。

“可我不能收你的东西，要不，赶明儿我把买东西的钱还给你。”

“看不出，你也就这么个俗人，嘻嘻——好玩。”

她理都不理我的抗议，招了招手，行驶中的的士放慢速度停下来，吴嫣说，再见。也没要求我送她就自个儿上了车，汽车屁股后面冒着青烟顷刻就没了踪影。

我觉得自己今天十足象个白痴，滑稽可笑。

身上穿着从西市场廉价买回来的便宜衣服，手里抱着一堆高档时装，呆呆地在空荡没有人摆理的街头发愣，分不是清视野一片茫然还是头脑一片茫然，反正自己的世界刚刚象下了场雾，我反复寻找来时的路，绕着圈子走，前方还是白茫茫的让人辩不清东西南北。

我今天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不知道，只觉得风越来越凉，吹得整个身子瑟缩着象此时不能放任舒展的思想。我想我不会穿吴嫣买给我的衣服，肯定不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会，想想不就明白了吗？不管我认识吴嫣的动机是什么是被动驱使还是迫于无奈，我都是以平等的身份来与她结识，可如果我穿了她的衣服，就觉得是在降低身价，江北就不是江北，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去花一个女人的钱，尤其这个女人和自己并不相干，她只是个棋子，是个极有威力的棋子，有了她也许前方会是坦途，很快就能到达目的然后胸有成足地大喝一声“将”。这在我眼里算是一种无耻吧，有点象被别人豢养的小白脸伸手向女人要钱，吃到甜头儿后，有了第一次就会有若干次，人是最懒惰自私的家伙，能够坐享其成，谁又会披荆斩棘千辛万苦。当然这件事儿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可至少我得有所觉悟及时封杀掉各种有可能导致欲望无止境膨胀的诱因。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背脊，它还是很比直地，并没器质地弓下去，让那自诩的高洁灵魂尽可能地不受到世俗的玷污吧。只是我有没有高洁的灵魂呢，这倒没仔细考虑过。

第二天上班，一早就瞧到小雷在办公室里忙活，抹桌子，拖地板，打开水，她脚不沾地灵巧的身子没一时闲。我打着招呼说，你每天来这么早啊，不是有护工吗？小雷羞涩地笑了笑没吱声，又埋下去头接着干。当她直起身子，医生护士们也陆续来上班了。小雷又急着去病房，回头不知有意无意地瞥了我一眼，目光刚和我的接上火就象含羞草般地缩了回去，低着头走了，但我隐约感觉到她抿着的嘴角露着不易察觉的笑意。

这丫头，想到什么那样高兴呢。不知为什么，看到她开心，我的心也象普照了阳光，变得轻松起来。

晚上下班后，西北风很大忽悠悠地卷着枯黄的杨树叶子漫天飞旋，就象电视剧武侠片中营造的强敌来临前的氛围，这样的鬼天气躺在暖和的被窝里看碟子才是种享受呢。离我两步远的一个姑娘象是迷住了眼睛被风打了个转，在马路中央踉跄起舞，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呼啸着急驰而来，吓~~~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大叫一声：小心！便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只听“扑腾”接着“噶吱——”我压着小雷双双倒在猛然刹住的“丧他娘”的车轱辘面前。

司机战战兢兢地打开车门问：“你们俩还活着吧。”

我说：“呸，你他娘地才死了呢。”自己拍着手爬起来赶紧扶起苍白了脸的小雷问：“没事儿吧。”

小雷咬着牙半天才说：“没事儿，快让这车走吧，我瞧着就发晕。”

我和小雷虎口脱险死里逃生，想想后怕得直竖汗毛孔。

小雷玩笑道：“我死就死了吧，你干嘛还肉包子打狗。”

我嘿嘿笑着说：“英雄救美，是男人的本能。”

“油腔滑调。”

“第一次被人这样表扬，你这是到哪儿去吃饭。”

“我去吃过桥米线。”

“小女孩子都喜欢吃这些杂七杂八填不饱肚子的东西。”我笑着摇头。

“要不，今天我请客，你还救了我的命呢，你说吃什么吧，不过我可没带多少钱，贵的地方是去不了的。”小雷略抬了抬下巴，眼睛却紧盯着她的鞋帮子。

“跟我走吧。”

我领着 小雷就象领着邻家小妹妹来到和师兄常去的小天鹅火锅店，这样的天气正是火锅的黄金季节，屋子里早就挤得热气腾腾，好不容易在边角找到张桌子。小雷红着脸说：“你要东西吧，我什么也不懂。”

我朝她挤挤眼说：“你只管吃，然后买单就成。”

我把小姐招过来说，小肥羊菠菜扇贝对虾粉丝。火的大小可以随时调整，开始时旺点，菜熟了就把火苗压下去一直到结束都保持温火。

这一餐吃得真痛快，小雷小脸红得象炉火能烤人，眼睛深黝黝的象黑宝石。这小丫头长开了将来也是个迷人的主，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家伙能娶到她，想到小雷要给人娶回家去做老婆，心里醋溜溜地，可天下的美女多啦，又不能都收归己用，再说她只不过个小妹妹，我哪能对她起什么念头。买单时，我抢着付钱说，一百一十八元八角，瞧多好的数字，要要发发，你怎么连这也和我争。

从火锅店出来就象从春季直接跨越到初冬。走过一道门越过一扇窗气温绝然不同。

“翻天啦，快回吧。”

“我今晚值班和你一起走走。”

月亮若隐若现有气无力地在黑色的云层里挣扎。星星无精打采地象是累了，也都闭了眼睛，偶尔相征性地闪烁几下。路灯昏黄的光被风鼓的象水气一样浮动，街上行人寥落。小雷低着头眼睛还和先前一样盯着移动的鞋帮子，不知不觉竟讲了很多。我唉，嗯，喔地回应着。

小雷，全名雷雅文。出生在山东的某边远山区，自幼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过，家里日子清苦贫困，种了几亩薄田，母亲省吃减用一把泪一把汗地把她拉扯成人。她护士中专毕业，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算是过够啦，再让她重生几回，她也不愿意回老家种地，所以在医院找了个临时工，一个月千把块钱，但工作却不轻生。小雷知道在这里就是当牛做马地干上十年，家里没钱上面没人，转正的希望也只是空中楼阁门都没有。若不干了，连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在医院不管钱多钱少至少讲出去说在某某省级医院上班，还是挺荣耀哩，妈妈脸上也有光彩，还说，这工作多高尚呀，白衣天使，就别这山看那山高挑三拣四地哩。小雷扪心自问，我有挑的本钱吗？没有，当然没有，对于一个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应该知足哩，所以她对

待工作一向无怨无悔从不挑剔。

这样窄小稚嫩的肩膀如何挑得起生活这副重担。

医院到了，她猛地第一次在我面前挺直脖子抬起始终低垂的头，剪若秋水的眼睛里亮晶晶地满是晶莹。她说，江大夫，我去工作啦。声音很是激动。我的鼻头不知因为天太冷还是被某种扑捉不到莫名其妙的什么鬼情绪突然袭击到，只觉得一阵酸楚眼窝发软。

这天，气温温突突地有点燥闷。上午九点刚过，层层叠叠的乌云越积越厚，整个天空看起来难承其重，迫不急待地压向地面。雷电轰鸣着滚过象是把云彩戳了道口，大雨一泻而下如烟如注，窗外从半空垂下道密实的水墙，把周围的景物隔离的模糊不清。这样的天气一般病号不多，查完房换完药，办公室就我和曲凡生两个人。突然，门嘎地一声被风鼓开，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小雷和一个小护士闯进来门气喘吁吁地说：“曲主任，来了个外伤病号，急诊室要你赶紧过去。”

曲凡生说：“走，小江，一起瞧瞧去。”

病号是一个大约五六岁模样儿的小姑娘，皮肤白得象纸片早就失了血色，脸上纵横交错着灰色的泪盅，嘴角仍在不间断地抽搐，喉头撕裂着有气无力的呜咽。他的父母也象失了神魂眼光发直，嘴里哆哆嗦嗦地嘟囔：“大夫，大夫，求求你们，救救孩子吧。”眼泪鼻涕都流到嘴里了竟丝毫没有察觉，看到曲凡生和我就象瞧到了万能的上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扑上来抓住曲凡生的袖子不撒手。

曲凡生说：“先别哭，快说小姑娘断了的手指带来了吧。”

夫妻俩头捣蒜似地点着说：“带来啦，带来啦。”擎起手里的塑料袋，颤颤巍巍抖擻着打开，外面的塑料袋里放的雪糕已经融化了不少，显见是走了不短的路程，不知道里面掉的手指如何。

先简短介绍一下，受伤的小姑娘家里有个专门做车具模具的小型工厂，孩子趁大人不在不知怎么玩着不小心把手伸到车床里边，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指头齐刷刷地被锯掉，血肉模糊，触目惊心。

盛雪糕的塑料袋里面还套着个袋子，估计里面是断了的手指。打开一瞧，我心里“咯噔”一下暗想：“完啦，完啦。”原来里面的塑料袋不知道哪里破了或有难以肉眼查觉的缝隙，化了的雪糕水渗了进去，半截手指象三个可怜的毛毛虫困在一团血水之中。我不动声色，抬头先看曲凡生的反映。

他合上塑料袋对着那对夫妻非常果断地说：“不用接了，接不活，别浪费钱啦。”回过头对我说：“小江，去给小姑娘把伤口处理处理。”

做母亲的先顶不住“哇”地嚎啕大哭，做父亲的从曲凡生的神态和语气中感觉出他是个说得算的人物，看到他转身要走，两步挡住他的去路哀求道：“大夫，难道连一丝希望也没有吗？”

“希望几乎为零。”

“几乎，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

他“扑腾”一声跪下，抱着曲凡生的双腿说：“大夫，大夫，求求您啦，只要有一线希望，您也得试试啊。家里就这么个孩子，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都不心疼，只要能救孩子，您就可怜可怜她吧，您瞧，她还这么小，没手指她长大可怎么活啊。”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呜呜地趴在地上哭作一团。

曲凡生的脸色并不怎么好看，想来他也有些动容，但是我注意到他的心思并没全放在这上头，象还在思索着别的什么东西，他眼睛正注视着走廊深处沉思。以后我才多少有点明白当时曲凡生或者预测到了什么，所以他在犹豫。就书本和现有的临床而言经过高渗液体浸泡的断指成功率几乎没有，但是谁不想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碰到这样的机会尝试一下的念头总还是在心底骚动，这就是做为一个大夫在处理病号过程中的两重想法吧。以后的发展也许超出了他的预想。

曲凡生沉吟着问我：“小江，你说呢？”

我莫棱两可地说：“曲主任你做主吧。”

曲凡生没再讲话推门走进办公室，小姑娘的父亲也跟着走了进去，我正要推门跟进去，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什么，收回停在空的那只手没有推门。只一会儿功夫，曲凡生就从屋内走出来坚定地说：“你们执意要接，就试试，只是要花不少钱。至于我们医生，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有义务抢救患者，而且会尽心尽力，小江准备手术吧。”

手术持续了八个多小时，结果可想而知。

傍晚，肆意的雨渐渐疲弱地收势，淅淅沥沥象人的啜泣。跟曲凡生在手术室里挺了八个小时，就算我年轻我体力好也有点抗不住，累得筋疲力尽，浑身是汗，喉咙发干。因为手术做得不成功，病号家属虽然要求请客，曲凡生也没什么心情，婉言谢绝了。做了个不成功的手术或是根本不应该做的手术，我心里就象塞了一堆棉花，胃里涨火，没有食欲，正准备回宿舍，吴嫣的电话打进来。

“江北，是你吧。这几天忙什么，以为你神消了呢，连个电话也不打。今儿晚上有没有空？”

“嗯。没呢，你有事儿？”

“什么，嗯，没呢，你有事儿。快出来，七点我在“蓝鸟”迪厅等你，不见不散。”

我本来早就打算找个因子去还吴嫣买衣服的钱，反正晚上没别的安排，就去见见她吧。于是顺水推舟地说：“好吧，那就不见不散。”

差两站到“蓝鸟”我一冲动就提前下了车，没别的，只是想独自走走，让自己的行为和意识再次陷入困顿之前，在没有任何东西遮掩的夜幕中裸露一下，瞧瞧它是黑是红是白。

脚踏出车门，一阵北风嗖嗖地携着雨丝扑在我温热的皮肤上，冰冷、潮湿。我有点后悔，怎么就提前下了车，发神经。不平的路面上积了一洼洼的雨水，湿地上还粘着被风剪落的树叶，任凭来往的行人上面践来踏去，我叹息着，人的生命也大抵如此脆弱，生生死死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庸庸，结果都是几把灰，一阵风就可以吹得无影无踪。路边的树枝跟着风咯吱咯吱地摇动，残留在枝叶上的雨水顺着风刷刷地振落，让我沿着树根移动的身子来不急躲闪，从头到脚淋了一层寒气。我蓦地象丢失了什么，内心深处感到极度孤独和荒凉。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到底试图接近吴嫣还是想疏远她。一切都很乱。东方红又开始唱歌。

“喂，是吴嫣吗？”

“什么五言、六言。江北，是我，艾艾。你在干嘛呢，北京在下雨，好大，我回不了家，在办公室呢，饭都没吃。”

喔，艾艾。一种久违的声音夹杂着久违的感觉，澎湃着从湖底潮上来，刹那间吞没了我的寂寞。

“艾艾，我想你。我们这儿也下雨呢，不过雨不大。那你怎么回家啊，我在就好了，可以去接你。”

“江北，等会儿，有人敲门。”

艾艾象是咬着嘴角笑了笑说：“我要回家啦，以后再联系。”

“艾艾……”嘟嘟——手机对面切断了消息。是谁接她下班呢？

正这时，我瞧到一个熟悉的人在路左边的站牌搭起的棚子里左顾右盼地象是等人。过了片刻，一个高挑女人从红色夏利车钻出头，脸上春意洋洋地抓起那人的手。李东明三角眼眯眯地成了一条线，肌肉松动地荡漾出一圈一圈情意绵绵的涟漪，哼哧哼哧不连贯的笑声老远就听得见。

我向树影里迈了几步，躲开他的的视线，只能看到他圆圆的后脑勺象在矮墩墩的墙上搁着个皮球和那个高挑女人的侧面。李东明搂住这个和她差不多高的女人，手在她的臀部肆意捏拿摸索，女人风情地笑着，软绵绵地倚在他厚实的怀抱里。李东明用手捂住她的嘴，悄声讲着什么，又四顾看看。两个人就簇拥着上了那辆夏利。这场面大大出乎我的所料，李东明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威严，象被打破的玻璃碎片，再也拼凑不成原来的样子。

离蓝鸟大约一百多米时，远远就瞧到门口红绿乱飞的灯光底下有个姑娘正翘着身子朝我招手，挺直的鼻梁上还架了副无边树脂眼镜。

“哼，哪次来都不积极，你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为了等你我真是望眼欲穿呀，你瞧，连八辈子不戴的眼镜都架上了，就怕你从眼皮底下错过，这重视程度也够你撅屁股翘尾巴哩。”

“你别瞎冤枉人，咱俩总共见了两次，上次还是我等你。这次半路公交塞车，跑得跟蜗牛一样慢，我干着急使不上劲。拿着。”我边喘吁吁地说着边把钱往吴嫣手里塞。

“我说江北，我就瞧不上你这小家子习气，你别这么婆妈好不好。瞧你来来回回因为这几个破钱的粘糊样儿，好了，我也不和你推来推去地，烦，你先收起来，留着以后请我吃饭吧。”吴嫣不屑地甩着手皱了皱鼻子。忽然象想到了什么白了白眼珠子说：“呃，我有点明白啦，你是着急和我划清界限吧，你小子，真行，凭这点儿就够特别。你就那么自信我会看上你，或是怕我上看你啊，在本小姐屁股后面排大队的人有的是，三条腿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可不缺。”

“你说你个姑娘家屁股屁股说得这么顺口，我听着都怪不自在的。”我实在有点生气，真他妈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两钱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她瞧不上眼儿，她那些钱指不定是从哪儿弄的黑钱呢。

吴嫣愤怒地瞪我一眼，把眼镜取下来折了几下交到我手里说，装你口袋里。拉起我的手就进了蓝鸟。被除了艾艾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握着手这是第一次，我够菜吧。可我此时除了麻木还是麻木。吴嫣的手热呼呼地，象从被窝里刚伸出来。艾艾的手可不同，就象玉石水晶一年四季都清凉冰澈。艾艾说，将来结婚，我要把手天天放在你的胸口，让你给我暖和一辈子。一辈子有多长，一辈子有多短。怎么这话听觉上那么遥远，象是上辈子的事。

的厅里光线暗得就象半梦半醒间使劲睁睛就是看不见东西，音乐却象森林里兽性发作的野兽张狂地找不着边际。这是个怎样的世界，一进门我就找不到方向，手被吴嫣狠狠地握着，推来搡去地和形色各异的人体发生着肉体碰撞。汗味。香水味。烟草味。酒精味。红光。蓝光。

白光。扑朔迷离。混在一起就有让人几欲呕吐地沉闷。吴嫣嘴唇动了几下，被尖叫声淹了回去。

我扯着嗓子喊：“听不到，听不到。”

“我问你喝一杯还是蹦。”

“你蹦。我找个位置喝一杯。”

吴嫣撒开我的手就扭着身子进了场子。我找了个角落要了瓶啤酒对着口吹。

过了段时间，线视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昏暗。屋子里其实很简单，有个台子专门提供饮料食品酒。旁边有软包半封的包厢，中间是个长方形的大场子，顶上悬着一个转动的球状灯，折射的光五彩缤纷。其它的灯都闭了。场子里人挨着人，都穿着光怪陆离的衣服尽情摇摆身体的各部位，象要把关节折成四零八落一样。

吴嫣的舞动很特别，显见是受过专业训练，手腿时不时有劲地挥动。她的舞动放纵又沉迷。慢慢周围就聚成了个以她为核心的场子，一帮子男人女人围着她边舞边尖叫。吴嫣熟视无睹，半合着眼睛，头有节奏地摇动。她此时就象一个迷了路的小女孩儿，神情迷茫又单纯，又象一个没有思想的木偶，只是惯性地任由四肢抽动。一个浓妆的女人大杯地喝着酒，看了我几眼边走过来说，一起喝吧。我正要端起瓶子，吴嫣不知什么时候跳出人堆。额头上流着汗水。

“怎么不去放松。”

“我不会，怕给大小姐丢脸。”

“去你的。这有什么会不会，跟着音乐随便摇，来，我教你。”

吴嫣不客气地推开那个妖艳的女人，硬拉着我进了场子。她穿着条经过水洗加工泛白的紧身牛仔裤，膝盖上打了两个口袋状的深色补丁，上衣是件五颜六色的紧身毛衣，站在我对面，不停地扭身摆跨。丰满的胸部一颤一颤地在我胸前蹭动，我的脸烧得通红。她那几个舞姿在男人眼里极具挑逗性，而我身体里的血液恰恰不听指挥地奔涌而起，在迷乱的灯光里有了欲望。我大叫：“不行，真不行。”头也不回地挤了出去，到门外透气。

吴嫣跟了出来，不怀好意地盯着我邪笑。

“你也和别的男人没什么区别，你刚才冲动了。”

我不理她。

她抱住我的胳膊说：“逗你呢，我喜欢你的冲动，这说明你不是圣人也不是柳下惠，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也说明，我对于你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一点让我感到满足和兴奋。今天高兴，就透露点也让你开心的消息吧。你进课题组了，用不了几天，正式批文就会下来。你说，你要怎么样来谢我。”

我诧异地听着这个意外又让我激动的消息。不可置信地看她，吴嫣，一个鬼灵精怪的女人。

“真的？”

“傻小子，瞧你的高兴样儿。”

吴嫣说，走吧，我送你回家，我把爸爸的宝马开来了。一辆银灰色的宝马在经过大雨冲洗

的夜色里透着神秘和高贵的气质。

车里流动着理查德·克莱得曼的钢琴曲《献给爱丽丝》、《秋日的私语》、《爱的纪念》、《蓝色的爱》……反反复复。我象从吵杂的集贸市场来到优雅的音乐殿堂，神思出奇不意地跳出夸张的喧哗浮躁进入宁静安逸的致远。

说实在的，我有点细微的紧张，在这只能听到音乐和人喘息的狭小空间中特别容易让人想入非非。我坐在吴嫣的身后，从这个角度可以瞧到方向盘上那双细皮白肉的嫩手，显见是养尊处优地没操劳过，指甲涂着暗紫色的甲油，打磨的光滑珠润，象五颗紫水晶在黑夜里折出幽幽的色泽。那双手悠闲地搭在方向盘上，中指有节律地敲动着。我一句话没说。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做档次这样高的小轿车，感觉和身子未免有些不且实际，轻飘飘地悬浮，也许这在别人眼里很普通。不就是辆车嘛，公家车，拽什么拽。但看到吴嫣漫不经心的神态和娴熟的驾驶技术，内心深处还是有所察觉地，酝生出某种猥琐的卑微。吴嫣也没讲话，她出奇地安静，象在思考什么，却又想不出个所以然。空气里凝固着令人困窘的滞涩。

我说：“可以抽烟吗？”说完了，又有些后悔。

吴嫣说：“可以，但请把车窗打开。”想了想接着说：“呃，江北，我说句话，你可不能生气。”

“明知道我会生气干嘛还要说。”

“哼，你生不生气关我屁事儿，偏偏就说了。她摇了摇头道：“呵——也没什么，你，和我接触有什么目的？是谈恋爱搞对象吧，又不象那么回事儿，这个我从你闪烁的眼神里瞧得出来。说俗点，是想巴结我老爸，可也不象，因为你始终犹豫着躲避我，不象其它的人跟在后面屁颠屁颠地献殷勤拍马屁拍。”

烟草凝和的气味游离着向上扩散弥漫，我轻轻地吞烟吐雾，喃喃地说：“你说过，江北，也就那么个俗人儿。”

吴嫣抬起手精致地捂着嘴角，咳了咳，回头白我一眼道：“好小子，有本，呃，不说这些啦。和你呆在一起，满自在，没什么压力，心情也很放松。对了江北，以后别穿得这么拉塔。”

我低头瞧了瞧白旅游鞋上的淤泥和裤角的泥点子，不自然地把头扭向外面的夜空。一小撮云彩在弯月面前搔弄着姿态，萦来绕去。车很快就到了医院，我无心逗留，打开车门道了声晚安就要走。吴嫣叫：“江北。”回身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你你，呃，我——咳——不会喜欢上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吧。”讲完了好笑道：“走吧，走吧，快走。”我迟疑着，身子刚出了车门，车打着转向灯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嗖地蹿了出去，就象离了弦的箭，又象眼见着要被老虎舔到尾巴的兔子。

我低头抽烟，边想心事，边朝宿舍的方向走。前面有个人在路灯下缩着身子跳来跳去，象个顽皮的孩子在踩自己的影子。那不是小雷么。我试探地叫了一声。

小雷回过头惊喜地看着我问：“江大夫，这么晚你在干嘛。”

我笑道：“还真是你呀，这么晚你在干嘛？”

“我妈妈最近身子不大好，给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没事儿吧。”

“她说没关系，就是腰疼，老毛病啦，以前生活苦，累的吧。”小雷寻思了半晌又说：“可我还是不放心。”

“ 喔，为什么。 ”

“ 你哪里知道我妈那个人的脾气。她有病不是吃不消从来不看医生不吃药，就会死撑，硬挨，可犟了，三五头牛也拉不回来哩。唉，这也是生活逼的。 ” 小雷显得无精打采。

“ 别担心，应该没问题。 ”

“ 妈这辈子吃尽了苦，哪里享过半天福，想想这我就难受。她怀着我八九月大时，爸爸就和村里一个女人跑啦。你说天下有没有这样不负责任的爹。妈妈在外人面前没掉过一滴眼泪，她好强，泪水都往肚子里咽。我上中专的学费是她种果树赚的，果园离村里少说有四五里山路，她见天在果园里风晒雨淋，一个女人管理两亩果园真不容易，从开春打上头儿忙，一直到秋季收获。再一点一点地用小推车推回村里起早贪黑儿地赶集卖出去，换那几个钱都化在我身上啦。哪一分不是血汗钱。江大夫，你知道我为什么上中专？中学时我一直在班里是第一名，我很用功，我得给我妈争气，我可以进县里的重点高中，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还想上大学，想过，做梦都梦过。但是看到妈妈佝偻瘦小的身子，不忍心再让妈受苦，我放弃了升高中的机会。 ” 小雷低着头脚习惯地踢着路边的石子，声音有点暗哑，情绪起伏不定。

“ 喔，你现在也很好，上中专也不错，想学什么可以再进修或自学。 ” 我恨自己空乏的词汇里找不出更慰贴的词来安慰眼前这个小女孩，她颤抖的语言软软地弹在我心里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多么懂事和善良的姑娘呀。

“ 你瞧我，这是怎么了，我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家里的那点破事儿，都是妈那电话惹的，让我心里老不踏实，想找人说话。你烦了吧，江大夫。 ” 小雷抬起小脸羞涩地笑着，眼角上悬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我当时只是出于本能，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轻轻地照着湿润的泪水按上去，小雷身子向后一缩。我的手僵在半空象句只说了一半的话荡了荡跌落下来，两只手合在一起搓着说：“天冷了，快走吧。”

脸上微微发烫。

“ 江大夫，问你个私人问题，你会不会生气。 ” 小雷不自在地低着头眼睛瞧着不远处的一盏路灯。

“ 说啊。 ”

“ 施芬娣到处造谣说你正死皮赖脸地追院长她闺女，还说了好多中伤你的话，说……你是势力奸诈的小人，让别人防着你……。 ” 小雷象是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话讲完了。她掉过头直视着我的眼睛问：“这不是真的，是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江大夫，我……”她咬了咬指甲象是鼓足了勇气说：“我很崇拜你，你知道吗？”

“ 喔。 ”

“ 米森教授那次来讲课，你的才华光芒夺目。医院里好多小姑娘被你迷死了。 ” 她哧哧地笑了，觉得自己想到“光芒夺目”这样好的形容词儿，是再贴切不过得啦。在她心目中，江大夫就是这样的人。

“ 我只不过是在背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儿，有什么才华。呵呵，好了，你到了，回去暖和暖和快休息吧。 ”

小雷可爱地扬了扬下巴说：“我才不信呢。好，我走了。”苗条的身子象小鹿一样跳跃了几下便消失在黑幢幢阴暗的楼影里。

夜里我的梦中反反复复地出现那双水嫩的在方向盘上敲动的手指，指甲象一束紫金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那双手温热柔软，饱满的指尖在我手心摩擦辗转挠得我浑身麻麻痒痒地酥软。我的手沿着这双手向上攀岩，我说，艾艾你的手怎么这么热，这手象吴嫣的手哩。讲完这句话一阵心慌，发现艾艾俏丽的脸蛋上挂着两颗透明的泪珠珠，我替她擦努力地擦，却怎么也擦不去。泪珠象黑夜墙壁上两个可以泄出光亮的窟窿，在一团黑暗里以微弱的力量显示着不甘于屈服的命运。

第二章

下午让小雷去李主任那儿打听结果，估计没什么问题。自己拿了本《多情剑无情剑》翻了几页，头发晕，脖子又疼。想想身体健康没病没灾时那是啥滋味，现在一点儿也体会不出来。

二个星期后，小女孩接上的半截手指开始变黑，象冬季慢慢枯萎的树枝眼睁睁地抽干水分迈入死亡。这是谁也没办法改变的结果，病情的发展也算没超出预想。至少我和曲凡生都有心理准备。

病号家属术前虽然千求万恳地说只要做手术就成，他们以为做了手术就有了希望。术后每天闭着眼睛为小姑娘祈祷，但事实仍然无法让他们接受。小姑娘的父母每天都直愣愣地盯着白纱布缠绕的手指出神儿，希望奇迹会垂顾一下可怜的孩子。等待的结果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让他们失望。

后来的日子，那对夫妻简直连饭也没办法下咽，整日搭拉着脑袋以泪洗面。小姑娘有时看着自己的手指问：“妈妈，你别担心，我的手不象以前那样痛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可妈妈它为什么变得黑乎乎的这样肮脏，等出了院你一定要用肥皂给我洗干净。”妈妈说：“好孩子，乖，你听话，它就会长得象以前一样结实。”走出病房拼命压抑的泪水象被拧开的自来水龙头夺眶而出。看到曲凡生也不象以前那样亲热，倒象见了仇人，面容上左右徘徊着股愤怒和懊恼。头不是扭向一边，就是瞪着小女孩那三个灰黑的断指发狠，意思是你们看，这就是罪证，你们做的好事儿，有本事就治没本事干嘛不让我们另谋高医，问几句话也是吱吱唔唔哼哼哈哈。倒好象小姑娘的手指是被大夫因为渎职而锯断的。

这天早上按老规矩开例会，师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会后有些话要和我谈。李东明从我身边经过时自言自语道，年轻真好！眼睛笑咪咪地聚在一起，满有深意。我悚地身子一紧，从中领悟到些什么，虽然象烟花那么短暂，还是被自己灵敏地捕捉到了。象往常一样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李东明又对上班迟到早退以及禁止药品提成的问题进行了强调。接着他干咳了两声使乱哄哄的会场归于安静，舌头舔着下嘴唇，手搭在肥厚的肚皮上逆时针转了两周，抬起三角眼扫了一下大家说，今天院委会定下了显微外科课题组人选名单。

心脏“扑通扑通”紧张地跳动，如果吴嫣的话代表了她的意见，也极有可能是院委会的意见，就是说这份名单里会有江北的名字。我努力按压住激动的心情，怕不小心张口呼吸时自己那点破事被抖搂出来随着空气渗到别人的脑子里去。

周围一片肃静。虽然这算不得是件大事儿，但在宣布关系到个人荣辱前途的问题时，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啪啦啪啦地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沸腾。

是预料也出乎预料，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我应该兴奋的四脚朝天然后满面春风地对一些要求请客的人说，好好。但我却兴奋不起来，反而有种复杂的失望和负疚感。名单里没有师兄的名字，师兄走时还强作笑脸拍拍我的背说：“恭喜。”当他转身时，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旁有一小片湿润，他的身子比以前显得更佝偻猥琐，鬓角黑发里参杂的白发第一次如此醒目地戳疼我。

回到办公室，以“拾粪地”为代表的几个中年护士正兴致勃勃地挤在一块嘁嘁喳喳。

“你们瞧，我早就说过吧，那姓江的贼眉鼠眼儿的，本事儿还真挺大，先是把咱们小雷搞得晕头转向，现在吴大小姐也栽在他手里了，你别说，他对付女人真有一套。我最瞧不起这号人啦。”

“老施，你小心点吧，人家现在可不比当初，这有院长大人撑腰那腰上还不是加了副钢板呀，你呀还是少招惹人家，别咬一嘴毛。”

“屁，我怕他，哼，谁不知道谁几斤几量。那小子也别得意得太早，狐狸尾巴早晚会撅撅屁股露出来哩，你以为吴大小姐是个省油的灯。我最替元涛不值，还整天当那小子知己呢，兄弟长兄弟短地管吃管住，这不，让人家给卖了自己还在数钱。”

她神秘兮兮地把头向人堆里凑了凑眼珠翻拉着说：“你们不知道吧，最确切内部消息，姓江的王八蛋这次之所以能得恁进课题组，都是使的媚术把吴大小姐降伏了，顶了元涛的缺，你们说他有没有人味儿。”

“啧啧——是够阴的……”

进门后我用脚踢着无辜的椅子，咬牙切齿啪啪地摔打着病历，胸口早就窝着恼火，摆出架势想和人干一架。其它护士觉得妙头不对一哄而散，有的人还笑容可掬地和我搭讪。“拾粪地”并不接火，她鼻子里冷哼了两声，轻蔑地白了我一眼，摇着水桶腰扬长而去。

那天晚上本来要约师兄出来聊聊，他借故有事左推右挡。我的心情更沉重，连师兄也信了别人的流言，以为是我费尽心机耍手段把他给踩下去。正巧吴嫣打电话过来说要我出去庆贺，我说，没空。便把电话撂了。似乎师兄对我的误解她应付很大的责任，可这又关人家吴嫣儿什么事儿，干嘛要和她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自己也觉得胜之不武，不怎么光彩。若不是凭了吴嫣的关系，今天的名单里又怎么出现江北呢。

师兄一直是自己在济南的支柱，这种情感是那种描述不清类似于手足之间的感情，是经过岁月淘洗和时间沉淀的，可我无意中却排挤了他。我很矛盾和苦闷，抽着烟在街头溜达。本来想事情成功后要和吴嫣撇清关系，以后凭自己的实力赢得别人的器重。还打算这件事情确定后，第一个要告诉艾艾，让她也跟着高兴一下。毕竟这几个月来，我带给艾艾的希望和快乐太少，我倒底为两个人的未来做了些什么或者准备做些什么呢，自己越来越迷惑和困顿。

想到艾艾，身体产生了异样的反映，有股按压住的情感在突然的平淡之后再一次把我抓紧。她才是真正关心和无私地给予我爱的女人，只有在她的面前，我才是赤裸裸的，可以放肆地把头拱到那个软绵绵的女性怀抱里卖憨耍赖，孩子般任性地寻求安慰。最近这段时间也许因为忙，也许因为吴嫣的介入，我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在疏远她。想到这儿，连自己都吃了一惊。

以前若几天见不着面就会抱着电话不撒手，那种能够淹没一切摧毁一切的激情也被磨淡了吗？

时间和距离实在是个可怕的无形杀手！

我反复想我还爱不爱艾艾，结果是爱，绝对爱，因为我找不到不爱的理由。于是我想她，想听她甜蜜的声音，想闻她清新的气息，想亲她诱人的耳垂……想抱她要她温暖她……

我急不可耐地拨通了艾艾的电话。

“艾艾。”

“哼。”她用鼻孔出气。

“怎么不高兴？”

“问你自己吧，你还记得这世上有个艾艾。坏吧噢江北”

“你不想我？”

“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不要我了，你知道你多久没给我来电话了吗，二个星期零五天？我犹豫了好几次差一点控制不住就给你去电话了。难道这份感情对于你已经成为一种负累或仅仅是一种习惯。我最近郁闷，情绪低落。觉得我俩之间赖以维系的那种信任和亲密在渐渐消失，你离我越来越远，远得没有办法把握。江北，回来吧，好吗？”艾艾的声音渐渐有些梗塞，她的叹息象一道荆棘从我心口擦过，渗出丝丝鲜红状的水样物质。

“艾艾，你又胡思乱想，我实际上很想你……”

“哼，想我连个电话也不打？你就别骗我也骗你自己了。”

“我最近忙……”

“这是最可怕的理由。”

“你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又心疼又难过。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现在终于进科题组了，你瞧，我们的努力不是白白浪费的，将来我要你以我为荣，跟着我享福。”

“可我并不稀罕那些东西，我只要一个爱我的人可以永远地陪在身边。”

“艾艾，我怎么能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地来到你的面前呢？人要脸树要皮呀，我还记得自己走时的豪言壮志，艾艾，我不要让别人笑话，特别不能让文国看不起，说我是个窝囊费，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原地兜圈子竹篮打水一场空。

“江北，我不小了，你有没有替我想想呢？爸爸前段时间椎间盘脱出，那个陈剑风里里外外帮了不少忙，他的意思很明显司马兆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想追我。我的父母对他也有好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伴侣，每天给我施加压力……”

我肚子上的委屈只字未提，因为艾艾有更多的无奈。我怎么能让个女人为我操心呢。热情一落，话也跟着不咸不淡地少了，撂下电话有种怅然若失的沮丧。

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医院里每个人在自己身后指指点点，象在戳自己的脊梁骨。虽然大家还是有说有笑，可所有的话经过我的耳朵都象照了哈哈镜中了邪有了嘲讽和讥笑的意味，可以吞噬唾沫和制造语言和事非的嘴连结成一张无形的大网，张着血盆大口，我象只被囚禁住的飞蛾窒息其中。更糟糕的是师兄拒我于千里之外，虽然他除了叹气，也没在我面前抱怨什么，但我还是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嫌隙和裂痕。

这天下班之后感觉到身子疲软的象刚刚跑完了五千米，腿脚都很沉重，各处关节酸疼无力。我晚饭也没吃拎了瓶开水就回了宿舍，手机也关了。现在我只想静静地躲在这个屋子里整理混乱的头绪。我喜欢在孤独和感到冷时用开水烫脚，水凉了再填点儿热的，一暖水瓶都快用光时，身体上湿漉漉地开始冒汗。我闭着眼睛神思恍惚，竟瞌睡了过去。醒来时泡在水中的脚凉洼洼的，身子发抖，热过劲的汗水把湿衣服粘缠在在身上，我开始打冷战，牙齿对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我发现自己在发烧，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从抽屉里翻了半天只找到几袋小柴糊，用水冲服下去，洗脚水也没顾上倒就一头倒在床上。

日光刺疼眼睛时，我仍分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撑起身子去够床边那张有着黑褐色斑驳的小方桌上的闹钟，天，九点半，我怎么睡得这么死。心里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我猛地起身，头晕目眩，我想我是勇敢的，我没想象到自己这么勇敢，我坚决而果断地爬起身，天旋地转，但我仍克制着自己不要再贪懒地倒在那张软绵绵的床上，被没有知觉的昏睡淹没。

“你们说这姓江的也太把自己当个人物啦，这院长的毛脚女婿八字还没一撇，无缘无故地就敢迟到……”

“对了，老施，你还不知道吧，听说，曲凡生和江北前些日子做的那手术，就是给小姑娘接死三个手指的事儿，病号家属到院里投诉了，说什么，骗他们把手术做了，钱花上了，却白白搭上一家子活受罪，院里若不给个交待，就告到法院去……”

“呵，早听说了。”

我愕然地立在办公室外面，脑袋喻地象进驻了战斗机四处哄鸣。有炮火燃尽的枯骸，焦黑色的，风翻卷着黄沙企图迷瞎我的眼睛，我立在旷野中，乌云层层叠叠地和朔风扭在一起，远方却响着号角。一片红光，我显些就这么歪歪斜斜地栽倒，幸好右手及时地抓住了门把手。脚不知道该迈进去还是要拂袖而去。左面颈部象针扎地疼了几下，脑门上冒了层汗。我顺着手在疼痛的地方摸了摸，发现有个橄榄状大小的硬块。是淋巴结吧，我想。

我还是推开了那扇虽然只有一层薄木板却压在心灵上沉重的无法喘息的门，“咯吱——”阳光象跳着舞的精灵扑进瞳孔，我旁若无人地拖着麻木的象是别人的身体而却受自己操纵的四肢挪向属于江北桌椅的丁点儿地盘。由于两顿饭没吃，腿脚跟本不听使唤地疲软，脑袋也象灌了氢气候地膨大。身子一活动，头门顶上持续不断密密麻麻一茬一茬地冒虚汗，不只头门顶，全身都浸了水般地潮了起来。我真得病了，眼前的人以及由人的嘴制造出来的动静离我越来越远，四周象被隔离开的两个世界，视觉开始恍惚。

“江大夫，你怎么了。”是小雷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和不安。

我努力，努力也白搭，只能用尽全身上下最后的能量抬起软塔塔的脑袋，扯动着嘴角象挤瘪了皮儿的牙膏一样挤着平时任意操纵和挥霍的笑容，勉强得自己心里都发颤。小雷她是关心我的，我当然不能让她失望。小雷的脸在我面前模糊得象被人淋了水，所有的外观物体都变成朦胧的水彩画。

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手臂上吊着水儿，住进了科里现成的病房。

小雷的眼睛专注地瞧着输液管里“啪哒，啪哒”晶莹的小水滴有节奏地慢慢流进我的身体。她的小脸没有血色，头发有一撮调皮地搭在眼前，随着轻软的呼息飘动。“小雷。”我的嘴角轻轻蠕动。“江大夫，你醒了。”她黯然的眼睛里象被注入了兴奋剂，跳动着璀璨的火花，就象一个得到巧克力的孩子那样欢欣鼓舞。

她问：“要喝水吗？”

我用舌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是的。”

小雷拿过一杯凉开水，又从暖瓶里加了点儿热的，用小勺搅动着。我要起身接过杯子，她说“不准乱动。”然后一勺一勺地耐心喂我就象在照料一个还没长大的婴儿。她让我想起了妈妈，我的眼睛有点儿湿润。

“江大夫，你只是发烧，别担心。”小雷用手小心地触了触我的前额，又迅速缩回去。

“小雷，你受累了，谢谢你。以后别再叫我江大夫了，咱们也差不了几岁，你就直接叫我江北，好吗？”

这场病抽干了我所有的精力。体温忽上忽下，持续不退，在38度左右徘徊。我脖子上有时仍会象失枕似地疼痛，自己并没在意。吴嫣来过几次，开始还静静地坐在床前，后来就用手任性地在脸上摩挲。我想挣脱她设置的温柔，她就用眼睛恶恶地瞪人，弄得自己手足无措，想抗拒这种硬塞过来的柔情蜜意，却又慑于某种无形的威力不敢抗拒。她来时，小雷知趣地腾出地方走出病房。吴嫣以主人的口吻对小雷吩咐：“替我好好照顾江北。”小雷温婉地点头，从不多说话。曲凡生来找过我，说那个小女孩的家属的确向医院投诉了，又让我不必担心，一切他会处理。

11月的气温有了阴冷料峭的微寒，我的体温也逐渐有了起色。病房里共有三张床位，我的位子靠窗，无聊时我就抬起头透过这扇窗户窥探外面的世界，窗外的天空分外明净，象一面灰蓝色的镜子，有镶着银亮色边缘的白云变幻着抽象的形态在镜子上涌动，一簇一簇白色迷人的东西看似有形，风吹过去也许瞬间就消散的无影无踪，象人类无法参透的思想，或者是无常的人生。

另两张床，一张住的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五官周正，言谈也极有品味，只因和上级拼酒时太卖力骑摩托车回家路上车子没长眼睛死气白赖地要和一棵树接吻，结果他迷迷糊糊的被抛向半空数米，清醒时断了一只手臂，今天上午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

另一张床位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儿媳有洁癖，每次他和老伴去儿子家时，那女人就反反复复地用抹布擦地，结果老人一不留神把沉重的身子交待给了地板屁股死派派着地，骶骨粉碎性骨折。

小雷有时来，有时也回去忙些别的工作。她不在时我就闭着眼装睡，因为若醒着老人就会不停歇地和我讲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家事，我又懒得回应，干脆闭上眼吧，这样清静些。老太太看到我在睡觉走路总是轻手轻脚，怕吵到我。老人们都是善良细心的，只是平时没有儿子的陪伴，未免孤单，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迈的父亲，他现在应该窝在炕头儿上偎冬了吧，烟袋抽得吧哒吧哒响。想到父亲就觉得听两位老人唠叨也算是在尽做小辈的本分，于是我又睁开眼睛，想找话题和他俩聊点啥，或逗逗他们开心。

李东明走进病房，手里还拎着个袋子。我赶紧起身屁股向后挪动背靠向床头说：“李主任你来了。”

“别动，躺好。”

李东明把食品袋放在床下边，又用手往里推了推，拖过一条四方凳子坐在床沿边坐下。

“怎么样，烧是不是退下去了。你也太不知道爱惜自己啦，病成这样儿还去上班，如果烧再持续不退，我劝你还是去做个全身检查吧，估计有别的炎症。”

“没关系，小病小灾，让主任操心了。”

李东明用舌尖舔了舔上嘴唇，重重地叹了口气。从他慎重的表情我揣摩他这次应该有什么重要的精神要传达。

“小江，你瞧你因为小姑娘的事儿倒窝囊出这场病，而真正的当事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该吃吃该喝喝。其实这件事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听其它在场的人说啦，当时你是坚决反对手术的，可惜你只是个助手，关键时候还得听人家的指令。”李东明低头沉吟着说：“这个，咳——老曲倒底不是显微外的科班生，和你们搞专业的不能相比，也许还有其它别的因素，咱就不好多说啥了。都是一个科里的，谁不巴着谁好。”

我有点错愕，小心翼翼地问：“李主任，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能算咱医务人员的错。难道医院里听风就是雨，病号投拆什么，什么就当成个问题，这事儿有那么严重？”

“小江呀，众口铄金，一头猛虎还抵不住群狼呢。”他嘿嘿笑了两声，从鼻孔崩出的这两个断节的符号意味深长，李东明的脸上闪过让人琢磨不透的阴冷，接着脸色变暖，哈哈又笑了两声，舌头在上嘴唇上来来回回地探索。

“当然，你也不必担心，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他起身把病房的门用力带严实了，然后把头紧密地贴近我神秘地嘀咕：“过几天医务科会找你谈话，主要目的是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可要实事求是是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要为了顾及某些人的面子害了自己。我给你透个信儿，是让你心中有数，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自己先琢磨琢磨。”

小雷轻轻推门走进来，低头小声叫了声李主任，就掂量着输液管摆弄着液体的流速。李东明的面部肌肉又喊着口令收紧，道貌岸然地严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他重重地咳了两声对小雷说，好好照顾江大夫，便起身离开。小雷调皮地朝他的背影吐着舌头，向我眨了眨眼睛扑哧——乐了。

我正被李东明浇了半头雾水随口问：“笑什么。”

她把几本期刊扔给我，整理着被角说：“我瞧咱李主任象《笑傲江湖》里的君子剑岳不群。”

没过两天医务科果然来了俩人了解情况。张主任带着一个平时没什么印象的年轻小伙子，手里招着本和笔，礼节性地嘘寒问暖过后，直奔主题。

“当时的情况你认为作手术成功的机率是多少？”

“理论上几乎为零。”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曲主任。”

我思索了一下说：“好象有吧，不过当时很乱。”

张主任含糊地笑了笑问：“听病号家属反映，开始时你们确实极力反对手术，后来他们送了三千元的红包形势就大不一样啦。人家问既然手术是空架子，为什么还要浪费病人一万多的手术费。”

我猛地抬起目光困惑地说：“红包？绝对没有的事情。”

“你肯定自己没得到好处？曲主任呢？”

“我向领导保证绝对没有收到过红包。”本来下面接下去的是曲主任肯定也不会收红包的，明摆着的事儿，手术成功的机率这么小，谁还敢受贿呢。可突然就回忆起当时曲凡生和病号家属的确神秘地进过屋子，至于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还有今天上午李东明的谈话。于是迟疑着说：“这就难说了，不过我认为曲主任也不会收红包。”

张主任松开紧绷着的面孔哈哈笑道：“好，这就好，手术成不成功本来就受很多因素制约，只要没问题就好，你安心休息吧。”他用厚实的手掌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合起笔记本走出病房。

我觉得自己并没完全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当时的真实情况。比如病人痛哭流涕的下跪，比如曲凡生开始时的强烈反对，比如医生也是人，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率还是渴望通过努力去抓住的。说什么都是多余，手术协议书上不是白纸黑字有病号家属的签字吗，这可是受法律保护的。但这些话我没在张主任面前提，可能受到李东明上午谈话的影响，能撇清自己何必要去淌这混水。至于他弦外之意把责任全都推到曲凡生身上的做法，却不能昧着良心苟同。

下午吴嫣瞪瞪地踏着楼梯撞进门，象和床有仇似的，把坤包啪啪地摔在那张空了的床位上，还不过瘾，拾起来又狠狠地摔了一次。

“江北，你笨，你真笨啊，你以为天底下就你是好人，就你有良心，处处为别人开脱，人家就会买你的账吗？真蠢，十足的小农意识！哼，不要脸，不要脸。”嘴里恨恨地骂骂咧咧，我还第一次看她发怒，象头小母狮子瞪着通红的眼睛发威“咻咻——”地吼叫着。

我好气又好笑地说：“怎么啦，谁那么大胆敢惹俺们吴大小姐。”

“我呸！”她照着地面吐了口唾沫，一屁股坐在床尾闷着头憋气。

我有点不高兴地说：“吴嫣，咱老大不小啦，可得讲点儿文明礼貌，怎么能随地吐痰呢。”

吴嫣转过脸来欲言又止，翻了个白眼儿说：“我吐怎么啦，总比有些人暗地里下拌子使阴招强不是，瞧他能得意几天。”

“到底咋会事儿，你能不能让我活得明白点儿。”

吴嫣小心地瞅了瞅我道：“我说归说，你可不能生气。”

“罗嗦”

“还不是那姓曲的，真够损。好了，还是讲正题吧，你和老曲做手术被投拆的事儿我一直盯着呢，今天下午找老曲调查的时他可没怎么替你遮掩。”吴嫣起身倒了杯白开水仰着头咕噜咕噜灌下去，把被子向里推了推，挨着我坐下来接着说：“曲凡生说，那天术前， he 开始是强烈反对进行手术的，后来病号家属哭天抹泪地下跪恳求，你江北呢又没表示反对，出于对你这个专业高材生的信任，出于对病人的负责，他骑虎难下也不得不点头。而且手术协议书上是你江北签的字，白纸黑字也不需要多讲费话来澄清什么。对于红包一说，百口莫辩很难讲得清楚，江北年轻家庭也不富裕，年轻人总得替他们考虑一下前途，还是由我一个人把这份钱顶下来返还给病人吧。反过来说，虽然江北有错，但作为一个科室的负责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吴嫣象倒米似地喇啦啦几口气就讲完了，又补充道：“曲凡生这人平时瞧着挺人模人样儿的，威信又那么高，谁会不相信他的话。他明着是替你江北说好话实际上却在往坑里推你，我生气就生在他明明知道咱俩在谈恋爱，竟然不给我留点儿情面，这不明摆着和我吴嫣作对吗。”

血向上涌，积压的怒气噎在喉头却又找不到适当的出口发泄。曲凡生这个素日在我心目中极具权威的形象如一堵残墙断壁从半空倾斜，我尚存的对人性本善的理念危危可岌地摇来晃去。谁是可信任的？谁会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时秉公无私？谁没有私心杂念？良心？良心是个什么玩意儿，它能当饭吃？

闪电擦亮了黑暗的夜空，枯干的树枝在西北风的呼啸中响着骨节断裂的撕哑。沙尘暴潜着暗夜卷土而来，风撞在楼角拐着弯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星光稀小月光隐晦，天空枯叶乱舞，沙尘漫天。我还记得吴嫣走时愤愤地说，别担心，有我呢。

我掐灭嘴里叼着的烟头，脸朝上平摊四肢，青白的顶棚象磨盘撞进视觉神经，呼息跟着沉重起来。侧转身子朝外，熟睡中的老人鼾声如雷，偶尔因鼻子堵塞还会吭哧吭哧地停顿几下。我又转过身子朝里，开始默数绵羊，一只，二只，三只，四只，……一千只时，大脑虽然昏沉意识却清醒。我叹了口气，伸手摸索着在桌上抓到烟盒和火机，点燃，吞烟吐雾。半支烟还没吸完，就觉得喉头发干，恶心，头晕目眩，胸口发紧。冷，冷，冷，我把空床上的被子压在身上，还是冷，浑身象被冬天的冷水浸泡过，没有丝毫热气。颈部针扎似的一掘一掘地疼痛，手摸了摸，左面脖子上橄榄状大小的肿硬块竟有山杏般大小了。一个黑影携着股冷风冲进屋内。

“谁？”

“是我，小雷。”

“几点了，你还来？”

“我刚下夜班，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你快回去睡觉。”

小雷甜甜地乐着说：“好我就放心了。”她伸出小手摸向我的额头。

我向枕头边闪了闪说：“退了。”

“呀，好烫，又烧起来啦，不行，我得去找值班的医生。反反复复这样烧，不要把人烧出毛病来。”

再睁开眼时，天灰蒙蒙地放亮，我手被上插着输液管，脑门上还敷着条冷水浸过的湿毛巾，腋下塞的冰块换了好几茬，当时的样子一定狼狈不堪。

小雷用沾了酒精的棉球在我的脖子，手心，脚心，腋下，大腿弯……各处细心地搓擦。

她的手象条小水流在我身体各处轻轻滑动，所经之处被施了魔法般反弹出舒适的快意。身体稍微轻快一点儿，我就开始想入非非，闭着眼睛想象这双在皮肤上游走的小手是艾艾的，那该是多么柔软和甜蜜。果真是艾艾和自己近在咫尺，亲近的能够触摸到她的呼吸，我能老老实实躺在这儿吗？早就一把抱她在怀狠命地亲啦，她嘴唇上淡淡的口香糖味道，和头发上洗发精的香味，是多么诱人啊。还有那张有着笑窝的俏脸，嗯，那个笑窝最可爱，下次见了她要用舌头去舔舔那里，尝尝是什么味道。

我不再感到冰冷，全身暖烘烘的发热。那双纤巧的小手不经意竟撩拨到自己最敏感的部位，毫无防备地从脚指到头发梢窜过一道电流，下身的宝贝不受控制雄赳赳地崛起。我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有点羞惭地伸出手扯了扯零乱的衣服裤子，尽力遮掩，象不小心被人窥见了隐私的大姑娘，涨红了脸。

“你……一夜都在这儿？”我吱吱唔唔试图拉上被子掩饰让人难堪的尴尬。

“别乱动，我在给你物理降温。”小雷并没注意到我身体的细微变化，她的手仍不停地摸来按去。

越是紧张狠狠地命令宝贝听话快低下头，它越是逞能地挺拔直立，搞得自己倒象真存了见不得人的鬼胎莫名其妙地意乱情迷。下流胚子！我暗骂着自己，然后用力推开小雷的双手，把被子盖得密不透风。

小雷不高兴地撅起嘴巴问：“江北，你瞧，脸都烧红了，怎么就不听护士的话老老实实让

我工作呢，这都是我份内的活儿，你别觉得亏欠了我，过意不去。”

“你……回去休息，快回去，我……退烧了。”

“我不，就不，偏不，看你能不能抓我回去。”小雷扔掉手里的棉球坐在床前的凳子上，手仍在细心地掖着不整齐的被角。

“当今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个德行，又任性又武断，连平时最温顺的雷雅文都这么不听话，这世界上还哪里去找淑女。”

“好大的雾。”小雷起身走到窗前，头抵在玻璃上手在上面划着圈圈向外看。

太阳正一层层拨开浓雾探出红彤彤的身子，风也停了，屋子里除了浓重的来苏水味，散发着朦胧宁静的平和。人的神经在这样的环境最容易松弛，懒散。睡意又一次甜蜜地覆盖上来，这觉好酣畅淋漓。

接下来数日，一直持续低烧，我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决定进行全身检查。

验血，查尿，彩超，CT……整个身子差点被拆卸个稀巴烂，也没搞明白个子午卯酉。我筋疲力尽无精打采地听着看着各项检查结果，血象偏高，其它一切正常。本来就不认为自己身体会有什么不妥，都是有病乱投医，架不住周围的人呛呛，瞎折腾了一通也算吃了定心丸。这时脖子却不争气地疼起来，不会是这讨厌的淋巴结在作怪吧。为了消除心底最后的隐患，我想还是到口腔科找人开点儿药吧，先把它压服下去。

来到口腔科时，屋外候诊的病号有十多个排着队进来出去。本来想随便找个大夫弄点治淋巴结的药，回去对付着先吃，没成想口腔科的李主任也在。她五十多岁，眼袋都搭拉下来了，两条眉毛短路似地缺半截，显见着用眉笔修补过，嘴唇涂着暗红色唇膏，说话又钝又快。见了我嘴角一歪笑道，这么健壮个小伙儿，也被按倒啦。

“那是，那是，缺乏锻炼呗。”

李主任处理完手头的病号便亲自过来给我做检查，嘴里还叨叨：“听说有个病号不识好歹投拆咱医院，现在的人越来越挑剔啦。不过你也没啥好担心的。最近看没看到嫣儿，那小妮子可是打小儿眼瞅着长成大闺女的。你也算有福气啊，什么时候喝喜酒呢？”

我哎哎呀呀地列着嘴说：“李主任，疼，对，这里，你一按就疼。”讨厌的老太太，教授怎么也这么小市民，长舌妇，说长道短问东问西。

烦。真烦。心里烦透了，却又不能吱声。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来了呢，吃点消炎药兴许就好了，怎么自己也这么小题大做。

“李主任，没什么事我还是走吧，你瞧外面还那么多病号呢。别耽搁你工作。”趁着她凝神思索的功夫，我想开溜。

她一把拽住我说：“别动，再让我仔细摸摸。”

“唔……。”她困惑地摇头，又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慎重又迷茫。

“江北，大姐劝你赶紧去对颈部专门做个彩超和CT，我初步估计，你长期低烧不退和这个肿块有关系，现在具体它是什么性质，我还不能枉下结论。去，快去。”

“有这必要吗？检查来检查去，筋都快折腾断啦，还是算啦吧。你给我开点儿药，我先吃着，若再不退烧，回头我再找你。”我心烦意乱地说。

“不行，必须马上去。”

本来想简简单单开点儿药，又遇到这么个多事儿的碎嘴老太太。看来溜是溜不掉啦，还是乖乖地去重复折腾一遍吧。

总算挨到结果出来，身子已经发软，步子腾空，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看也没看地把彩超、CT的检验结果往李主任面前一丢说：“瞧，能有什么问题。”

“你先回去休息。”她头也没抬说。

回到病房我就象泥一样摊在床上，再也不想起身。

下午让小雷去李主任那儿打听结果，估计没什么问题。自己拿了本《多情剑无情剑》翻了几页，头发晕，脖子又疼。想想身体健康没病没灾时那是啥滋味，现在一点儿也体会不出来。

天快黑了小雷还没回来，这丫头让谁给拌住腿啦。娘西屁，李寻欢这男人倒底有没有点儿刚性啊。看着胸口堵得慌，郁闷，不痛快。有爱却不能爱，也够窝囊啦。你瞧人家金大侠手下的杨过，要爱就爱得死去活来，要恨就恨得酣畅淋漓，这才叫男人，才是人生，这窝窝噎噎的活，倒不如死了干净。我生气地把书甩到一边，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无来由地情绪低落。

小雷终于回来啦，眼睛有点红肿，躲闪着我的目光，进门就把脖子扭向窗户也不看我。

“喂，小丫头。”

小雷坐在凳子上发怵。

她不象拿架子的人啊，家里会不会出什么事？

“你哭过，是不是妈妈身体不好。”

她身子一抖说：“不是。”

接着眼圈又红了说：“是。”

“什么不是，是！有什么为难的告诉我，看能不能帮上忙，好吗。”不知咋回事儿，看到小雷难过，我心头发颤。

小雷凝视窗外，目光空洞无物，她仿佛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打击，正在悄悄地用舌头舔着渗血的伤口，难以平复的悲伤从丧失生机的眸子里泄露出来。窗外的一切都在严寒的威慑下，静悄悄地凝然不动。寒冷冻结不了奔流的时间，天黑了，老人沉睡的酣声时断时续。小雷始终不回头来面对我，她甚至没有去为我买饭。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强有力地跳动发出生命的搏击。她的悲哀随着夜幕蔓延，连空气中的尘埃也失去了活力，各式各样的猜疑象魔鬼腐蚀了我的灵魂，我感到无望的恐惧，铅块般的乌云压住胸口，令人窒息。她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妈妈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她摇了摇头。

小雷的肩头抖动，没有血色的嘴唇哆哆嗦嗦，欲言又止。她在啜泣，抬起右手擦了擦眼睛，整个身体都深深地笼罩在痛苦之中。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我的病吗？”我想打趣地说出这句话，但发出的声音却恍若沾着血丝的利剑挣扎着刺出。是想抗拒着这种猜疑，就象不应怀疑猫能吃掉老鼠，但还是问了。弄清楚吧，所有的设想和不着边际的瞎嘀咕。难道真是这个倒霉的肿块有了恶变，瞧，江北是多么胆小和懦弱，他的心正战栗着，期待小雷那声否定的，不！在死亡面前没有人是强悍的。

她掉转过身子，泪水扑扑簌簌滑落。

我想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但她的眼神却让我明白了一切。

小雷说：“从明天起我将被转到肿瘤科，等待新的观察和治疗。”

肿块很硬，有痛疼感，呈分叶状，和周围组织有粘连……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诊断结果毋庸置疑。

晴天霹雳。

是个玩笑吧。我宁愿这样想。

当时我的嘴角一定有种好笑的上弯，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嘲笑着这个医院里所有的大夫，他们只是些赚钱的机器，是庸医。一定下错了结论，我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我在说服小雷，实际上我怕，我害怕死。

小雷早已泣不成声，手狠狠地抓住被角竭力压抑着喉头滚雷样撕裂的声带，整个脸埋在被子当中抽动。

我的身心却在经受暴风雨的肆虐。

黑暗措手不及地吞噬掉最后一缕光明。露珠能战胜阳光吗？生命无法拒绝死亡。我绝望了。上帝你是公平的吗？你知道你是多么的强权和霸道，你在带走别人的灵魂时从来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你想过吗？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有尚未了解的心愿和回报的亲情。我眼睛里喷溅不出一滴眼泪，有的是张皇的愤慨，就象被棒子打入水底的狗，表情痉挛扭曲。

我唾弃着卑微的生命，我以前是怎么走过来的，谨小慎微地洞察着别人的反映，我学会了随波逐流忍气吞声，我甚至从来没有明目张胆地张大嘴巴骂过人。我活得并不是痛快而又放纵自由的，因为有太多的压力和责任。艾艾呢，我的新娘还没迎娶回家，难道我现在还能去娶她吗？我能活五年，也许十年，但这些时间怎么够让我去好好的呵护她，给她一份安逸的幸福。让她跟我一起和时间赛跑吗？作了手术又怎么样，我可以生孩子，但我会要个孩子吗？生下她再抛弃她们，让我爱的人在低劣没有保障的环境中挣扎，忍受失去丈夫和父亲的折磨。

大脑里盘旋着一群乌鸦状的黑色怪物。鸣叫。扑腾。撕咬。

我穿起衣服跌跌撞撞爬下床，全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我是多么年轻健壮，热血奔涌，我还是个帅哥，迷倒过不少女人，我是有才华的，虽然才华一直得不到机会施展。最主要的，我是活生生的，有着气息和心跳的大活人。

“江北——江北——。”小雷扯着叉声的嗓子跟在身后喊，我却横着冲向黑夜，在医院后的小径上狂奔。我跑得非常快，象大学时的百米赛跑，一直处于冲刺的状态。

雪片软软地落在脸上，精灵的像个天使。艾艾说她最喜欢雪，喜欢在雪地里和江北并排着

留下人生的足痕。汗水浸透了内衣，呼哧呼哧气喘吁吁，到了强弓弩末的极限。终于累得跑不动了，小雷追了上来。怎么能被个小女人落下。一阵悲哀彻头彻骨地袭击上来，最后支撑着的力量一失，便像个无赖摔倒在地。

泪水飘飘摇摇地流淌。

小雷扑过来抱起我的头，用手擦我的眼睛，她的泪却重新打湿了我的脸。

漆黑的夜，两个不相干的人耍赖似地坐在地上抱着头流泪，凛冽的风拷打着裸露的肌肤。路上偶有行人经过都投过诧异的一瞥，若在平时这绝对是个怪异的场面，就象影视剧里一对被恶势力捧打鸳鸯的情侣，正在上演煽情的生离死别。可当时我脑子里哪还管得了别人的侧目，只是一味觉得老天爷愧对了自已，也觉得上帝没有伸出仁慈之手。

小雷把我的双手聚拢起来用她的双手紧紧环绕，轻轻摩擦我的手，试图把她的热量传递给我。良久，我终于把身体里的泪水放得七七八八，喉头唔唔啾啾地呜咽，再也挤不出半滴眼泪。我的其他触感神经未稍也慢慢正常地各行其职，因奔跑而出过劲的汗水潮湿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手脚冻得生疼。小雷的泪腺倒比我发达，仍旧持续地啜泣，她一味盲目地跟着我世界末日一样地哭泣，这个傻孩子，分不清到底是我有病还是她有病，一种怜惜由然而生，心头微微一疼。

我从小雷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反过来抓住她的手，把她从潮湿的地上拉起来，拍打着她身上的泥土和残雪。

“走吧，傻丫头，再呆在这儿我们俩要变成两个冰雕了，我没事啦。做了手术估计还能活到你嫁为人妇结婚生子吧。”虽然筋疲力尽，但除了强言欢笑之外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小雷捶了我一拳，眼泪又哗哗啦啦地淌下来。

“你还开玩笑，呜——”

看到她为了一个毫不相关的人悲痛欲绝，倒觉得自己心情平静了不少，痛苦也减弱了大半。

“女人的同情心真是厉害，我这一晚上骗取你这个傻丫头多少怜悯的金豆豆。”

“我不是怜悯，我只是难过。”

“好了，难过就是因为怜悯。”

“才不是。”

“嘴硬。”

“真不是。”

“回去吧。”

“嗯，对了，你还没吃饭呢。”小雷用衣袖抹了抹脸，回过味来似地说：“这么冷的天，别感冒了，走，快走。”

“我不想回病房，我想回宿舍？”

“嗯，不管你去哪我都要跟着，我要对你负责。”小雷的眼睫毛微微抖动了两下。

离宿舍不远处有家小商店，小雷撇下我独自跑过去，眨眼的功夫又呼哧呼哧地跑回来，手里拎着个红方便袋。打开宿舍的门，一切和以前没有丝毫改变，熟悉的环境和气息迎面扑来，戳得我眼窝发酸，两步就跨进屋子。

回头看看小雷还停在外面好奇地探着头四下张望。我说，快进来，真暖和，开始供暖了。接着拉了她一把，她才小心翼翼地进门，象怕踩着地雷一样谨小慎微地移动步子。我拎掉外衣嘭地把沉重的肉身摔在床上，长长地舒了口气，被热气流环绕的筋骨说不上来的疲乏，四肢触到床就再也没有办法挪动，脑袋发迷。一愣神蓦地想到小雷，勉强撑了撑眼皮，她还站在原地好奇地四处打量，这小丫头真不够大方。我想起身谦让一下，睡意却包抄上来，只来得及说了句，随便坐。

迷迷糊糊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耳根轻轻浮动，江北，江北。我的意识被拉回到读研究生时和艾艾相守的美丽时光，她象个可爱的小主妇，做好了饭菜坐在床沿，边骂懒蛋边用纤巧的手胳膊人。我在床上乱滚着求饶，她撅着嘴巴不依，一不留神，她的手脚就被我牢牢地困住，我会使坏地翻身把她硬压在下面，盯着上下翕动的红唇夸张地喘粗气，张大了嘴巴做状要把那两瓣香香全部吞掉，换她求饶了，江北江北叫个不停，我说叫好哥哥就放你，她只能软软地叫，好哥哥饶了我吧……艾艾温暖的手在摸着我的额头，我一把抓住，睁开眼，却看到小雷神色慌乱地张大眼睛，那双眼睛比艾艾的更圆更黑，只是眼白比艾艾多，所以没有艾艾的晶莹

小雷抽出手，迅速地离开床拿过碗康师父牛肉面，然后又去倒了杯白开水，又拿过两个茶蛋说，刚才你睡着了，我去打了瓶开水，你晚饭还没吃呢，可不能饿坏了。我把嗒着嘴说的，的确饿了，死也不当饿死鬼，稀哩呼噜三下五除二秋风扫落叶似地把所有的食物席卷一空。回头才想起来没问她吃没吃饭，人一受到打击，反映也跟着迟钝了，老犯丢三拉四的错误。我暗骂自己笨。

肚子填饱了，思维也恢复正常，刚才发疯的一幕现在想来未免显得可笑，糗是丢大啦，幸好只有个小丫头目睹。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左面的脖子，肿块仍在，只是没有白天的痛疼，它象红色指示灯，时刻警醒我，你是个病人！

白天因为意外而带来的冲击随着泪水的枯竭神奇地消退了，我开始平静地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亲爱的读者们，我以下所作的行为在你们看来也许很荒谬，但当时我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给自己戴了顶崇高的帽子，认真策划着每件事情，力争做到周全，我完全被这种高尚的情操所怂恿着蛊惑着。有句大俗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就照着这个标准来妥善安排自己的“遗嘱”（也就是我当前迫不急待需要搞定的几件大事）。

首先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诉他不必担心儿子，一切都好，领导也很赏识儿子。今年春节我被安排值班，没机会回家看您老人家啦，但您不是常教导儿子好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才能站稳脚跟……您老人家要注意身体，哮喘的老病我会给您继续捎药，千万不要心疼钱，要记得按时吃药……总之繁繁嗦嗦婆婆妈妈地写了六页，写完时手指头都被笔压得发麻。

我把这封信连同二千元钱很慎重地交到小雷手里，叮咛她如我手术中发生什么不测，请代我把信和钱寄给父亲，我想让他幸福地度过春节。其次，我想到的是艾艾，我该如何让她死了心，不要再爱着江北这个目前的半成品次品将来的废品呢，这件事考虑起来大费周章。后来眼前的小雷让我促动灵机，心里有了主意。说实话因为这些琐事的分心，患得患失之外萌生了种悲沧的成就感，病痛的阴影倒显得轻了。

小雷张大眼睛听说我要回北京去见我的女朋友时，她无疑是吃惊的。她从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之前除了李东明之外，我从没有召告天下，江北名草有主，或者还出于私心刻意地遮掩过这个实事，连师兄也不例外，更何况是她。

小雷质疑过后，非常执着地摇晃着小脑袋，拒绝陪同我偷着从医院里溜出去，异想天开地

跑到北京。她的理由是，我仍在病中，不应该大费周章地去北京看那个女人，若实在想要见那个女人（这里提一下，小雷一口一个“那个女人”，我估计是她没听清艾艾的名字），大可一个电话打过去，招那个女人来济南相见，若那个女人是通情达理之人，想来也不会拒绝。

“我不想让艾艾知道我有了病，要对她绝对封锁这个消息。”

“不行不行，我觉得自己象个小跟班，起着100瓦大灯泡的作用，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这话听起来有股难以琢磨的怪味）。若放你一下人去，又放心不下，还是不要去了。”

我生气了，至少表情非常生气。那就让我这样带着遗憾去死吧，你不要再假仁假义地来关心我。说完这句话我背转身子，凝视着漆黑的窗外陷入沉默。过了十几分钟，小雷叹了口气说：“重色轻友的家伙，好吧，好吧，我就给你做次小跟班吧，只是……你可不能让我在她面前太难堪，你预备怎么把我介绍给她。”

我就知道这小丫头心软，肯定吃这一套，我算准了她会答应我的要求，不管是有理的还是无理的。我说，其它的你什么也不要管，你只要跟着我，少说话就好。我再次强调，我的病千万不能在艾艾面前露了口风。

雪停了，路面湿滑难走。

挤上火车之后，小雷出奇地安静，右手托着腮帮子不是凝视窗外空荡荡的天空，就是胸前摊着本书出神。我心情很复杂，思前想后，有时也会后悔，恨不能列车倒头向济南开。昨晚的念头越来越让我不能安宁，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用小雷的话讲莫名其妙地她就被我拐到了北京。

火车进站时，大约下午四点半。脚再次踏上北京这块熟悉的土地，个中滋味未免翻江倒海，连缺少食物的胃都不停地抽搐，嘴里泛酸水，眼窝泛酸气。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或者倒计时的算法，来一次少一次了。我们俩不敢耽搁时间招了辆出租车直奔艾艾的办公楼。

艾艾工作的办公楼是幢老楼，从外观看不出丝毫的浮华，四平八稳地座落在层层叠叠地而起的大厦当中，远远看去暗灰色的墙皮分辨不出马赛克的颜色，或者历经日晒雨化早就褪去了原色。大楼的窗玻璃是咖啡色的，显得整幢大楼在夕阳下很是沉暮。楼前的两排法国梧桐，却挺拔着枯干的腰身，在风中摇动着光秃的树头咯吱咯吱作响，我走时还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现在却如此萧条。

从大门口向东数第九棵梧桐树，是以前我等艾艾下班的固定地点，我们俩戏称那是我们的“菩提树”，以前的无数个黄昏，就是在那里，我靠在树杆上，仰望着天高云淡，勾划着锦绣前程，点燃一支烟，边吞烟吐雾边等艾艾用熟悉的脚步叩动视神经的兴奋点。下了出租车，我习惯地走到那棵树下，用手反复摸索着粗糙的树皮，围着树走了两圈，觉得我高了，树矮了。我老了，树也老了，都失去了生机。眼眶里又泛潮气，我咬着舌尖，把伤感努力地压制到喉头以下，告诉小雷让她在第十二棵法国梧桐树下等我，若我不叫她，希望她静静地站在树背后，不要朝这面看。小雷点了点头，没吭声。

我拨响了艾艾的电话，只讲了一句话：“菩提树下，等你。”

那双手又习惯地在口袋里摸索着找烟，除了钱包连个碎纸片也摸不到。我抬头看了看小雷，她老实地背对着我倚着第十二棵法国梧桐树，在那里不停地踱脚，看得出她也很不安，或许还紧张，这小丫头可能是不喜欢见生人吧，我真奇怪自己的感觉竟如此的敏锐。

正胡思乱想着。叩动心湖的脚步比以前的节奏更明快地跳过来，我还没来得及抬头，一个温软的身子投进我的怀抱，艾艾激动地顿脚，这让我想起她实习时我去看她的情景，那次我对她说过“我爱你”。我紧紧地抱住她，把头停放在她的肩上。艾艾的头发又开始储起来，长的

可以盖到脖子了。我用鼻子贪婪地嗅着她熟悉的味道，赌在喉头以下的伤感又猛地蹿上来，被我狠狠地扼制住。

“哼，以为你死了呢，这么久都不通消息。”

“你咒我。”

“呃，童言无忌嘛。”我使劲掰开艾艾的抱我的手，她甩脱掉，又环绕上来撒娇地撅着嘴说：“你以前可都是说童言无忌的，这次怎么才说了一句话就生气了。”

艾艾勇往直前地用双臂套牢我的脖子，嘴唇和我的嘴唇隔着几纳米的距离，我的嘴唇颤抖着，穿透稀薄的空气似乎能感觉到她舌尖上滑腻腻的芳香。艾艾感觉到我的身子在绷紧，她沉醉地闭上了眼睛，樱唇微启，期待着掠夺。我又一次生硬地掰开她的手，艾艾身体重心失衡，脚跟不稳摇晃着打了个踉跄。“你。”她狐疑和生气地注视着我。

“怎么回事儿，说吧。”掷出的话象石头一样坚硬。

“对不起，我不能再耽误你的青春了，我……我……”我鼓了鼓勇气义无反顾地说：“我在济南有女朋友了，起先怕伤害你，一直拖着没说。她是我们院长家的千金，只要我娶了她，我的人生路上无疑是锦上添花，飞黄腾达只日可待。艾艾，直到现在我不否认我仍难以割舍下和你的感情，但男人要分清什么对他才真正重要，所以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我决定选择事业。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怕失去勇气，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讲完，垂着头等着暴风骤雨的怒骂，还准备厚着脸皮迎接艾艾的巴掌，多少下都行，只要能让她出气，我宁愿在这里被她煽死。

“你骗人！”

“雅文，你过来，雅文，你听到了没有，我叫你过来。”

“喔，来了。”

我指了指指过来的小雷说：“就是她，是她押着我来找你谈判，她不喜欢我三心二意。”

艾艾抬起头瞧了瞧还没走近的小雷失神落魄地说：“别……别……别让她过来。我走，我就走。江北，你不值得的，不值得的……放心，我不会缠着你，不会再爱你。我只恨你！”

艾艾转身时我发现大滴大滴的泪水溅落在水泥地面上。但她却坚强地挺直了腰一步一步地走进办公大楼。

我伤害了她，是我伤害了她。我的脸上泪水奔流，万箭穿心，撕心裂肺，浑身控制不住地抽搐着。脖子上的肿块在我完成使命之后开始火烧火燎地疼痛，身子再也没有力气支撑，亮堂堂的日光底下一片黑暗。艾艾，再见，祝你幸福。

小雷用手扶住了我的腰关切地问：“怎么了。”

“回济南。”

小雷吃惊地看着我，眼白充血，细密的睫毛扑闪了两下，黑色瞳孔里泛出泪光。我不知道她在树后面听到了多少，她对整件事情了解多少，她的眼泪是出于对我的同情还是出于对艾艾的同情……总之，她的感受和我无关，至少现在还不能让我动容。

我撇下她大步朝前走，想尽快逃离北京，逃离第九棵法国梧桐树，逃离那幢灰暗的办公大楼和溅着艾艾泪水的水泥地，这里的草草木木都象庞然大物，让我无法面对。小雷是一个

忠于职守的人，她的忠诚很快就掩盖了好奇心，瞪瞪地跑着跟了上来，一路上隐忍地照顾着我，没再提出任何疑问。

艾艾转身时落在地上的那几滴眼泪象锥子反反复复地扎向我恍惚的梦境。睁开眼，闭上眼睛，都是囚困住光明的黑暗。一群鸟在耳朵边扑腾，后来又在眼皮底下扑腾，和天空一样黑的羽毛，尖长的利齿，乖戾的脾气，狂暴地掠过大地。我像是正死死抓住艾艾的手，我们什么也不怕，怪鸟和黑暗，一起说笑着走向前方，深一脚浅一脚，前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却象欢乐谷散发着无法抵挡的诱惑，艾艾身子忽悠飘起来，她的嘴唇携着闪电擦过我的嘴唇，马上就苍白地失去了血色，原来我的唇是有毒的，那些鸟散播下了毒气，惊雷把她美丽的脸震成碎沫，人体都是和着水用石膏做成的。嘴唇呢？脸呢？人呢？不是说好了我先死吗！我的心一空，身子就跌落下去……

我没死，还有气息。人就是这么奇怪，梦里死过了，醒来却还活着。不知道若现实中死掉，是不是可以从梦中活过来。

火车咣当咣当地前进，清晨还没来得及穿好衣衫，汽笛便穿越黎明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车厢里灯光闪烁着亮了，四处喧嚷起来，大包小包背驮肩抗，“到站了？”“到站了！”“他妈的，外面怎么这么黑。”“他爹，别睡了，你是猪啊，不怕被人半夜抬着从窗户上扔出去喂狗。”“蠢婆娘嚷啥嚷。”

语言压抑地沉寂了半夜又抑扬顿挫南腔北调地繁荣起来，吐痰的，擤鼻涕的，老人的干咳，孩子的啼哭……“要车吗？”“要。”下车后才发现大雾在暗夜里象浓烟竖起一道屏障把整个城市包裹起来，除了隐约不定的灯光，前方根本看不到路，车象甲虫虫缓慢地爬行着。

司机放了一卷谭咏麟的盒带：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卧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 /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 /缘份让我去握碎……哀伤的音乐，无边无际的白雾，陷落的天空，饥饿的胃，无力的肢体，疼痛的心灵。前方是什么？迷雾！

“你先回宿舍休息，天亮之后我要转到肿瘤科，你过来帮我办办手续。”

“我不回去，我要陪你一起回病房。”

“听话。”

“不。”

病房里的灯仍然亮着，是走时忘记关了还是老人起夜上厕所，我困惑地推开门。象刀切一样排列整齐的刘海，大红的毛衣，饱满的胸部起伏地耸立着，紧紧摺住圆屁股的黑色牛仔长裤，膝盖和臀部磨沙制作的白色图案，吴嫣卷曲着身子合衣躺在我的病床上，睡梦里眉头仍紧紧揪在一起。

我的影子罩在她的脸上，吴嫣警觉地睁大眼睛，直直地瞪着我。她是不是睡毛陇了。吴嫣视线转到刚刚进门的小雷身上，表情忽阴忽晴地变化，惊喜，诧异，愤怒。她腾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雷——雅——文——”她竭力压低嗓音但却是怒吼。

“你真不要脸，你明明知道江北有病，却把他拐出去鬼混，你是想要他的命吗？平时瞧你文文弱弱的，倒看不出心眼还挺多，会来这一手。”

“啪嗒，啪嗒”左右开弓，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吴嫣照着小雷的脸就煽下去，手接着狠狠地揪住她胸前的衣襟。

小雷挣扎着低喊：“吴嫣，你误会了，快放手。”

“吴嫣，你疯了吗。”我赶紧上前拉她，一用力把吴嫣推倒在地。

“江北，你你你，你袒护她，为什么？”她坐在地上抱头大哭。“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江北，为什么得了病却和这个小妖精私奔了，你难道想和她死在一起吗？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更想和你在一起，不管是死是活。我恨死你了，江北，我以为你们两个不会再回来了。”

“吴嫣，你听我说，我和江北是去办了点儿事，你别误会。”

“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小雷哪里得罪过你，下手这么狠。”小雷白皙的脸腮上出现几个红指印，肿了起来。

另一张床上的两位老人也被吵醒了，懵懂地瞧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场面说：“这是怎么啦，先前不是还好好的。”

“你是虐着我死吧。小雷，走，我们回宿舍。”

吴嫣从地上爬起来拽住我的衣角说：“不准走，我不放你走。”又猛地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胸膛上。

“对不起，江北。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不相信你有病。”

回过头恶狠狠地瞪了小雷一眼说：“你在这儿干嘛。”

我边推她边生气地说：“别胡闹了。”

吴嫣边往床上推我边说：“你累坏了吧，先去床上休息。”

我叮嘱小雷：“你去吃点东西睡一觉。”

小雷转身走出门，回过头深深看了我一眼，轻轻地带上了门。

“你也闹够了，回家睡觉去。”

“我要在这儿守着你。”

“你明天不上班？”

“什么也没你重要。”

“以后讲话别再象个泼妇，没点儿女人味。”

“我泼，就那个小妖精有女人味……”

“告诉你吴嫣，别以为你爸是院长你就大呼小叫无法无天，你刚才是怎么的，发什么疯，小雷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我，她有什么错。我警告你，以后再胡说八道，咱们俩就啥也不是，连朋友也没的做。好了，我现在烦了，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第二天，我顺利地从小外科的临时病房转到肿瘤科病房，正正式式地做起病人，抱着飘渺的希望又做了一次检查，最终肿瘤科的王主任彻底粉碎了我那点儿指头肚大小的侥幸心理。恶性肿瘤，尽快实施手术。人的感觉应该和皮肉差不多，磨得次数多了是要起茧的，所以第二次面对这个诊断结果，我理应麻木不仁地接受现实，瞧，江北也就这命了，认啦吧！

身为医院里的医生，更确切地说身为院长大小姐后备男友的高贵身份，我享受到了省厅级的待遇，前提是作为一名病人。我被安排到高干楼一个整洁安静的单人间，我知道这都是吴嫣打着她爸的旗号争取来的，以前自己有时也象别里科夫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很看重别人的想法，可现在我哪还有心思管什么人言可畏，图个清静吧。

高干楼，一座顺应潮流落成不久的新建筑，是整个医院里的精品。二十几个楼层高傲地耸入云端，从上到下用淡绿色的涂料刚刚粉刷过，透着清新自然和神秘的气质。从电梯下来之后，要经过两层厚重阔大的实木门，过了这两层门，就进入护士服务区，七八名护士面前象宾馆里的总台一样围着红榉木台子。阴面的房间是医生办公室，阳面的房间是高干病房，每个楼层有七个病房，但通常也就二三个病房住人，其它都空着，普通病房再忙，也不准占用这里的房间。

走进病房，左面是一个五六平方的卫生间，24小时提供热水，窗户很大抬头可见空中流云，两张会客的布艺沙发，二十九寸彩色电视机，2.5批的立式空调，纯净水饮水机，雪白的床单。若不是空气里隐隐散发着来苏水味简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进了高级宾馆。

这幢楼进出的人少，档次比较高，修养道行深，用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进出这里的人，大人物多点儿，懂得内敛，讲话走路屏声纳息，所以楼里楼外都出奇的安静，透着种让人胆怯的肃穆。

想清静偏偏不得清静，探视的同事一拨挨一拨，有些甚至叫不上名字的人也来凑热闹，你想想医院里有个年轻有为的大夫得了不治之症，这是个很热点的话题，人都有好奇心和乐善好施，毫不保留地把他们的同情心强加在我的身上，我只能苦笑着一次次应答。

“呵呵，手术后不会有问题的。”

“呵呵，不算痛，没什么感觉。”

“呵呵，也没什么要帮忙的。谢谢谢谢……”

不得不强打精神逐拨应付。

看到人来人往，我心里默默期待一个人——师兄。这么多无关痛痒的人都来了，他却迟迟没露面，难道还在生我的气？吃中饭师兄没来，吃晚饭师兄还没来，看样子他不会来啦，我心里不是滋味，很失望。

转科之后小雷不能再明正言顺地护理我，看得出这小丫头挺郁闷。吴嫣倒是活跃，进进出出象只忙碌的小蜜蜂。晚上打发走吴嫣，大约八点半，浑身酸痛，实在是累，连澡都懒得洗，平生头一回住这样上档次的房间，却挨上生病，想享受都没有心情，不过若不是生病，就凭我半拉子土老冒，住这里还不烧得屁股冒烟，半宿睡不着觉。

怕被别人打扰，屋子里便没开灯，这时月亮已经爬到窗顶，清冷的光辉幽幽地塞满屋子。

“怦，怦，怦……”门上传来三下声音不大但很有节律的敲击声。是谁？我伸出手按开日光灯说：“请进。”

师兄推开门向里探了探头，又退了回去。干嘛？别是后悔要跑吧。

我急忙起身叫道：“师兄，我还没睡。”

他弓着腰怀里抱着两箱光明牛奶，走进门后用脚踢上门，把牛奶塞到床底下，直起身拍了拍手担忧地问：“怎么样，这病来得也太奇怪啦？”

师兄的背有点驼，头发蓬乱，神情倦怠，象睡眠不足的样子。

他用手挠着头门顶，有点拘谨地说：“江北……”

我拖着棉被身子直起来，指着沙发说：“坐。”

他的手还在挠头发说：“不用不用，下午上班就没挪过窝瞎寻思了大半天。检查结果怎么样，听小雷说明早手术？”

“是啊，你来我就安心了不少。”

师兄艰涩地笑道：“又让你小子见笑啦，实际上早就打算看你来着，只是没脸，……唉，前段时间是我鬼迷心窍呀，对这件事情的期望值太高，反过来想，若不是你顶替我说不定别人也会顶替，那还不如让你顶了。”

“你别这样说，事前我并不知道要顶替你。”

看到我想拿桌子上的杯子，他殷勤地倒上开水递给我道：“不多说什么啦，你好好休息，什么也别想，养足了精神打好明天这场仗，也许没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明天我再过来瞧你，今天科里开了个会，李东明说虽然这里的护士不少，但江北身边也没个亲人，所以安排咱科里的护士轮流过来照顾你。前阵子小雷护理你也被人抄的沸沸扬扬的，我瞧那小姑娘真是不错，论脾气论人品都好，可惜，你身边有个吴嫣呀。瞧，我的话又扯远了。好了，你快休息吧，我这就走。”

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打百元人民币往我怀里边塞边说：“这算我的一点儿心意，你先拿着用。”

“这是干啥。”

“先拿着，有备无患，总好过用时抓瞎吧。虽然医院会在收费方面给点优惠，但处处要花钱。算我借你，好了病要马上还，这可是老婆本儿。”

他嘿嘿地憨笑着，这笑声很温暖，我身体里流过一股热流。待要推让，师兄重重地握了握了我的手道：“你再谦让就是嫌少，要不就是瞧不起你这没本事的大哥。”

看到我收下，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又道了声好好休息，便轻轻地合上门匆匆走了。我点了点师兄送来的钱五千元整。顺手把钱压到枕头底下，阖上眼准备睡觉。

第二天刚上班，吴嫣，小雷，师兄，李东明都过来看我。李东明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安慰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句也没经过大脑。吴嫣一直守在病床前，小雷远远地看着我，眼泪汪汪欲言又止，我镇定地朝她微笑着点头，还轻轻地眨了眨左眼，意思是放心吧傻丫头。可眼眶却不争气地潮湿，担心泪水濡出眼眶，我挣扎着把目光移向半空，再轻轻合上。

被推进手术室时脑子里出现断档，世界失去了色彩，漆黑，煞白，不知道该想什么，反而什么也想不起，心脏超负荷紧张地跳动，我觉得此时江北就是刀板上的肉了，听天由命吧。我极力保持清醒，还勉强笑着和麻醉师和周围的人打着招呼，企图用表面的平静来掩盖内心的慌乱，但可以感觉到肌肉的牵强和僵硬，耳朵边麻醉师反反复复说：“放松，放松，再放松。放松，放松，再放松……”神经慢慢发木，我还张嘴想再说点什么，麻药劲上来了，意识开始涣散，便渐渐失去了知觉。

事前王主任告诉过我，割下肿块之后要切片到病理科进行化验，为肿瘤的癌变定性，定性

之后，接着进行大范围的颈清，切除任何可能引起病变和继续蔓延的组织细胞。

最后一个念头是，江北灵魂出壳，飘向天空，江北升天啦，身子忽忽悠悠，耳边响起婉转的音乐，一位衣袂如纱的漂亮女人赤足而来，环绕着我曼妙起舞，她温软如水，轻轻抚摸着我的身体。好性感！我呼吸沉重，浑身骚动，四肢跟着眼前的女人摇摆，女人红唇点点，娇喘吁吁，我感到热，欲望蠢蠢欲动，猛地伸过手去捞她的身子，却总捞不到，女人象泥鳅一样绕来绕。突然，薄如蝉翼的披肩被鼓到天空，弯成一道五彩缤纷的祥云，她腾身欲驾云而去，转过脸来一个定格特写，多么清晰的眉目。这不是艾艾吗？艾艾，想死我了，我一把抱住她软软的身子，……

有人拍打着我说，江北，醒醒吧，手术结束了。

我思绪混乱，烦躁不安地挥动着被绑住的手脚。

“江北，安静点，安静点。”

用力睁开双眼，尘世的阳光扑了满目。王主任微笑着对着我点头道：“手术结束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快回病房吧。”

我知道自己刚刚在手术台上因了麻药的作用，和艾艾肌肤相亲来着，用医学术语来讲那叫“性幕”。按手术程序病人苏醒后就可以回病房了，三个护士把我推回病房。对于手术的结果王主任似乎忘记了提及，我心内虽然惴惴，但又胆怯地不敢打听，担心万一手术失败，不是被宣判了死刑吗，还不如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好，至少还可以留下一点自我安慰和想象的空间。

担架床还没进病房，我就听到吴嫣，师兄，小雷，李东明等一群人正喊喊喳喳热火朝天地在讨论什么。我一出现，大家哄地围了上来。我的视线还有点沉沉地模糊，费力地拨开人头投向小雷，她咬着下嘴唇，晶莹的目光里一团喜色，朝我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噢——我的心里高兴起来啦，霍霍，看样子手术挺成功，有机会得好好谢谢主刀的王主任。

因为厌烦了对众人的敷衍，索性假装疲惫地合上双眼。

“江北，虚惊虚惊，好好休息吧，别操心科里的事儿，有问题及时反馈给我，先走一步啦。”这是李东明的声音，我赶紧搭起眼皮道：“李主任为我的事儿劳心啦，慢走啊。”

“你说肿瘤科的那拨人都是吃干饭的啊，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若摊到外人身上，那可就有扯不清的官司喽。”

“可不是嘛。”

“嘘，小声点儿，下次不知道轮到谁倒霉啦，不明不白的挨刀子。哈哈……。”

“江北，也真他妈地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瞧人家吴大小姐那股紧张和体贴劲……若换作我就是挨刀也心甘情愿，嘿嘿。”

吴嫣干咳了两声从门外进来，嘈杂的议论顿时销声匿迹，周围的人讨好似地挨个向她表达慰问，她俨然就是这个病房的女主人。顷刻，人象是走光了，病房陷入空前的静谧。

我总算长舒了口气，睁开眼睛。一束火辣辣的目光停顿在我的脸上，吴嫣正意乱情迷地盯着我出神。我慌乱地关闭上两扇心灵的窗户，她眼眸里的跳跃不定的火苗灼人，令我惶惑不安。

“江北，你都醒了，别装蒜，快给我睁开眼，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有关手术的细节。”

“喔，细节。什么细节？”

吴嫣用眼白剜了我一眼情不自禁的竟然乐了。拿起一个香蕉边拨皮便絮絮地谈起来。

原来，我的肿瘤切片被送入病理科之后，没过几分钟，传出一种消息，恶性肿瘤晚期，以李东明为代表的各路探视人马纷纷散尽，最后只剩下三个人，吴嫣、师兄和小雷。他们三个各自沉默着守候在手术室外，小雷可能有些支持不住，显些晕过去，师兄扶着她不断地给予安慰。吴嫣说，他们俩手握着手，脸对着脸，眼睛瞅着眼睛，身子倚在一起。哼，这对不要脸的臭男女，在你生命悠关的紧要关头还有心思调情。

“瞧你那师兄平时象个榆木疙瘩，对待雷雅文可是个有心人……”

我知道这部分描述一定是吴嫣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想说，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看看她关切的表情，又不好意思泼她的冷水，便不耐烦地说：“快讲重点吧，净胡说八道些什么。”

吴嫣撇了撇嘴不服气道：“下面不是就到重点了嘛，你急什么急。”她把一个拨好皮的香蕉硬往我嘴里塞。

我说：“不吃，是死是活还没见分晓，我哪里吃得下去。”

她用指头轻轻敲了敲我的鼻子道：“没良心的，如果你生死未卜我还能笑得出来呢。”

吴嫣说她当时很孤立，小雷和师兄是一路的，她又伤心又生气，只能一遍一遍地给病理科打电话询问结果，那头却迟迟没有回信儿，最后她着实恼了等不急了，干脆亲自跑到病理科，病理科的人说，结果告诉肿瘤科的人啦。得到结果之后我真是哭笑不得，挺上火又不便对病理科的人发脾气，就赶紧回来，想等手术结束后质问一下王主任一干人等。回来发现，李东明那些刚才消失的人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而且也得知了消息，手术室外闹哄哄的一片，很乱。

“倒底手术怎么啦，有什么好议论的。”

“哼哼，让你急，说句好听的，我就告诉你结果。”

“不说拉倒，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早想开了。”

“别吹牛了，拉倒有那么容易啊，就会对我使小性儿，怎么没见你对那只小狐狸发狠。在我面前象头狮子，到她面前就成小绵羊儿了吧。”

“吴嫣，你再无理取闹，就请你出去。我不爱听你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看你紧张的，说到她就急，死样儿。开个玩笑啦，好好好，这就告诉你，不过，你可得有思想准备，我可是要说啦……”

“说吧说吧，大小姐，求你啦。”

“淋巴结。”

“什么？”

“不是肿瘤，是淋巴结。”

“别玩了。”

“谁和你玩了。这个结果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顾不上伤口的痛疼忽地坐起来道：“怎么会这样。”

吴嫣又拨了个香蕉边吃边说：“乐晕了吧，噢？不过，肿瘤科那帮人这次可丢人现眼啦。”

悬着的心腾地掉下来，我发愣良久，仍没回过味来，没有丝毫的惊喜，反而有种丢东西般空落落的感觉。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做好了各种准备，顺理成章地等死时，上天突然说，死路不通，原路返回吧，他也会有种达不到目的的失落感。

我很可笑，在这个被误导的可笑的误诊中。

以前身为医生，若碰到被误诊的病人有对医生不满，甚至严重的找医院打官司，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偏向于医生的，觉得医生也是人，不可能一年365天一点不出错，偶有闪失，也该情有可原。治病救人虽然是医生的天职，但也是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你做贸易的可以失手，打仗可能失败，写字有笔误，说话有语失，医生怎么可能永远是正确的，既使他想做到百无一疏。总觉得病人也应该理解医生，不要太苛刻。

今天我可是感同身受啦，我心里窝火，自己象个台上的小丑，使出浑身解数，得到的是全场的暴笑，对整件事感到恶心。

吴嫣让我休息说她出去一下。

我说，这里有的是护士，你就不用再来啦，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

她璨璨地笑道，这也算够了不起的病啦。

吴嫣刚走，门上象被蚊子叮了几下“怦怦”微弱地响着。

我迟疑着说：“谁呢？请进。”

慈眉善目的王主任笑呵呵地轻轻推门走进来。

王主任学名王洗强也算是医院里元老级的人物了，素日慈眉善目和谒可亲，从不得罪人，口碑不错。他入院以来也不算得志，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多年虽然年年先进，却老得不到进步，当然更没暴露出点啥闪光点儿，被提升为主任纯脆靠了那么点机缘巧合。

听说97年6月份，省里某位顶级人物的老母亲患了直肠癌，而恰逢肿瘤科的前任主任到某地级市走穴未归，这个机会就被老王逮到了，他果敢地实施了手术，而且术后鞍前马后地照应，又搭上他夫人无微不至地伺候，结果把个老太太给感激的热泪直落。大家应该是有体会的，人老了之后再碰到点儿沟沟坎坎病病灾灾的事儿，眼泪通常会比较孝顺，老太太也只不过是一个淳朴普通的老太，当然架不住王洗强一家人的情感攻势，离院时曾紧紧攥住王主任的手久久不放。

同年年底，医院对肿瘤科前任主任走穴一事进行了严肃处理，同时撤消了其主任资格，老王就此走了点儿红运，在新一轮的主任竞争上岗中被提了名儿，而且顺利成章地从集中决定民

主的筛选中脱颖而出。

王洗强走到病床前细心地为我检查了一下伤口，我知道这不过做做样子，他说什么我就老实地符合着。据我观察，他来这里不单纯想探视一下这个伤口。暗想这条疤还不是几个小时前拜你所赐，猫哭耗子假慈悲。起先还打算要好好表示一下谢意呢，可误诊之事儿明了之后，胸口总觉堵得慌，有点窝火，面子上却并不表露出来。

他坐下之后脸上的笑容象瞬间被海绵吸干了，蹙起眉头道：“惭愧，惭愧，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都没脸来见你了。”

“王主任，您太客气啦。”

“我要承担责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啦，当时那东西摸来摸去都象个坏东西，没成想……唉，老马失蹄呀，人老了，以后还要靠你们年轻人哩！”

“您瞧您谦虚的，还能进步。呵呵——”

“哈哈，脖掩半截土喽。”

王洗强把沙发往前拖了拖一脸诚恳地说：“江大夫，你瞧你这个事儿……”他含蓄地迟疑着，象是等着我把话茬接过去，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啥目的，就顺口“喔”了一句。

“我是这么个意思，问题出来啦，咱们都是一家人就不要再闹哄哄地去追究责任啦，你有什么要求干脆点儿——提出来，我会尽量满足的，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把这件事反映给院方，你的意见呢？至于吴院长那头儿，求小老弟多多担待，多多美言，最好息事宁人，你说呢？”王洗强大吐了口气，一脸诚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不了了之，我的确不服，心里也不舒坦，但说到条件，未免显得自己不够大气，太下作。

我寻思着，并没马上做出反映。

他又把脸向前凑了凑，神秘地说：“对了，江大夫，瞧我是老糊涂啦，还有个要紧的事儿早就打算跟你商量，这不，你这一病，就撂下啦。”

“什么事儿？”

“你还记得你和曲凡生给一个小姑娘接过手指吗？我给那家人的一个亲戚看过病，就是闹得最凶的时候，好象人家也不是凭白无故地说闹就闹起来啦，象有什么内情。当时怕你吃亏，我留意着这事儿，和那人套瓷的挺近呼，人家也撂了个话儿，说保持联系。依我看，等你病好了，如果你同意，我就做个引线人，双方再交流交流，你也好借机访查访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想个办法解决啦吧。自己的事儿还要靠自己下点儿本钱，你说是不是？再说一直无休无止地闹得沸沸扬扬，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你说呢？”

“呃，是的是的，王主任真是有心人呐，多谢多谢。我这手术的事你就放心吧，又没什么后果，你也别往心里去。”

王洗强身子向后一仰，肥臀吭哧跌落到沙发深处道：“江大夫真是明理啊，前途无量。”他抬起屁股打着哈哈说：“太晚了，你一定很疲惫了，休息吧，我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王洗强象对待大人物一样略弓着身子慢慢退出屋子。他慎重的表情让我想起清朝晋见皇帝的大臣，退朝时的动作，就差一个“喳”然后马蹄袖再这么一抖，奴才相就出来啦。

他的问题解决啦，所以他甘愿做出这副卑微的样子，好让我得到点儿心理平衡。

我叹服着。

抬头看了看象太阳花一样支撑着菱角的石英钟，下午四点半啦，点滴也快见底，正打算按铃，吴嫣推门进来，替我按了铃。没几分钟，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护士给我撤去针头，吴嫣替我用棉花棒压着针眼儿说：“你还是睡一觉吧，我在这儿看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也不放他们进来。怎么病病的倒成了个香菜饽饽，谁都想来啃一口。”

“这还不是沾你的光，好吧，我真是顶不住啦，睡啦。”

晚饭是吴嫣让她家小保姆送来的，米饭加青炖乌鸡汤，她执拗地非要一勺一勺地喂，我懒得争执，听之任之，心里挺烦乱，希望她快些走，只有她走了，身心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晚上八点钟左右，吴嫣的手机象掉了魂一样拼命地响，她看了看号码并不回复，铃声不妥协地坚持着，她生气地关掉手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说：“有事儿走好了。”

她不自在地笑了笑说：“不管，爱谁谁，反正我要在这儿陪你。”她的脸腮怪异地红了大片，人有点不安地摆弄床头的几本书，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终于有心事似地说：“我看我还是走吧，反正在这儿也没什么用。你好好休息，明早我要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的江北。我还没告诉你吧，我喜欢帅哥，特别是不跟在我屁股后面掐媚的帅哥儿，更有魅力。”

吴嫣到洗手间去，里面的水哗啦哗啦唱起歌来，她在里面捣鼓了大约半个小时，出来时我发现，吴嫣散乱的栗色直发被梳理的整整齐齐，不知啥时在后脑勺别了个贝壳样晶莹的发卡，眉毛因为重新描花过更加醒目霸气，夸张的暗红色唇线，让整个唇部显得饱满性感。无疑，她刚刚在里面精心地上了妆，吴嫣媚惑地笑道：“我漂亮吗？你难道就一点儿也不动心。”

她把头凑近我的脸，我紧张地向左面枕下躲闪，吴嫣涂着暗紫色唇膏的嘴撇了撇说：“臭美，我还怕弄花了我的妆呢。”然后拿起外套，哈哈笑道：“明儿见，拜拜。”

总算走了，我觉得这个房间的空气又清新起来，淡淡的来苏水味弥漫在空气中，丝丝缕缕。天空很洁净，没有云彩，星星也很少，灰色的天幕被一轮满月映得澄清，我的心一会舒坦地叹气，过一会儿又叹了口气，又觉得惦记着啥事儿，却想不起来，未免接着叹气，后来叹气就不是舒坦得啦，倒是一味味不明的心事。小雷这丫头跑哪去了，一天没见。唉——刚要到床头柜摸烟，猛不丁儿想起一件大事。

这几天闹闹腾腾地竟把艾艾——我生命中的女主角凉一边去了，在这场文明人制造的骚乱中受伤害最大的不是江北，是艾艾。

是的，现在我的脖子还很痛疼，我的脖子还很僵硬，我的脖子还不能自如婉转，做着常人们随心所欲习以为常的动作，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一切的一切根本无法阻碍我澎湃的心潮，被扼制在磐岩深谷的思念终于放开闸门，可以自由驰骋。可艾艾的情感还被荒谬的谎言蒙蔽着，她也许正遭受着痛苦的煎熬，茶饭不思，形容憔悴。

我真糊涂啊！怎么就忘记了赶快去澄清这件事儿呢，瞧吧，暴风雨之后一定是更加绚丽的彩虹。

想起要给艾艾打电话，心情竟难以平复的激动，象劫后余生一样倍感珍贵。我发现，什么都可以将就，唯有感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我直着脖子从床上爬起身，赤着脚丫走下床，到衣服架上取下裤子，掏出手机。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

不信，再试一次。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

手心渗出汗来，又试了一次。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停机。

完蛋了，艾艾一生气肯定把手机卡换了。可见我伤她多深，我是多么可恶，多么无耻，多么愚蠢啊！

怎么办。有了。拨她家坐机呀，她总不能连坐机也换了吧。提溜儿到嗓子眼儿的心呱呱又顺了下来。

通了！通了！我紧紧纂着手机把它小心地贴在没受伤的右耳朵上急切地说：“是艾艾吗？”

“哪位？”

“阿姨您好，我是江北，艾艾在家吗？”

“不在。”

“咣当——”电话被冷酷地扣上，我擎着手机，心里一乱，不知如何是好。

厚着脸皮再打。

“阿姨您别摺电话，我找艾艾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阿姨，求您了，帮我叫叫她好吗？”我低声下气地恳求。

“你怎么还不死心呢，我说过艾艾不在，难不成还能骗你。”

“阿姨，您知道艾艾的手机号码吗？”

对面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江北，你可真是厚颜无耻啊！既然你打电话来，我做长辈，特别又是艾艾的妈妈，对你们俩的事儿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由着你的性子瞎胡闹。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做事情有没有分寸和脑子，前些日子艾艾这孩子就象丢了魂儿，整天恍恍惚惚，我们老人的心都快揪碎啦……好不容易这几天她脸上有了笑模样儿，你瞧你又象恶鬼附身一样地追过来。说老实话，我并不喜欢你，但艾艾喜欢你那也没折儿，就由着你们去吧。可是，这次我可得把话挑明了，你穷不要紧，你没志气不要紧，没前途也不要紧，但你连最起码的东西——守在艾艾身边，你都做不到，你自己摸摸良心说你除了带给艾艾痛苦外还有什么？你肯定不服，说你们有爱情啊，可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是画饼充饥能当饭吃，还是海市蜃楼能当房子住？而陈剑风就不同了，他有公司，有住房，有汽车，他可以知冷知热，可以照顾关心她，安慰体贴她。你说你能吗？你有什么？幸福？金钱？厮守？什么都没有，年轻人，做人不能太自私，考虑问题不能太感情用事儿。反正我和艾艾他爸表明态度了，如果你不回北京，你们俩的事儿免谈——门都没有。而且我劝你别再来骚扰艾艾，她现在已经接受了陈剑风的求婚，你就让她过几天消挺日子吧。”

咣当——，嘟嘟……

我无法辩驳，我确实很没用，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一无是处，我无情地批判和打击自己心底蠢蠢欲动尚存的那点企图占着艾艾不撒手的苗头，我他妈地根本无法和那个陈剑风比。

我是个孬种，艾艾妈妈短短的十几分钟，彻底打败了我。我的脖子象被冷冻的活鱼鼓着白

肚无赖地挺立，精神却似乎被人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上到下被羞耻感和自卑感淹没了。不知哪个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的家伙总结说：“爱情的最高境界不是占有而是让所爱的人得到幸福！”就让我也高尚一次，放手吧，结束吧，不要再拖累她！

我被自己打倒了。

七天后抽线出院，脖子上留了道难看的伤疤。心灵上也有条伤疤，比脖子上这条更醒目，象一条张着腿的蜈蚣隐秘地盘踞在那里，吸食着我年轻的活力和血液。我不愿意搭理任何人，情绪空前低落，精神极其麻木，就是用刀子捅两下，估计也不会有啥感觉。除了不爱讲话，我照常吃饭，甚至比平时更能吃，我照常睡觉，甚至比平时更能睡。对着出院后胖了5公斤陌生了不少的身子，我麻木地笑了，因为我发现，我真象一头猪。

上班后，同事们突然都热情起来，他们围拢着我问长问短。李东明也来了，身后还跟着个瘦不拉叽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光景，皮肤白皙细致，躲在镜片后的目光闪闪烁烁，浓眉毛，高颧骨，大嘴巴，鼻子往下象被刀削似地尖起来，如果用布把鼻子以下遮起来，算得上是个俊俏的小伙儿。

李东明介绍道：“来，安华，这是显微外科的江大夫。”

“小江，这是我们科新来的实习研究生——安华，上海二医大。他父亲就是外科刚刚离休的前任主任安同昆。都是年轻人，又都是高材生，以后多交流吧。”

安华游移地仔细端详着我伸出右手道：“您好，请多关照。”

“相互关照吧。”

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莫不是这小子是来接他父亲的班的吧，安同昆和院长吴英达曾经是同班同学，关系非比寻常，还有人说，安华读研前曾和吴嫣有过那么一腿，两家家长也都有这个意思，后来不知为何就不了了之啦。

也许受了点新人的激活，我的精神头崛起一点儿，是的，有句话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我虽不好赌，但至少也不能把人生输得太残，怎么也得捞回点儿面子和本钱，将来有一天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比如文国，艾艾她妈，施芬娣……在我面前卑躬屈膝，不敢仰脸走道儿。嘿嘿——那该多快意，我真他妈的比阿Q还阿Q。

读者们一定也象我一样奇怪，为什么手术结束后，我那个小跟班不见了，再也没出现过。

难道我没有了生命危险就不再需要她的温暖，照顾，体贴，安慰……？难道当时的真情流露只是一时的同情和怜悯？雷雅文，你为什么不来见我。站在这个极有可能撞到她的屋子里，我蒙受了委屈似地心酸。

两个冤家终于聚头了。我假装没看到她，继续询问8床病人的病情，浑身却荡漾出兴奋和喜不自禁的涟漪。她会不会瞪大诧异的眼眸夸张地说，江北你今天出院呀，我都不知道呢。去，骗鬼去吧。我用余光瞄了瞄她，小雷正在给10床的病人换药，她的小脸绷的紧紧的，有点刻意的冰冷，动作却细微体贴，换完了药她又告诉病人一些生活中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她朝我走来了，她的气息越逼越近，我的心脏开始狂跳。可我使劲埋下头空前投入地给病号检查伤口。她从我身边经过了，她的气息越飘越远，她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

失落比狂喜来得更沉重。哪里出了问题？雷雅文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看了看桌上的台历，12月13日，今天我又由病人的身份恢复到医生身分，十分不自在，总觉得同事们看我的眼光似乎别有用心，都在装腔作势，让人反感。我仿佛得了失语症，懒散地晃来

晃去，却没有讲半个字的欲望，本来鲜活起来的那点温情，也被雷雅文的冷漠给熄灭了。

西北风烈烈地吼叫，乌云统治了天空，肆意奔腾翻涌，似一群中了箭的野兽，没头没脑地聚拢起来，最后密实地盘踞了整个天空。光线暗下来，风的势头儿却有持无恐，吼着吼着，雪花调皮地探了探脑袋便铺天盖地地漫天飞舞，从窗外看出去，迷迷蒙蒙白茫茫的一片，刹是壮观。今天的病号不多，我垂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坐在桌前，眼睛瞄着屋外的大雪。很少有病人过来打扰我，可能在他们眼里，身穿白大褂，脸色灰暗苍白，神情沮丧黯然的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瞧他那飘忽不定的眼神，里面充斥着——悲观、厌世、迷茫、困惑……

艾艾喜欢雪，每次下大雪，她都非拖着傻傻呼呼地找块空地，然后两个人并排着在雪地里用脚印写下I LOVE YOU，写完了她就让我一遍一遍地念，而且还要翻译成中文念，她则美滋滋地偷着乐，象捉弄人得逞一样地开心。

另一个角落施芬娣与几个更年期护士的议论声断断续续地往我耳朵眼儿里钻。

“我说得没错吧，那小子还没扶正就开始摆马爷的谱啦，啧——啧——瞧他那张目中无人的脸，有什么好傲的……”

“也别说，江北就象变了个人，……是不是真挺烧包。”

“……你们别乱嚼舌头根子了，人家谈恋爱，爱和谁谈和谁谈，碍你们啥事儿……”

我虽然没抬头，但知道雷雅文上午来过办公室两趟，一次来拿曲凡生给一个病人下的医嘱，一次过来给一个病人办理入院手续。

她还是不理睬我，神情严肃，一本正经。这小丫头搞什么鬼，想气死我啊。我气哼哼地有意识瞪了她一眼，小雷眼皮向下一搭瞅着脚背溜了。

唉——不理就不理吧，真想生她气，可又觉得雷雅文不苟言笑的表情挺逗人。

冤家路窄，吃午饭时两个人又遭遇在一起。小雷手里端着个饭盆，眼睛习惯地盯着鞋帮，走着走着，咣——撞上啦，菜汤洒了我一身。我学着她的样子绷起脸严肃地说：“小姐，你走路没长眼啊。”

她慌忙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从羽绒服兜里掏出手绢细心地擦拭着我被弄污的衣服。

我抓住她的手问：“七天没见，你小丫头眼睛长头顶上啦，我可是牺牲了这身干净衣服才讨来你的六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嘿嘿——？”

“你是故意的？”她慌乱地抽出被掌握住的小手，脸臊得通红。

我盯着她泛红的脸得意地点头说：“当——然——故——意——。”

小雷收拾着掉在地上的饭盆，把手绢往我身上一丢说：“无聊！”

我说：“等我一会儿，我去买饭一起吃吧。”

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想走可是又象有什么问题困扰着，不愿意走。在她犹豫的空挡，我买了两份菜，三个馒头，推了推她，一起找了张角落里的桌子坐下来。

小雷一声不吭埋头吃饭。我用筷子敲敲盘子问：“嗨嗨，小哑巴。”

她的眼睛忽闪了两下，张了张嘴巴，咽下去一口馒头。

“喂——，丫头，别拽啦，对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你……你……”她吱吱唔唔，极不自然地把头垂得更低，然后又咬了一口馒头。

“为什么不理我？开始不是对我挺好吗？别忘了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这几天你对我这一凉，真让人心寒。”说到心寒，我的心不自觉地抽了一下，嘴里象吃了话梅。

“虚伪。”

“谁谁……虚伪了……你没搞错吧。”我口吃地问。

小雷把筷子和盘子往前一推，坐直了身子直视着我道：“那你干嘛派吴嫣来挖苦人，还替人家……替人家介绍对象，说什么，为了不影响你和你师兄的感情，请我放尊重点儿，不要老在你眼前卖弄。”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越听越糊涂。

“别装了，你真会演戏，难怪别人说你厉害，……两面三刀……，我最讨厌象你这样口是心非的人啦。”

小雷似乎越说越有气，她皱起眉头想了想道：“好了，我得走了，干嘛还要听话地在这儿受你的摆布。”回头又补了一句：“我又不欠你的。”

没头没脑地挨了通骂，我心里委屈，想追上去拉住她讲清楚。

她厌烦地说：“你别拉拉扯扯好不好。”

“今儿你不把话说明白，就得把前面讲过的话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吞回去。”

“无赖。”

小雷生气地用力甩开我的手朝办公楼跑，半道儿还打了个滑儿，差点儿摔倒。这小丫头脾气真倔，第一次看到她跟人这么急。

接下来几天我很郁闷，想找小雷问清楚事情的始末，她却老躲着我。原本打算把吴嫣找出来，对证一下小雷的话，可又没有心情，再说吴嫣最近神秘秘，也见不着踪影。

第三章

她边说边示范似地扬起脖子从嗓子底端暴发出竭斯底里的尖叫，黄小岚哈哈大笑着，所有的声音马上被周围的音乐和尖叫覆盖了，我根本无法利用耳膜来区分声浪的来源。

医务科又找了我一次，还是为上次没解决的事情。虽然我仍对曲凡生推卸责任的说法耿耿于怀，可这件事的起因是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引起的，所以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他商量。曲凡生也认为和家属直接接触更容易解决问题，于是我们拜托王洗强作中间人，向对方表明诚意，商量着大家找个机会勾通一下。

这个周末，李东明突然打电话，说要为我的康复庆贺庆贺，说这是他的心意，一定要去，不能推辞。

我有点厌倦，但嘴上却不得不说：“李主任太客气啦，您的心意我领了，就不要再破费啦。”

他说：“你若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一定要来。”

晚上六点钟，我依照李东明的安排来到光华大酒店，去了才发现，在座的除了李东明，还有位风姿绰绰的女人，眉毛剔得象毛线一样细，弯弯地弓在一双桃花眼儿上，唇齿含香，眉目生情，是个漂亮的尤物。

我一进门，女人上下打量着笑道：“玉树临风，才华横溢。您好，我叫黄小岚，认识一下。”

我慌乱地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说：“很高兴认识你。”

李东明爽朗地哈哈大笑道：“重色轻友，看到帅小伙儿，就忘记老相好啦。”

我有点儿不适应这个女人的美丽和热情，脸微微发烫，在她对面坐下问道：“李主任，不知道今儿还有谁呢？”

李东明情绪不错，三角眼儿一眯说：“没外人，就咱们三个。”

平静下来之后，我用余光悄悄地打量黄小岚，发现这女人很眼熟，突然想起有个晚上我撞到李东明怀里搂着个高挑风情的女人，可不就是她吗。我暗暗揣度她是做什么的，和李东明倒底是什么关系。

李东明臃肿的身子在椅子上颤了两下，我下意识地瞅了瞅的那两根铁管做成的椅背，担心他沉重的肉身松动了哪个螺丝，椅子背“嘎”地断成两截，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他的头朝黄小岚倾斜了一下问：“小岚来点甘红还是红葡萄酒呢？”

黄小岚笑着扬了扬眉毛道：“我哪里会喝什么酒，听说红葡萄酒能美容，就它吧。”

李东明笑道：“还美，再美可不是要把男人的魂魄给勾去啦。哈哈——”

他又倒转头对我说：“江北，陪我喝点白酒如何？你可别见笑啊，我和小黄不是一天的朋友啦，她这个人爽快的很哩，开个玩笑啥的从来不恼，挺哥们的。”

我赶紧摆手说：“不行不行，酒这个东西，我不碰正合适，一碰就多，李主任您就饶了我吧。”

李东明板起面孔认真地说：“怎么，瞧不起我这个代理主任咋地，非要院长亲自给你添酒才喝吗？今天你就是主角，你不喝，这戏还唱得哪门子劲。小姐，来，给他开瓶啤酒吧。”又补充道：“你就手把一吧。”接着她让小姐开了瓶五粮液，然后笑着说：“虽然都不是外人，但也得定下个规矩，今儿这个酒，一比六的喝法，我喝六分之一，你们两位得干一杯。”

酒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坐在饭桌上，若不上酒，一方面主人会觉得愧对了客人，另一方面这饭吃下口，不但没什么滋味，而且肯定缺乏应有的气氛。可若饭桌上参合上酒这种东西，就完全不同啦，觥筹交错之后，有了酒这块遮羞布，不能说的话出口啦，不能办的事儿兴许就办成啦。

在李东明的蛊惑下，在黄小岚至情至义的煽动下，当我发现自己意识晕呼呼地膨胀走形时，头脑似乎还算清醒地低头数了数椅子根儿的酒瓶数，三个空的还有一个半瓶，绝对喝高

了。这时肚子恰恰感到尿意，而且来势挺凶，我傻笑着用屁股向后蹭动椅子打算离座，“嘭”酒瓶滚倒在地，出洋象啦，我赶紧趴下身子打算扶瓶子，无意间发现黄小岚纤巧的脚正舒服地在李东明的脚背上探来探去，我慌得猛一抬头，“嘭”脑袋撞到桌沿上，眼前那双脚倏地找到了自己的窝儿，迅速钻到鞋子里去了，象没出来过一样安静。我手忙脚乱地从桌底下钻出头来，脸象被蒙了红布臊得通红，略抬了抬眼角不自然地扫了扫李东明和黄小岚，两个人正举着杯子要敬我酒呢，还说，将来继承了吴院长的大业，到时可不能抹去他这个媒人的功德。

我脑子里一团糨糊，笨拙地摇着头说：“不行啦，喝多了。”

这时下腹又觉尿急，一时等不了一时，也顾不上再打个招呼就摇晃着出了门，耳后李东明吭哧吭哧粗重的笑声和黄小岚爆豆子一样清脆的笑声紧紧纠缠在一起，震荡出让人浮想联翩的意念。

再次回到屋子，黄小岚发起第二轮攻势，这女人真能喝，面若桃花，谈笑自如。我红着脸推却道：“真多了，真不行了。”

李东明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难得坐一块儿，爽快点儿，别婆婆妈妈地象个女人。”

他放下酒杯用餐巾纸抹了抹脑门上渗出的汗，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脸上的笑容也瞬间被餐巾纸吸干了，舌尖习惯地舔了舔上嘴唇慎重地说：“江北，真是个傻孩子呀，上次我不是提醒过你，医务科调查时，你得分清责任，怎么弄来弄去，眼睁睁地任由别人把尿盆叩自己头上呢。知道吗？你吃亏就吃在心太软，在曲凡生眼里你跟他斗还不够个儿，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如此放肆，他姓曲的算个什么玩意儿，我不服。还有，你可别怪老兄没提醒你，你以为那个安华是来干嘛的，最近他追吴嫣那可叫猛，你别掉以轻心，好好的一桩婚事儿给砸了，还赌上了自己平步清云的道儿，年轻人，不能太自以为是，太清高，以为只要有能力就会被提拔被重用，没后台靠山，连门都没有。安华那小子鬼精，目标可大了去了，弄不好不仅仅是外科主任这个职位，你想想，将来若他站在你肩膀上吆三喝四，你受得了吗？我这可都是掏心窝的话了，今天若换了别人，万万不会这样掏心掏肺的。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你细想想，你来医院也有半年啦，成就了点儿什么？还不是每天吃喝拉撒的混，我瞧你也是个有志气的人，不会久居人下。哈哈……我也喝多了，不说了，不说了……”

被李东明这一提弄儿，我也觉得自己活的确没个人样儿，挺窝囊，又想到艾艾，想到艾艾她妈的话，难受的鼻子发酸，脑门发热，一冲动又敬了李东明两杯。后来脑子就管不住嘴巴，说了不少傻话。

临走时李东明好象递给我一张药品清单，告诉我黄小岚是个药品代理商，医院里不少药都是她经手的，清单列了一些可以直接给大夫回扣的药品，多的一盒可以提三四十块，只要大夫给病号开了清单上的药，黄小岚会把提成亲自交到大夫手里，李东明道：“这样你也可以多少创点儿收，互惠互利。”黄小岚自己有车说要送我回去，我死活不答应，最后我目送着李东明和黄小岚上了车。

冷风一吹，我头晕恶心，胃部翻江倒海地难受。走了十几步，肚子酒饭从嘴和鼻孔往上蹿，我蹲在路旁的冬青旁，大吐。鼻涕。泪水。在脸上纵横。我失恋了，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加上喝了点儿酒，更觉得人生太他妈地没劲。把刚才的酒饭交待得差不多时，我直起身扯着嗓子大喊：“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江北，你他妈的真是连屁也不如。”对了，这话好象是师兄说的，去找元涛去。

师兄听到午夜门铃，惊惶失措地穿着裤衩就过来开门，他刚把门开个缝儿，我一头拱了进去。嘴里还嚷着：“我的心太软……心太软。”看到师兄的脸，我开始控制不了地哈哈大笑。师兄把我拖到床上，用湿毛巾给我擦脸，擦脖子，又给我倒了杯水。我难过啊，心酸啊，丹田憋了口气，想大声喊“艾艾”，可喊出来的却是，师兄，我喝多了。涕泪交流。

“谁把你灌成这熊样儿，不能喝逞什么能。”

“你说谁熊样儿？告诉你元涛，从明天起，江北立志重做新人，绝对不再让别人再看扁了。”

从那夜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突兀的变化，比如我开始认为安华是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认为吴嫣这条道儿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要出人头地，总得有所代价。

有一天刚进办公室，安华就凑过头来说：“李主任让我辅助你搞课题研究。”

我说：“喔，欢迎。”也许李东明的话产生了效应，我对安华谦和的笑容，十分反感。

他扬了扬尖锐的下巴问：“有没有确定课题项目？”

我说：“当然有，有空我和你聊聊，现在我要去查房。”

新的课题项目，实则受启发于小姑娘断指接合手术的失败，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如何解决这类病人的痛苦。某天半夜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给小姑娘的断指重新做了手术，把她的脚趾重植到断指上，术后脚趾竟在手指上成活了，而且能够正常地履行手指的功能。醒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反复思考这办法是否可行，这个极有创新和突破性的念头让我兴奋不已。

我并没去病房，而是拐了个弯打算到门诊去找师兄。

回办公室的路上，安华和吴嫣交叠在我脑海里浮现。难道这小子真在和吴嫣谈恋爱？显然，李东明在吴嫣的选择尚未明朗之前，实行两边同时拉拢的政策，两不得罪。这只老狐狸！吴嫣这个大小姐，对我还算不错，难能可贵的是当她得知我患肿瘤的消息后，不但没有选择离弃，还实心实意地出了不少力，可当时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对她又有偏见，给了人家不少冷钉子，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小雷说吴嫣找过她，她到底对她说了些什么，这一直是个疑团，我是不是该找吴嫣谈谈。

为自己铺垫下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我第一次非常迫切地主动拨了吴嫣的电话。人真是犯贱，安华没来时，吴嫣也就只是个吴嫣，象随手可拿的一本书，一件衣服，一碗天天摆在饭桌上食之无味的青菜汤，可有了安华的介入，我才发现，吴嫣原来是个人人眼热心动的甜点巧克力，珍贵抢手的鲍鱼海参。以前真是拿着豆饽饽不当干粮。

我约了吴嫣，说好晚上到泉城广场见面。之所以选择第一次见面的场所进行这次在我思想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会面，我还是下了些功夫，从自身考虑，潜意识里希望这次会面将成为我和吴嫣关系的一个转折，我想改变以前那种若即若离，含糊不清的现状；其次，也刻意地想让吴嫣感觉到我的改变，利用初识的环境，来积攒点儿浪漫和回味的韵味。

我第一次在吴嫣身上煞费苦心。

下午接了个急诊手术，曲凡生主刀，手术处理的聪明果断，看得出他是一把业务上的好手，我给曲凡生当助手，和他配合的天衣无缝，很默契。我在抵触曲凡生为人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技术能力。

回到宿舍，我的思想剥裂成二部分，矛盾地相互抗争，一种思想支持我进一步亲近吴嫣，一种思想鄙视这种行为。为了折中一下，我想我还是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爱上吴嫣，只有这样，对于象我这样做什么事都问问良心的人来说，所有的行为才能更理直气壮。

我下意识地换了件干净的黑色长风衣，刷了牙，刮了胡子，给皮鞋上了油，一切收拾妥当之后，端详着镜子中这个男人，试图寻找出他和半年前的差别，除了表情更严肃木然之外，其它

的没什么改变，他仍然年轻，眼睛炯炯有神，外型卓然不凡。难道今晚这个男人准备下套子去引诱一个女人吗？种种迹象表明，有这个可能。看了看手表6点40，快到时间了，便慌乱出门。

宝石蓝色羊绒长大衣，艳红的纯羊毛围巾，黑色高腰皮靴，大衣底下露出一小截红色裙摆。她第一次打扮得这么传统，既端庄大方又不失艳丽妩媚。吴嫣的笑容和衣着一样，没了往日的霸道，高调的眉弓仍固执地显示着她不凡的身份。

“你今天真漂亮。”我由衷地说。

“咯咯——江北，今天的太阳是不是从西面出来的，你第一次这么认真且还带有欣赏性的眼光来看我，哇——受宠若惊。”虽然她的语调很夸张，但可以看得出吴嫣听了我的话很受用。

她含情脉脉地走近我，胳膊习惯地穿过我的臂弯，把整个身子挂在我上面，吴嫣紧紧抱住我的手臂，咯咯地笑道：“那个算命的算的真准，他说我这个月走桃花运，果不其然。”

“你都走了什么样的桃花运，说来听听？”

“保密！”

我板起面孔认真地地说：“大姑娘家，不能和一帮臭男人整天搅和在一起，要懂得自爱。”

“嘿——”，她乐道：“味道不一样啦，来……让我敏锐的鼻子嗅嗅，这是不是醋味。”她的脸果真就贴向我的脸，鼻翼翕动着说：“怎么几天不见前后判若两人，你冷冰冰不解风情的样子，正一潮一潮地在击溃人家对你的热情时，你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呢。”

“你又不是狗，鼻子敏锐个屁。”我玩笑着推开她步步逼近的脸。接着说：“胡思乱想，会有什么蹊跷，我又不是铁石心肠，你对我好，难道我真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是木头啊。以前不敢向你深入靠拢，绝对是个人问题。”

“什么个人问题？”

“自卑吧。”

“你也讲粗话了，你才个狗屁呢。呵呵——你身体的哪部分自卑啦。”

“我是个穷小子，而你却是娇贵的公主，门不当户不对，怕陷得深了，没有结果，落得个彼此伤害。可你对我这么好，我……我就只能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排除万难，豁出去了……。”

“别说得那么奋不顾身，你以为站在你面前是猛虎，豺狼，烈豹呀。”

“美女的威力胜过洪水猛兽。”我戏谑道。

我开始和吴嫣演练打情骂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一些暧昧的情话，但既然明确了目标，就该竭尽全力，所以我从容不迫地说了那些话，而且脸没红，吴嫣象只下蛋的小母鸡一晚上被逗得咯咯咯花枝乱颤。

不知不觉，俩个人从熙熙攘攘灯火阑珊的广场沿着臭水沟似的护城河向东延伸下去，在黑

虎泉附近停顿下来。路旁有几个错落的石凳和石头桌子，傍在几棵秃了顶的古柳旁边，枝头缀着薄薄一层没有融化的积雪，空气中隐隐传来二胡如诉如泣的音韵，模糊的灯光在风中飘摇。我的腿脚由于长时间没有经过走路训练，开始沉重发涨抗议，但吴嫣却走兴正浓。

我试探性地问：“累吗，前面有凳子。”

她说：“不，走着舒服，天气这样冷，石凳上哪能坐人。”

吴嫣的头很自然地靠在我的右肩膀上，双手紧紧抱着我的手臂，有些陶醉地微眯起眼睛，参杂着香水气味的女性气息浓郁起来，我心慌意乱。语言象被冷风抽干了，俩人的喘息清晰可闻，静谧的让人慌张。这种时刻，按经验，我该采取一点儿行动以示爱意。可是一晚上都没机会问小雷的事儿，我都快憋出毛病来啦。

“吴嫣。”

“嗯，在呢，有什么话就说嘛。”吴嫣脸在我右臂上磨蹭着。

“雷雅文说你找过她，为了什么事呢？”

“我呸——这不要脸的小……哼，就这么点儿芝麻绿豆小事儿，她也值得到你这儿蹉跎，何况还是为了她好。”

“你到底和人家说了些什么？”

“呃，这个，这个……反正全都是为了你，难道你没瞧出来，你师兄对雷雅文挺有意思。”

“我师兄和雷雅文？”我的心揪了一下，象受到意外的撞击，不规律地跳动着。

“是啊，我知道你师兄和你是最铁的哥们，他木木纳纳地肯定不好意思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虽然我不爱抬举那只处处在男人面前发骚的小狐狸，但为了你，就做了次好人，给他俩作了个媒。”

“你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吧，怎么能擅做主张呢，你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吗？比如说师兄……再比如说……再比如说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征求过师兄的意见，你又算得了哪门子的当事人，咱们俩这层关系，不是为了你，我能出这个头吗？我这可是抬举她，哪知道有些人给脸不要脸呢。”

“师兄他真这么想？”

“不信，你去问他好了，我还能骗你。”

我的心乱极了，好不容易培养出来那么点容纳吴嫣的情绪又被这档事儿搞得无影无踪，面对吴嫣的理直气壮和振振有辞，倒象自己理亏词穷，不快排山倒海地压下来，我再也没什么情绪讲话。

吴嫣老大不高兴地说：“你又无理取闹，为了她，你总这样不分场合地惹我伤心。回家吧，别在这儿凉啦。”

我突然就理智了，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到今天来的目的，鬼使神差地向吴嫣道了歉。也许由于自己过于敏感，我总觉得吴嫣得意洋洋的笑意中含着某种让人琢磨不透诡异的成份。

我给吴嫣叫了俩出租车，替她打开车门，吴嫣媚然地朝我笑了笑，象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临上车时，她倏地惦起脚尖在我的唇角印了一吻。

小雷和师兄怎么能是一对，想到这儿胃里就象拌着夹生米饭，非常不舒服。

一晚上这种不快的情绪都紧紧揪着我不放。

接下来的日子，我努力克制自己什么也不想，把精力全部投放到课题研究上。王洗强真有办法，他终于把小姑娘的父亲找来了，而且约了我和曲凡生去会面，谈来谈去，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浮出水面，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原来小姑娘的家人虽然对手术处理有所抱怨，但开始时也没打算投诉，后来是外科极有权威的一位专家在他们面前提过，说这样的手术对病号十分不公平，那么短的时间送来病人的断指，按道理接活的机率很高，这种事情不能眼睁睁地吃哑巴亏，可以向院方提出投诉。至于这人的名字，家属死活不说。

后来经过大半天费力的解释，我还翻出书本，让他看白纸黑字的理论根据，他虽半信半疑，但有了王洗强这层关系，也不好意思再闹下去，承诺会撤去投拆。众人握手言和时，我和曲凡生都长舒了口气，心里却在反复琢磨那个极有权威的专家是谁，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搬弄是非。

济南的严冬来临了。老舍在《济南的冬天》中描述道：“……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象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的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

我与老舍行走在同样的城市，我的脸上找不到恬静的笑容，我的心里没有着落和依靠，在我眼里每日的阳光不是响晴的。我觉得济南的北风特别烈，象二锅头和白干酒，就因为北边是黄河，洞开着门户任由北风肆虐逞强，天空里虽然每天都有个太阳，但当阳光困难地拨开被污染的大气层，扭捏地暴露出身子时，总象被包裹了层灰黄的纱，已经不怎么光鲜可人啦。加上本人情绪无常，时时感到压抑和不得志，这个冬天尤其显得阴冷晦涩。

雷雅文甜蜜的笑容象是被低气压冰封了，在我面前，她不再露出皎洁的牙齿，噗噗——无忧无虑地轻笑，她的小脑袋里似乎盛满了沉重的苦难，虽然干活依然勤快，默默无闻，但总似掉了神，无精打采。

从上次见面之后，她没主动和我讲过一句话。她的有气无力和黯然神伤，很快传递过来，我在她面前同样肌肉僵硬，语言冷淡。以前和雷雅文之间，总有种不可言表的亲密无间和灵犀相通，她是一个让人疼爱 and 怜惜的小丫头，直觉告诉我，我也是她最信赖的人。

我们俩就象两只并行的风筝，在空旷苍茫的浩宇飞翔，相互缠绕，彼此依赖，朔风突起，骤雨欲临，风筝无助地任由大自然改变着他们的方向。向南，向北。向东，向西。却不能再相互依附，齐头并进。

我经常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注意安华的一切。他瘦瘦的细脖子上天天打着暗花的领带，有时是砖灰条子的，有时是蓝黑条子的，他喜欢对每个擦肩而过认识不认识的人微笑，缺少肉的面部堆积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折子，一道道深深地刻在纹理中，他笑时从不露出牙齿，只是适可而止地把面部肌肉往中间一凑，菊花般的笑意便时常这样开放。

有一天，不知谁讲了个黄色笑话，安华哈哈裂开了嘴巴，正当他准备闭拢双唇时，我心情舒畅地发现，原来安华有一口四环素牙，黑呼呼，很难看。安华的行为和言谈处处透着神秘感。那副无边树脂眼镜，就象是一个坚硬的壳子，也是他的盔甲，他的目光始终隐藏在镜片后面，不停地运动着，似乎想洞察每个人的心思。他有时比较沉默，比如工作时，他是认真而谨慎的，他有时又很健谈，比如吃饭时，走路时，碰到一些我不认识的高级人物时。他尖锐的下巴虽然很让人反感，但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的态度却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他对我似乎也特别关注，我既使背对着他，后脊梁也能肉刺刺地感到他凝神思索的目光。

98年的平安夜，迎来了今冬第一场封门的大雪。象梨花瓣一样的雪片纷纷扬扬，拥挤而又散漫地互相嬉笑逗闹着降落人间。空荡荡的街头，行人寥落，商店和酒店里的圣诞树上，缀满了活泼俏皮的小灯，热闹地眨着五颜六色的眼睛，给白色空洞的世界凭填了些温暖的气氛。我走在有厚厚积雪的路上，每走一步，身后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也许用不了一个时辰，这些脚印很快会被新的积雪填满。人生就象雪地里的脚印，今天会覆盖昨天，明天会覆盖今天，旧的内容不断被新的内容所填充。

下班前吴嫣打电话，说她妈妈请我晚上到她家去吃饭，问我有没有时间。

我说，有。

她说，要不要我开车去接你啊。

我说，不用。

安华也仓促地收拾着东西，有约会似地急急出了门，临走时还诡秘地笑道：“晚上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下班前我反复考虑，第一次登门，该不该带点礼品呢，怎么也不好空着手去，想来想去想到前几天病号送的一箱蜂王浆，就带它吧。站在吴院长家门前，我心里开始打鼓，仿佛心灵角落里的阴暗，马上就会被裸露在阳光底下。

门铃刚响了一下，防盗门就开了。报道时碰到的那个优雅的中年女人笑容可掬地说：“江北，快进来，外面冷吧，早就要嫣带你来家里坐，可那死丫头老说时机还不成熟。”

“伯母您好，应该早点儿来拜访您的。”我有点脸红地把蜂王浆递给她。

“还带什么东西，快进屋去。安华也在，年轻人在一起自在些。”

“吴院长在吗？”

“他在看电视。”

“妈——，是江北吗？”

“可不是。”

吴嫣和安华从同一个房间走出来。安华正展开菊花一样的笑容跟在吴嫣屁股后面争论着什么，吴嫣嘴巴撅得高高的说：“不听不听，就你了不起。”

见到我，她开心地快步迎过来。安华含蓄地点了点头。看着脚底下的木质地板，我想是不是该换拖鞋，再细心地看了看安华脚，他也穿着拖鞋。便慢腾腾地脱去鞋子，拉过门边的一双男式拖鞋，准备换上。脚刚从鞋子里掏出来便发现，左脚袜子上破了个窟窿，白花花的无名指正探着头在那儿风凉。我的脸又火辣辣地发烧，迅雷不及掩耳地慌忙把脚送进拖鞋，再抬头时，发现安华正得意洋洋面带嘲讽地微笑着。吴嫣拉着我走向客厅。

“走，见爸爸去。”

吴英达，从一个普通外科大夫起家，后来当了外科主任。听说为了争外科主任之职，他和安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安同昆，有过血雨腥风般的激战。可吴英达只是在外科主任这个职位上跳跃了几下，很快就被提拔当了院长，外人都说吴英达的升迁简直就是坐了直升飞机，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际遇，至今是个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他当了院长之后，安同

昆顺风转舵，两人又出乎意外地重修旧好，而且想亲上加亲。人生就是这么反复无常，今天的敌人也许是明天的朋友，昨日的情人也许是今日的冤家。

“吴院长，您好。”我必恭必敬地弓了弓身。

“呃，江北来啦。”吴英达并没抬屁股，只是象征性地搭了搭眼皮，脸上风平浪静，没有丝毫变化，眼睛继续盯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洗发水广告，看这个也这么投入？也许这就叫派头，这就是官架子。我两只手不安地垂着，不知是接着罚站还是找个位置坐下，进退两难，心里发毛，头皮冒汗。

吴嫣从后面拉了我一把说：“走，到我房间去。”

进了吴嫣的卧房，她嘞地关上门，回身一把抱住我嗲嗲地问：“想我吗？”我本能地挣脱了一下，她却抱得更紧说：“没关系，门关上了，还害臊啊？”

吴嫣伸出修长细致的手，放在我眼前说：“我的手漂亮吗？好多人说这是一双钢琴家的手呢，你摸摸看。”

情感上我不乐意去触摸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但理智上我又不能拒绝这样的邀请。我握住了吴嫣的手，轻轻的，象握住软软带骨头的气球，只是它是蠕动的，带着体温和芳香。

这时按道理应该对吴嫣的手表示一下恭维，方能显出自己的热诚和迷恋，我耐心地捏了捏她的手笑道：“又白又嫩，肯定好吃懒作不干活，但这绝对是一双女人的手。”

“咯咯——屁，不是女人的手还是男人的手啊，大睁眼儿地说白话，死样儿。”

吴嫣抽出手，指头肚在我脸上来回摩挲，弄得我麻痒痒地不舒服，想伸手拨开，可又不愿扫她的兴，就再一次握紧她的手道：“手很迷人。”

“只有手迷人，人不迷人？”

“恩，人不迷人。”

“呃——”

“但很诱人。”

“你可是个纯洁的男人呵，都这样……男人真坏，没有不色的。”

“纯洁也得有七情六欲了啊，要不怎么繁衍子孙后代？”

“噢？要怎么样繁衍呢？”吴嫣把头扎在我怀里动情地说：“让我闻闻，你身上有什么味道。”

此时，我心乱如麻，是推开还是紧紧抱住，然后按着她的提示，做下一步的动作。

吴嫣的声音腻的发颤道：“抱紧点儿嘛。”

怀里抱着温香软玉，我的思想却在光明与黑暗之中痛苦挣扎。吻一吻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无非肉碰肉，唇咬唇，还能赢得一颗灿烂的芳心，可我就是没办法把嘴降下去，啃住在眼皮底下荡漾着春波的红唇？

“ 怎么啦，第一次抱女人呀？ ”

“ 恩。 ” 我老实地点头。

“ 我想你。 ” 吴嫣拿起我的手放在她丰满的胸部，身子挑逗地扭捏起来，我脸红耳赤，欲望随着她的蹭动不断升温，蠢蠢欲动。

“ 不！ ”

“ 我要嘛，来，你摸它，它就舒服…… ”

两个人的身子扭结在一起。

“ 吴嫣，江北，吃饭了。 ” 安华的声音刚落，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 来啦。 ”

“ 讨厌，这又不是他家，整天有事没事地往这儿蹭，我恨不能象踩蟑螂一样，一脚踩死他。 ” 吴嫣斜了我一眼接着说：“ 我爸怎么会喜欢这么个小丑，你可不能灰心，我妈可是喜欢你这个大帅哥哩。 ”

她整理了一下衣服，嘴巴抬得老高用力摔开门对着安华喊：“ 嚷什么嚷，你以为这儿有聋子吗？ ”

“ 吴嫣，快走吧，阿姨都等着急了，以为你和江北溜出去玩了呢。 ” 看来，安华对吴嫣的脸色早就习以为常，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

我跟他俩身后，来到餐厅，吴英达早就坐在主人位子上，吴伯母热情地张罗着三个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我一正面接触吴英达那张风平浪静的脸，就心虚的发慌，就严重找不到感觉，那颗没见过世面的心又开始紧锣密鼓。总之，我糊里糊涂地坐下，冷静下来一看，左面是吴嫣，右面是安华，饭菜不多，七菜一汤，但色香味俱全。吴院长说：“ 吃吧，来，一起吃。 ” 他先用小匙舀了口汤。我也赶紧舀了口汤，嘴里啧啧称赞：“ 好喝好喝。 ” 再次抬头时，我注意到吴院长嘴角上不知啥时沾了一小块菜叶，嘴每张一下，那小东西就动一下，象个苍蝇，我心里开始烦，要不要告诉他呢？

“ 小江，课题项目定下了没有，怎么没向上面提出资金申请呢。 ” 吴院长看了我一眼，脸上仍旧没有表情。

“ 呃，这个……定下了，马上就打报告。 ”

“ 年轻人要积极一点儿。 ”

“ 是是。 ”

“ 吴伯伯，上次我父亲说张伯伯在这次调整中，在厅里干上二把手啦，有机会要邀你一起去给他贺贺官呢。 ” 安华不失时机地来表现他在这家人心目中的优越位置。

“ 是该找个机会坐坐。 ”

门铃响了。

“ 吃饭也不让人吃清闲，这又是谁呢？ ” 吴嫣嘴里嚼着米饭嘟囔。

小保姆麻利地去开了门，回来给吴院长低声说：“找您的。”

“噢，知道啦。”

吴院长慢腾腾有条不紊地用餐巾纸抹了抹肥厚的嘴巴，那小块菜叶终于寿终正寝地从嘴角上掉落下来，我踏实了不少。吴院长离桌后，大家都闷着头，细着嘴，稀溜溜地吃饭，象怕被噎着呛着一样，没有一个敢露出馋象，狼吞虎咽地风卷残云，我私下以为这种象怕吃着鱼刺一样小心翼翼的就餐方式，就是所谓的教养吧。肚子还没半饱，我谦虚地连连说，饱了，这饭菜太可口啦，撑得今晚没法好好睡觉了。

吴伯母人挺随和，随便地拉着家长，还打听了我研究生导师陈教授的近况，好象和他相熟。

唉，总算挺到大家都说吃饱了。

我对吴伯母说：“既然家里有客人，我就改天再来拜访吧。”

“再玩会儿，你们三个可以到书房去玩，那里有电视、VCD、电脑……”

要和安华面对面地对阵，想想都头疼，我连忙说：“不了，我回去还有点儿事儿。”

“江北，好不容易来趟，怎么能说走就走，你和我去我房间。”吴嫣拉起我就走。

“哎，吴嫣，怎么只邀请他一个人去，我反对。”

“反对无效。”

“好了，好了，我真要走。”

经过客厅时，安华的在外面张望着大呼：“这不是李叔叔吗？”他径直走了进去，热情地和客人握住手，嘴一开一合地说着什么。可以想象得到，此刻安华面部的菊花正欣欣向荣地开放着。

我以为这个客人多半又是安华他父亲的朋友，可吴嫣却说，朋友个屁。今天来的客人是卫生厅人事处的处长，因为上次拜访吴院长时，恰巧安华也在，吴院长就给他们相互介绍了一下，这个叔叔就是这样捞来的。我私底下虽然对安华阿谀套乎的行为有所不耻，但我又凭什么神气和清高呢，我不正在以安华这样的同志能够恬不知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的行为作为自己下一步努力的目标，逐步向世故低头，只是我的脸皮还不够厚，良心还不够黑，这还需要加以时日来磨练，我相信，江北的素质不会比安华差。

江北，你以为你是谁？你确实没有资格耍清高。

回单位的路上我郁郁寡欢，心情沉闷。对刚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极为不满，回过头去再仔细咂摸，越咂摸越沮丧，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得到什么。皎洁的月光，在雪的映衬下，白光甚为刺目。我沿着路边走，就着别人踩下去的坑落脚，走着走着便厌烦了，四处寻找没被人踏过完整平滑的地方，让脚重重地落下去，给后来的人留下个坑，可这样的地方在街道上并不多见。

沿着街道，向遥远的地方望去，是一排排路灯和缀着积雪的老树，穿越黑夜，在苍穹下象二道亮眼的流星，一道光亮，一道暗淡。我用脚猛地朝路边的一棵树杆上踱去，冰凉的残雪刷地淋了一头，热呼呼的脖领里也钻进去一些。我突然就迸发出哈哈大笑，觉得人生原来还有许多乐趣，心情竟意外地好转。

我去了师兄家，想和他讨论新项目的可行性，顺便排解节日的孤独。

进了门才发现，师兄在家独斟自饮，看到我，他就象见到了雪中的炭火，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色。

两个单身的寂寞男人，相视而笑。

胃里原本就是半饱，瞧到有现成的酒饭，便欢呼雀跃起来。师兄加了一副碗筷，又去捣弄了三个凉菜，我放松地在沙发上仰躺了会儿，虽然饭菜简单，但酒水下肚，却说不上来的滋润。我和师兄谈到了脚趾移植术的设想，他啧啧称好，认为可行。师兄说，既然是这么好的主意不能被个人抢去占了先，说干就干，明天你就赶紧打报告，提出项目申请。他比我还急，但师兄的话无疑是定心丸，让我愈发坚定了信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师兄叹了口气，重重的，拖着长音，我迟疑着看到他端起啤酒一仰脖咕咚倒进嘴里。

“小雷最近怎么啦。”

“喔，怎么啦。”

从师兄嘴里听到小雷的名字，心里象嚼了怪味豆。

他借着酒劲开始诉说：“吴嫣前几天找过我，她想当媒人，把小雷介绍给我。开始时，我死活不同意，人家冰清玉洁的好姑娘，怎么会乐意跟我这个二茬呢……再说，那不是糟蹋了人家吗……人总得有自知自明……”师兄自卑地咽了口唾沫，神情黯然。“可吴嫣说，不能被表面所迷惑，小雷内心可是喜欢你的，就是她托我来当介绍人，你有稳定的职业，有房子，人又正派，现在象你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她雷雅文嫁你不是烧了高香……我糊里糊涂地就应承下啦。”

“什么二茬不二茬，都什么年代了。”

“本来小雷以前对我还不错，可让吴嫣这一搅和，她理都不理我了。当然，我不是说吴嫣不好，她也是个热心的姑娘，起先因着外在的某些原因，对她有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对你和她谈恋爱，持反对意见，通过这次接触，觉得她这人也并没有什么心眼，挺实在的，只是比较开放前卫一点儿。”

“喔。”

“来，干。”

“干。”

师兄抬起头说：“我在考虑，是不是，把人家姑娘跟我扯在一起，挺掉价，小雷觉得憋屈？你……你去跟小雷解释解释，让她别往心里去，就当没这回事儿。我知道她很信任你。”

“小雷不是那样的人，师兄多心了吧。”

我不想让师兄知道，实际上小雷连我也不搭理，我是谁，她怎么能连我也不搭理。再喝酒时就觉得酒里有泪水的味道，发涩，一种委屈的情绪在胸口徘徊，挥之不去。为什么自己喜欢的女人一个个都远离了自己，我又想到了艾艾，不免更难过。

“你真对小雷有意思？”

“这也就是兄弟你，搁外人，我死也不会招认。你说老老了吧，怎么还犯年轻时的病。”

师兄自嘲地笑了笑，接着戏谑道：“快，怎么不喝了，以后不准再提这档事儿，怪丢脸的，都三十好几的人，咳——咳——怎么能被个小姑娘折腾成这样。”

“人之常情，又没什么丢人的。”

“在你面前，在小雷面前，我都自卑的抬不起头。”

师兄的痴情和低落很快感染了我，心酸一浪一浪地向上潮。没成想不声不响的师兄这样喜欢小雷。人只有在所爱的人面前，才能更醒目挑剔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看来师兄陷于爱河了。我不会袖手旁观看着师兄伤心的，一定要帮着撮合撮合，以报达师兄的知遇之恩。

1999年元旦前后，医院上下风吹草动，临近年关，人心本来容易浮躁涣散，又风闻医院近期可能成立药品清查小组，专门彻查医品提成及回扣问题。众大夫工作之余，都自觉不自觉地扎堆儿，议论纷纷。医院里象刹间旋起一场措手不及的龙卷风，医务人员防范地武装起各自的头脑，在表情上加了层刀枪不入的铜墙铁壁，看似平静的水面低下，却潜伏着一颗颗骚动不安的灵魂，特别是有点权力的主任级人物，谁心里此时不是怀里揣着小兔子，四下探听观望，伺机而动。

大夫吃药品经销商的回扣，在医院是及其普遍的现象，只不过谁多谁少的问题。高的回扣，听说一针急救药的回扣可以达千元，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初期大夫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与药贩勾搭，只是私底下搞点小动作，而且象做贼一样遮遮掩掩，可慢慢这竟象恶性传染病一样，在整个医院甚至卫生医疗系统漫延，渐成气候。大家都知道“法不治众”这个道理，不干白不干，人人都做你不做，你和钱有气，你活该倒霉。只有我这样初出茅庐的牛犊小子，对水的深度把握不准，象在河边洗澡的孩子，不敢轻易向深处迈步，怕一不小心被水淹死呛死，丢了性命。尤其考虑到进步要紧，前途为重，况且对世界的某些层面尚存着崇高的敬仰，在这方面大多还保持着干净的身子。卫生厅等官方组织，也象公安的严打一样，三年两年或者再长些时间，再短些时间，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几次彻查，效果并不理想。

人心惶惶时，我却专注于新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研讨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圣诞节那天，更确切地说是拜访过吴院长家的第二天，李东明不阴不阳地撂了个几句话，给我吃了颗软钉子。

“江北，据说你的新课题项目定下了？我这个当组长的怎么不知道。”

“李主任，还不成熟，我正准备向您汇报……”

“不成熟？吴院长怎么知道啦？我看还是免了吧，吴院长给我提过哩，我会全力支持你，作好你的左右手。”李东明的眼神语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对于这件事情他在吃味。

“李主任，都怪我太年轻太冲动，心里存不住事儿，昨个吴院长一提……这事当然还靠您来定夺，找个机会我向您把想法汇报一下，您看行不行？”

“我今天没时间，还有个手术。”李东明先阴后晴的脸，潜藏了种让人畏惧的复杂。

过了几天，李东明把我找去，我简短地将脚趾移植术进行了陈述。他沉吟着脸若有所思，既不说可行，也不说不行。最后要我把近期的工作先放放，集中精力把项目资金申请的可行性报告撵出来，呈报给他，说吴院长很重视这件事，做事情要懂得轻重缓急，别辜负了吴院长和他的期望。我连连说好，请他放心。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咪咪地讲了些鼓励之辞，和气地把我送出门，在我身后凝望好久，当我小心翼翼地再次回头时，还能感觉到冰冷的微笑仍长久地僵在他的嘴角。

因为师兄的缘故，这几天我特别留意雷雅文。她致始至终穿着蛋青色的羽绒服，头顶上压着顶白色圆顶毛线帽，还有一条同颜色的长围脖，左一圈右一圈地缠绕在脖子上。每次进门，她双手交叉着搓来搓去，习惯地原地踱脚。既使忧郁黯然的目光，也遮掩不住年轻纯洁的光芒。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有点心痛地发现，小雷有心事，她一定有很重的心事，不仅仅是误解我和我赌气那么简单。

有了这个发现，就算不是为了师兄，我也得找她好好谈谈。

下午刚下班，我就堵在护士站五步以外，用余光留意一个个擦肩而过的身影。当一股熟悉的气息向我袭近时，不知为何，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我猛地转身，眼睛触摸到一簇羞涩的火焰。雷雅文的小脸红通通的，她站在我面前，手不停地搓着围脖的穗头，轻垂着眼睑，淡淡的笑意逗留在唇齿间。她笑了，小雷笑了，冰封的冬季消失了，鸟语花香的春季徐徐降临。

我的心刹那亮堂起来，有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在情绪中奔涌流蹿。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久违的饱涨的满足。

我嘿嘿地笑道：“走，晚上请你吃饭，想吃什么？”

小雷不好意思地撩了撩毛沿下的头发说：“那就狠狠敲你的竹杠。”

我大乐道：“求之不得，难得姑娘青睐。”

她瞪我一眼，轻声说：“油腔滑调。”

我们俩并排着走出医院，我左她右。两个人不说话，心里都美滋滋的，她习惯地用右脚去踢路边的石子，丢一颗，再找一颗，总之脚尖老不闲着，有时为了追赶不走正道儿滚动着的小家伙，她会落下来，我则把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望着小雷跳来跳去的身姿，耐心等待。

在饭店角落里总算挤出了席身之地后，小雷噗噗笑着说：“真馋了。今晚要好好喂喂肚皮。”

“肚皮相通，同感同感，哈哈。”

我全身的细胞似乎被注入了兴奋剂，吃着吃着饭便毫无防备地从喉管里暴出音色圆润饱满的深笑，还接二连三发挥讲了几个让自己喷饭的笑话（小雷并没喷饭，估计不是我的笑话不好，是她比较矜持吧）。

“你傻笑什么？”小雷搁下筷子好奇地瞪着我。

“难道不好笑吗？我第一次听到时，乐得差点儿喷鼻血呢，呵呵，哈哈——”瞧，今儿个整个是中邪啦。

吃饭当中，除了狼吞虎咽和傻笑，似乎忘记了任何话题。小雷突然象发现新大陆般指了指前面的女人说：“那人长得象张曼玉，快看。”

“张曼玉？”我急忙扭过头去张望。

“象吧。”

“别糟蹋了我的梦中情人。哪儿象？若她象张曼玉，你就是林青霞。”我笑嘻嘻地说。

“胡说。我不做林青霞，要做就做张曼玉，至少她还是你的梦中情人呢。”小雷翘翘嘴吧骄傲地说：“若我是张曼玉，你就得乖乖地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喂，傻丫头，说着说着就自个儿作梦去啦？梦中情人一般都象女神一样，高不可攀，只供情感空虚时来加以瞻仰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雷雅文吧。如果让我权衡一下，在雷雅文和张曼玉之间做个选择，我肯定毫不迟疑地选雷雅文。”这句话脱口而出，怕引起人家误会，赶紧补充说明：“因为雷雅文是我妹妹。”

“谁是你妹妹呀，一厢情愿。好了，我吃饱了，除了请吃饭，你还请我干吗？”

“只要你提得出来，只要我做得得到，什么都行，我心甘情愿任你宰任你割。说啊快说。”

“这可是你说的。”

“君子一言，死马难追。”

“你坏。”

既然小雷兴致这么高，我无妨就挥霍一次。饭后我又带她到一个小型茶吧喝咖啡，因为小雷说她从小到大至今都没碰过咖啡这种整天挂在城市女孩口头上的时尚东西。

小雷挑起眉头询问，我是不是老土。

我笑道，你面前是个掉渣渣的老赶土老帽，或者程度更高，因为他是研究生么。

小雷吃吃地笑着说，谬论。

茶吧里客人寥寥无几，暖气开得很大。小雷刚进门就除去了头顶的线帽，柔软的发丝披散开来，透过朦胧的灯光，如溪水般清澈流畅，让我产生了瞬间的迷惑。这里是安静的，耳膜被山泉水叮叮咚咚的旋律撞击着，让人浮想起细雨檐头的滴水，玛瑙水晶串成的珠帘，在风中作响。小雷坐在对面，双手捧着小小的杯子，杯子里飘逸着浓郁醇香的巴西圣多斯咖啡豆磨成的苦咖啡。

我呷了口咖啡说：“巴西的咖啡在世界上很有名，它拥有南美最大的咖啡生产地，其中最出名的就数圣多期咖啡……”

她端杯子的神态既专注又神秘，偶尔崇拜地盯我看半天问：“不是老土吗？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为了赶时髦，讨雷雅文小姐欢心，提前补了一课呗，好了，见好就收吧，再说就露馅啦。”

小雷明明知道这是玩笑话，并不深究。她喝了一口道：“好苦。”

再喝一小口又说：“好香。”

眼前的女人，不，确切得说是小姑娘，还有音乐，灯光，空气，咖啡的浓香……交织成一张充满诱惑的网，这是个神奇而又让人迷恋的夜晚。此时的我显得如此渺小，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个我，因为白天所具备的思维，身体里那种丑陋不敢直面的压力争斗浮躁，全部销声匿迹了。没有了思想和行为的人还能算是个完整的人吗？我试图拉回来些可以图腾的世故理论哲学，挣脱掉莫明其妙的陷落，那手却怎么也伸不出去。

我突然就想不起此行的目的，也许根本就没有目的。

越是接近医院，越是感到冷。先是从头发梢，接着脖子鼻子手臂脚指，身体的某些部分被气温涮得冰凉冰凉。夜深了，风也愈发凛冽，在拐角处，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慢腾腾挪不动步子的小雷问：“冷吗？快走，不早了。”

她磨磨蹭蹭说：“江北，我走不动。我厌恶医院，惧怕接近它？”

“怎么啦，为什么？”小雷的话非常突兀，让我感到吃惊，一晚上的甜蜜，早就被黑夜收服得干干净净。

小雷把长长的围脖又向脖子上绕了一圈，嘴巴被层层叠叠的毛线包裹着，她打了个寒战，声音哆嗦着说：“江北，安华……不是东西……他不要脸，是混蛋，他变态，你可不能让他将来得瑟，当了主任……”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平时不是挺收敛的吗？当然我也不喜欢他。”

“收敛？那要分在谁面前。他……经常趁着没人在我跟前说……说一些淫秽的下流话。而且每次说时，脸上都堆着让人恶心的邪笑，现在在医院，我尽量躲着他，可躲也躲不掉，他还老是装好人，替这个值班那个值班的……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吐。他说不久的将来，他肯定会成为外科主任，不过外科主任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说他若当了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帮我转正式合同，只要……”

听着小雷的话，想起安华雷公一样的嘴脸，无名火禁不住窜向咽喉，我气愤地牙齿打结，一把抓住小雷的手说：“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个无赖。明天我去找他算账，他还想不想做人，想不想在医院混下去……”

“别，算了。”小雷挣脱出手，垂下头，把踩在脚底的空一拉罐狠狠地踢向天空，嘎地一声，铁罐落在十米开外，又打着旋向前滚动着。小雷咬着牙齿说：“这样的话我早就对他说过几百遍了，我说你再这样无耻下流，我就去找院长反映……可是没用，他说得对，这样只能搞臭自己，谁会信？他还说，如果我真那样做，他就向所有的人宣布，雷雅文是江北的小情人（他说他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说你之所给我穿小鞋，为得是帮江北扫清情敌，顺顺当当做上驸马爷，让江北替你办转正……他激怒我，贬低你……亏他还是研究生呢，简直……她妈的不是人。”

小雷第一次说粗话，“他妈的”的出口之后，她痛快地踱了踱脚，情绪平静了不少，声音不再打颤，她试探着小声说：“我有个直觉，我可以把我的直觉讲出来吗？”

我生气地说：“你怎么这样，老拿我当外人，事情发生了这么久，你就没想过来找我？还整天摆出副高高在上的冷漠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还以为你在生我气呢？”

小雷勇敢地挺了挺胸脯说：“我……我是有点生气，但和你形同陌路，我做不到。今天一看到你等在那里，心里可高兴呢。”

我无奈地摇着头道：“难怪人家说女人心海底针，这么个小姑娘家想法还挺多，快说直觉吧。”

“我总觉得这个混蛋对我这样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据我观察，他对其他的年轻护士还是瞒尊重的，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轻浮，你说，他这样做会不会和你有关？”

“我？也许他见你老实可欺，或者……或者你清秀可人？又或者有些恶劣的品质他还不肯暴露出来？”

我沉思着，时间凝滞地让人发毛。我痛恨安华，想想他在小雷面前不规矩的样子真想现在马上踹他几脚，捏扁他，掐碎他，撕烂他，还不解气，最好再五马分尸后喂王八。我在脑子里不断对安华实施着鞭挞行刑，拳头越捏越紧，直到感到酸痛麻木。可是，正如小雷所说，他平时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是个无赖流氓，如果去告他，到医院反映他，谁会相信？若今天不是小雷亲口告诉我，以他行事为人的谨慎精明世故劲儿，打死我我也不信他有那样的言行举动，连我都这样想，更何况其他人呢！会不会弄巧成拙，反连累了小雷的名声。我该怎么办？！

一阵绵软的歌声顺着风荡过来，前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歌舞城，明亮的灯火覆盖出几百米，各式各样的车辆象士兵罗列两旁。我第一次这么晚经过这里，也是头一次有机会看到午夜中的声色场所。两米见方的大门，迎送着衣冠楚楚的男人，几乎每个人都红光满面，进去时一个人，出来时身旁就添了家口，心满意足地挽着花枝招展的小姐拱进汽车很快从这里消失，小姐个个嘴唇明艳，体态妖媚。香浪，酒浪，歌浪，欢浪，在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左冲右突，放荡成光怪陆离的丑恶。

我和小雷有点讶异于这种阵式，愣了愣神儿。这功夫，一幅不应该看到的场景，又硬生生地撞进了我俩的视网膜，我拉了拉小雷的手，两个人躲到楼影里，看着李东明腆着肚皮，怀里搂着个胖呼呼的女人钻进一辆红色夏利。这个老色鬼，他是不是和他老婆有问题，整天在外面鬼混。

小雷踱踱脚狠狠地说：“又是一匹狼。”

我笑了笑没说话。

过了这段路，拐个弯不远处就是宿舍。这里的路灯接连暴了四五个，黑漆漆地，而且柏油马路由于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坑坑洼洼地裂出沙土，如果刚下过雨，坑里积着水，汽车一过，泥点子闭着眼睛飞溅，吓得行人直跳。刚才的热闹辉煌和现在的清冷寥落，判若两个世界。我和小雷也各想各的心思，再没讲什么话。临分手时，我叮嘱小雷，以后提防着安华，有什么事儿及时告诉我。

她点头说：“和你说过了，反倒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保护自己，估计他不敢怎么样我。”

我说：“但愿吧。”

我送她一直送到宿舍门口，小雷和其余七个小护士住一间屋子，上下铺，非常拥挤，屋子里的灯早就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关门的瞬间，留下意味深长的一瞥。

那双雾蒙蒙的眼睛穿透黑夜，在我脑海里形成定格，让我想起一个人——艾艾。

暖和的热被窝在寒夜里对于夜归的人是个多么大的诱惑，就象酷暑旱天的及时雨，寂寞怀春时的爱情花。进屋之后，我并没有开灯，按着月光的提示，直扑床上，迅速除去衣物，舒展开肢体，冷冰冰的触感神经未稍刹时被淹没在温暖的海洋中，床吱吱咯咯地随着身子扭动了几声便恢复安静。原以为，天大的事儿也阻挡不了纷至沓来的浓浓睡意，身子很快暖和了，头脑却一反常态地清醒。

月光光照大床，不知为何嘴里竟反复咀嚼琢磨起这句话，我用力抱了抱被子并把它想象成女人温暖柔软的怀抱，脑子里乌本八糟见不得光的念头象发酵的石灰粉扑棱扑棱地向上浮泛。

感觉中屋子里有了一个女人，淡黄色丝缎般的长发，修长的身材，饱满的嘴唇……我想象着自己正在吴嫣的怀里，无疑她是开放的，而且她的胸部很够劲，但抱着她时总是缺少冲动，很难喷溅出激情。不行，不要她，换个人吧，艾艾的怀抱最舒服，她芳香的气息，甜蜜的酒

窝，明朗的姿容，我陶醉地闭上双眼，艾艾的味道在屋子里逐渐圆满起来，她不是要嫁给陈剑风这个王八蛋吗？也许现在已经嫁给他啦，这会儿两人正偎在一起亲热地嘿咻，哼，艾艾，走开走开。熟悉的女人只剩下小丫头啦，她还那么小，那么纯洁干净，这算不算对她的亵渎？管它呢，我开始裹紧被子放肆地回味，小丫头的手正轻柔地在身体上游走……激流划过全身……就在我抱住小丫头的那一瞬，安华淫笑着的丑恶嘴脸从黑暗里冒出来，他笑着，裂开黑色的牙齿，他笑着，菊花的折皱里爬满蝎子般的阴险，他笑着，逼近一个人，一个在刺骨的笑声里打颤的人，是个女人，是抖动得快折断身子的女人，雷雅文……

啊——不，我叫着从床上一骨碌翻起身，望着月光光明恍恍，胃里象刚吞下去几百只苍蝇。我又开始考虑一个新的问题，明天要不要找机会和安华谈谈，一会儿觉得应该找他，至少要给他点警戒或颜色，一会儿又觉得不大好找他，找了谈什么，难道单刀直入，你对雷雅文怎么怎么啦，到底怎么怎么啦，又说不上来。若不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以后得寸进尺更嚣张怎么办。对，就这样决定吧，不管如何，都得当面锣对面鼓地给他敲明。

天亮后，昨天发生的事情，就象一场旧影片，虽然也有轮廓，已不象昨夜那么醒目深刻。再看到安华谦恭的背影，我实在没有勇气去质问他。

上午我缩着脑袋象个甲壳虫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地打申请报告，安华给我杯子添过两次水，我还含首对他笑了笑（虚伪）以示谢意。他趁添水的空挡把头探到我面前道：“哦，江北，厉害，报告这么快就搞出来啦？我正要去李主任，要不，我替你捎去。”

“不用啦，还是我自己去吧，有一些具体事项，必须要当面请示李主任。”

“那好那好。”

安华没有丝毫离开的意思，他眯着眼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机器，伸出皮包骨头的细手指指手画脚地说：“这个值打错啦，是植吧。”

我当没听见，鼠标快速移动，变换页次。

“呵，老江老姜，让人崇拜，打完后能不能给我一份，让我也学习学习。”这小子脸皮真厚。

“噢，等批下来再说吧。”

总觉得安华这家伙不怀好意，我麻利地输出打印两份，然后把文件拷贝到软盘上，删除掉硬盘上的记录。把一份报告和软盘锁到办公桌左面的抽屉里，拿起另一份报告去李东明的办公室，沿着微开的门缝看进去，椅子上没人，隐隐却听到有卡嗒卡嗒高跟鞋来回踱动的声音，是谁在里面？正疑虑着，门突然被打开了。

“死鬼，怎么才回来。”

黄小岚面对着我性感的红唇张成欧形，也就愣了眨吧眼儿的功夫，焦虑的脸上马上露出意外的惊喜哈哈笑道：“中国人不抗重念，想谁来谁。”她伸出娇嫩的手，眉眼儿送出春光潋滟的秋波，温柔地说：“正想你呢，大才子。”

“喔，噢。”

我轻轻握住她香喷喷的手说：“黄……黄……您好。”

我不知道称呼她黄小姐合适还是黄小岚更合适，总觉得用哪个称呼都极不自在，反正和她呆一块儿，我就象退化到盘古开天的远古时代，瞅哪儿哪儿别扭，脸刷刷地急剧升温。

黄小岚象x光片马上穿透了我的心事说：“叫我小岚吧，要不就叫小岚姐，如何？”

“李主任呢，你在等他吧。”

“是呀，他走的时候说去去就来，你瞧，半头晌过去了，连影子也没见着。”

“我科里还有工作，你再等会儿吧？”

“不行，哪儿有把客人撂下，拍拍屁股走人的道理。”

黄小岚拉我并排坐到沙发上，又象主人一样端上杯茶笑道：“和姐姐在一起不自在吗？千万别这样。姐姐还有事儿找你商量呢……”

话说了半截李东明推门走进来，他看了看黄小岚又看了看我哈哈笑道：“怎么跑我这儿幽会啦。”

黄小岚横他一眼道：“还好意思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来啦，哈哈……”边说边起身在李东明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话。

李东明点点头说：“你先回去吧。”

黄小岚又伸出香喷喷的手和我握了握笑道：“你们大男人都有正经儿事儿，我的事可都押给你们啦，若办不好，看我不挨个揪光你们的毛。”

李东明若有所思地久久目送黄小岚离去的背影，微微皱了皱眉头，舌尖在上唇来回抹了一圈，脸上重新浮现笑意说道：“坐，坐吧。”

从李东明询问的眼神中我洞察出，他的潜台词是，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于是，我赶紧知趣地把申请报告递给他，凑过脸去说：“主任，我是来呈交您上次安排的任务，您验收验收，看看合格不，哪里不妥，尽管吩咐，我立马回去修改补充。”

李东明接过报告笑道：“那可不是我安排的任务哩，你可是掌柜的钦点的人物，他是想栽培栽培你呢，哈哈——”

我期待李东明能把这份报告当回事儿，重视重视，认真看完，给我一个肯定或是否定的暗示，哪怕是敷衍，也算没白忙活。可李东明只是飞快地上下走了几眼，便把报告随意地撂到桌角的一堆文件中说：“先放这儿吧。”

看着报告与别的纸张轻飘飘地混在一起，我有点心痛和失望，觉得数日来的心血被别人轻贱慢待啦，情绪节节败退，瞬间沮丧下来。脸上却致使致终维持着忠厚的笑容说：“那先放这儿吧，没别的事情，我还是走吧。”

“再坐坐。你小子，没事儿就不过来，以后有时间要多走动走动。”

“当然，惟恐骚扰了领导清静。”

“领导？我算哪门子领导，你就别寒碜我啦，哈哈——”

“在我眼里您可是正南八北明正言顺的顶头上司，以后江北还要仰仗您呢，您就别太官僚啦……”我殷勤地给李东明递上支烟，嚓——火苗跳跃着把烟头烧的红通通吱吱啦啦响。

大家可不要小瞧我刚刚递到李东明嘴里的这支烟，它可不是支普通的香烟，说起这包烟，

还有段小小的来历。吴英达访韩参观学习时与汉城一位医院的院长交好，吴英达非常爽快地把价值上万元的一对清代绿如意赠给汉城的社长先生，人家绝不含糊，慷慨地奉送香烟几条，从社长慎重的表情分析这个烟并不是普通的香烟，而且还不是韩国本土生产制造的，而是引自法国，在韩国人眼里它是外国烟洋烟，在中国人眼里更是洋烟里的洋烟，至于是什么牌子，我搞不懂，我相信吴英达他更搞不懂，加之绿如意的烘托，身价不想高也自然的娇贵。所以吴英达每每给尊贵的客人奉上此香烟后，总要细述一遍烟的来历。

吴嫣说，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我爸这个大傻瓜多半被人家蒙啦，什么破烟那么值钱，冒阵烟连魂都找不到捏，屁。我手里的这半包香烟，是吴嫣趁父亲不注意，从他那里借来慰劳我的。

李东明以崭新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说：“嘿，有出息，是掌柜的给你的吧。小子，开窍啦，有前途呀。说起这个烟可有点来历……”

他开始一字不拉地复述吴嫣复述给我的故事，烟雾缭绕的白雾中，那两片肉感的嘴唇上下翕动，象沉涵于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不能自拔，仿佛这支烟是个标志，代表着一种身份，也重申着他和吴英达某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它不但抬高了李东明的身价，同时也抬高了我在李东明心目中的身价。

“怦怦”有人敲门。

“请进。”

一个四十多岁灰头土脸的黑脸汉子探了探大脑壳，缩手缩脚地站在门口说：“李……李……李主任，求您去看看俺娘那个病吧，她又……又开始痛了，遭罪！您……您是不是安排一下，还是……还是趁早儿把手术给作了吧，早天晚天横竖……横竖是这么一刀。他憋足了气，顿顿卡卡讲完一大段告白，黑红的前额渗出细密的汗珠。

我急忙起身说：“您有事忙吧，我走啦。”

李东明拉了我一把说：“今晚七点‘茉莉香歌舞厅’见，有人想请你，不准迟到。”

“我晚上还有事儿。”

“什么事儿也没这事儿重要，就这样定了，好，你走吧。”李东明根本不给我分辩的机会，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可以离开了。

我瞧到黑脸汉子两只手在兜里捻来捻去的很慌张，话后面似乎还有未言之意，便赶紧告退，身后的门“呱唧”一声和门框亲密接触在一起。

晚上我推掉吴嫣的约会，按着李东明的吩咐乖乖地来到“茉莉香舞厅”。结果等在那里的并不是李东明而是妩媚妖娆的黄小岚。黄小岚盈盈靠近我时，我只觉得眼前一亮，嫩黄色的散袖毛衣，娇绿色亮晶晶的齐膝裙，黑色中腰靴子，走起路来，袅袅亭亭，把T形舞台的猫步收归改编的更显得质感迷人。她过来就挽起我的胳膊，冲开人浪向舞池中央摇过去。

“李主任呢？”我抬高音量问。

黄小岚笑了笑贴向我的耳朵说：“为什么问他。”

“不是他要我来的吗？”

“我请客，关他什么事儿。走，去活动活动筋骨。”

最初我确实有点尴尬不安，手足无措。黄小岚很自然地引导启动着我的情绪和活力，她放肆地摆胯摇臀，并告诉我在这里要的就是灯光的闪烁不定和混浊不清，彼此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注意谁，你大可放松地发泄自己，千万不要把周围的疯狂摇晃的头颅和肢体当成是人应该具有的东西，你只把那些晃来晃去的玩意儿当成一种不通人性的物类群体，把生活中的压力和难以排解的压抑用力喊出来舞出来，那是极具快感的事情，不信你试试。

她边说边示范似地扬起脖子从嗓子底端暴发出竭斯底里的尖叫，黄小岚哈哈大笑，所有的声音马上被周围的音乐和尖叫覆盖了，我根本无法利用耳膜来区分声浪的来源。

最近几天我确实心绪不宁，感到彷徨无助，每天还要卑躬屈膝带着假面具做一个本本份份的文明人知识份子，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并不是坏事。于是便开始放开胆子，从起先小声的试探到后来的肆无忌惮，到最后，我连黄小岚这个人的存在都遗忘了，因为我彻底被溶入了一种疯狂忘我的氛围，拼命地扭动躯体做着各式各样古怪离奇的动作，拼命地撕裂喊叫，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这是一个完全被自我主宰的世界。

正忘乎所以时，从思想和视野中消失的黄小岚又象被乌云遮掩的月亮，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笑嘻嘻地端着两杯啤酒大声说：“来，解解渴，为快感干杯！”

她虽纵情笑着的眼睛死死盯住递到我手中的杯子，直到我仰起脖子把酒尽数倒进嗓子眼里，她自己也痛快地一饮而尽。

隐隐约约我被别人导入一个封闭的房间，这里的温床暖被就象被三月的阳光烘烤过一样舒坦，很快我就全身燥热起来，一时等不得一时地扒衣服。隔着白云雾霭，水墨山色，我的手下起伏着一具热滚滚的女人胴体，她放浪形骸，酥骨媚筋，象蛇一样滑不溜手又紧紧缠绕，用欲望之海淹没我淹没我。我想这是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春梦。衣服的剥离，手指的攀结，体香的混淆，既象电影中精美的艺术动作优雅纯静，又确实实实在在快感。我竟然如此勇敢威猛，果断地拨离掉眼前的障碍物，把柔软的芳香恶虎扑食般地吞掉，细数品尝。啊——啊——喘息，呻吟，叫喊，口水，汗水，无一不是如此真切。

梦呀，消魂的艳梦，我真愿意跋涉其间，常醉不醒。

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人只要没死只要有口气只要还有着思想和意识，总会从梦中醒来。

我迷迷糊糊头晕脑胀地拨开重雾，睁开了沉重的双目，女人的身子就卷曲在赤裸裸的胸膛上，我笑了笑，觉得身子软绵绵地舒畅。今晚又梦到一个女人，这女人是谁呢，我用手搭开她脸上湿润的乱发，黄小岚正微微打着酣在沉睡。我一愣，怎么会是她？我猛地朝自己光溜溜的胳膊咬了一口，啊呀——痛。不是梦！说明刚刚发生的云翻雨雾都是真的，是真实的，存在的！不是虚无的，空想的！我惊出一身冷汗。我是怎么来的？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爬上了黄小岚的床或者说黄小岚怎么爬上了我的床？一切都象一段被毁坏丢失的记忆，不能在大脑中修复再现。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实事，昨夜我莫名其妙地失身了？这对于我当然非常重要，否则何苦和艾艾耳鬓厮磨多年却坚持守身如玉，这至少是我对于爱所抱有的一种虔诚的信念。多少年来我一直期待着那双有着泉水般清亮眼睛的女人被自己细密的吻从梦中唤醒，是的，我曾无数次期待过，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魂牵梦萦过，那是艾艾多情醉人的眼眸。此时，怀里的那对假睫毛掀动了几下撑开了，那是一双疲惫混浊的眼睛。

黄小岚翻卷着妇人特有的圆实的胳膊再一次抱紧我喃喃道：“你好棒，宝贝。”

我仍然搞不明白，我的梦为何会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我使劲闭上眼睛，默默祷告，这只是个梦魇，只是个梦魇，再睁开眼睛时，绝对绝对会象往常一样躺在自己宿舍的单人床上，被

子是天蓝色的，窗帘是天蓝色的……因为我以前在梦里中弹身亡或身处险境，只要闭上眼睛嘴里念叨念叨这几句话，总会灵验，我边祷告边充满希望地睁开眼睛，这个讨厌的女人却真切地睡在陌生的枕边，我宁愿刚才没有品尝过欲仙欲死的禁果，迅速找到衣物，一层层慌乱地往身上套。

黄小岚性感的唇张了张说：“傻小子，怕什么，你情我愿。来——躺下，姐姐就是喜欢你。”

“我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

“我喜欢你所以来了，你喜欢我所以来了。”

“你……”

“躺下嘛，我有话和你谈呢。”

“你……”

“傻孩子，别担心，我不会要你负责的，男欢女爱本就很平常的事儿。姐姐还要慢慢启发你，你很有潜力呀。”黄小岚勾魂动魄地笑着。

我慌张地反反复复问：“我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心里却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喝的那杯酒肯定有问题，这或许是早就布置好的一个圈套，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寒战。

黄小岚并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说为了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伤脑筋，划不来，你舒服了，我也舒服了，这就达到目的啦，又碍不着旁人什么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有什么错，这不但不是个错误，而且是上天赐给我俩的缘分呢，要好好珍惜才是。

黄小岚身子在里面扭动了几下擎起蛮腰，被子沿着肩膀滑落，白花花的胸部若隐若现，一条光溜溜的手臂伸出来抱向我的大腿说道：“傻孩子，你不躺下，就坐姐姐身边好了，姐姐还要和你说话呢。”

我慌忙替她拉严被子，脸扭向一边吱唔道：“你，你，有什么就快点说吧。”

做了这等没有脸耻的事情之后，自己觉得理亏心虚的很。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拿着这件事情来要挟你的，相反我是来帮你的，当然也是为了帮我自己。现在这社会，脱胎成为人，尤其是男人，没钱怎么能行。何况你还想和吴嫣交往，你怎么可以老花她的钱呢？傻孩子，姐姐今天就教你学个乖，你别瞧吴嫣现在对你不错，你就了不起啦，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我呸——太简单！太单纯！你知道吴嫣图你什么？知识，相貌，品性，最主要的还是你与众不同的高傲和极具魅力的气质。不是姐姐打狂语，你信不信，等到吴嫣把你收服的服服帖帖的那天，象你这样一没权二没钱的穷小子，很快就会象吃腻嘴的蜜糖被淘汰掉。你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象吴嫣这样被惯坏的官宦子女，她们一般具有极强的虚荣心，没钱，没钱拿什么来奉养她们习惯了的排场。”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和我有关啦。瞧，我是你的天使保护神，是上天派来给你送钱地。”

“呃。”

黄小岚掩嘴笑道：“别误会，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主要目的是想和你合作。”

“我这么个穷小子，一无权二无钱的，能和你合作什么。”

“你们当医生的大多单纯，自己有多大的价值都不明白，你知道你和吴嫣的关系是多大的资本，可以干多大的事情。”

“我和吴嫣根本就是没谱的事儿，她是她，我是我。”

“你别和姐姐玩捉迷藏，江北，做人可不能这样，又想当妓女又想立贞节牌坊，这也得讲个职业道德吧，你既然想打通吴嫣这道关卡，做为平步清云的捷径，就应该全心全意把心思化在这上面，让吴嫣处处体会到你的好，感受到你的爱意，哪怕是欺骗也成，唯有这样，你才能有更锦绣的前程。姐姐劝你，死心踏地摸着这条道儿走下去，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啦……”

“别和我说这些费话，快谈你今天的目的吧。”

“我欣赏你，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儿，说话也就不拐弯抹角的啦。我是药商无非是想继续给你们医院提供药品……”

“医院查的这么严，你就别想好事儿啦。”

“呵，越严好处越大，只要躲过这次检查，我们就算成功了。”

“白日做梦。”

“啧啧——检查？”黄小岚不屑地闭了闭眼。“傻孩子，我还是和你说实话吧，每次检查总会有一些药品躲在检查之外，查出来的那都是没根没底没下过功夫的二愣子，而且医院也需要杀鸡给猴看呀，把表面上的文章做好。所以，一切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严肃，慢慢你就会了解的。其实，我要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向医院进货打通关节这些琐事不用你管，你只需在适当的时机露露面，体现体现你和吴院长的关系，就足够了。咱们俩合作，我不会少了你那一份的，我赚的多，绝对不会亏了你。怎么样？”

黄小岚用手轻轻地摩挲我的背部，我恶心地推开。

她笑道：“今天过去以后我和你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我是指床上发生的一切，你也不要当成一种负担，不过，象你这样的男孩子我还真是喜欢呢，如果你不嫌弃，需要时别忘记拷我呀。”

黄小岚抛了个迷人的媚眼儿，嘻嘻笑着手不规矩地在我大腿根处揉动。

我象突然从催眠中清醒过来豁地站起身，拾起羽绒服看都没看黄小岚一眼边往外走边说：“昧良心的事儿我不做，你去找别人吧。”

“你会想通的，我有信心。我还得睡一觉，离开时关好门，宝贝，如果你不帮我我就天天到你单位去耍赖，哈哈——。”黄小岚吧地送出一个响亮的飞吻。

“该死的婊子婊子臭婊子！”我心里暗骂。

如果她是婊子我就是嫖客，不是比她还肮脏！想想真让人恶心。

零星的雪花夹杂着潮湿的冷风穿透衣服时，我仍象一只被绑住翅膀的大雁在人气稀薄一览无余的街心中央发憊。本来打算用一大堆的笔墨来复述一下此时复杂矛盾混乱的思想和肉体上的快感与心灵上痛苦的强烈反差，可是除了肮脏和丑恶，却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述现在的溃败

和沮丧。

我的初夜严重地粉碎了自己对于爱情的完美憧憬和信仰，在上半截痛苦下半截僵硬的状态下，我象找不到家的醉汉整宿流浪街头，用两只43码的脚丈量土地，无可奈何地尝试穿越黎明前的黑暗，心灵的荒漠上，细小的雪花是我唯一的伙伴，她永不停歇地唱着歌轻描淡写地融掉生命，用透心的洁白奋不顾身地来洗漱污垢，但她微弱地力量只够在肌肤上作短暂的逗留，便悄无声息的死亡，灵魂却如一面唯美的旗帜，皎洁若明月，在思想中烈烈作响。

日子东倒西歪慌张地向前滑动，仓皇间许多事情接踵而来。

项目申报报告出乎意料高效率地偕同专款资金五十万批拨下来。李东明虽然觉得沾了我的光，但仍很满意，我自然欣喜的无话可说。药品彻查的事儿光打忽雷不下雨，无疾而终。我虽躲躲闪闪，黄小岚光彩夺目的身影依旧会措手不防地偶尔撞进神野，她象真没发生过什么事儿，坦然地点头招呼。只是她眼底飘动的那抹不易察觉的得色，每每会触目惊心刺痛我。

有个黄昏趁办公室里没人，黄小岚塞给我一包东西，说是对药品一事的酬劳。在她看来，也许这次调查不能顺利成行，我曾经起过作用，她显然高估了她左右我的能力，也高估了我的办事效率。

我坚决不要，黄小岚根本不理睬我的反对，若不是碍于施芬娣恰恰进来，就算用再强硬的手段，我还是会把个烫手的山芋还给她。在施芬娣怀疑的注视下，我心虚地只能眼睁睁任由黄小岚走掉。

施芬娣狠狠吐了一口骂道：“呸，人尽可夫的公公汽车！”

这段时间这个蛮横女人的脸上常常愁云残雾，象被点着的导火线，碰哪儿哪儿起火爆炸。风闻他丈夫外面有了女人，家里正闹纷争说是要离婚。本来这种事摊谁身上都会惹人同情，可我对她就是同情不起来，反而觉得那位几十年如一日和施芬娣这样跋扈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仁兄，一定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隐忍和大度，他能勇敢地把眼前这个女人蹬掉，怕是在做破釜沉舟的挣扎，有勇气摆脱象狮子一样强悍的女人，就是壮举，就了不起。总而言之看到施芬娣受创，我竟有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所以说人性真是可怕。

春节期间李东明还算照顾我，初三值班。

我腊月二十九回老家初二下午返回。在家里呆了四天，睁开眼吃饭闭上眼睛睡觉，父亲看我整天瞌睡，起初以为我不适应乡下的寒气八成感冒了，后来才叨叨原来是累的。呵呵，他眉开眼笑地守在屋里，不舍出去一小会儿到外头与老哥们侃侃。

父亲笑着说：“城里的水一定是因为加了漂白粉所以养人，瞧瞧，你娃的都白了，只是怎么不长肉呢。准成是累的，吃公家这碗饭不容易呀。”

我嘿嘿笑道：“再胖您也嫌俺瘦。”

“你也别整天没大没小地和我打马虎眼，抓紧讨个老婆是正事儿，别耽误我抱孙子。”

“嘿嘿。”

假期只让我短暂地温习了一下亲情，便匆匆而逝。越是过节我越感到恐慌，三十而立，可我哪儿立起来了呢，我忧心重重，从骨子里渗透出荒凉。初三晚上，鬼使神差我拨了艾艾家电话，为什么要拨，我没想过，本来目的是想向吴大小姐报告一下行踪，可当惯性动作结束，我发现我按错了号，又发现按的是艾艾家的号，之前一直以为那几个数已经死去成灰，早就在回收站里烂掉啦。可我偏偏记得，而且很熟捻，毫不迟疑地按下去，直到对面铃声叠起，我才意识到这是种什么行为。想撒手，想拨腿，不，都没有。我执着地牢牢抓住电话，象是抓着生命

里可以救生的道草。

“你好，哪位？”

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我浑身的血液在颤抖。我紧张地储备起全身的力量，想地动山摇地爆发发出一种声音：“是我，艾艾。”可那个声音固守在喉咙边还没来得及爆破就被无情地熄灭了。

我听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电话旁边问：“艾艾是谁呀？”

“不知道，可能打错电话了吧。”呱嗒电话被艾艾重重地扣上。

沸腾的血刹那间凉了，手心凉了，脚心凉了，我感到伤心，从来没有过的绝望，曾经往昔，在那段美丽的光阴里，艾艾是我生活的全部寄托，活着！活得更好！目的之一就是给她赢得更多可以享受和炫耀的资本，现在我却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心态来倾听暗夜里心碎的声音，细微的侥幸彻底被歼灭了，一片乌云盖住了从天体间流泻出的斑驳的光亮，爱情对于我只是一堆焚尽的烟花，幻想早已灰飞烟灭。

象是和刚刚听到的男音较劲，我立刻给吴嫣打了电话，殷勤地问侯了吴院长及其夫人，并告诉吴嫣，为了表示诚意，明天一有时间，我马上去府上给二老拜年。

吴嫣显然很开心，她在电话那头咯咯地抖个不停，黏黏糊糊地问：“江北，你想不想我？”

我认为，是道路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道路，除了这样勇往直前地向前走，似乎也别无选择，否则不可能有机会一鸣惊人的崛起，我所作的一切虽然都是心甘情愿，却总含着某种难以理解义无反顾悲怆的意味，所以当我笑时，大家千万别以为我的心在笑，当我哭泣时，我的脸上也不会有眼泪。

“想呀，想得都快想不起来啦，哈哈。”我戏谑道。

“臭小子，赶紧到我这儿来报道，我要让你来仔细体会体会我的好，让你一辈子都没机会忘记我。”

“大小姐，饶了我吧，天寒地冻的，你就不能疼惜疼惜我的身子，开个玩笑也较真。”

“那你说实话，到底想没想我。”吴嫣不依不饶的追问。

我一本正经严肃地回答：“江北向领导保证，一直想，一秒钟都不敢懈怠。”

不知道为什么天底下的女人都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这妮子难道不知道棍棒下面无好汉？若再逼得紧，别说“想”啦“喜欢”啦这些蜻蜓点水的字眼儿，“爱”这样以前在我思想中极其慎重的词儿，说不定两片嘴唇扇扇也会轻而易举地脱口而出，只要想通了，怎么着都行。

“咯咯——，那不行，你不过来我也要过去，二十分钟后到楼下等我。”

“喂，都十点啦……”

大小姐就是大小姐，说一不二。为了恭候吴大小姐的大驾，我虽然留恋热被窝里的温暖胜过与吴大小姐的风中相会，但还是不得不把这件事情提到重要的历史日程，我的最新口号是：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我迅速地洗了把脸，这是为了显得精神，又刷了刷牙，嘴里嚼了块蓝箭口香糖，潜意识里做好了亲嘴的准备，套上新买的西装，把皮鞋蹭得贼亮。我备战似地守在医院十米开外的一顶昏黄的路灯底下，极其不耐左三圈右三圈地来回踱着鼓点试的步子，按约定时间都过了半小时了，还不见人影儿，娘西屁，最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女人。嘴里的口香糖至少换了三茬，而且被嚼的都已面目全非时，那辆银灰色的宝马噼地一声顶到我膝盖前半米处。

“你想谋害亲夫呀！”我哈哈笑着弓身给吴大小姐打开车门。

“江北。”吴嫣没等站稳脚跟一头扎到我怀里。

“呵，分离真正惩罚了我的漫不经心，别说，还真有点想你哩。来，让我看看穿的什么新衣服，胖没胖。”我用手拉开吴嫣与我的距离，把她从头到脚认真细致地打量了一遍。

紧身的黑色小薄洋绒上衣，领口至衣襟底端镶着毛绒绒的黑色貂毛（本来我想说是兔子毛啥的，因为我确实分不清貂毛和兔子毛的差别，不过后来听吴嫣讲，这毛很值钱是貂毛），红色短裙，黑高腰皮靴，头发上了新颜色，红一缕，黄一缕的，象麻线。

我煞有其事地说：“嗯，好看，只是——”我重重吸吸鼻子说：“太美丽冻人了点儿，快，进车里吧，别明个儿感冒了，又要累赘人。”

“累你又怎样，我明天若真感冒了，你就得给我递水喂药洗脸洗脚。”

“是是是，谨听领导分咐，领导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领导叫我吓鸡我不敢撵狗，领导还训话吗？若没有的话，就请到车子里暖和暖和吧，你不怕冷，也得可怜可怜你的仆人，他等你等得都快冻成冰棒啦。”

“什么仆人呀？”

“爱的奴隶。”

吴嫣妩媚地咯咯笑着，得意的表情美不胜收，嘴里却大呼“夸张”，拉了我一把，牙齿迅速地咬到我的下嘴唇，留下几个清晰的齿痕。

“啊呀，疼死啦，干嘛象狗一样。”

“别人想让我咬，可还捞不着呢，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谢谢大小姐抬举俺，瞧得起俺，给俺面子，咬了俺。”

吴嫣嬉笑着实实在在地赏了我一拳道：“让你贫。”她打开车门，弯下腰伸出右臂横出去打了个标准的手势说：“先生，请上车吧。”

坐稳之后，吴嫣啪地关上车门，自己坐在我身边的司机专座上，边发动汽车边道：“乖，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去了不就知道了。”

“喔，好吧，可怜我只有听天由命的份，被你卖了，还要屁颠屁颠地给你数钱，男子汉大豆腐，上可顶天（够不到），下可着地（站不稳），有什么大不了的。”

“咯咯。”吴嫣手搭在方向盘上笑得差点没气说：“我有那么坏吗？北，给你透露个消

息，你们科下半年有个出国学习的名额，只不过，你怕是排不上班啦。”

“为什么。”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中国人做什么都讲论资排辈，你今年才刚来医院，论学历人家老曲是博士，论级别老李好歹也是个代理主任，论工龄你更不沾边，你就别眼红了，老老实实靠边站吧啊。”

吴嫣的声调缓和下摇晃着脑袋自信地说：“不过，你求求我说不定还有转换的余地？”

“囚你囚你囚你啦，哈哈，不过若真让我走我还真舍不得一个人哩。”我脑海里莫名其妙地冒出雷雅文憨憨的笑容，心头划过几丝异样的波段，想到她，似乎再阴暗的天空都可以变得象镜子一样明净，她在我心里是属水的，柔软清澈，是完全透明的，只有和她在一起我的心灵才会皈依。她放假还没回来吧？

“谁？”

“你说还能有谁。”

“去，量你也不敢和本小姐玩什么花花肠子。”

“嘿嘿，这不就结啦。”

“呸——。”

“嗯。”

“北，我越来越猜不透你的心思，你对我是真心的？”

“傻话。再说这样的傻话，我可真生气啦。”

吴嫣的脸向前蹭了蹭，嘴里吞吐着香风贴近我的脸喃喃道：“破一个。”

“小心——”

在她身子失去重心倾过来的瞬间，宝马车也晕套陶陶地象灌了酒，闭着眼向路中央斜过去，说是迟，那是快，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正不识好歹地做着大幅度的超车动作，旁若无人地向前横冲，吴嫣慌张地打着方向盘，小轿车嗖——地擦着宝马粉嫩的面皮掠过去，我和吴嫣都惊出一身冷汗，车内的气流紧张得可以擦出火花。吴嫣用手拍打着胸口，转过头不好意思地挑了挑眉头，不敢再左顾右盼。

第四章

小雷调皮地眨着眼睛，刚刚笼罩在头顶的愁云残雾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女孩子就这样，说伤心，天就塌下来半边，说开心，又是秧歌又是戏。情绪跌落回升，潮涨潮落，比牛市和熊市更变幻莫测。真要命。

当吴嫣全神贯注目不斜视时，我正透过黑沉沉的茶色玻璃，窥探一盏盏呆滞冷漠的路灯和遥远神秘的黑夜。若说我没思量过吴嫣这么晚要带我去什么地方，那是不可能的，KTV？酒吧？茶吧？……我懒懒地想，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无所谓。

宝马长驱直入地驶进一幢高级住宅区，吴嫣驾轻就熟地把车子泊到车库，熄火后，她搭着我的肩膀进了电梯。

全身红色制服的电梯小姐微笑着弓了弓身问：“几楼？”

吴嫣眼皮都懒得搭一下冷漠地回答：“十五楼。”

我从身后端详着那个有着大屁股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比直地站在楼层显示器前，头微微下垂，短短的头发，露出晰白的脖子。这么晚了还要象旗杆一样立在这儿，而且伺候的大多是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别人当你连条狗都不如，不容易呀，不由生出几分恻隐之心。

吴嫣诡异地裂着生动的嘴唇旁若无人地笑道：“有想法？”

我说：“香车美女，叫谁谁没想法。”

她指了指眼前的小姑娘撅了撅嘴巴。我狠狠地捏了捏她的手指，意思是胡闹。

吴嫣咬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别理她呀，别瞧样子挺本分，实际上还不知堕过几次胎呢。”

“别乱糟践人。”

“无冤无仇的，我干嘛糟践她，听说……”讲完之后，吴嫣得意地扬了扬头，意思是你小瞧这妮了吧。

吴嫣拉起我的手，双腿叉开，身子放松地倚在电梯镶镜子的那面墙壁上，目光却死死勾着我不放。走到这里，除非傻瓜（显而易见我并非傻瓜），对下面将要发生的的事情有了紊乱不安的预感，浑身产生控制不住的紧张。

“我等待的那一刻也就是你等待的那一刻，是不是？”

“嗯。”

吴嫣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入另一个世界。

房子是普通的房子，大约一百六七十个平米，扑面而来的是阔阔的窗户，比普通居家的窗户至少宽出一倍，外面一片幽深，象画板一样缀满星星和如处子般在云纱中若隐若现的上弦月，让人心旷神怡。吴嫣进门后，并没有开灯，她弯腰一只手拉开长靴的拉练，另一只手仍然牢牢牵住我的手，脚前后甩了甩，靴子便咣地一声坠地，我也跟着蹬去皮鞋（大家尽管放心，经历过上次的丢人现眼之后，我的袜子上绝对不会再有破绽），所以我的脚放心大胆地走出鞋子，大方地落在松软的地毯上。

她牵引着我，我尾随着她，没有声息，潜着暗夜从一个房间穿行到另一个房间。月光如水，瞳孔在适应了黑暗之后，能够透过银色的光华辨别出屋子里的东西，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宽两米的大床，淡粉色床罩上开满了皑皑如雪的百合花，栩栩如生，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芬芳。

吴嫣拖着我走到床边。她纵身仰倒在床上，我的身子随着她手上传来的力道，措手不及地压卧在她身上，一只手被吴嫣五指交叉拽紧，另一只手正落在一团软绵绵隆起的胸脯上。我下意识地想把手从胸脯拿开，吴嫣引导着我的手插到衣服底下，她的身子颤了一下，嘴里发出呢喃：“说你要我。”

“我……”

“说你要我。”

“我……要你。”

她起伏的身体越来越热，喘息粗重诱人，她的扭动和磨蹭慢慢弥漫出一块极富诱惑力的磁场，撩拨着我的身体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某种难以控制的反映。

忘记了哪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男人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他们既是兽性的归宿，又是天使的萌芽，由此他们人人都在经历一场斗争，即性与爱的斗争。

有了初次的交欢之后，性欲对于我竟然象被打开的火山口，有了更强烈的欲望，总想在清醒的状态下和人真正的干一次，当然这和干其它的活一样，或者接受一次舒服的按摩一样，最好是在不需要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形下，让我好好咂摸咂摸个中味道。可和吴嫣干，心里多少打了折扣，这个活虽然痛快，却有点棘手，毕竟是拿着身体和一部分精神上的自由来交换。

形势已容不得我做过多的考虑，吴嫣的腿已经缠上了我的腰……

年假的时间对于所有的人短促的够不上打个小盹儿。新年伊始，上班头一天，几乎每个人都焕然一新，从头到脚收拾得光洁整齐，比平时熨帖精神不少。不管内心如何，表面上都象穿了统一的标志服或贴上和气生财的标签，脸上齐刷刷地捧出喜色，或点头或握手地说着大吉大利的套话，不厌其烦地鹦鹉学舌：“过年好？”“过年好！”就连施芬娣都吃错药似地放平面部的横肉，似是而非地抛给我罕见的一笑，我心里嘀嘀咕咕地思量是否应趁机表示一下亲善呢？我实在是太年轻，太自不量力，太自作多情啦，其实人家眼里根本就没我这棵葱，也没打算给我留情面，施芬娣翻着白眼不屑地擦着我的前胸过去，热烈地握住她的死党杨丽丽的手。

杨丽丽和施芬娣可谓投鼠忌器，一路货色，是护士站里顶让人头痛的角色，小雷曾经说，我估计杨丽丽更年期综合症吧，她有个毛病，以扑风捉影传播小道消息为人生一大乐事，背地里大家都叫她“大喇叭”或“丽丽广播站”，她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施芬娣的不屑瓦解了我刚刚构建起的那点温情。

来回踱了好几个科室，屋里都没人，估计大多人也和我一样正抓紧时间四处奔走，和相好的有利用价值的拉拉关系套瓷套瓷。我想这样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不得要领，还不如去门诊找师兄聊聊，却在走廊尽头碰到孙教授，他说李东明召集周会。

过了个春节，李东明的肚皮愈发显露出腐败的迹象，舌头在油光光的嘴唇上打转，上面象粘着舔之不尽的蜂蜜。李东明哈哈笑着给大家拜了个年，接着由交班护士简短地介绍了春假期间病号的入院离院情况，医生们心不在焉在讨论了几个病号的病情，会议仅仅维持了十几分钟，人群便作鸟兽状散去。

师兄热情地邀请我晚上去他家吃饭，后来话峰一转问：“看见雷雅文了吗？”

我皱了皱眉头说：“没看见。”

“不会有什么事吧？”

“别瞎寻思啦，能有什么事儿，兴许过两天就回来啦。”

同事们分别了几天，情绪高涨的象刚出笼的馒头，见了谁都冒热气，不管是投机的还是敌对的都得硬着头皮寒暄。安华只在周会时露了露面，便很快消失了。不多久，一部分觉悟比较高的药贩子陆续登门，挨个庙里烧香，也有人偶尔会想到我们这些做伙计的，多多少少意思

意思。黄小岚花枝乱颤地走近时，香风扑扑地直顶嗅觉神经，我本能地想往旁边闪。

她若无其事地笑道：“大帅哥，过年好呀。”

我说：“过年好。”

黄小岚并没在我这儿逗留，也和其它人一样把重要的科室转了转。仔细想想每个人似乎都活得挺累，看着黄小岚招摇的背影，情绪里莫名地凭添出几分说不清的惆怅。

大五临近毕业时，有天晚上，同室的兄弟八人谈到找对象这个极具煽动性的话题，大伙发自肺腑地统一观点，并击手明誓，说将来娶老婆不论美丑，但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她是处女。

现在时风日下，校花都去傍大款，还流行什么处女修补术，据说现在技术更先进了，处女膜都做成了品牌，一次性使用。兄弟几个嗤之以鼻，我们都是学医的，偏不信这个邪，偏要把找个处女做老婆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哈哈，当时虽然意气用事，却也充分揭露了兄弟几个对于女人初夜的重视程度。

那夜，我发现吴嫣不是处女。好了，大家不要费劲拨力地来给我上关于处女之封建说，之迷信说，这些我都知道。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若娶她为妻，显然违背了之前择偶法则最关键的一条，再怎么说不爽。冲动之后的首要事情就是后悔，觉得无形中自己落入无力冲破的罗网，无力再去摆脱这样的处境，不论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在某些方面我向成功迈出了一步，可以窥见事业发达的福音，最主要的是在安华面前我可以昂首挺胸，能够爬上吴大小姐的床对于安华来讲想必是梦寐以求的事儿，我做到了；在某些方面，我是惶恐不安的，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逐步背离以前的轨道，不能顺应心理和身体的需要，有点厚颜无耻的低俗。

抛去吴英达这层关系，我或者可以把吴嫣当成女人，有了吴英达这层关系，我只能把她当成工具。

雷雅文五天后才回来上班，她看上去很疲惫。春假期间她妈妈病倒了，所以延误了返回时间。

李东明对雷雅文没提前请假擅自迟归一事，甚是恼火，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要雷雅文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并扣发当月奖金。会后他又几次三令五申强调医院的规章制度。雷雅文细弱的肩头抖动着，她的眼睛里汪着屈辱的泪花，牙齿紧紧咬着下唇，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沾在牙齿上模糊的血迹。当着全科人的面，李东明毫不客气地训斥她，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铁的，必须严明，如果你做不到不想干可以走，但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章制度，做为医务人员要有责任心，明知道医院里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在等着我们，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点儿私事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样散漫随便……

雷雅文一字一泪颤抖着读检查，安华脸上闪烁着阴情不定的讥讽，师兄的头垂得很低，若不是裤裆挡着非把头钻到老鼠洞里不可，目光里却喷溅出愤怒的火焰。从雷雅文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到痛苦和难以忍受。谁都知道，李东明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从表面上看是严明纪律，实际上他是小题大做杀鸡给猴看，专捡软柿子捏，摆明了是欺负人。

也许受了这件事情的影响，也许因了对母亲身体的担忧，三月的阳光也化不开雷雅文眉头上越来越重的阴影。

并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我专注于新课题的研究，不断的在动物身上实施着一个个手术方案。业余时间还要尽力满足吴大小姐不断膨胀的欲火，或者排泄自身的欲火，生活忙得颠三倒四，对许多人和事情就有了疏忽，比如师兄比如雷雅文。

五月份评定职称时，师兄在集中决定民主的测评中又一次被淘汰，他不服，他非常不服，本来因小雷的事情就有积怨，始终没找到突破口，俗话说“老实人发火更可怕”。师兄一改往日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作风，找李东明狠狠地干了一架，师兄的理由很充沛，为什么没学历不够资格的人，可以破格，院方给予照顾，而我各方面条件都够却被你们卡住，不能按程序上报，这中间到底有多少龌龊不能示人的交易，你若不说出个道道道，我就找院长找上级机关去要个说法。

李东明被师兄振振有辞的质问堵得半天没憋出个屁，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并不是我李东明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你先回去吧。”

师兄指着他的鼻子道：“是吗？群众的意见！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谁不知道，群众意见还顶不上你放个屁，你拿我当孩子耍吗？我就爱呆在这儿，你今天若不给我个交待，别想赶我走人，别以为医院是你们姓李家开的。”

李东明阴沉的脸上浮现狰狞的冷笑，很显然脸上有点挂不住，他说一不二的权力遭到别人的侵犯，他怎么肯示弱或善罢甘休呢？

这件事很快被传的沸沸扬扬，医院里有些比较有正义感的老教授放出风声，说还没正式当主任就这么霸道，也太不知天高地厚啦。我也为师兄打抱不平，所以暗地里在吴嫣和院长面前替他使了不少劲。

李东明可能顾及到各方面的压力，也看出师兄这次是豁出去了，就算撕破脸也要和他扛，问题本身又非常敏感，迫于无奈，他不得不召集会议对此事重新研究。最终师兄通过了院里的终审，顺利向上级呈报了申报材料，他首次激发的男子汉气概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吴嫣一个星期至少保持和我见二次面，她来得快去得也快，平时比我看起来都忙，也不知整天瞎折腾啥。估计不是蹦的就是和她的酒肉朋友搞派对玩刺激，但这样的场合她从来不叫我，或许她了解我比我了解她更多，知道我不喜欢那些场合，明智地避免了和我之间某些观念上的冲突。她整天象上足了发条的钟摆，神采奕奕地调笑玩乐，目光偶尔飘浮出几缕让人琢磨不透的矛盾、迷茫和困扰，我虽然纳罕却不过问。

七月份，安华毕业后，明正言顺地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

今天下午我做了二个阑尾炎手术，正准备脱隔离衣，师兄脑门上顶着汗珠，气急败坏地摔门而进。

“怎么了？”

“气死我啦。”

“什么事儿？”

“十三床的王爱民向医院投诉，说我手术时机不当，造成疮伤长久不能愈合，给病人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希望院方给予赔偿。”

“你明明知道他有糖尿病，血糖指标过高，本来就不该那么快安排手术，这也怨不得别人。”我冷静地分析，忽然想到一个新问题，接着问道：“对了，手术前，你有没有请内科会诊？”

“没有。”

“怎么能这样疏忽。”

“老江，先别埋怨人好不好，你并不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这个手术本来是李东明安排让我做的，前几天外伤病号特别多，他为了周转床位，要我马上为病人实施手术，起先我也考虑到病人的血糖指标过高，提出请内科会诊，想等会诊结果出来再进行手术，可李东明却说，先做了再说吧，有什么事我担着。现在可好了，他根本不承认当时说过这些话，一点儿不是不沾，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主治大夫是我，反正我是脱不了干系啦，你说我窝囊不窝囊，冤不冤！”

“真有这回事？”

“我现在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我皱起眉头想了想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关键要处理好病人，把感染控制住，让病人早日康复。对了，还要对病号的情绪进行一下安抚。”我抬头看了看师兄浮躁不安的情绪，不放心地说：“我看，还是让我去和病号谈谈吧。”

师兄太冲动，而冲动愤怒通常会自乱阵脚，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依我分析，这起事件从头至尾是李东明做的套，是他存心想治师兄，当然这些想法是我瞎琢磨的，对于他等于火上浇油，我现在还不能跟师兄提。

下班后人差不多走光时，吴嫣全身洋溢着阳光推门进来，说要和我一起出去吃饭。

我有条不紊地脱隔离衣，用肥皂细致地洗手，慢吞吞地归拢摊在桌面上的杂物，一切收拾就绪，才和她并肩朝外走。没等下完楼梯，吴嫣上半截身子就腻腻歪歪地向我胸前粘，手臂懒散地挎住我的胳膊，我小心翼翼地抽出胳膊，她又重新挎上，我又抽出胳膊。吴嫣的火爆脾气刻不容缓地发作，她板起面孔不快地说：“和我在一起掉价吗？”

“胡说，我是担心医院里人多嘴杂，怕影响不好，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呸，谁要你这样的好心，别人爱怎么说让他们说去，我怕过谁？”吴嫣示威似地把身子向我怀里靠了靠，双臂环住我的脖子使劲亲了口，眉毛向上一挑，坏笑道：“说好了，晚上去我那儿啊。”

夏日的傍晚，热风抚面，闷热中沸起几声蝉鸣，一大块乌云从西面的天空滚滚而来。吴嫣抱抱我的腰说：“象要下雨，还要不要出去。”

我看看天又看看她说：“下雨怕什么，当然去。”

她大笑道：“爽快，看来你骨子里倒是个男人。”

医院大门左边不远处的紫堇树下站着一个窈窕的女人，淡粉色蕾丝上衣，卡其色短裙，竟然跟我在西单商场买给艾艾的衣服一模一样，触景伤怀，我的心脏受了风寒般不守规矩地疯蹿。

记得上次离开时，艾艾的短发刚刚盖到脖子，而树下的美女却有一头如雾的长发，风鼓起乌黑的发丝，恰恰掩住了半张脸，因为天色很暗，我使劲瞪大眼睛。

吴嫣捶着我的肩膀道：“喂，臭小子，看美女呀？色迷迷地，口水都流出来啦！不准看啦。”

我笑着转过头说：“什么美女，那也算美女？只不过，只不过……她的头发我喜欢。”

边说着话边又回头恋恋不舍地瞟了一眼，这一回头不打紧，心脏差点随着呼吸从嗓子眼儿里吐出来，那不是艾艾是谁。她是来找我的吗？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来干嘛？她出了什么事吗？她……？

艾艾用手撩着长发，挺胸抬头，两束目光措手不及地交汇，便紧紧粘在一起，难以割舍。艾艾远远和我对视，看不清脸上的表情。想想中，自己正张开双臂飞奔过去，艾艾也张开洁白的翅膀向这里飞翔……电影里的旧人情人相见，多半出现这样的画面，当然还要加上慢动作来烘托一下气氛。事实上我根本拨不动腿，不是无力也不是无心，只是因为那点可怜的理智，因为我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无所顾忌，不顾后果的江北，我清醒地意识到吴嫣的存在。

艾艾游移着向这边靠近。

艾艾站在我和吴嫣的面前，亮晶晶的眸子里浸润着难懂的复杂，小小的酒窝若隐若现。

“艾艾。”我木纳地叫。

艾艾神思恍惚象没听见我的话，她转头凝视着吴嫣若有所思地伸出右手说：“您好，我是江北的同学。”

“您好，我是江北的女朋友。”吴嫣盛气凌人地握住艾艾的手，左面的肩膀故意向我的右肩倾斜，整个身子象挂包一样吊在我胳膊上。

我没有勇气当着艾艾的面，用身体来承接另一个女人，下意识地侧身，羞愧若雨后春笋在百转柔肠中滋长。吴嫣狠狠刺了我一眼，转脸看艾艾时，已堆满强势的笑意，她耸了耸肩膀道：“哦，我们正要去吃饭，要不要一起去？”

“不，不了。”艾艾定定地看我，吱唔着说：“我想和他谈谈。”

又为难地对吴嫣说：“打扰了，只一会儿，可以吗？”

“好，别介意，我又不是外人，你们有什么尽管谈，我在这儿等着，当然最好是边吃边谈。”

“呈嫣，你先回去吧。我……我……我谈完了事情，马上联系你。”我口气里加了点无奈的求恳。

“不是只一会儿吗？我干吗要走。”吴嫣又白我眼，这一眼里明显添了不满和怨气。

“真对不起，如果你们不方便，就算了，我……我也没什么事儿，只是好长时间没看到江北，这次恰好到济南……。”艾艾瞥瞥吴嫣充满敌意的脸，小心地说：“你们去吃饭吧，我走了，再见。”

让艾艾这样走掉，我于心不忍，她是在委曲求全吗？我着急地说：“不，你别走。”

“吴嫣，你回去！”这句话无情地抛掷出去，显而易见加了毋庸置疑的命令口吻。

吴嫣不相信地瞪着我，眉眼儿里被激怒的火苗闪烁不定，如同正在经受洗礼的天空忽明忽暗，顷刻便出人意料地收藏起支棱出的触角，她大度地笑道：“记得晚上的约会，你们聊吧，我就不妨碍你们啦。”

两条幽幽的影子象两串如泣如诉的心事，倏长倏短，倏远倏近，倏离倏合。

我心乱如麻，艾艾心乱如麻。两个身子在闷热中漫无目的地走了很远，却没有一句话。语

言是苍白的，感情是苍白的，记忆是苍白的，都被包裹在时光隧道的深处，象久无人居的房间用白布尘封的家具。我用余光扫视艾艾的侧面，线条在黄昏中越发显得柔和流畅。

她突然停住脚步凝望着我的眼睛说：“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愣了愣说：“不知道，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你的生日。”

艾艾酸楚的眼神中瞬间染上调皮的色彩问道：“那你今天看到的什么最多？”

我忍住伤痛笑道：“人最多，树最多，没啦。”……

之前触摸不到的。语言。感情。记忆。排山倒海地涨上来，那个穿白毛线衣棉布裙的青春少女，一跳一跳鲜活地跃在面前。

整个身体因紧张而绷得太久，胸部隐隐作痛。熟悉的人物对白场景，如此牵动我的神经。

“艾艾。”我抓住她的手，一如既往的冰冷。艾艾说过，要把手放在我的胸口，让我替她暖和一辈子。我把她的手放在胸口，隔着白汗衫，心跳博然有力。

“都夏天啦，你的手还这样凉。是不是微循环不好，有没有去抓几副草药试试？”

艾艾抽出手，脸色泛红，难为情地笑道：“又不是一天一了，我是属冰的，四季都一个温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道道锋利的闪电，刷刷地斩乱乌云，滚雷闷然炸开。

“要下雨，到我宿舍好吗？”

“嗯。”

话音未落，豆大的雨点没命地砸下来。我拉起艾艾的手和街上所有的人同步做起同样的事情——撒丫子狂奔。

艾艾的手在我手中顿了两下说：“看，那人的头发，多有趣。”

我脚下仍在加大速度，眼睛却顺着她指的方向瞧过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起先还黑黝黝头皮上贴着的黑发，经过突如其来雨水的冲刷，耳边长长的几缕头发从顶端搭拉下来，露出光秃秃的头顶。

“哈哈——”

“嘻嘻——”

她的小手又顿了两下笑道：“快看，那人的胸部多丰满，哦，你又有眼福喽。”

我放慢脚步，顺着艾艾指的方向瞧过去。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上身穿着露脐吊带夕阳红的小衣服，雨水浸透后，整件衣服成了半透明的，胸部随着跑动上下蹿动，里面象藏着两只小白兔。我正要大笑，突然转身看看艾艾，她的蕾丝上衣比那女孩强不了多少，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在我热辣辣的注视下，艾艾低头瞧瞧自己，脸烧得通红，嗔道：“坏，不准乱看，还不快走。”

雨越下越大，而我们一时又跑不回宿舍，我笑着说：“早知道雨来得这么急，该找个地方

避避才是。”

“可是，我觉得好痛快。”

“我也觉得痛快。”

两个人手拉着手，脚步挨着脚步，肩并着肩，她恍若回到了从前，我恍若回到了从前，两颗心同时沉浸润在久违的温暖中难以自拔。

“让大雨来得再粗暴些吧！！！”艾艾发疯似地大叫。

“让大雨来得再粗暴些吧！！！”我发疯似地跟着她大叫。

急驰的脚步在飞溅的雨线中嘎然停止，她拽着我，我拽着她，两两相望。

“嘻嘻——”

“哈哈——”

我大声欢笑的同时，心底却发出沉重的悲鸣。艾艾，你嫁人了吗？嫁给陈剑风了吗？你来这儿只是为了看我？我不敢问！什么都不敢问！怕这种幸福的快感跑得太快。

艾艾笑着笑着，脸上却淌满泪水。

“艾艾。”我一把把她湿淋淋的身子抱在怀里，嘴唇哆嗦着吻下去，在她合上的眼睛上探索，就着雨水把泪水全部吞咽下去。“艾艾。”我喃喃地叫：“艾艾。”

艾艾开始还在微微啜泣，她迷茫地说：“你换了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却不是我……”她突然发力，疯了般搂紧我的脖子，嘴唇猛烈地捉住我的嘴唇，咬着，吮着，辗转缠绵。我正不能把持时，艾艾却一把推开我大声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能尝到爱的味道。”艾艾安静下来，重新抱住我，唇贴着我的肩膀，我用手掌轻轻拍打着她的背，雨势渐缓，她呼吸均匀，象一个要熟睡的婴儿。

“艾艾，快起来，我们回家，这样会感冒的。”

“不，不，不要回家。”

艾艾措手不防地咬下去，我抽着冷气，一声不吭，挺着。艾艾终于松开牙齿安静地说：“我恨你。在你身上，我只占用了这么小的地方，但江北你给我记住，至少这里是完全属于我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希望这个记号能够刻骨铭心。”

“艾艾，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雨停下来，艾艾平静下来。她用手掠着头发上的雨水笑道：“瞧，我又发疯啦，对不起。”

“你的对不起很伤人。”

“没办法，以我现在的身份除了说对不起，还能说什么。”

“唉！”

“江北，雨停了，你宿舍我就不去了，若去了说不定会引诱你犯错误。”艾艾半真半假地说。

“你到济南出差？”

“为了看你，专程来告诉你一个消息。”艾艾嘲弄地笑着说：“起先还打算来献身的……可见到你之后，这个计划被我炒啦，我后悔了，对一些事情的决定后悔。”

“你后悔什么？”

“我准备结婚。”

“是陈剑风？”

“不是，我也换了，哈哈。”艾艾抖动着身子说：“以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有点明白啦，爱情是许多人可以加入的游戏，游戏规则是大家各取所需，而象我这样的傻瓜只能活在爱的夹缝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可以来掠夺属于我的那部分爱。哈哈——我胡说的，你千万别当真，这些话实际上是替江北说的。好啦，别送我！我们大步朝前走，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往东，我往西，谁也不准回头。”艾艾孩子气地说。

“艾艾。”

“嘘——别说话，我怕被你击溃，变得体无完肤。”

艾艾勇敢地转过身大步朝西方走去，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在等着艾艾回头，直觉告诉我她亮晶晶充满液体的眸子会回头。可是她却坚定地越走越远，我转过身朝东走了几步，远远听到艾艾大声说：“我的新郎很象你，如果我改变主义，你会怎样？”

我沉默着想：“会吗？会吗？我可以回头吗？吴嫣怎么办！”

我犹豫着，最终还是决定回头，我不能放弃艾艾，不能放弃这个被雨水淘洗得四处滴水的女孩，她让我感动，让我情不自禁，她是火焰，是激情，是天堂，是乐园……是我生命里致命的化合物，只要几个眼神就可以令我变酸变软。艾艾没听到我的呼喊，迅速跨上一辆计程车，飞驰而去。她只给我预留了两分钟的时间，艾艾，你好吝啬！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原以为我会象以前一样毫不迟疑地大喊：“我要你，只要你。”

第二天我感冒了，嗓子里象含着带刺的山芋发干发痒痛疼，从半梦半醒的黑夜熬来完全清醒的黎明，我的手自始至终没舍得离开艾艾在肩膀上留下的齿痕，肉体肤表的疼痛迅速波及到心灵深处，艾艾是聪明的，她留下的这个印记，的确可以铭心刻骨，让我在无尽的折磨和痛苦中浸润出丝丝隐秘的甜蜜，我偏爱这里的凹凸胜过身体的任何部位，这个齿痕在我生命里无论如何都会象浮雕一样永存。这是我爱的证明，也是爱我的证明。

半夜我就咳个不停，醒了稍微活动更是咳个不停，连桌边的窗玻璃都被猛然从肺部产生的强烈共鸣振的发抖。

刚查完房，师兄就急匆匆地过来找我，因为心情不好，加上身体乏力，我多多少少产生了那么点厌烦。

师兄告诉我他又去查了一下病人的病历，发现手术当天病人的血糖指标降到了手术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问这会不会对他有利？我耐心地帮他分析，告诉他在这件事情处理的过程中，他至少有两大失误：其一手术当天虽然血糖指数降到手术承受范围之内，但按规定需要观察一

段时间，等指标完全稳定之后才能实施手术；其二按程序对于有糖尿病史的病人，术前理应找内科会诊，而他却对此疏忽，仅仅听信于李东明偏面的大包大揽。责任既然出在他身上，硬推肯定行不通。

我反复思量着说：“这样吧，我再帮你找找医务科的张主任，从他那里探探口风，然后决定下一步如何动作。”

“咳咳——”如果这种讨厌的声音是人而不只是种单纯的物质，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制服它挫败它压倒它让它翻不了身，它实在让我忍无可忍，肝胆欲裂，情绪浮躁。

我死心踏地地替师兄办事，所以不敢懈皮。一有时间，马上去医务科找张主任。张主任为难地说：“这件事不是我不开面子，实在是棘手。有些话不便于跟你挑明……”

我诚恳地求道：“张主任，我还年轻，想问题难免简单化程式化，处处还要靠您多多提点。再说我又不是外人，您就点拨点拨兄弟吧。”

张主任沉思良久神秘地透露：“这话哪听哪儿撻。”

我连连点头说：“您尽管放心。”

他告诉我，事情之所以难办，不是因为病号的投诉，也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性质或程度，而是……而是李东明盯得太紧，他以整顿科室作风为由，暗地里给医务科施加了不少压力。

接连一个星期吴嫣没来找我，估计她还为那晚失约的事情在闹情绪。艾艾出其不意的到访，无形中动摇了我和吴嫣本就认同的某种关系，我对此产生了质疑和犹豫，就不急着冒然向吴嫣服软解释。这几天，我没了爱情没了爱情的敷衍，很快恢复了刚参加工作那阵子的逍遥，下班后到医院外面简单地喂喂肚皮，然后四处瞎逛荡。若碰到小雷，就俩人一起兴致勃勃地跑出去吃牛肉面，或我跟着她吃麻辣烫，再一起漫无边际地去小市场上走走。我惊奇地发现小雷有个很可笑的癖好，就是爱和见钱眼开的小商小贩斗嘴讨价还价，更可笑的是在浪费和重复完大堆口舌还价后，还不买人家东西，拍拍屁股走人，出门后再大笑着玩味别人生气和无奈的表情，她说她看到人家嘀哩咕噜气得翻白眼儿，心里就会平衡许多。这丫头，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呢。

我开玩笑说：“最近你是不是有点变态，怎么老喜欢惹些无辜的人生气，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胡说八道，安华才变态！”

小雷咬咬手指叹口气，无法挤出微笑。

“安华这几天安分吗？”

“看样子，他好象不敢轻易动手，只是无赖样的磨磨嘴皮子，想用他的下流话来激怒我或达到让我恐慌的目的，我倒怕了他不成。”

我担心地说：“反正能躲就躲，最好别和他接触。”

“都在一个科里上班，想躲也不那么容易的。这事儿我倒不放在心上，唉——”

“怎么？还有谁惹小丫头啦？”

小雷吱唔了半天说：“我真正操心的是妈妈的身体。”她嘴角的肌肉牵动了一下道：“从春节回来，我就象掉进苦瓜地，老觉得委屈。最近我老瞎寻思，反正挺悲观，你说人生对于我

有什么意义呀？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前途，没有！要……要爱情……”小雷抬眼谨慎地扫了扫我沮丧地叹着气说：“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受罪，忍受痛苦，倒不如死了干净……”

“你怎么能讲这样丧气的话？傻丫头，不管是生活还是爱情，既不能没有目标，也不能太钻牛角尖，任何事情都要换个角度再来考虑考虑，也许会柳暗花明别有洞天呢。过了这个坎，兜完这个圈子，前面的路就会更比直平坦，收获的快乐也会更多。”

“道理我都懂，可就是没情绪。这几天我常想到和死有关的问题，人的生命实际上很脆弱，死个人和死个蚂蚁差不多。我有时想，若我死了，只有妈妈会伤心流泪。若我妈妈死了，还有谁会记得雷雅文，还有谁会为我心痛，这是不是很让人灰心。”

“我会！傻丫头，今天怎么成林黛玉啦。你正是花样年华，不准因一时的情绪化胡思乱想。”

“你会不会想到死？人死了是不是就会一了百了，既不用生气也不用痛苦，更不用为了生活，去应付一些不想面对的人……反正可以免去好多麻烦。”

“不会。很久以前偶尔想过，但长大之后，我把所有的磨难都当成经验，做为成长的财富和基石，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意志力……比如生存的能力，比如源动力……”

“嗯。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你学习，也要找到源动力……”

“乱戴高帽！”

小雷调皮地眨着眼睛，刚刚笼罩在头顶的愁云残雾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女孩子就这样，说伤心，天就塌下来半边，说开心，又是秧歌又是戏。情绪跌落回升，潮涨潮落，比牛市和熊市更变幻莫测。真要命。

十多天过去了，吴嫣竟然音信全无，既不电话招见我，也摸不清倩影芳踪。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吴嫣不是个喜欢玩持久战的人，心里也搁不住事儿，遇到问题爱夸张渲染，而且她身体里蕴藏着永不满足的欲望之火，她是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那两条藤蔓般紧紧缠绕的大腿和饱满颤动的乳房，从沉睡的黑暗里慢慢复苏，她在床上的放荡任性……

我的身子微微发抖，我甚至不相信在我之前她缺过男人。吴嫣这么久不理我，可能三个原因，一是发大小姐脾气，等我乖乖地去俯首称臣；二是瞧我不顺眼，干脆把我从组织队伍中淘汰剔除；三是大小姐喜新厌旧，玩腻了，打算换换口味。不过，靠对自己的那份超级自负，我仍然固执地以为，吴嫣不会舍得就这么丢掉我，那就是说第一种可能的成分更大些。拖得时间越久，我方寸越乱，懊悔当时太主观，太冲动，缺乏牺牲精神，既想进步又想保持清白的身子，瞻前顾后，反复无常，难怪大小姐会生气。事情搞到现在这种地步，服软显得低三下四，不服软没办法给她找个合适的台阶，不知如何应付？

今天早上刚上班，“丽丽广播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布独家特大新闻。

“媛媛，听说了吗？”

“什么？”

“老施给那婊子下刀子啦，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施芬娣的死党杨丽丽幸灾乐祸地说。

我轻蔑地瞄了瞄那个落井下石的女人，径直走向桌子。

杨丽丽作出神秘的姿态，实际上嗓门亮得很大。好奇是人的天性，她身边的人便越积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

“ 怎么啦？现在她人呢？”

“ 快说呀。”

“ 是啊，老施现在不会……”

“ 你就别卖关子啦。”

“ 是啊。”

杨丽丽清了清嗓子道：“ 现在老施和那婊子都住院了……”

“ 她不是给别人下刀子，自己怎么会住院呢？在哪家医院？”

“ 你们别着急呀，听我慢慢讲，听说这次老施威风可耍大啦，捉奸在床！你们说，她哪里受过这份窝囊气，当时……一冲动，失去理智，拿起水果刀就去捅那个婊子，刀子刚碰破人家的小肚皮儿，他男人就来揍她……唉——”

“ 后来怎么样啦？”

“ 急死人啦，她没事吧。”

杨丽丽装腔作势地长叹一声道：“ 让你们集体每人猜一百次，你们绝对猜不到答案。”

“ 呃，她不会把她男人给捅了吧。”

“ 也许是他男人捅了她，要不她干嘛也住院啦。”

杨丽丽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道：“ 瞧吧，我说得没错吧，猜不出来吧。她拿着刀子狠狠地割向自己左手腕的大动脉……” 杨丽丽象亲眼目睹一样绘声绘色地接着说道：“ 那血呀——呃——不是流出来的，而刷——地一声，喷射而出……啧啧……她真不想活啦。”

“ 她现在没事儿吧。”

“ 没事，她老公把两个人一块送医院啦。那小贱人只受了点儿皮肉伤，老施可是大伤元气。”

……

人渐渐散去，嘴里却在絮絮叨叨地质疑，施芬娣那样强悍的人，怎么会去自杀？我不信！我也不信！

是啊，这个新闻的确暴了个大冷门，这样霸道不讲理的人也会产生轻生的念头，这让我大开眼界，觉得这个世界很滑稽，施芬娣的行为很可笑。我以我的小人之心估摸，听到她寻死觅活的消息，没几个人真正难过抹泪的，大多数人无非和我一样，猜测一下她家的隐私或更深刻地挖挖其它更有轰动效果的花边新闻。所以说，人再想不开也不能以这种愚蠢的方式来博得同情心，现在的人心通常是冷酷的。

今天下班后，我正盘算着要给吴大小姐打个电话哄哄她。师兄又过来找我，来了后磨蹭半天也没说出实质性的内容，我知道他在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启发我的悟性，希望由我主动讲出他想讲的意思，可我也挺倔强，偏就装痴卖傻，耐心等他发言，等他把他想说的话出口。最终他还是沉不住气啦，师兄小心地试探道：“ 你能不能托托吴嫣给吴院长递个话？也许……也许

事情就简单多了。”

师兄想通过我找吴院长平息此事，本来无可厚非，是可以理解的，若互换角色，说不定我也会讲同样的话。可是因为我对我们之间那种纯粹没有功利性的友谊期望太高，也或者是我过于敏感，明明知道师兄要讲的话，但当他果真把话讲出口，失望便灌满钻沉重地坠下来，我听到维系在两人间的骨结逐渐剥离的声音，有种被利用的羞辱感，说“朋友是最现实的”，不如改作“人情是很现实的”。

离开办公室时，李东明说晚上黄小岚请客，先出去吃个饭，然后到KTV唱歌。

我不愿意见到黄小岚。我反感地皱紧眉头暗想，我讨厌黄小岚，尤其讨厌她那双能够深刻地穿透人心，又会轻浮地放电的桃花眼儿。

“李主任，我五音不全，还是不要去丢人现眼啦，再说我还有约会。”

李东明沉着脸不快地说：“小江，听说你最近活动的挺频繁，还到书记那儿去告我状。这可是你的不是啦，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倒让旁人来看咱们的笑话。”李东明的三角眼习惯地眯起来，把深不可测的光芒盖在厚实的眼皮底下。

我乍然一惊。是啊，在我埋着头一门心思想帮助师兄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得罪李东明，这么浅显的道理，当时怎么就疏忽了。

“哈哈——咳咳——李主任，咳——这个，您这是说的哪里话，今天晚上也不是我推托，本来想约吴嫣的，不过，只要您一声令下，我随传随到，什么事儿也没您的事大。”我的背自然地弓下去，脸上呈献出阿谀的笑容。

“哈哈，不就是吴嫣那妮子吗？你等着，我一块招呼上不就得啦。小江，我可不是故意为难元涛，都一个多月啦，病人伤口不但没愈合而且出现深度感染，你说我这个科室负责人，该如何向病人交待，怪只怪元涛太粗心，往枪口上撞。现在正在科室整顿的风头上，你别瞎参和……这可是个态度问题，可大可小……”

“噢。”

晚上的宴请虽算不得上鸿门宴，对我也算个考场，要尴尬地面对两个令我头疼的女人，想想脑袋就大。

虽不喜欢蝴蝶，却不拒绝蝴蝶的迷恋。我洗了澡，特意买了六神沐浴露，之所以用这个牌子的沐浴液，是因为以前艾艾常用，我曾抱着她芳香的衣服嗅来嗅去，味道甜蜜持久。当沐浴液伴随着温热的水流从身体上滑过，香气弥漫散开，我阖上眼，水流就变成一双女人的手，软软的香香的，在身体上悠然滑动，敏感的地方更敏感，我闻香而动，嘴里喃喃着，艾艾，艾艾，艾艾……激荡的快感一波波象潮水在血液里奔腾……

洗完澡，我把内衣内裤袜子统统泡到水里，然后倒上洗衣粉稍微一揉就搁那儿再也不去管，浸个一天两天捞出来用清水一投就算干净了。没有女人的日子只能这样将就着过，吴嫣也算是个女人，具备女性的所有特征（第二性征），她却从来没关心过我的生活起居，她关心的只是我的精神状态。看看时间不早，刮刮胡子，换了件干净T恤便匆忙出门。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可还要硬着头皮去。

刚进酒店，黄小岚老远就用神采奕奕的眼角斜乜我。她招招手说：“人都齐了，就差你了。”

“噢。”

黄小岚的上半身向我胸前蹭过来，眼神中流露出暧昧的信号。

“哟，大帅哥，听说请你比请老佛爷都难，姐姐想你得都快得病啦。”

“得病就去医院治。”

“可人家的病只有你能治。”

我走得很快，几步就跨进包间。李东明坐在主人位置上，手里端着茶杯正津津有味地在讲黄色笑话。

“我要靠靠大帅哥，你们别嫉妒噢。”黄小岚在我身旁坐下，眼却看着李东明说：“人都齐了，老李下面就看你的了。”

“哈哈，帅哥一来你眼里就没我了，我吃醋哩。”李东明手搭到肚皮上来回抹了几圈吭哧吭哧地笑道。

我尴尬地笑笑，眼睛不停地四下搜寻。吴嫣冷着脸坐在一个男人身边，那个男人自然是脸上盛开着菊花的安华。

安华得意地揽了揽吴嫣的肩膀笑道：“哈哈，你来晚了，应该罚酒三杯。”

吴嫣就势往安华怀里靠了靠挑战地盯住我说：“某些人不尊重人，来的这么晚。”

安华握起吴嫣的手讨好地说：“就是就是。”

吴嫣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有哪个男人能够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亲热，尤其还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嫉意冷嗖嗖地从脚底往上蹿，心里有些堵塞和沉闷，便懒得搭理他们。

吴嫣挣脱安华的手说：“是该罚，该罚的不只三杯。”

“饶了我吧，我哪里会喝什么酒。”我仍旧不愿意看她。

“不喝，我就走。”吴嫣翻脸说。

黄小岚摆摆手笑道：“瞧瞧，瞧瞧，这俩孩子象两个小冤家，不见了想，见了就吵。好了，姐姐说句话，就三杯。你得罪了俺们的小公主，不表示表示，怎么服众。”

“江北，你就喝吧，要不我陪着。”安华幸灾乐祸地笑道。

“有你什么事儿？”吴嫣轻蔑地看看安华不客气地说。

“你又怎么啦？”

“好，我喝。”

三杯酒水下肚，我的脑袋急迅膨胀，觉得热流汨汨地向上顶。脸，脖子，耳根被火烤了般粗起来。不是你们想对付我吗？今天我偏偏做拼命三郎，就算豁出去也不让安华这个龌龊的小子看笑话。

我端起酒杯对李东明说：“我再干三杯，算是赔罪，一切尽在不言中，都在酒里啦。”

李东明乐道：“好好好，爽快！服务员，开酒。”

安华端着酒杯装腔作势地凑过来，恶意和我叫号，我照单全收，喝得精光，我当然不能在他面前示弱，酒喝到现在早就没了味道，和喝白开水差不多。黄小岚饶有兴趣地笑着端坐一边。

我知道是吴嫣张罗安华把我扶上车，还听到安华跟在吴嫣屁股后面说：“我要和你一起送他回医院，要不我可不放心。”

“你一直往前走，左拐前面有43路公共汽车。”

“你不能这样，吴嫣，你出而返尔，说好了不再理江北，为什么还送他。这对我很不公平！”安华拉住吴嫣，僵持着站在对面。

“你没资格管我。”

“我怎么没资格，我是你男朋友。”

“吓，你，就你，省省吧，先回家照照镜子去。”

安华一把抱住吴嫣，嘴巴粗鲁地拱向她的脖子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吴嫣挣扎着伸出手照着安华的脸毫不留情地煽下去。

我摇开车窗对吴嫣说：“让……让安华上车……”

“吴嫣，你会后悔的！”安华咬牙切齿地说。

“滚！”

看到安华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拂袖而去，我心花怒放。“哈哈——哈哈——”

……

“吴嫣，吴嫣，好！哈哈——哇——哇——”

我吐啦，吐了吴大小姐一身，我嘻嘻哈哈地笑着看吴嫣厌恶地紧皱眉头边忙活边骂人：“哟——，臭死啦！不能喝，逞什么能。起来啦，到里屋去。”

“我不，我好想你，来亲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你为什么不要我，抛弃我，去和别人好……哇哇……”

“弄脏地毯啦，死样儿！早知道不管你啦。来，喝水。”

“我不喝，就是不喝。哈哈——”

“熊样儿，那我把你丢街上去喂狗。”

“我喜欢喂狗，丢呀丢呀。哈哈——”

“让你喝个够。”

扑——一杯冷水浇在我脸上，扑——二杯冷水浇在我脸上，扑——三杯冷水浇在我脸上……水沿着眼睛，睫毛，鼻子，耳朵，脖子，浸着深蓝色的T恤，从胸膛上淌进裤管，从裤管

淌进袜子……

我一个跟头翻身而起，敏捷地蹿到吴嫣跟前，伸手夺过杯子，扑——一杯水浇到吴嫣脸上，步子东倒西歪，哈哈大笑找水龙头接水，扑——二杯水浇到吴嫣脸上，吴嫣愣愣地张着手，圆溜溜的眼睛直直地怒视着我发呆，意识稍稍回拢，便象被点燃的鞭炮冒着浓烟噼里啪啦炸开。

她跳着脚气呼呼地骂道：“你疯啦，你疯啦吗？怎么敢这样对我？”

吴嫣上前抢杯子，撕衣服，我把杯了往旁边随手一丢，当啷——碎了，晶莹剔透的玻璃在灯光的折射下星星点灯地闪烁了几下，脆然裂开，如美玉击打珠盘，跳跃着，滚动着，叮当作响，自由地散落在卫生间白瓷砖雕砌的地面上。

“你你你……你想气死我呀。”

“暖——别动，扎破脚。”

“呜呜，你没良心，江北，你去死吧。我爱扎脚，扎破了才好呢……”嘴里虽如是说，吴嫣的脚听话地踮着不敢轻易挪动。

我弯下腰猛地抱起吴嫣走向卧室。她嘴里嚷嚷道：“放开我，放开我……”拳头激烈地四处乱砸，几个来回便自动休战，无处可放的双臂只能搭我脖子上，叫声愈来愈小，缠绕愈来愈紧。我和她同时滚上床，她压着我，我垫着她。吴嫣的脸泛着欲望的红潮，呼息短促，身子绵软，表情仍旧僵硬，赌气地撅着嘴巴。我用唇碰碰她的唇，她生硬地扭了扭头道：“那个女人是谁？”我一只手掀她腰上的衣服，一只手在后背上摸索着胸衣扣子，半推半就中，两轮明亮的满月从胸衣底下探出头来，颤动颤动。我用嘴去咬，舌头去够……“那个女人是谁？”终于够到了。吴嫣啊地呻吟一声问：“那女人是谁？”

“嘘。”

“那女人是谁？”

我褪去她的衣服，潮湿的。我扒去我的衣服，潮湿的。她没有挣扎。我很温柔。我用手拉下她的头发，五指穿插，梳理，揉乱，揉乱，再梳理。

吴嫣吞了吞口水道：“说你爱我。”

“你爱我。”

“不对，是说我爱你。”

“你爱我。”

“不对，说江北爱吴嫣。”

“江北爱吴嫣。”

“以后不准和任何女人亲近。包括那个让你心动的长发女妖精。”

“嗯。”

吴嫣的身子和我的身子契合在一起，她两手死死抓住我的肩膀，眼神中流露出凶猛的激情，象狂风翻卷的海浪，咆哮着，骤然暴发出光彩夺目的野性之美。我很快就被她的热情焚

烧，两个人放肆地翻滚。当她的舌尖触到肩膀时，我的心一颤……“在你身上，我只占用了这么小的地方，但江北你给我记住，至少这里是完全属于我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希望这个记号能够刻骨铭心”……哦艾艾。我推开吴嫣的头，用自己的唇封堵上她的唇，这是圣地，属于艾艾的圣地。

我嘴里喃喃着说：“我想你。想你想得心都痛。我想你。想你想得心都痛。”心里却在反复叫着“艾艾，艾艾。”

闭上眼睛，吴嫣的喘息变成艾艾的喘息，吴嫣的身体变成艾艾的身体，啊——我大喊着……美丽的，温暖的，明亮的，橙黄的，蓝紫的……各种色彩交叠闪耀……

从来没有这样投入过，从来没有这样快感过。

“江北，我爱你，我们结婚吧。”吴嫣偎在我胸膛上软绵绵地说：“我想和你结婚。”

“为什么突然想到结婚。”

“反正今天想了。”吴嫣用肘支起头狠狠瞪我一眼道：“本来该你跪下来求婚的。”

“呃，那你怎么就等不及我求你。”

“我讨厌形式，对了，最近上面打算定外科主任人选名单，你想不想干。”吴嫣象丢诱饵似地说：“若想，我可以帮帮你。只是，你要怎么来报答我。”

“哦，老婆，让我来报答你，暴打你，抱大你，嘿嘿——你真好，亲亲小耳朵……”

“讨厌。”

“嘿，讨厌就是你要。”

“无赖。”

“嘿，无赖就是你爱。”

……

第二天，我决定去找师兄谈谈。我冷静分析过，我不能找院长，这件事是李东明挑起的，若把这个难缠的刺猬丢给院长，虽然李东明不会明着顶，但从公上来讲他有整顿科室作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从私来讲他和吴英达关系非比寻常，我没把握吴院长会为这点小事儿出头，也没把握他会为了师兄来得罪李东明，而且弄不好还让吴英达看低我，觉得我没用没本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找他出马，好比拿着地雷来炸蚂蚁窝，结果对师兄没好处，尤其对我更没好处。

刚查完房，师兄就凑过来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吴院长说什么没有？”

我犹豫着回答：“这事儿吴院长不大好出面，不过，我倒是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师兄神色黯然地问：“什么办法？”

我告诉师兄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这件事的症结在李东明身上，你就要对症下药从他身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由根治表。师兄没多说话，估计他对我积极找吴英达帮忙存有怨言。

我冷静地说：“咱……”我斟酌词句，不想太刺激师兄说：“咱……还是向李东明低头服

软吧，做做样子，认个错儿，而且要低声下气，让他感觉到诚意，尤其要体现出弱者之势，不能硬碰硬。”

“你说我该怎样向他服软。”师兄倔强地挺了挺脖子，不服气地说。

“我看……”我低头寻思着说：“还是我找个机会约他出来吃个饭，你也过来，借着酒劲，求求他宽大处理，给他个台阶下……我再在旁边敲敲边鼓，如何？”

“你就看着安排吧。”师兄寡然地说。

师兄沉默着低头朝外走，远没了乍一看到我时的神采。临出门前又回头扫了我一眼，摇摇头垂头丧气地走出门。看着他远离的背影，我心底萌生出抑郁的伤感，觉得师兄回头的眼神中蕴涵难言的苦涩，无形中两人之间竖起一道陌生的屏障。

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我和师兄把李东明和医务科的张主任一起叫上，在东城酒家吃了顿饭。李东明脸上飘浮着未冲开的茶沫似的笑意，笑意深处埋伏着强者的凌人之气和不肯轻易妥协的阴冷，师兄因为并不心甘情愿，虽然语言也算到位，但语气和表情未免勉强和猥琐。

这餐饭对于师兄自然味同嚼蜡，就连我也难以下咽，脸上呈现着石膏凝固般的笑容，手里却握着把汗，舔着脸装孙子的滋味真不是人受的，李东明虽没表态，笑意随着酒意的加深，比之以前明亮了许多，他哈哈大笑道：“元涛的酒量不错嘛，以前准成是装熊……你也别小心眼儿太担心，做我们这行，谁也不愿意出事儿，再说我是科室负责人，有问题自然义不容辞首当其冲，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当然要维护你。”

师兄的眼睛都喝红了，他端着酒杯反反复复絮叨：“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谢谢，谢谢，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多多担待，多多担待，来，我敬李主任个酒。”

我知道他喝多了。便给张主任施了个眼色，张主任站起身道：“时间不早啦，明天李主任好象还有手术，元涛，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看就到这儿结束吧。”

“不，我还得敬您和李主任个酒……张主任，我没醉，别人都叫我酒漏，我没醉，来来，坐下，再喝一个。”

李东明摸摸肚皮哈哈大笑道：“元涛，你还真挺会隐蔽，怎么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就不知道你是酒漏，好，今天我就捞捞实底儿。”

“嘿嘿，李主任，师兄哪里敢和您比量，他那是吹牛。我看，咱还是鸣锣收兵吧。”我把头凑到李东明耳边殷勤地提示：“我瞧他喝得差不离啦……您看……”

“不，不是吹牛。李主任，喝……”

师兄这次心情抑郁的放量，导致他连续三天头重脚轻，脑袋抽风似地发晕发涨痛疼，虽然天天灌醒酒汤，也不见成效，我担心他酒精中毒，好心催他去查查，师兄不悦地说：“有什么好查的，过两天就好了，不就是喝了点儿酒吗？你以为我真没喝过酒啊，比这个多的我也喝过。”

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成败的关键似乎并不只在于人们是否知道该如何做，而在于他们做了没有，不要欺骗自己，说你不稀罕成功，成功使你快乐，失败使你沮丧，人的天性决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功，只是各人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而已。

我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全力奔跑，虽然有时力不从心，有时灰心失望，但我相信只要度过了艰难的极限区，等待的必将是欢欣的终点站，胜利往往溃败在踟躅不前的优柔寡断中。

我孜孜不倦地在动物身上尝试趾骨移植手术，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周前对一只猴子的小母指进行的趾骨移植手术成活了。安华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招呼李东明和曲凡生去看时，我心里一片激动和潮湿，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这个小小的指节，象守护着自己刚孕育出的婴儿。今天是8月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在台历8和9这组数字上重重地画了个蓝色的圆圈，并郑重其事地写上“猴子的手指接活了”。我本来想写的是“猴子猴子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我太兴奋啦，兴奋象开锅的爆米花，喷溅而出。我努力控制住面部表情，怕得意忘形顺着嘴角溜出来，显得太轻浮，我还担心自己的快乐无意中被别人窥去，似乎别人窥探的越多，幸福感就会越少，这种快乐是不能和周围的人分享的。我又发现原来8月9号是我阴历的生日，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默默哼起这支歌。

真可谓双喜临门，要怎么来庆祝呢？我首先想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艾艾，她无论如何都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她的兴奋比我的兴奋来得高来得猛，象充足了氢气，飘飘地一股劲向上蹿，艾艾的快乐更能感染和启动我的幸福感，瞧着她动人心魄的小酒窝，我往往神魂颠倒……

真想她啊——。

济南那个雨天里的相遇，就象一把手术刀，不但没有削弱我对艾艾的思念，反而在记忆之门上割了道不能愈合的伤口，爱意象汛期来临伴随着阵阵疼楚，终日纠缠不休。爱和恨是一对孪生兄弟，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可我从来没恨过艾艾，包括当我听到她要结婚的消息。我至今不敢正视，我在偷吃和艾艾相守那个男人的醋，吃得很凶，我甚至后悔那天放她走，如果我留住她或者占有她……我这样后悔着……

我用食指摸了摸艾艾在肩膀上留下的齿痕，疼，这丝丝拉拉的疼感激荡起难言的快感。艾艾，原来思念是个魔术棒，它可以把痛苦变成快乐，把快乐变成痛苦。有时，工作着或和别人说着话，大脑会突然一片空白，白茫茫的，思绪的触角被困住，窘迫或窒息，塞满了苦痛，我愣着神，发着呆，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对你的爱让我失魂落魄，只是我不敢承认。我后悔当时没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也象我一样伤心难过，而不是陪着另一个陌生的男人纵情欢笑。

你会和他纵情欢笑吗？醋意再一次袭击上来，我恨恨地咬住舌尖。

我要给艾艾打个电话，这个念头象火苗燃烧上来，泼都泼不灭，我多想亲口告诉她：“想你想得我心痛。”以前听到这样的话，总会觉得很肉麻，可现在却想千遍万遍地重复“想你想得我心痛。”

东方红高昂地唱起来，吓了我一跳。

“你好。”

“生日快乐。”

不会吧，怎么可能，我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地叫：“喂喂……”

“在呢。”

“真怕这个声音突然消失，或者纯粹是想你想成的幻觉。”

“傻。”

“嗯，傻得差点掉豆子。”

“唉——”浅浅的叹息。

我的心揪了一下，慌乱地问：“怎么啦，艾艾？”

“没怎么，很久没听到你的甜言蜜语啦，我……我有点激动……你……你想不想见我？”

“想啊，当然想，想得不行。”我口不择言地说。

“晚上在宿舍等我吃饭，要给你个意外惊喜。”

“你不会还没离开济南吧，这不可能……”

“不行，有人叫我，我还有点事儿，先这样吧，记得等我啊……”艾艾急急地扣了电话。

俗话说：“说曹操，曹操就到。”不会是：“想艾艾，艾艾就来吧。”天底下有这样的美事儿？老天真是有眼啊，能窥探别人的心事。不过，我感谢老天理解我，能够让我再次见到艾艾。听到她的声音，所有的痛苦和忧郁就变得微不足道，其它的人和事，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只记得“今晚艾艾要来”，似乎这一点足够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我神经错乱地反复验证刚才所接到的电话是不是幻觉，我翻看手机记录，几秒钟前的已接电话记录里的确有个陌生的号码在那儿愉快地闪动。我笑啦，笑得正得劲，杨丽丽匆忙地跑过来说：“江大夫，快快，急诊室接了个外伤病号，元涛让你过去帮忙。”

“好，我马上去。”

伤者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挂倒，造成胫骨和腓骨粉碎性骨折，病号送到急诊后，立即送进手术室，我很快进入状态，一门心思都放在手术上。处理完这个病号已是傍晚七点多，隔离衣汗漉漉地湿透了，肚子咕噜咕噜直叫，我先去冲了个澡，出门正好碰到病号家属张罗着请客，师兄情绪很高，要我一起去。我这才想起和艾艾有约，糟糕，她不会在宿舍外面等得着急，一生气跑了，想到这儿，清爽的身子上又密密麻麻地冒了层汗。我顾不上师兄的挽留和恼火，打了个招呼一溜烟地向宿舍撒脚狂奔。

呼哧呼哧呼哧——

宿舍门口空荡荡的一个人没有，热汗沿着鬓角往下淌，除了偶尔拂起的几声蝉鸣，一丝风没有，楼道里黑暗寂静得让人发呆，失望刹那间铺天盖地，压得我喘不动气。艾艾没等我，我掏出手机看看，上面也没有打入电话的记录或留言。她走了，她肯定走了。我打开宿舍门，把汗水纠缠的汗衫扒下，光着脊梁仰躺在床上，身子摊软如加了水的泥巴，再也记不起早上的兴奋，记不起今天有个人过生日，记不起兴奋冲昏头脑时曾忘乎所以地吹过口哨。

爱情就是精神的肋骨，没有了它，大脑的某些中枢机构就会瘫痪。

压抑的痛苦难以隐忍，我差一点就呻吟出声。

“咚咚”门上响起两声轻啄。是艾艾来了吗？她不是走了，而是还没有来，阳光又一次洒满抑郁的胸膛，快乐象春天的小鸟，重新煽动起翅膀。我一个高蹦起来，跑过去开门，一个人气喘吁吁地撞进来，整个身子就扑到我怀里，泪珠扑簌扑簌滴落在我赤裸的肩膀上。

我用双臂支撑起眼前这个女人的身子，她又重新扑到我怀里，泣不成声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江北，我该怎么办……呜呜……”

“发生什么事啦，丫头。”

“我妈妈病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别着急，去医院看过吗？”

“看过，呜呜……”

“不哭，听话，丫头。是不是需要住院，你担心请不下假来，你放心，我会帮你的？”

“不是。”

“那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妈妈得的是胃癌……晚期，……呜呜……妈妈若是死了，我也不想活啦，江北，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我本能地抱紧雷雅文细弱的身子，用手轻轻拍打着她的肩头，小雷在我怀里抖动着，泪水打湿了肩膀，顺着脊背向下滑，我心里一片凄然和混乱，觉得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小姑娘，而是艰涩的苦难，她的情绪很快象疾病一样传染到我身上，我感到胃部痉挛地一阵阵痛疼，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好人有好报吗？

半轮残月挣扎了几下，便一头扎入云层深处。苍茫的荒原上，枯干的老树在沙漠中哀号……从树杆上伸出一双骨瘦如柴的手，皮肤松弛地已经完全与骨头剥离开，拉出去象薄薄的塑料泡膜一样透明，随时都有可能撕裂，上面沉淀着历史的斑驳和纹理，手指上飘浮起奄奄一息青白的唇……我灵魂脱窍般失去了语言，无话可说，我的语言都噎在嗓子眼儿里，越积越沉，膨大的几欲爆炸，张了张口，却是哑然……手不停地来回拍打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她的悲伤……

起风了，风从门缝里缩了缩脑袋，奋然挤进，静止的窗帘荡起涟漪，门忽悠悠吱吱嘎嘎地转动……一个女人，长长的头发，白色的衣裙，脸上的资容美的象春天的西湖，只是晶莹剔透的眼睛却流露出，鄙视，轻蔑，愤慨，伤痛……她射出的不是目光，而是利箭，直捣我的心脏……我被射伤了，气若游丝……是女鬼吗？当然不是，她只能让人想起美不胜收的仙女，至少在我眼里是仙女。我哗地推开小雷，慌张地愣在那里，象被人点了哑穴，语言从我的身体里突然消失，刹那间我找不到我自己，不明白我在哪里，在做什么……

艾艾没说话，她的眼神空洞、茫然，她象被人慑去了魂魄，盯着我足足五分钟没眨眼，对于我却象一个世纪那么长，小雷用手揉着眼睛也愣在那里，甚至忘记了哭泣。

“艾艾，艾艾……”我担心地低呼，怕她就这样睡去。

她黑色的晶状体转动了几下，眼角淌下两排热泪，脸上有着难以承载的凄容，哀莫大于心死，艾艾的嘴角哆哆嗦嗦，我以为她要讲话，因为她好看的唇不停地翕动，我等待着她讲话，似乎只有她讲了话，我才能寻找回失去的语言，我才有权力发言……她举起一只手把一束红玫瑰砸到我脸上，举起另一只手，把生日蛋糕砸在我脚下，不看不说不笑不闹，扭过身子发疯地朝外面奔跑……

“艾艾，她不是……她只是……她只是……”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不是什么，她是什么，一时之间如何讲得清楚。

“艾艾，你回来，你误会了……”我也发疯似地向外追去……

热风，灰色的苍穹，流转的乌云，几个摇着折扇的路人，几盏彻夜的明灯……空空的路尽头，艾艾早已无影无踪，赤裸的胸膛上淌着汗水，我痴痴地站在宿舍楼下，我为什么站在那里，我在这里找什么，我丢失了什么……心被一瓣瓣地剥裂，碎了。她爱我，她还爱我，否则她眼神中不会蕴藏着那么大的恨意。

女人宁肯看到所爱的男人死去，也不愿意看到他怀里抱着另一个女人。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江北，都怪我不好，是我……我妨碍了你……你们……”

雷雅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来到我身边。

我脑子里四处拥挤着艾艾，根本不知道小雷在说什么。都怪她，若不是她艾艾怎么可能误会，我冷冷地想，对不起有什么用。

她来找我干嘛？仅仅是过生日吗……

我掏出手机照着艾艾的电话记录拨过去：“您好！如果艾艾回去请她马上给江北回电话好吗？”

“江北是谁？艾艾是谁？”

“你们是什么地方？”

“电话亭。”

大脑缺氧般陷入一片黑暗，完蛋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雷雅文象吃错了药，精神错乱似地重复着这句话，说到最后，语气里带出了哭腔。

“你别说啦。”我厌烦地皱起眉头。

“都怪我，我去找她解释。”

“好啦，不关你的事儿。这只是……这只是我和她之间的问题。”

“可你爱她！”小雷难过地说。

“哦，是吗。”

“是！不准你否认。”

“她要嫁的人却不是我，我要娶的人也不是她。”我喃喃自语，象是给自己的痛苦寻找解脱。

“为什么。”

“没什么。”

“你不想说，我也就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啦，好，我不问了。”雷雅文瘪瘪嘴委屈地抬起泪光光的眼睛瞟了瞟我。我依然沉浸在错失艾艾的懊恼中，没有心思留意她情绪的细微变

化。她咬咬嘴唇，赌气地说：“我要你帮我个忙。”

小雷的讲话的语气有些特别，尖利地带着刻薄。

“什么忙？”

“你不是说要把我介绍给你师兄么，好，我同意，越快越好。”

“什么？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我抬起头狐疑地望她。

“是吴嫣说的，反正你俩本来就穿一条裤子，她说你说一个样。”小雷气愤地说。

“我啥时和她穿一条裤子啦。”

“你爱 and 谁穿就和谁穿，和我无关，我懒得搞清楚……”

“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你怎么啦，小腮鼓鼓的象个受气的小蛤蟆？我可没得罪你。”

“就这样，我想嫁人啦，我不能没有亲人，我想有个人来疼我，我相信元涛会疼我，我想有个人来爱我，我想元涛会爱我，我不想孤苦无依一个人象个幽灵般活在这个世界上……”说着说着，小雷低了低头，喉头哽了哽，又委屈地瘪瘪嘴，终于还是压抑不住，泪水再一次哗啦啦泛出河面，她呜呜咽咽地说：“……而且，得有个人给我妈妈出手术费啊，要不，我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她老人家被疾病折磨死……我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呜呜……江北……我该怎么办？”

“傻丫头。”我心头一酸，把她哭泣着的脸重新埋到怀里，小雷的鼻头在我胸膛上蹭来蹭去，泪水却象关不上的闸门，汹涌。流淌。

“好啦，乖……我们来讨论一下妈妈的手术，好吗？”

雷雅文擤擤鼻涕，肩头仍在微微抽动，她用小手轻轻地擦着我胸膛的湿痕——汗水、鼻涕、泪水。羞涩地抬不起头，我知道，小雷我可爱的小妹妹，刚刚迷失的本性又回来了，心里感到由衷的安慰，真想再抱抱她，再安慰安慰她，如果那样可以减轻她的苦难和痛苦，如果那样可以换回她往日甜蜜俏皮的微笑。我突然很困惑，明明爱的是艾艾，却又常常情不自禁地被小丫头细微的情绪所牵动，她为什么可以牵动我，让我产生想要宝贝她的强烈冲动。我是多情的人吗？

“丫头。”我动情地握紧她的手，嘴里踟躇着，想说什么，又觉得什么话都能合适地表达出这种怜惜。

雷雅文的脸羞得象红苹果，她垂下眼睑，轻轻地仰起头，双唇紧紧地闭合着。我不笨，我知道她期待的是什麼，我的头缓慢地底下去，嘴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呼息，好软的气息，简直象梦一样圆满清爽……可是，一股新的痛楚刺激了我的神经，不，我不能伤害她……我警醒地抬起头，悔恨地说：“丫头，把妈妈接我们医院来做手术吧，手术费的事儿你不要操心，全交给我，至于……至于你和师兄……你和师兄的大事，你再考虑考虑，等妈妈手术结束后，我一定顶力撮合……”

小雷失望地垂下头，沮丧重新揪住她柔弱的心，她失神地点点头说：“怎么能麻烦你，你不是我什么人，我自己去想办法好了……”

“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可就生气啦。好了，天不早了，快回宿舍去休息，明天我替你请假，你赶紧回老家看看，先把妈妈接过来安排一下住院吧，其它的事儿你别管，有我呢。”

“嗯，一切都算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连本带利地还……”

“你乐意这样想就这样想吧，如果这样能使你感到舒服的话。”

“我走了，拜拜。”

“拜拜。”

李东明松口后，师兄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当然出头的是李东明本人。他为此召集了科室会议，并亲自出马协商院方，由医院给病人减免部分治疗费，至于减免的部分，百分之四十医院负担，百分之六十科室负担。李东明说院委会很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科手术处理不当，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了严明纪律，以示惩戒，院委会研究决定扣发外科全员当月奖金……

孙教授几个资深的老教授纷纷表示不服，说问题出在谁身上找谁承担，干嘛让所有的人跟着受牵连，再说这样做和年初的岗位目标责任制相驳。

有些沉不住气素质差的人说得更难听，难道他治死了人，还要这些人去偿命？

李东明板着脸，手在肚皮上转来转去，舌尖舔着上嘴唇，眯着眼睛沉思，并不着急表态。

等大家的牢骚发得差不多时，他撑开三角眼儿，威严地环视了一下会场大声说：“安静，来安静一下，大家的意思我都明白，让我说几句话好不好，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作为科室负责人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我建议这份钱从我的奖金扣一半，另一半由元涛出，我想这样，既针对责任人，又不会损害到其它人的利益，算是两全其美的最好办法啦。”

“不，李主任，这样对您也太不公平啦……我们不服……替您抱屈……干脆还是大家平摊吧……”

“是呀，自己科里的事儿，还是平摊比较合理，怎么能让李主人一个人负担呢？”

“同意平摊……”

有会来事儿的人很快领悟了李东明的主旨，巴结地大声说：“同意平摊的举手。”

这种时候傻瓜才不举手。齐刷刷，所有的手都举起来。

李东明比较满意地总结道：“哈哈——咱们是个精诚团结的整体，心是往一块使地，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大家庭……既然大家一致坚持，就按大家的意思办吧，每个人扣除部分奖金，来顶这比帐……”

大数人嘴上虽然同意共同受罚，但心里对师兄颇有微词，而对李东明的作法颇有赞誉，说李主人处理这件事大公无私，愿意自己担责任，至少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体现出了领导的风范和气度。事情的来龙始末，我虽未发一言，却在冷眼旁观，我知道，这个结果是李东明已经考虑好了的，没有李东明的坚持，这件事情不至于闹得这么大。

第五章

从病房出来，我直接去饭店找师兄，我们俩一人一瓶啤酒，因为我还惦记着吴嫣，所以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无朝无夕地逗留太晚，师兄瞧出我不想久呆，长话短说地告诉他从同事们那里听来的一些流言蜚语。

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走在马路上，太阳象热气腾腾的大火球烤得人睁不动眼，四处流火在飞，很难看到绿油油的树叶，或是阴凉可人的树阴，加上空气干燥，不多会儿就嘴唇发干，连我这个平时不喜欢喝水的人，也不得不手里时常抓着瓶矿泉水，或者擎着灌满水的杯子。今年的夏天尤其燥热，闷得人胸口发堵，气管似被塞了棉团喘不动气，走几步就挥汗如雨。我一时还不能适应这里的闷热，白天窝在屋子里不出门还凑凑和和地过，半夜常常被汗水惊醒，热醒了，便爬起身找到水龙头，用脸盆接上半盆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然后用毛巾胡乱擦擦抹抹，借着这股凉爽劲接着睡。

夏天闷得让人受不了时，多半会降下场或大或小的雨。今天的空气阴乎乎地发潮，估计是雨天的先兆。雷雅文母亲床位的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可我身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钱的问题如何解决？我手头最多能凑起一万块，还加上了黄小岚上次丢下的五千，可做这样的手术至少要三万块，剩下的那部分从哪儿解决？借！只有借。和谁借？

在这个只认钱不认人物欲横流的社会，借钱和借命差不多，尤其这对于工薪阶层不算个小数目。我首先想到师兄，很快又被自己否决了，主要还是为小雷着想，若她真要和师兄谈恋爱，先欠上人家这么一比钱，到时万一为了感恩图报一冲动再这样胡乱嫁掉，可真就应验了雷雅文那句话，是为了给母亲付医疗费来利用师兄，这实在很残酷。

我正为此事犯愁时。吴嫣悄悄地来到我背后，啪地在我后背上拍一掌，笑嘻嘻地说：“想谁呢，这么入定？”

对了，她是个小富婆，而且怕都是些不义之财，不用白不用。该找个什么借口呢？我暗暗思量。

“吓——吓人一跳，这么热天不老实在空调屋里呆着，到处乱招摇什么。”

吴嫣穿着吊带棉线的小衣服，乳沟若隐若现，胸脯一挺圆圆的小肚脐在衣巾上面挤眉弄眼儿，腿上是超短牛仔短裤，屁股勒得紧梆梆的。我看看她的打扮，不快地说：“穿成这样，你自己看看象不象个小太妹，该干嘛干嘛去呀，别在这儿瞎溜达，耽误我们工作。”

安华本来要出去的，瞧到吴嫣他犹豫了一下，收了收脚步，脸上硬挤出点儿笑意道：“呵，嫣来啦。”

吴嫣白他一眼，没搭腔。她用胳膊顶顶我的腰嗲嗲地说：“来嘛，出去一下，人家要和你说几句话。”

安华的脸刹时就变了颜色，我细心地观察到他躲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中闪烁着可怕的阴气。这不是个好惹的角色，有得吴嫣受啦。我毕竟还是偏袒着吴嫣的，于是对安华和气地笑了笑，没想到他一反常态，嘴角扯了扯露出鄙夷的冷笑。拂袖而去。

“好家伙，吃错药啦。”

“别理他，他就这样，阴阳怪气的。走呀，快走，我有正经事要和你谈。”

我以为她是来捣乱的，于是一本正经地说：“没瞧到我在工作呀。”

“你走不走？不走，我可拧了……”吴嫣在我大腿跟处比划着。

“怕了你，走吧。”

吴嫣拉起我的手正要一起出门，李东明恰巧经过笑道：“呵，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李主任，我有点儿事儿，马上回来。”

“没关系，去吧。”李东明摆摆手痛快地说。

吴嫣把我拽到楼角的阴影里，四下张望着没人，一下就抱住我，嘴唇迫不及待地堵住我的嘴，舌尖顶开牙齿缠绕上我的舌头，喘吁吁地亲起来，象在啃一块夹了果酱的甜面包。

“喂，干嘛呢，你疯啦……有人呢。”我着急地推她象胶皮条一样瘫软下来的身子。

“来人怕什么。江北，我想你，那天晚上我……我真想尖叫，我一天也离不开你，每晚想你睡得睡不着，你那天舒不舒服……”吴嫣低眉顺眼地说：“你肯定也舒服，我感觉得出来……”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难道这个不够正经。”

“真是。”我又好气又好笑地骂了道：“有病！”

吴嫣撅撅嘴巴，扑哧乐啦道：“我快成女色魔啦，想抽干你，熬干你……嘻嘻。”

“别闹啦好不好，没什么事儿，我可回去啦，要不，别人会有看法。”

“去。屁看法，熊毛病。好好，我这就谈正经事儿。”

我还真冤枉了吴嫣，她来这儿还真就有正经事儿。原来吴嫣把我和她打算结婚的事儿告诉了吴英达，吴英达说不行，这也太快啦，我坚决不同意。吴嫣撇撇嘴说，我还不知道他打什么小九九，无非想让我跟安华，哼，我又不是布娃娃，干嘛听他摆布。

“你怎么这么急，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满脸意外不高兴地说：“再说如果你父亲不同意，我可不会硬来，还是等等看吧。”

“臭小子，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你这是说哪里话，俺正求之不得，心里乐得跳高呢。”

实际上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娶吴大小姐，与艾艾上次的错失，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我的爱情，都说相爱的人“心有灵犀”，可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因为误会而彼此伤害，这样的爱实在太累人，太伤人，太痛苦，太折磨人。真不如干脆娶个没有爱的女人回家省劲。

“真话？”

“当然。”

“连我你也不信？”

吴嫣用手拍打着我的脸笑道：“信，你别担心我老爸，他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对付他我自有办法，我是那么温顺的人吗？才不吃他这套，我告诉我老爸，反正我都有江北的孩子啦，你就看着办吧，你不让我们结婚也成，无非我自个儿先生出个孩子玩玩……”

我紧张地扳过她的肩膀底气不足地问：“你不会……你不会真怀孕了吧。”

吴嫣不快地瞪我一眼道：“怀孕是很正常的事儿，我又没病，为什么不会怀孕。”

“真的？”

“真的。”

“拿检查结果给我瞧瞧。”

“嘿，你还验明正身哟。”吴嫣诡异地乜斜我。

“好啦，算我求你，别开玩笑嘛，好人，老婆大人。”我死乞白赖地哀求。

“哼，晚啦。”吴嫣用手扯扯小衣服接着说：“我爸虽然气急败坏，但虎毒不食子，他经过反复衡量，觉得还是同意咱们俩的婚事比较划算，要不弄不好就得丢人现眼。我老妈倒是瞒喜欢你，丈母娘疼女婿，半点不差。你老婆办事儿怎么样？够有魄力吧，服不服？”

“服，老婆厉害。”

“我爸还有件正经事要我转告你。”

原来吴英达从李东明那里听说课题有突破性进展，希望我马上整理出一份报告，直接递交给他，说这事儿得抓紧办不能马虎大意，要慎重对待，吴英达说他想把报告给厅里的某位重量级领导看看，说此事若办得顺利对我大有好处。透过吴嫣心无城府的话外音，我大约猜出了十之八九。我的顾虑是形成报告后若不通过李东明递交上去，会不会得罪人。

吴嫣说：“你前怕狼后怕虎的，做事没点准狠稳劲哪成。想当老好人，一辈子也别想有出息，哪个强者不树敌……”

虽然平时我一直认为吴嫣过于轻浮，缺乏涵养，但毕竟她是官宦家的子弟，从小受环境影响，看问题比较老练世故，有穿透性，在这方面，我还真要向她学习。从吴大小姐那里领命后，我通宵加班，把所有的指示，方案，资料……做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整理出一份详实有份量的汇报材料，第二天就去径直去吴嫣家必恭必敬地交给了吴英达。

经过反复斟酌，我认为小雷这个钱还真不能和吴嫣借，吴英达反对我和吴嫣结合，主要还是瞧不起我的出身。本来就在人家面前矮三分，再借人家的钱，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将来如果娶了她，还不要低颜下势。

吴嫣怀孕了吗？看样子也不象，八成为了促成婚事骗他父亲，以后再慢慢搞清楚吧。现在当务之急是帮小雷筹集手术费。

下班时我无意中看到黄小岚妖娆的影子在李东明屋里闪来闪去。也许利用可以利用的人是人的天性，也许是病急乱投医，我灵光一闪想不知找她行不行的通。

我硬着头皮call了黄小岚，我说晚上找她有事儿，请她出来见个面。

“在哪儿见？”

“‘缘缘缘’茶吧，我请客。”

“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的吗？”

“嘿嘿。”

“要不就是从东面落下去的。”

“嘿嘿。”

茶巴里零散地有几个客人，因为空调的作为，很凉爽。黄小岚携着一股顶鼻子的香风如约而至，她伸出保养得细皮嫩肉的手说：“呵你好，我的大才子。是不是想我啦。”

我起身握住她香喷喷的手笑道：“我哪里敢胡思乱想。快请坐。”

黄小岚欠了欠身，把白色的条椅往我身边挪了挪，边往椅背上挂坤包边说：“没重要的事情你不会找我，有话直说吧，咱俩谁跟谁，说完啦，我请你去跳舞，别浪费了这大好时光。”她别有用意地把手覆盖到我的手背上，眼神油光光地开始放电。

黄小岚的手在我手上轻柔地摩挲，指尖挑逗地按压，我的呼息开始短促沉重，心里一慌，胸门冒汗，原来琢磨好的腹稿全都抓不起头绪。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还是直截了当点吧。我今天约你出来的确有事相求，就看你想不想帮我啦。”

我说话的样子带着孤注一掷的任性，看起来有点可笑。

“说，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能帮得上。”黄小岚表现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大气。

“我想向你借钱。”

“多少？”

“二万。”

“喔。”黄小岚稍一迟疑，抬起桃花眼儿瞄着我不放，象要从脸上找出星星认真地看了半天，一只手拍拍我的腿痛快地说：“好。什么时候用？”

“明天。”

“喔，这么快。明天我给你送去。”

黄小岚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不会干亏本的买卖，但她又是个极爽快和有主见的女人。我长舒了口，身上的大石头扑通着了地，浑身上下露出轻松的喜色。

“谢谢。谢谢大姐，兄弟到时一定连本带利奉还。”

“这话很见外啊。”

黄小岚搁到我腿上的手抬起来，端起栗色的小茶杯轻轻呷了口茶水，眼神迷离地瞟着我咧嘴发笑。我本来也端起了杯子，被她懵懂的一笑惊吓了似地手一哆嗦，水溅到她手背上。

“喔，对不起。”

“傻样儿，不喝水啦，再说我也不喜欢这里静得让人迷睡的气氛，这种地方只适合那些文化人，喝着没滋搭味的白开水发表些空中楼阁似的酸文谬论。一起去跳舞好吗？”

“我不去，我回去还有事，再说那种地方我真不爱去，你就饶了我吧，姐姐。”

“哟，这声姐姐好听，叫得我腿都酥啦，好兄弟，想不想到姐儿那儿坐坐？”黄小岚眉眼轻轻一放一挑，流光溢彩，象水面上泛上来的油花，有了勾心动魄的效果。

“不，不啦。”我想到她光溜溜的胳膊和软塔塔的胸脯，脸腾地臊得通红，

“瞧你，准成想歪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也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儿。好啦，凭你这声姐，我也就不难为你啦。姐姐我还就是喜欢你纯纯的样子，以后有事儿记得找我，我一定不余力地帮你。我还有约呢，刚才只是逗逗你，我先走啦，再见。”

第二天黄小岚果然把两打钱送到我手里，我执意要给她写个借据，她当着我的面把借据撕得粉碎，脸向我脸上凑了凑道：“只要你乐意陪我几晚上，这钱算我白给。”我绷紧脸皱起眉头正待把钱扔回去，她哈哈笑着摆摆手说：“开个玩笑耶，你也不就值这么几个钱。不信任你就不会借你了，别和我见外。”

在我的帮助下，雷雅文的母亲顺利入院，办理完一切手续后，我把三万块钱交到小雷手里，她咬着嘴唇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说：“谢谢，我会还的。”

我用手指弹弹她的后脑勺笑道：“傻丫头，和谁这么客气。”

“江北，谢谢你。”小雷注视着我的眼神充满感情。

在小雷面前，我可以充分地享受到男人的尊严。我觉得自己很高大，肩膀很宽阔，完全可以为她营造一个安全的港湾，为了赢得她淡若烟花的破啼一笑，也为了自己能够庇护她，领略被别人崇拜的伟岸和傲然，我浑身上下迸发出强烈的自豪感。

“曲凡生同意为你母亲做手术，而且我也替你向李主任请过假了，现在你就安心去陪妈妈，一切等检果结果出来再说，好吗？”

这鬼天气热得人难受的要死。施娣芬回来上班啦，这个爆炸性的人物总会给人们平淡乏味的生活中添加点津津乐道的调味佐料。听说施娣芬此次轰轰烈烈的寻死壮举非但没有挽回她丈夫的良知，相反倒促成了这对在她眼里不要脸的狗男女光明正大同居过起神仙般的夫妻生活，起先人家还顾了点儿情面脸耻不好意思从地下走向地面，她这一闹不要紧，全天下没有不知道她丈夫养了女人，既然脸该丢的都丢光啦，干嘛不搭上这现成的末班车双宿双飞。

还没进病房我就听到里面女高音正在亮嗓。

“贱丫头，你也想欺负老娘吗？”

“对不起施大姐，我没有呀，是护长要我把这几床的病人给你交待一下。”

奇怪怎么会是小雷的声音，我急忙推门走进去，看到施娣芬正瞪着铜铃似的狮子眼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点划着小雷的鼻子发威：“你算老几，你算老几，你个没爹娘教养的小贱货也配支派老娘。”

“真是护长让我给你交待一下……我还有事，我得走……”

小雷眼里包着泪扁着身子想从施娣芬胸前挤过去，施娣芬肥胖的身子往两张病位间一横伸手攥住雷雅文的头发就撕。

“你个小破逼，也敢欺负欺负我，你以为老娘好惹吗……你以为老娘是块鼻涕吗动不动会钻窝……”

施芬娣越骂越难听，怒火上象加了汽，整个人几近疯狂，雷雅文疼得流着泪低呼：“你松手，你松手……你快松手……求求你，求求你……”

“小破逼，你以为装小可怜就管用啦，别以为有点姿色就娇滴滴地拿出对付男人那套功夫，你个小破逼……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住手，住手……”我大喊，可施芬娣象魔鬼附身，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继续在小雷身上发泄淫威。雷雅文被她庞大的身子挤压着，根本没地方躲闪，她边哭边叫：“你变态，有本事看住你老公……朝我使什么厉害……”

“你个婊子养的……看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施芬娣彻底被激怒了，象一头困兽整个身子颤抖起来，手指盲目地抓向小雷白晰的脸蛋。

看到情况不妙，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可还没等我伸出双臂，施芬娣的指甲在小雷脸上抓了两道尖锐的血口子。

“住手，疯子！”

我抢上去阻挡她四处乱挥的胳膊，她一转身胳膊肘狠狠地捣向我的下巴，我一闪头，身子一探便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挣扎着喊：“谁不知道你和那个小破逼勾勾搭搭……非礼啊非礼，有没有管的，我要告你……”看光景的人越集越多，我朝小雷使眼色让她跑，她低头哭着想分开人群。

啪——一个女人给了小雷一把掌。

“叫你不要脸。”

“吴嫣。”我愤怒地大喝：“别乱来。”

吴嫣死死瞪了我一眼，劈开人群摔着屁股怒气冲冲地走了。

施芬娣，我，小雷，围观的人都错愕于刚刚突发的状况，众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的手早就松开了那个肉滚滚浑身臭汗的臭身子，施芬娣呼呼地在一旁喘粗气，脸色虽然冰冷却已恢复了常态。

这时，不知谁把李东明请出来，他眯起三角眼看都没看我，指着小雷说：“雷雅文，你无故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往老同志那里推，不对在先。”又指着施芬娣说：“你们两人工作时间打架，严重违返了医院的规章制度，损坏了医务人员的形象，扣发当月奖金，雷雅文马上回到自己的岗位去，责令你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明早交给医务科。”

小雷吱唔着说：“李主任……李主任，可……江大夫不是替我请过假吗？”

李东明没接她的茬，环视了一下围观的群众说：“都给我马上回去工作。”

小雷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瞟了瞟我，里面盛满了疑惑。

我赶紧走到李东明面前低声下气地说：“李主任，雷雅文请假的事儿，你不是同意了吗？”

李东明反常地搭搭三角眼说：“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我们科正进入病号高峰期，反正小雷的妈妈就在咱科住院，她就两头跑跑坚持坚持克服克服吧，估计不会受太大影响，再说都是自己人，其它的护士谁也不会亏待她妈妈。”李东明回头象想起什么事儿一样对施芬娣说：“老

施呀，你既然回来啦就回去安心工作吧。”

不对，哪里肯定出了问题。李东明看我的眼神中有着股莫名其妙的嫉恨和仇视，昨天还好好的。

我沮丧无助地抬头看了看那张粘满泪水和血痕的小脸，卑微和惭愧蚕食着自信心，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个男人，很没用，连个小丫头也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别人欺负，她所受的委屈，她所受的侮辱，象鞭子血肉模糊地抽在我身上。

快下班时接了两个外伤急诊，一个车祸造成的盆骨粉碎性骨折，一个打架打成的颅骨骨折。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筋疲力尽地脱下手术衣。因为没吃晚饭，又加上白天的打击，我有一败涂地的懊丧，觉得天气也热得了无生气，似乎每个人都在苟延残喘。

想起小雷布满泪痕的小脸，心口大痛，悲悯的情素在黑夜里疯长，一只伤感的小手把住门扉揪得人难受。我很担心小雷，迫切地想要见到她。她现在应该还没有休息，我顺着走廊向西走，前面是她母亲的病房，她会不会在那儿？大部分病人已经发出沉睡的鼾声，走廊里静悄悄的，间或亮着的几盏灯泡把我沮丧的影子折叠在白色的墙壁上，影子看上去没精打采无力地搭拉着脑袋，脚步张得很大，落下去却轻轻地象怕惊醒熟睡的蚂蚁。透过木门上长方形的玻璃，病房里黑漆漆地没有灯光，难道她睡了？或者她太累回宿舍了。我走近狭长的玻璃缝悄悄地向里面张望。

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我看到小雷坐在方凳上，两只手握着妈妈的手，头趴在床沿上。妈妈比她还瘦，身体象虾迷一样佝偻着，她的手被女儿的手紧紧握着。静止的月光，静止的人物，构成一幅让人心动的安宁。好象睡了，我轻手轻脚正想离开，却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

“唉！”

妈妈的一只手动起来，打破了原有的沉寂。那只骨节分明的手在小雷的头上反复抚摸。

“妈，您怎么还没睡。”小雷抬了抬头，把妈妈的一只手贴在自己脸上。

“闺女，你的脸是怎么啦，你以为妈妈是瞎子吗？你来了就关灯，妈妈就看不到了吗？傻闺女，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妈，您想哪去啦，我都这么大人啦谁会欺负我。这个伤是……是……是我今天抱同事家的小孩子，被小孩子不小心抓破的，您就别瞎寻思啦，快睡觉嘛。”小雷轻笑着对妈妈撒娇。

“唉——这个死丫头，我都说不要来这里做什么手术，得花多少钱呀，要卖多少粮食才能赚回来，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活着净带累你……”妈妈的声音哽住了，她抹了抹眼睛接着说：“要不咱明天就出院吧，我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咱家里头……”

“妈，住我们自己医院，领导都说照顾咱们的，好些费用都给咱省啦，基本不用花什么钱，您别担心，一切都有我呢，您可不能丢下我不管……您快睡觉，不准瞎寻思，要不我生气了。”小雷哄小孩似地摩挲着妈妈的手被。

……

妈妈终于抵挡不住困乏睡着了。小雷起身端详了妈妈许久，肩膀微微耸动。

“小雷。”我推开门小声叫。

小雷迅速地在脸上抹了几把，从屋子里跑出来，惊讶地问：“这么晚，你，你怎么还没回

去？”

“我不放心你。”

“我没事啦，手术结束了？”

“嗯，可我就是放心不下，来——过来，让我瞧瞧你的脸。”我拉着她走向楼角的灯光底下。

“我不，不要你看，好难看。”小雷使劲挣脱掉被我束缚住的手。

我用双臂克制住她乱动的身子，小雷的头垂得很底，我轻轻捧起她的脸象捧起一件易碎的瓷器。抓痕的血迹已经凝结，两道长长的口子在白晰的脸蛋上象两条爬行的怪虫，很触目。她小小的嘴唇蠕动着，急促的呼息吹拂在我的脸上，我突然就冲动起来，嘴唇霸道地朝着两道醒目的伤痕吻下去，开始象轻风细雨般温柔。小雷的身子绷得很紧，头僵硬地挺立着，两唇间弥漫出花朵般的芬芳，她双手抵触着我的手臂，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颤抖。她越是紧张我越感到香甜和痴迷，身体越是控制不了地冲动，我的亲吻粗暴起来，直奔两朵诱人的红云，象山羊看到了河边的青草，饥渴地啃起来，我从来没碰过如此柔软的嘴唇，象一颗快要化掉的巧克力，不知不觉间融成了汁水，我想吻碎她把她整个人揉进自己身体里面，我想我是疯了……

“对不起！”当我仓皇地制止住自己不安分的手时，愧疚不安地向她道歉，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

我以为她会煽我一把掌，那样我会好过一些。

小雷激动地站在原地，呼吸急促，脸泛红潮。她小小的嘴唇又在不停地蠕动，我原始的欲念再度膨胀。

“丫头，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你别担心，快去睡吧。”

我仓皇地逃走，从她亮晶晶银色的目光底下。

天空中飘起细细的雨雾。我痛恨我自己，不知道刚才莽撞的行为对于小雷是种安慰还是种伤害。我想我一定疯啦，脑子里四处密布着她甜蜜的喘息和战栗，心头划过异样的激情，我还在反复回味刚才没有尽情掠夺的甜美，她小小的脸蛋，让我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我要好好宝贝她。可是内心里却有一个残酷的声音在呐喊，你亵渎了两人间的纯洁，你会误导了小丫头的感情。我摸到肩头上月牙状的齿痕，江北你是个混蛋！

我真想狠狠砸自己几拳头。

回到宿舍睡觉前我打开手机，里面竟然存了五条短信息。

“江北，我有急事速回电话。20：30”

“快来，到我们那套新房子20：35”

“江北，为什么不开手机20：55”

“你去死吧，你会后悔的23：10”

“我恨你，你滚，你现在就是爬着来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23：15”

是吴嫣的号码，看完后我删除了所有信息关掉手机，把它往床上一丢。想想又觉得不妥，

爬上床又拿起手机重新打开直接拨吴嫣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是她不开机可不能赖我没诚意，我再次关掉手机，丢在床上，拿起脸盆到水龙头接了盆凉水，从头到脚哗地浇下来，想让冷水泼灭灵魂里某种奢侈的欲望。

第二天早上，我假装若无其事地四处寻找雷雅文的身影，病房没有，办公室没有，失望灌满了空气笼罩下来，阳光也丢了颜色，我为昨晚的冲动后悔。她的羞怯，慌乱，腼腆，她的颤抖，瘦弱，紧张，她嘴唇里醉人的味道，微娇的喘息，绷紧的身体，妩媚的红晕……都是那么让人心动，让人着迷，让人欲罢不能。我虽然很后悔昨天吻了她，可能男人骨子里都是好色的，那种慌乱的甜蜜还是在我极力的克制下激起一阵阵妙不可言的涟漪，我有点抗拒，又有点喜欢，患得患失，似乎在想她，又似乎在躲避她，连自己也把握不准。

曲凡生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迎头笑道：“江主任恭喜恭喜，你可真沉得住气，这样的好事儿也瞒着弟兄们。”看到他别有用心笑容，我浑身不舒服。

“曲主任，嘿嘿，您真能开玩笑。”

“有什么可瞒的，早晚都要公布，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曲凡生话里有话。

我参不透他的弦外之音，头顶开始冒汗，顺手拿起毛巾抹了把脸，打算写病历。安华阴阳怪气地笑道：“高升啦，老江，一定要请客地。”我脑袋嗡地一晕更糊涂了，昨天刚和施芬娣干了一架，全院上下没有不知道的，有什么高升的，高生了还差不多（生气），他们是在耍笑我吗？心里无端地郁闷，屁股刚搁到椅子上，电话铃迫不及待地响起来，别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去接。我顺手捞起电话说：“你好。”

“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好，我马上过去。”

是党支部书记，他找我做什么。我慢腾腾地起身，无数条灼人的射线齐刷刷从无数好奇的瞳孔中放射而出，犀利的象要把我绞碎生吞活剥掉。连曲凡生都煞有介事地抬了抬头，不眨眼地盯着门框子看，似乎要从上面挖出别人发现不了的斑点瑕疵，余光却冷嗖嗖地扫向我。我好象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无意中触动了群颜，可我自问我没有，我慌忙从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

党支部书记无比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好，来啦。”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请坐。”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心里在寻思他找我到底为了哪桩，不会是因为昨天打架院领导有什么反映或对有我不利的批评吧。

“咳——咳——，江北。”

我赶紧严肃地坐正身子摆出谦虚谨慎洗耳恭听的姿态，书记虽是个没有权的废物，但他传达的可能是最高指示。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院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和考察决定提拔你做外科副主任，全面负责科里的业务工作，我今天代表院委会找你谈话，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喔，这这……”这实在太突然了，吴嫣怎么也没提前透露点儿消息，我犹豫了一下说：“既然领导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努力开展好科里的工作，把各项指标搞上去，不让领导失望。”

“好，你有这个决心和态度我就放心啦。”

无疑听到这样的消息没有人会不兴奋，我象喝了酒，脚尖够不到地面，身子轻飘飘地空中漫步，我觉得我高啦，李东明和曲凡生都矮了，当然，我也可以板着脸对施芬娣说：“拾粪地，你他妈地就给小雷提鞋吧。”我怕自己的笑意中流露出太多得色被书记无意中窥见，笑话我年少轻狂，便又谨了谨身子极力调整好面部表情，至少外表让人看起来宠辱不惊，按压住轻浮的一面，表现出沉稳内敛的一面，这样才象个能担大事儿的人物。实际上到现在我仍然没底，也就是说我的兴奋点基本上是在建立在虚幻的空中楼阁上，这和天下掉馅饼差不多，属于不劳而获。

估计这次的中标和吴嫣上次要我交给吴英达的报告有关，晚上说什么也要去找她问问清楚。还没等到晚上，科里组织召开了个短会儿，党支部书记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都参加了会议，副院长简短地宣布了任命，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强调两点，第一是医院领导及上级领导很重视对年轻人的选拔和培养，对于有特殊贡献或表现突出的要重用，因为那个，阿那个年轻人脑子灵活，有知识，有魄力，有开拓精神，对业务的开展有新思路和新点子，江北前段时间搞的那个“趾骨移植手术”就很好嘛，很有创造力，上级领导也很满意。大家都要有这样敢于创新的精神，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强调的第二点，咱们医院要向前发展靠的是群体的力量，所以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与时俱进，要团结，那个，也就是说要严格杜绝一些见不得光的小动作，要弘扬正气……我看我就谈这么多吧。”他回扭头看看书记问：“王书记，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啦。”

“好，散会。”

师兄扳着我的肩膀笑道：“真不够意思，这样的好事儿连我也瞒着，晚上你请客。”说完了又友好地捶我两拳身子向前凑凑问：“听说雷雅文的母亲在咱们医院住下啦，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你替我问一下。”

“你自己干嘛不去问，都什么年代啦，老兄，追女孩子哪能光靠守株待兔，这可正是需要你表现的时候？”

师兄笑道：“行，那以后我就主动出击。”

“就是。”

说完这些话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很虚伪。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见到小丫头，想透过她对待我的态度来揣摩她的内心世界，乞求她既往不咎，还象以前那样信任我依赖我。她会吗？我没有信心。唉！

许多目光正若无其事地留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肌肉细微的颤动也难逃大家的法眼，虽然感到别扭却也无可奈何，大家嘻嘻哈哈地朝我点头微笑，或者叫一声江主任恭喜高升。李东明握住我的手心不在焉地说：“年轻有为啊，哈哈。”哈哈的余音后面紧跟着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也许是我多心，依我来看，似乎所有的目光和微笑里都夹带了肉眼看不到的小刺，攥得我忽冷忽凉，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下班后我并没直接去赴师兄的约而是先去探视了一下小雷的母亲，还替她买了饭，因为我知道小雷上小夜班不一定有时间出来。老妇人看上去很安详，和城里人相比有六七十岁光景，而实际上才五十出头，满头银灰色的发丝梳理的光洁利落，在后脑勺轻轻地挽了个髻，肤色由于长期的太阳照射呈棕褐色，嘴唇苍白，两鬓内陷，布满风霜的面容上始终逗留着的慈祥的微笑，很难从谈话中感觉到她是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小雷母亲的笑容朴素和善，凹陷的眼睛里不时闪烁出母性之光，象春日暖阳给人以抚摸和安慰。从她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类似于震撼的坚强和质朴。人和人就靠那么点儿缘份和感觉，乍一见面我就从她生动的笑容里

获得一份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感动，她能勾起我部分对母亲的回忆，我努力微笑，实际上心情沉重。

“伯母您好！”

“是文文的同事吧？快点坐下，别老站着。”她接我递过去的米汤，用手整理着本来就很平整的床面，反复做着拍打灰尘的动作，她低头掩饰紧张和拘谨的瞬间让我想起小雷，抹去岁月的烙痕，从她身上可以发现小雷的影子，一份动人的羞涩，我突然发现她的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红痣。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似乎小雷嘴角边也有这么一颗红痣，我好象从来没有细致地打量过她。

“这是小雷，不，文文让我给您买的饭，她让我替她捎过来，瞧，单位里太忙，您来啦她也没时间陪您，还要去工作，也许……也许过几天不那么忙了，她就可以请下假天天来陪您啦。”我突然想到我既然是分管业务的副主任，为什么没权批准雷雅文的假期，让她来待侯她母亲。

“不用她来陪，我这不是挺好吗？还是工作要紧，别误了单位里的事儿，来来，来快过来坐，我也不知道如何称呼您。”老人的眉头猛地一缩，脸上很快又浮出笑容。

我急忙握住她的手紧张地问：“怎么啦，哪里疼？”

从我握住的这只手中传递出一股特殊的温暖，她的掌心布满老茧，干瘦的仿佛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的。

老妇人感动地摇着我的手说：“文文净碰到你们这些好人，可我，你瞧瞧活着不是带累她吗，净给你们增麻烦，你能不能劝劝她快让我出院吧，我既不想带累她，也不想带连累咱医院，为了这把不值钱的老骨头，不管化谁的钱，都不划算。”

“伯母您别瞎寻思，人力物力都是医院的，花什么钱呀，您就安心养病吧。”

“唉，呵呵，你瞧人老了就爱絮叨，大夫你人真好，也挺实成，文文多亏有你们这些好同事，她呀，挺善良个孩子，又没什么心眼儿。”说到小雷，老人脸上有了一丝不安和担忧。

“好，您放心，动完手术，关保您没事儿，很快就会出院。”

从病房出来，我直接去饭店找师兄，我们俩一人一瓶啤酒，因为我还惦记着吴嫣，所以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无朝无夕地逗留太晚，师兄瞧出我不想久呆，长话短说地告诉他从同事们那里听来的一些流言蜚语。

实际上昨天院里就沸沸扬扬地传出些损我的话，说江北不玩儿人性，本来课题项目是李东明的组长，可搞到后来竟被那小子偷去做了升官的敲门砖，这李东明也太好欺负啦，怎么就不反击呢？还说江北因为驸马爷的关系，是厅里的领导指名道姓地提拔，李东明虽然主持工作，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这小子踢下去，真是人心叵测，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深的城府，以后还了得。

“昨天就传出我当了主任？”

“你不知道？别骗我啦。”师兄不信任地说。“不过，江北，我是老早就看李东明不顺眼，你这次要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我没和师兄聊太久，喝完酒就匆匆地道了别。

从饭店出来，我不厌其烦地拨吴嫣的手机号N次之多，都没拨通。看来这次还真得罪了吴大小姐，我赶紧打的到吴嫣那套房子，屋里没有灯光，她会去哪儿？

正不知何去何从，准备把身子托付给黑夜时，电话却意外地响起来，来电显示是吴嫣的号码。

“吴嫣吗？我正找你呢，你在哪儿？”

“江北是我，呵呵，着急了啊，吴嫣说你肯定在找她，她让我转告你她最近很忙，哈哈……我先挂机啦，有时间一起玩……”

为什么是安华的声音，吴嫣和安华在一起。

乌云再次腾跃着身子屏住新月，庞大的黑夜渐渐把小小的我吞没。

回到宿舍，我嘴里叼起烟卷，一夜无眠。

第二天，李东明把我招到他办公室说是有事相商。

李东明处乱不惊的面具重新加了补丁，看上去比前天平静了许多，他说：“江主任，有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孙教授九月份面临退休，他以前带的手术小组组长的人选最好马上定下来，再就是孙教授退休后是否要重新划分小组成员也要一起定定，你琢磨琢磨，给我个意见。”

我抹抹脸上的汗水讨好地笑道：“李主任，这些事你决定就好，干嘛还问我？”

“咱可是正规的单位，办事不能乱了程序。我先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吧，依我的意见不需要再重新划分小组，以前各小组配合得都不错，至于新组长的人选。”李东明意味深长地挑起眼角看着我说：“我看，不如干脆由你来干？”

我慌忙摆手说：“不行，我太年轻，有些手术还拾不起来。”

李东明放开紧绷的肌肉哈哈大笑道：“别谦虚啦，厅里的领导说你可是个难得的人才，是人才就不能埋没了，要给你机会锻炼，那样才能出把好手。”

他虽话里夹枪带棒，我却装傻卖痴地笑道：“李主任，您别赶鸭子上架为难我啦，我算哪门子人才？我真不行，依我看孙教授那个小组有两个人比较适合这个岗位。一位是李云盼教授，他也算是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啦，群众威信高；一位是王跃副教授，他虽然比李教授年轻，但学历高，业务一流。您看呢？”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除了你（当然你硬要谦虚，我也拿你没辙），我也认为这两人比较合适。只是从两人中选出一位，就有点为难。”李东明皱起眉头，舌头从嘴里探了探又收了回去，他睁开三角眼把询问的目光抛给我。

我知道他又在玩丢山芋的游戏，决策权自然在他，我迟疑着说：“我看您掂量掂量就定下吧，他俩定谁我都没意见。”

李东明满意地把缩回去了舌头伸出来，快意地舔着下嘴唇说：“我看就定王跃吧，他比较年轻，业务也拿得起放得下，而李教授和孙教授差不了几岁，用不了几年也要退休，到时还要培养接班人，不如现在让王跃挑着头儿先干着，磨练磨练，现在上级不是说要重视年轻人的嘛，这也和上级精神吻合，你说呢？”

我明白他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作出了决定，而这个决定和我的想法基本一致。我心悦诚服地说：“我同意。”

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一切都改变了。可再怎么变我也没料到，上任头天我就被曲凡生狠狠地摆了一道。

我本来兴头挺高地去找曲凡生要和他卡对一下给雷雅文母亲手术的事情，老曲出其不意地说他不能为小雷的母亲主刀，他的原话是：“我看还是江主任亲自主刀更稳妥一些，我最近的手术太多，也实在调不出时间来安排这个手术，我怕拖得太久延误了老太太的病情。”

我当时就懵啦，他故意推委，他故意为难，他想看我笑话。我绝对没想到曲凡生是这么个狭隘小人，也许他看我当主任不服，但也不至于拿着手术来要挟或示威。我知道现在就是低三下四地求他也是白搭，也许正中他下怀，我那是承认外科没他曲凡生就得停摆，这个地球没他曲凡生就得停止公转。

我若无其事地笑道：“曲主任你忙，我就不打扰你啦。”

他是我刚进医院认识的那个曲凡生吗？大热天，我窝了一肚子火。用手指头挨个把科里的大夫扒拉了遍，认为给雷雅文的母亲实施手术，只能去求孙教授帮忙。

下午科里传出风声说李云盼将会接任孙教授的手术小组组长之职，估计是小道消息，大家乱起哄罢了，我并没在意。

去病房转了一圈刚回办公室，安华正在接电话，脸上堆满谄媚的菊花瓣，尖峭的下巴裂开黑色的四环素牙齿，点头哈腰地说：“是的是的，当然当然，嗯，知道，他不在，是啊，真不在。”瞧到我进门，安华调整着角度眼睛不停地往我身上瞄，笑声越发作作，他嘿嘿地乐道：“晚上老地方见哟，谁说我不想你，想得都快疯了，要不下次见面你摸摸我的心。”

我还在生曲凡生的气，脸一定很难看，看到安华的得意和那假惺惺岑牙缝的笑声，汗毛都竖了起来。

“江主任，听说都是您亲自去给雷雅文的母亲送饭，您真是体恤下级啊，哈哈。”安华放下电话，话里有话地说。

那堆展开的折皱里的齜齜真让人恶心，我象看到了冒着热气的牛屎，目光里发出厌恶的绿光，昨晚他和吴嫣在一起做什么？

“呵，瞧你乐得，有喜事儿？”

“再喜也没你喜，不过，呵，这几天活得可真舒服。”安华撑开双臂，伸了个懒腰。

无聊！他想暗示什么。我心烦意乱地想，晚上无论如何要见到吴嫣。

人要做到完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实在很难，今天下班我没去给小雷的母亲送饭，虽然我一直呆到所有的人走光，还反复地犹豫过，可安华的话还是多多少少产生了那么点作用。

怕错过吴嫣，饭都没顾上吃我来到吴嫣家那幢楼的附近，有几次想冲上去按她家的门铃，她母亲我不怕，她父亲我也不怕，只是我有那么一丁点担心，我不想让吴英达感觉到我和她宝贝女儿之间的隔阂，所以没有选择，我只能象个树桩或者象个傻瓜一样在这里守株待兔。

。

开始我等得很无聊，象个特务一样找了一处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书亭旁边，围着书亭转圈，摆出买书的样子，可老板接连问了几次：“先生想买什么书？”我随口说：“人之初。”掏钱买了书，便悻悻地走开。

后来我转到修剪得非常漂亮的小花坛那头，一帮七八岁的小孩儿在踢足球，我坐在水泥砌的花坛边缘笑吟吟地观战。突然我发现吴嫣家那个单元前面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短脖子上安的那个大脑壳象侦察兵一样左右环顾了一圈，接着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问了几句又挂上了，没错，这个人李东明。他也象无处可去四下张望着朝我刚才去的那个书亭走去，我不想被他看到，趁他不注意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点。

天渐渐黑下来，天边飘过一堆乌云，吧哒吧哒，豆大的雨点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个醒目的黑点，黑点越连越密，慢慢整个水泥地都变成黑色。李东明神奇地从哪里撑起一把伞，我身上被雨淋湿了，可我并不想离开，我对李东明的行为充满了好奇。李东明不耐烦地来回小幅度地移动，又过了段时间，吴英达的宝马车悠悠停在楼道跟着，司机撑着伞打开车门，吴英达从车里拱出来就消失在楼道里。李东明又停顿了大约一刻钟，也朝那个楼道走去。

哦，这老家伙，不知道是去招嫖还是给领导上眼药水。

这时我才发现，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想回宿舍实在不甘心，我掏出手机拨了吴嫣家电话。

“您好。”

“您好。”

“是伯母啊，吴嫣在吗？”

“江北？怎么这几天也不来家玩啦，我去叫她，嫣嫣，快，找你的。”

雨越下越大，我的头发开始趟水，水沿着脸趟到嘴里，苦涩的味道，我真担心吴嫣赌气不来接这个电话，时间搅拌在沙沙的雨水中，越发感到漫长。

“江北，你还有脸打电话？”

“吴嫣，别说气话，我都快被雨水淹啦，你也不心疼？唉——”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家楼下。”

“你等着。”

一会儿吴嫣擎着顶粉红色的伞跑过来，她狠狠剜了我一眼说：“蠢蛋，走。”

“上哪儿。”

“你瞧你那可怜相，去咱们家。”

我知道咱们家就是她那套大房子，便跟着她上了出租。一路上吴嫣的眼睛始终盯着窗外，她并没正眼儿看过我，走到半路她的手机叮叮作响。

“喂，你手机响。”

吴嫣又白我一眼说：“我又不是聋子。”

“那你干嘛不接。”

“我不爱接行不行。”

据我观察她还在生气，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低三下四地服软，只能作罢，无奈地把脸转向深邃的窗外，看着雨水一滴滴打在窗子上，变成水流一条条地往下趟。

进屋后我的衣服裤子鞋都在滴水，怕弄湿了地毯我求道：“老婆，给老公取块毛巾，把我擦擦干净。”

“又不是没长手，自己拿。”

虽然如此说，她还是去卫生间拿了条干毛巾，远远地丢给我。我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边脱边擦。“老婆，去给我放洗澡水吧，求求你啦，好老婆。”

“我又不是你的佣人，自己放。”她打开电视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

吴嫣的电话又不依不饶地叫唤起来。

“老婆，你电话。要不我替你接？”

“你敢。”吴嫣紧张地从沙发上蹦起来，抢过电话边朝里面走边小声在电话里嘀咕。

我擦干身体找了件睡裤穿上，坐在吴嫣刚才坐过的沙发上叉开双腿看电视。

“你有病，刚才不是说了嘛，我临时有事去不了，我都说我不去啦，干嘛还非要我去。”吴嫣的声音越拨越高。

“你管我和谁在一起，别烦我好不好。”我听到她啪地扔了手机。

八成是安华打来的，我郁闷地想。

吴嫣拉长着脸从房间走出来，旁若无人地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拿出两只透明的白色高脚杯，我远远地冷眼旁观，她也不看我，独自倒了杯酒，一仰脖灌了下去，眼睛都没眨一下。

“过来，喝一杯。”吴嫣眼睛死死地盯着杯子里血色的液体，抬起白嫩的手腕，紫色的指甲在灯光下划出一道神秘的光环，另一只杯子也倒满了酒。

她在叫我，我梗了梗脖子问：“别喝了，刚才谁来的电话。”

“不用你管。”

我生气地说：“你不是要当我老婆吗，不管你管谁，你也太放纵啦。”

“呵。”吴嫣挺起脖子道：“你也知道我是你老婆，那干嘛还对别的女人献殷勤投怀送抱，你给人家出钱，你给人家老妈送饭，你给人家撑门户，我倒是搞不懂，到底那个小妖精是你老婆还是我是你老婆。”

“你在吃醋？”

“我呸！男人都爱这么自以为是。”吴嫣轻蔑地斜了我一眼，又倒了一杯酒直着脖子灌下去。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难道有专门搬弄是非的小人？”

“告诉你江北，别给我玩什么花样儿。”

我觉得自己的自尊正被她恶意地践踏，生气地大声说：“你别净鸡蛋里挑骨头，你会不会当老婆，没瞧到我今天被雨水浇得透心凉，你还狠心往我身上接着泼冷水，我问心无愧，我也没什么错，都是你一个人瞎猜疑！你说，昨天你和安华在一起干嘛啦？我实话告诉你，我死眼瞧不上那家伙，你还是离他远点好，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不是好东西你就是好东西，江北，你越来越让我失望。你怎么能被那种女人牵着鼻子走，还替她和别人打架，你真行，你想气死我！你等着瞧，我饶不了那个小妖精，她光会装可怜抢别人老公，也就是你们这些白痴男人会上当，上天总会给她点报应。”

“别胡说。”

“我偏说。我还咒她全家不得好死。”

“吴嫣！”我大吼。

这声大喝不但玻璃窗震颤得抖了抖，连我自己的心脏差也点儿岔气停止搏动，有那么一瞬，我被自己吓到了，吴嫣被我吓到了，空气凝结成不能流动的冰块，除了沙沙的雨声，整个世界都在窒息。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刚那些恶毒的话出自吴嫣之口。

吴嫣缓过神来，眼睛里燎原起熊熊的怒火，眼珠象要从眼皮中暴跳而出，我知道我刚才又犯了个错误。

咣当——哗啦——

吴大小姐伸手拿起一只高脚杯，朝着我砸过来，我头一偏，酒杯从耳根掠过，咣地在地板上爆裂，残体四溅，她伸出手臂勇猛地一挥，暗褐色的酒瓶和另一只酒杯应声落地，血红色的液体象蛇扭动着向四下盘延。

“你你。”吴嫣嘴唇哆嗦着说：“你不是人，人家好心好意帮你当上主任，你倒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你还敢对我大吼大叫，你算哪棵葱，你是什么玩意儿？”

吴嫣的脸色铁青，身子失控地站在那里发抖，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腹部，眼泪不争气地决堤而出，她撕裂地喊叫：“江北，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说，你说啊，今天你就给我说清楚。”

“心里没你能和你在一起？”

“心里有我为什么整天护着雷雅文，你对她比对我都紧张。”

“无理取闹。我只是觉得她……她挺可怜。”

“比她可怜的人多了，我怎么没见你有这么好心？”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吴嫣顺手操起沙发靠垫砸向我道：“理亏了吧！你没骨气，敢做不敢承认……那个雷雅文，我还要咒她，咒她全家，咱骑驴看唱本——等着瞧……”她越说越气，越说情绪越激动，长发随着不停摇摆的头发疯地舞动。

“我不是理亏，只是觉得这样吵下去很荒谬。”

看到她竭斯底里的样子，我被恐惧突如其来地捏住，一种怜悯，很悲怆的怜悯在胸口翻滚，我不仅仅可怜吴嫣，也可怜这个叫江北的七尺男儿，我感到喉头发热眼窝发酸。我慢慢走到吴嫣跟前一把抱住她温柔地说：“好啦，老婆，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惩罚我吧。”吴嫣挣扎着喊：“本小姐软硬不吃，你别打一把掌给个枣吃。”我紧紧抱住她冲动的身子说：“好啦，老婆，求你啦，别气坏了身子，你现在的样子我很害怕。”我轻轻摇动她的肩膀，想唤醒她的理智，吴嫣的气焰有所收敛，忿忿地说：“除非你给我跪下，我要你跪着求我宽恕。”

“可我并没有错啊，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还说你没错？你错就错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赌咒她家，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和我急。反正是你惹了我，你就得跪下，要不，免谈。”吴嫣霸道地把脸扭向一边。

我叫屈，我不平，我胸口堵着无处宣泄的抑郁，血流直顶脑门，可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和她吵下去，再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于是我放下架子，丢掉脸面，一揖到地，求道：“好老婆，我连饭还没吃呢，为了等你，又挨了雨淋，你就疼疼我，别再折磨自己啦。老婆，大人不计小人过，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消消气嘛。”

“呸。你别光捡好听的说。”

“老婆大人，不是我说你，我说不好听的吧，你不爱听，还骂我，我说好听的吧，你还讽刺我，你说，我该说什么，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

“我要你心里有我，要你爱我，要你属于我。”

“我本来眼里只有你，心里只有你，脑袋里只有你，浑身上下只有你……来，好老婆，笑笑就没事儿啦，就雨过天晴啦，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不辜负你。让我好好抱抱你，亲亲你，好几天没碰你，那里都想啦。”

“骗人。”吴嫣撅着起嘴巴，脸上的怒容消退了不少。

“真的！”

“嗯。”

“你发誓。”她穷追不舍。

“我发誓。”

“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再去讨好那个小妖精。”

“我从来不讨好妖精。”

“我是说雷雅文那只小狐狸。”

“我也不讨好小狐狸。”

“你，哼！”吴嫣又把脸别向一边。

“我只讨好你，我的老婆大人。”我边说嘴唇边贴上她的胸脯。

吴嫣扭动了几下就半推半就的喘起来。

她终于破啼为笑，可我压抑得想站到悬崖上大喊：“滚他妈的蛋！”

吴嫣的怒火来得猛，顶得急，根本不给人眨眼或喘气的功夫，就象风卷起的浪头，风一停浪就跌入大海，也许所有的惊涛骇浪只发生在瞬息之间，来得快去的也快，而且不留痕迹。我则不同，只要一生气就动真气，加上心里憋得慌，虽然表面上恢复了正常，可肚子里还压着火，所以很难适应她刮风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的作风。这一轮风雨过后，吴嫣又是给我做饭又是给我按摩，围着我团团转，象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还缠着我要求亲热。我知道我受到了伤害，自尊心被她的高高在上和盛气凌人傲慢地切了一刀，渗透出来的东西，就象洒在地上的那摊红酒。

倒是吴嫣似乎心无芥蒂，她告诉我吴英达应允她，只要我们俩结了婚，用不了几年，主任的位置非我莫属。这剂强心针无疑是雪中送炭，虽不能完全治愈心口上的那道伤，但却起到了凝血止痛的功效，我也算寻求到了新的支撑点，应着她嗔嗔的召唤滚入欲海梦天。

这几天科里关于李云盼任小组长的传闻有鼻子有眼儿越来越逼真，我不免担心，而李东明却迟迟没有公布结果。有几个好事的大夫曾经私底下向我试探过，问李云盼和王跃谁的戏更大，没经过李东明的许可我不敢贸然泄密，怕引起他误会以为我才当上个副主任就把自己当盘菜，给别人透露内幕消息，所以我只能装傻，当然别人问是李云盼吗？我也笑笑。我这和稀泥的笑容，无意中传递了暧昧的讯息。这几天上班碰到李云盼，他脸上都捧着心满意足的笑意，对我殷勤有加，想到宣布结果时肯定会打击到他的情绪，我倒象做了对不起他的亏心事，心里挺别扭，担心这件事拖的越久矛盾越大，我又找过李东明几次，把现在科里的骚动谈了谈，问能不能早点宣布结果。

李东明终于宣布了结果，他把复述给我的那段话又复述给了大家，前面做了相应的铺垫，说这几天听说科里对于组长一事议论纷纷，我在这里澄清一下，免得大家瞎猜疑，影响了安定团结，李云盼和王跃两个人都很优秀，当然也不是说大家就不优秀，只是他两人无论业务水平还是其它各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他俩都在这次选拔组长的考虑范围内，经过斟酌，之所以起用王跃，主要是他的年轻占了便宜，这和上级精神吻合，李教授也要充分发挥老同志的模范带头作用，好好配合王跃的工作。

散会后，我注意到李云盼拉长了脸有点挂不住的架子，正想上前安慰几句，李东明招呼着李教授进了他的办公室，看来李东明还挺有点大局观念，也有能力揣摩人的心理，估计他是给李云盼做思想疏导工作去了。

孙教授非常痛快地答应替雷雅文的母亲做手术，那天师兄特意请了一天假，致始至终陪伴在小雷身边，而我则随同孙教授进了手术室，一切并不顺利，癌细胞有向周围器官发生扩散和转移的倾向，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竭尽全力，手术举步维艰地持续了一上午，胃大部分切除，当我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地走出手术室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雷雅文一句话没问，张开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安慰地朝她点头，又肯定地点点头，意思是放心吧，手术比较成功，小雷的眼睛里飘浮起激动的泪花。

我心里清楚，就算手术成功，如果癌细胞继续扩散，估计她妈妈也活不了多久，但我实在不忍心打击她的满腔期愿。

吴嫣从上次闹过之后性子收敛了不少。一个有着红彤彤太阳的黎明，我蓦然回首，发现吴嫣最近变得有点怪，她端着白色长方形的塑料托盘，上面放了一杯热牛奶，两个荷包蛋，两片烤面包，笑嘻嘻地站在床前凝望着我说：“老公，起床了，快吃饭。”她突兀地乖巧起来，眼睛不再瞪得象要吃人，衣服不再衣不遮体三点二线的前卫，就连走路时一拽一拽的屁股扭动的都不象以前那样惹火风骚。我纳罕地暗想，她是怎么啦，在使什么花招？她为什么不象吴嫣了。

吴嫣有天突然来了兴致非拖着我去逛书店，两个人兴冲冲跑到新华书店，她直奔某一让我吃惊得磕巴眼儿的类目跟前，看也不看，抽出一本又抽出一本再抽出一本，不多会儿我胸前就堆了十多本书。

我问：“你买这么多有用吗？这不是眼睁睁地在糟蹋银子吗？”

她白我一眼道：“干嘛，不要扫人家的兴好不好。”

得，我还是当哑巴消挺。

吴嫣这一冲动不要紧，花了上百元买回家一堆只能饱眼福不能饱口福的菜谱。吴嫣说她下决心要当贤妻良母，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非常恐慌地摸着她的肚皮问：“有啦啊？”她嗔道：“去，讨厌。”

可这些菜谱并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买回家的当天，吴大小姐趁着兴头又样样数数地买了些菜，但脚刚跨进家门，她就把身子往沙发上一丢懒散地说：“累死了，明天开始，我每天做一道新菜喂你吃，不是有文化的人都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先得抓住男人的胃’，从明天起，我要开始实施抓胃计划。”第二天她走进门，腿又软了说：“累死了，明天开始，我每天做一道新菜给你吃，不是有文化的人都说‘要想拆抓住男人的心，先得抓住男人的胃’，从明天起，我要开始实施抓胃计划。”如此，所有的菜都烂在冰箱里，我们俩照常每顿在外面吃。

吴嫣后来干脆说，抓胃也不必我亲自动手，等我摸清你的底细，雇个保姆回家，手把手把她教出徒，让她天天做你爱吃的菜。

我反驳道：“谁教你啊？”

吴嫣小鸟依人地往我怀里钻着道：“要不，我报个家政学校如何？”

“三分钟热血，光掏钱不上课，象你这样的钱赚也白赚。”

“你干嘛要打击人家的积极性，讨厌。”

公正地说吴嫣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是难能可贵的，是可喜可贺的，只是有一点让我深恶痛绝，那就是她新添了一个毛病，每天下午下班后都要到医院来等我。说得中听是守候，说得不中听就是监督。

吴嫣说她是一盒爱情的万金油，当我迷糊时，不清醒时，被女人施了媚术转腿肚子时，她就会把油及时涂我眼睛里。

我说我在泉城路见过艾艾，大家肯定当我白日做梦，多半是走火入魔出现的幻觉，最初我也这样告诫自己：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不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能胡思乱想，远离了现实的大本营。再说我现在基本上没脸再想入非非。可我还是觉得我看到的那个人是艾艾，虽然离得比较远，还隔着条大马路，大马路中央有不少来回奔驰的车辆，当那个女人在对面挂满文告牌的路边出现时，我的眼皮受到干扰般跳了一下，纤巧的背影轻松地拨动了心弦，我后悔当时没紧跟着追上去搞清楚，可是当时的环境的确容不得我去验证一个幻觉，因为吴嫣正黏在我肩膀上大发娇嗔。最近我俩就象一对连体婴，只要是八小时之外，看到我就会看到她，看到她就会看到我。等迟钝的中枢神经过滤完各种图像，收编处理反映出那个女人的确是艾艾时，我急促地抬头，人海茫茫，伊人已失。

唉——今天的天气有点闷。我的情绪突然就低落下来。

我心烦意乱地告诉吴嫣，晚上我值班，陪她吃过饭我得回医院。

“我要陪你值班。”

“别闹了，我才刚当上个副主任，你也不给个机会让我烧上三把火？”

“那好吧。”

夜色飞起，灯火阑珊。打发掉吴嫣，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来来回回在泉城路逛荡。为了这个没有解开的疑团，无精打采。实际上我和吴大小姐撒了谎，我并不值班，只是最近象一只被樊笼困住的小鸟，实在憋得慌。九月的夜晚开始有风，这个风不是热得人伸长舌头喘气的酷风，而是凉爽的能够带来惬意的清风，我落寞地抱着清风胡乱走在人群熙攘中，我听到这个世界除我以外的各种声音，浮躁、渲染、沉默，就是在这堆杂乱无章中，我的思想平息了这些动静，品尝到刻骨的孤独。

孤独是灵魂深处的一面镜子，它可以透过微笑击碎你伪装的快乐。

我伫立，我徘徊，我凝视，我沉思，我寂寞，我茫然……突然记起几句残句：水晶灯及琥珀酒里/却挡不住/你的目光/你的目光/漫过层层玻璃/水般地/灌注我……我的神经被翦若秋水的眼眸打痛，心上开始反复地想一个人，思念象蛇一样缠住我不放，我突然就冲动起来，刚才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而落漠，而此刻我清醒地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隔着一道门，一堵墙，我知道她在门的里面墙的对面，越是接近入口越想退却，心理上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小男生的愧疚和胆怯，从上次吻过之后，就再也没和她单独相处过。我暗暗告诫自己，这不是爱，这只是关心，就是想爱，也不能爱，因为这样不负责任的爱会带给她伤害，可是你们不能因为这连我付出关心和爱护的权力也剥夺掉。我站在病房外面紧张地深呼吸，手指触摸着门把手，听到里面有人在对话。

“太晚了，你走吧元涛。”

多长时间没见，她连对他的称呼都变得这么亲近，以前她可是只信任我的，我又自我解嘲地骂了自己一句，你谁呀江北，吃这无来头的飞醋。

“我还是再呆会儿吧，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

“唉，这几天你受累了，每天过来照料我妈妈，真不知如何谢你，如果没有你帮忙，我恐怕真应付不了。”

“你别说这些见外的话，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回去吧，你在这儿我反而无法好好休息。”

“既然如此，我就走。”

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向门口移动，我赶紧随手打开隔壁的黑漆漆的病房，把身子藏匿起来。两个人都低着头从病房走出来，小雷不安地搓动双手说：“你慢走。”

她转身想缩回病房。

“小雷。”师兄低头思索着，猛然间抬起头，用热切的目光盯着她问：“可以出去走走吗？”

“不，不，散了吧，太晚了。”小雷躲闪着小声拒绝。

师兄激动地停下脚步，他鼓足了勇气要表白什么，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心脏不安地乱跳。

他激昂的情绪瞬间莫名其妙地蔫了，嘴嘟囔着说：“那好吧，我走了。”

“路上小心。”

路上小心这句温柔的关心再度激起了他的勇气，师兄猛地握住小雷的手腕说：“小雷，我爱你！”

这句话不光吓了小雷一跳，也让我倒吹了口冷气，他怎么会这么直接。我的眼睛却死死盯着师兄的手，希望可以用目光把落在那双小手上的大手抬起。

“你别胡说。以后不准说这样的话。” 雷雅文用力甩开他的大手。

“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虽然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可江北说得对，我是个大老爷门儿，既然喜欢就得主动点告诉你，不能窝窝囊囊地烂到肚子里，你别说话，我说完就走，小雷，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千万不要为难，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是个好姑娘，只要你不嫌弃，我以后还愿意来帮你。好了，我说完了。”

师兄看都不看雷雅文如释重负逃她似地跑了。小雷出神地看着远处消失的背影，倚着门框发呆。

我手里捏着汗，努力压抑着脉搏突突的跳动，倒不象刚才那么想见面。

第二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儿是把雷雅文叫到跟前，说批准她休假侍候她母亲。我一边心情复杂地翻病历，假装很忙碌的样子，一边很快地把要讲的话尽量简短地讲完，克制地想知道她的反映。

小雷安静地点头说：“谢谢江主任，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和护长交待一下算是放假了。”

“当然，我已经给护长打过招呼了，你只要把手头儿的活再交接一下就行。”

“谢谢。”

她前前后后的许多个谢谢，残酷地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有点恨她波澜不惊的面容。

意外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胸有成竹时。李云盼教授对我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我给他安排任何手术他都会提出N多理由发泄不满，好多人反映说最近他工作没有情绪，手术不积极，以前他也算个骨干力量，这样下去怎么行。

有一天医务科张主任打电话，说高干楼来了一位非常难应付的高干病人，要科里派一位资格比较老的大夫过去（因为这个高干只信任老大夫，瞧不起年轻大夫）。几个老教授不是休班就是有手术，只有李云盼现在满手是空，于是我安排他过去。

李云盼鼻子哼哼着说：“江主任，您吩咐的我当然义不容辞。”

“这就好，还不快去？”

他嘴里咕嘟着狠狠地摔门而去。怎么啦，我并没得罪他啊，即便他当不成小组长，少了些实惠，也不能光埋怨我。这样小鸡肚肠，真庆幸当时没选他，娘西屁，肚子疼怨灶王爷。

李云盼刚走一会儿，施芬娣从病房那边气急败坏地过来，她先去了李东明办公室，估计没人，又来到我们屋子四处瞅量，横肉往嘴巴两边一扯道：“喂，病房那边有事。”

估计她的驴脾气又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这是来搬救兵的，人家眼睛又没看我，脸对着窗玻璃发话，我干嘛自讨没趣接她的茬。我假装没听见，拿起桌上的齐鲁晚报往眼皮下一挡，你奶奶的天掉下来还更好呢，不让你吃点苦头儿，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求我帮忙是吧，请低下你蛮横的头。

施芬娣腾腾两步走到我面前假声假气地说：“哟，咱们江大主任，你没长耳朵呀。”

“哈哈，我还以为您在和别人说话呢。”

“你别给我装蒜，屋子里不就你一个喘气的吗？”她忿忿不平地调高音量说：“喂，我说大主任，病房那头儿有个难缠的主儿在闹事儿，你还是过去瞧瞧吧，我可是通知过你啦，出什么问题别找我。”

“你不说啥事我怎么去？”

“你！”施芬娣刚想发火，她咽了口骂人的唾沫（看来她长进了，也学会了忍耐）说：“你不会去看看，我哪知道啥事儿，没闲功夫陪你嗑牙，你自己看着办吧。”

施芬娣讨了个没趣撅着猴屁股似的嘴巴悻悻地离开，我浑身痒呼呼地痛快。不过，那些摆不上台面的话也只是为了气气她，我还不至于品德低劣到看医院笑话或看某个人的笑话的地步。刚来到病房的走廊，远远就听到里面吵吵闹闹地乱作一团。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因为桡骨骨折，右臂上打了石膏，病人说手腕处并没受伤，可自从手术后痛得受不了，强烈要求医院想办法给他止痛，有个年轻大夫给他打了安痛定，他还嚷嚷疼。护士们看到我来，就象见到了挡箭牌，刷地闪到一旁。

我耐心询问那个矜鼻子皱眉头嘴里不干不净嘟嘟囔囔的病人：“哪里疼？怎么个疼法？”

他看到我年轻、脾气好、和蔼可亲，眉头皱得更凶，嘴巴裂得更歪，叫声更放肆、更嘹亮，恰似我的温柔加重了他的痛苦。

我检查了一下他受伤的右臂说：“石膏可能长了点。”我果断地对跟前的一个护士说：“来，把手腕处的石膏剪开看看。”护士听话地赶紧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剪开后手腕处的确红肿。我对病人说：“石膏打得有点长，估计没什么大碍。”

“不行，还疼，疼死啦。快去找那个姓李的老大夫，他昨天给我打了一针，我就不疼了。”

姓李的自然是李云盼，这个手术是他做的，我问护士李教授是不是给他打的杜冷丁，护士说是，我说那就再给他打一针吧。

病人的家属跟在屁股后面赖唧唧地问：“是不是手术时你们戳坏了他哪根神经，他说手术结束时听到有的大夫说哪个血管没接好，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夫，你可得讲明白，要不别想走。”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段话：“刚才不是解释过了吗？是石膏长了点，所以出现红肿疼痛，这是极正常的事情，现在手腕处的石膏已经解除，估计很快就没事儿啦。”

刚刚处理完这个烂摊子，医务科的张主任来电话找我。

“小江，你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了给高干楼派一位老大夫吗？”

“是啊，张主任，没错。”

“安华老吗？你怎么能这样做，这不是给我们医院难堪吗？现在老干部在大发脾气，说咱们不重视他，不拿他当回事儿，弄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去应景儿，你让我如何交待，你呀，怎么能这样疏忽大意，不按领导的要求办事儿，以后怎么让院领导信任你！”

“张主任，不对，怎么会是安华，您听我说……”

“好啦，现在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派一位老大夫把安华替换下来。唉——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他失望的叹息如同一击重锤撞得我心底瓦凉。

回到办公室恰巧孙教授刚从手术室出来，累得满身是汗，我怎么忍心再让他去侍候那么个难缠的主儿，可不让他去让谁去，我厚着脸皮低声下气地说：“孙教授，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可您德高望重，高干楼有位病人点名道姓地说要您过去，您看怎么办。”他理解地看看我说：“好，别担心，我马上过去。”救急如救火，听到他痛快的允诺，我心底油然而生出对他从来没有过的敬重之情。

我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谢谢，谢谢您。”

“都是份内的工作，有什么好谢的，话又说回来，你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群众是衣食父母”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下班前我去了小雷母亲的病房，这几天虽然没有过去探望，心里却没忘记这位带给我异样情感的老妇人，刚作完手术那几天，她不能进食，主要靠点滴维持羸弱的生命，可我总觉得她身体里有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支撑着她生命的脊梁。

小雷看到我，意外地张着手不知所措，头马上垂下去，夕阳也遮掩不住她涨红的耳根子，她从床底下拖出条方凳说：“你来啦。”抿了抿嘴角，难为情地站在一边傻呼呼地搓手。看到她的紧张和慌乱，不知怎么我就很开心，她粉嘟嘟的样子象个奶娃儿很逗人，白晰清瘦的脸腮上缀着好看的红云，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捏捏。我笑了笑，她的头就垂得更低，小女儿神态尽露无遗。我压抑着轻暖的欣喜，把视线费力地从她身上转移到母亲身上。老妇人正在打流食，昏黄的眼睛陷落得更深，里面却闪烁出象流星一样与精神极不协调的光芒，她一连几次转动灰色的眼珠，温暖地照向我又温暖地照向小雷，神色渐次明朗起来，她的手抖动了一下，我会意地走过去，紧紧握住她没有生气的手，她满意地点点头，眉梢飞起一簇迎春花般的喜色。我知道她是误会了，脸开始发热，小雷极为尴尬地悄悄用眼角瞟我，醉人的潮水从夏空一样的眼眸中层层叠叠地涨上来。

虽然和小雷一句话没说，但从病房出来却有那种飘飘然喜滋滋的感觉。被别人欣赏甚至带着点虔诚的膜拜，实在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对方必须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

我正想入非非地吹着口哨打算回办公室时，吴大小姐像尊瘟神堵在走廊尽头，她嘴里嚼着口香糖，双腿叉开，乜斜着眼翻白眼拉。

“呵，走桃花运啦？挺兴奋哦！”

“哪儿有呀，兴奋也是因为看到你高兴呗。”

“我呸——，当我是白痴啊，又去见那个小妖精了吧。”

我上前捂上她的嘴巴低声说：“还没下班呢，同事都在，怎么也不注意影响。这么大个人啦，本来挺明白事理的，还要我教呀。”

吴嫣惦着脚朝我来的方向看了看，用右手食指点着我的脑瓜儿笑道：“这次就饶了你。快去收拾一下，咱们回家。”

晚上吴嫣告诉我医院里出国的名额写下了。

“谁？”

“安华。”

我心里扑腾一下不快地问：“怎么会是他，按你上次的说法论排辈轮到我也轮不到他，另有内情吧。”

吴嫣滑溜的身子向我怀里偎了偎说：“有什么内情，估计是他父亲给他使了点儿劲，还有我老爸……”吴嫣小心地瞄我一眼说：“我老爸认为是我蹬了安华，面子上很对不起他老同学，是要给人家点补偿嘛。”

“真是走了狗屎运。”

“他出国有什么用，趁他不在你正好抓紧时机忙活着抢占主任的位置，我爸多聪明，道行多深，他等于替你清理了一块绊脚石。喂，我说，你那个课题要赶紧推向临床，怎么这段时间没听你提，我爸可是问了好几次了。”

“我有数。”

这件事实在令人挠头，要想在人身上实验“趾骨移植术”必须得到李东明的签字，可上次我背着他办的那件事儿，估计他现在还窝着阴火，另外，我猛然间这一提副主任无形中就威胁到他的地位，在未来的仁途上我们俩可以说势不两立，得到他的签字看来要大费周章。

第二天晌午，在病房我碰到了让自己咬牙切齿的李云盼。据说昨天晚上那个桡骨骨折的男人又闹了一宿，非说手术时别人给他搞坏了神经，李云盼正在安排护士给他打杜冷丁。他看到我嘿嘿笑道：“江主任来视察工作啦。”

我板着面孔严肃地说：“李教授，我有话问你。”

“好啊，等我处理完手头儿的病人。”

“不，马上。”

“江主任，有什么吩咐吗？”李云盼侧隐隐地笑着，我估计他心里肯定想我不敢当着护士和病人的面乱说话。可我又想，这一次绝对不能折到他手里，否则以后的工作更没办法开展。

“昨天是否你当值去高干楼？你是我尊敬的老教授，如果我安排不当，请你以后直接告诉我。”

“噢，是这么回事儿，江主任你误会啦。”李云盼胸有成竹地裂着嘴笑道：“昨天李东明主任安排我接了个手术，你说我听你这个副主任的还是听他这个主持工作的，你们不是在难为

我们这些当兵的吗？东一个指示，西一个命令。再说，人家李主任不是安排安华去了啦吗？好像也没耽误您什么事儿吧。”

我心里暗骂：“妈的！”这件事到底是李云盼搞的鬼，还是李东明从中作梗。

李云盼幸灾乐祸地问：“大主任还有别的差遣吗？没有，我还有一摊子营生呢，不象有些人光站着说风凉话就有了成绩。”

“你去忙吧。”我接着补充道：“你那个病人……得彻底查清楚原因。”

本来打算到李东明那里去套套情况，到他办公室才听说今天一早他去北京进器材去了，走时连个招呼也没打，我心里有点吃味。

两个连阴天连绵地降了两天苦雨，风梢子夹带出微寒，嗖嗖地打透单薄的衣衫。小雷的母亲这两天情况并不乐观，她越来越虚弱，身子像落叶被病痛折磨得不停抽搐，但只要她睁开眼睛看到她的女儿，所有的苦难都被潘多拉的盒子收了回去，她会温暖地笑着对小雷说：“竟然好多啦，用不了几天或许就能回家了。家里养的那两只老母鸡，放在邻居你二嫂子家呢，对你二嫂子三月份生了个男娃，你二大爷乐得合不上嘴。厢屋里最近有耗子，等回去我买点老鼠药。闺女，那个小伙子真不错……”小雷悲痛难熬，趁着妈妈闭上眼睛昏睡时躲在走廊里偷偷掉泪，可只要是回到妈妈身边，哪怕妈妈熟睡中，她也极力保持乐观的神色，象备战的战士随时用春天迎接妈妈醒来的第一眼。好几次我都站在门外默默地看着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心情像这个连绵的雨天沉重冷清。

我做了个阑尾炎手术，刚从手术室出来，感到心情抑郁，头晕脑胀，正难受时，黄小岚破门而入。她风风火火地进门，手里掐着张科室用药同意书。

医院搞改革，对药房进药提出新的要求和控制，非必需药品不能随便进，药房进药要和临床科室的需要结合起来，如果科室工作中有急需药品，可以先签署科室用药同意书，然后药房根据室科同意书里列出的药品项目组织进药。

黄小岚把科室用药同意书往我面前的桌上一摊说：“江主任，最近我出了趟远门儿，早就和老李商量要给你贺贺官的，等他回来吧，找个机会出去坐坐，你们俩这下可是名副其实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哩。来，先行使一下主任的特权，给俺签个字。”

我无力地抬了抬眼皮问：“签什么字？这样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最好找李主任，我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他，弄不好他会以为我们俩勾结晒他的干。”

我半玩笑半认真地用话攥她。

黄小岚担忧的抬手摸我的头说：“好烫，弟弟，发烧了吧。”

我甩甩头，摆脱掉她的手。

黄小岚哧地乐道：“还是老样子。好啦，好弟弟，姐姐等着用呢，快签字。”

“这个字我真不能签，你还是等李东明回来再说吧。”

安华在一旁讥讽地插了句：“人家黄大姐也不容易，这么热的天，大老远跑过来，你还真有架子，我都看不下去了。”

“弟弟既然这样为难，那我给老李打个电话，他若说同意，你可不能再找借口推托。”

我懒懒地说：“只要他说同意，我怎么会意见。”

“好，就这么着。”

黄小岚很快就拨通李东明的电话，几句话交待完事情，把手机往我耳边一塞说：“老李要和你说几句。”

“李主任您好，听说您出差啦，您辛苦啦。”

“江主任，这次走得匆忙，连个招呼也没来得急和你打。小岚要给咱科进批药，以前也都是按这个程序办的，都是老生常谈啦，你签个字走走形式，你不签字她可就停摆啦。”

“李主任，您同意，我才敢签这个字。”

“我当然同意。”

“那我听您的。”

我给黄小岚签了字，安华喝着水冷眼旁观，眼底透着煞气。黄小岚盯着我把字签完，眉开眼笑地和安华说：“安弟弟，你最近也是喜事临门，有机会一起出去坐坐？”

“和黄姐姐这样的大美人坐一起，是我安华的荣幸。哈哈。”

“什么美人，人老珠黄啦，就怕你们这些大忙人不赏光，两位年轻有为的帅哥先忙着，我有事儿，先走一步，以后再联络。”

黄小岚暗地里轻轻地拽我的衣襟，脸却看着安华在道别，我估计她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安华的面讲，于是边送她边尾随她出了门。黄小岚四下瞧瞧没人，头趴我耳边小声道：“那两万块钱你就不用还了，权当预支的药品回扣。你回去吧，好弟弟，姐真想你，有时间陪姐姐玩玩。”

“喂，不行。喂……”

黄小岚轻笑着，摇摆着水蛇腰袅袅地越走越远。

我脑袋昏昏沉沉地本来没多寻思什么，以为这只不过是象李东明所说走走形式罢啦，没什么可深奥的，可她这一提示药品回扣，我身上吱地冒出身冷汗，这个字签得有点卤莽，不会着了李东明的道吧，我暗骂自己愚蠢，肠子都悔青啦，可世上既无忘情水也无后悔药。

第六章

我沉默地点点头，在艾艾面前第一次剥开了衣服袒露出丑陋的灵魂，贪婪，自私，肮脏、下作。

吴嫣说这两个月上级职能部门组织学电脑，还要考试，而且为了配合这次学习，有关部门特意在宾馆包了房间和会议室，晚上要留在那儿过夜，我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不好我罚你。”

“你这人就是这么讨厌，心里指不定多开心呢，可捞着没人管啦。我可警告你，不准靠近小妖精一步。”

“你看你说哪儿去啦，我更想温香软玉地抱着你睡，可咱得有大局观念不是，小我得服从大我，个人要服从集体，你放心学习，我一有时间就过去看你，我还不放心你呢，那么惹火的身材，不准对别的男人抛眉眼呀。”

“去，讨厌。什么大我小我个人集体的，没当上两天主任，倒学会和我打官腔啦，我会按时抽查的，你给我小心点。”

“遵命，老婆大人。”

晚上我早早熄了灯，光着膀子撑开四肢仰躺在单人床上，没有女人看管的日子原来是如此这般惬意，累了可以不洗澡不刷牙就钻被窝，没有人嫌你脚臭胡子扎人嘴巴里有蒜味。高兴了我还可以打开录音机，放支舒缓或缠绵的歌曲，大大咧咧地叼起香烟，一支一支不停地抽，把寂寞做成烟圈吞吐着玩味。

天净云空，月明如镜，星子齐刷刷地眨巴着眼睛。恍惚中艾艾若荷花浮水般亭亭而出，她婉转身子，甩动青丝，衣袖翩然，柳枝摇曳间飞雪漫天，雪片扑落在她莹色的肌肤上，像珍珠泫然欲滴，她的明眸从银河岸畔幽幽传来，我激动地捧起一颗跳动的红心虔诚地说：“这是属于你的，给你。”

可艾艾突然摇步转身，再度回首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雷雅文，我慌乱地寻找双手上捧着的那颗红心，竟然不见了，我茫然地质问雷雅文：“是你偷去了我的心，我的心被你偷走了，你还我。”

小雷的身体像雪花一样浮动，她得意地笑道：“是你送给我的，你忘了吗？那是属于我的。”

我生气地大骂：“你下贱，干嘛要强占别人的东西，你若不还我，我很快就会死去。”我刹时觉得所有的血液都在凝结，我真得要死掉。

小雷耸动肩膀，把一颗血淋淋的心嘣地掷给我，她哀怨地说：“我没有心了，让我去死。”

小雷果然不见了，她变成了一瓣雪花从空中降落在我的脸上，融成了水珠，我悲恸得大哭。醒来一摸，脸上果然湿润，我知道那不是雪花，是泪水。

好心情被这个梦拿走了，我用湿毛巾重新擦了身，倚着床头想心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痛苦地仰着趴着侧着烙饼般折腾这一百五十斤的沉重肉身。我数绵羊数到五千只，满脑子充斥着羊群……烟抽得更凶，感到恶心难受，我爬起来撒了泡尿，躺下又接着烙饼，又爬起来喝了杯牛奶，吃了半打饼干，再闭上眼睛本来想数绵羊吧，可实在害怕那些咩咩叫的羊群把屋子熏得臭气冲天，不如数花吧，数玫瑰花……一朵花，二朵花，三朵花……我爬起来又撒了泡尿，最后干脆穿上衣服下了床走出宿舍。

做领导的通常不喜欢节假日，因为节假日他们就享受不到前呼后拥的优越感或高高在上凌驾一切的威风。这好象是谁谁说过的来？反正不是我说的。因为我不信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休息自由或完全沉浸于自我的状态。

我竟然沿着水泥路走向医院的值班室，这在以前是用脚指头想都不会想到的结果，是不是因为我当了副主任，就把医院，不对，是把医院的外科病房当成了我可以象家一样随时逗留的场所之一。

值班室里亮着灯，说明值班的人还没睡，今天好象是安华值班，我不想见到他，所以我沿

着左面向前走，打算去病房看看，或者，我犹豫了一下，或者去看看小雷。

“老李，不是都说好了你当组长，怎么搞来搞去成了王跃？”

我本来不打算偷听别人的谈话，尤其是这种带有隐私性质在人背后进行的。我向左直走，墙壁上通风的窗户很高，只要我轻手轻脚地走，我的眼睛是够不到窗户的，屋子里人的眼睛也够不到窗户，我可以安全地从这里躲开。

“别提啦，那人根本不玩儿人性。开始我倒是挺佩服他的，挺有才气，虽然巴结院长她闺女，也是人之常情，没成想他办事这么损。”

“那个人城府极深，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内情。”安华煞有介事地说。

“咳，别说了。”

我起了好奇心，倒想从李云盼嘴里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让他如此和我敌对。

“他以为他做的那些鸡鸣狗盗的事儿没人知道，我早都知道啦，本来组长人选定好了是我，可那小子竟然嫌我老，脸红脖子粗地和李主任争辩说非要定王跃，这中间还不知道有什么蹊跷呢，也说不准王跃给了他什么好处。象他那种人，可以把全科人的项目拿去换官，你说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我就说嘛，别看长得文质彬彬，实际上险恶的很。对了，老李，今天不是你当值，你怎么来啦。”

“还不是那个病号一直闹，我瞧他手腕根本没什么问题，他却一直嚷嚷疼，要求打杜冷丁，你说他是不是思想上有问题，对杜冷丁形成了一种依赖？我放心不下，回来看看。”

“你放心家去睡觉，这里不是还有我吗。”

我脸红脖子粗地非要定王跃？！妈的，这都从哪儿听来这么些不着边际的垃圾烂货，到底谁在背后捣鼓我。我想到开完会李东明和李云盼的谈话，会不会是他！妈的，这个不要脸的老淫棍！净背后里下拌子。我压着火朝左一路走过去，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反正听到病房里有人在喊：“疼死啦，有没有人，我要打针。”

是李云盼的那个病人。

我有点赞同李云盼的分析，认为这个病人对杜冷丁形成了一种依赖，所以不如趁着今晚搞清楚。我推门走进去说：“别嚷啦，让我看看。”

病人显然认出了我，他皱着眉头烦躁地说：“你还说手术没问题，为什么我一直疼。”

我看了看他的手腕轻松地笑道：“根本没什么问题，如果象你说的血管没接好，手臂早就变成黑色的啦。手臂上打着石膏会产生压迫，有点疼，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常期打杜冷丁没什么益处，时间久了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我这都是到家的话，请你相信我，手术一点问题没有。”

病人又哼唧了几声，没再坚持。我在床边找了张方凳坐下和他聊起天来。

过了几天那个病人顺利出院。李云盼再次碰到我神色缓和了许多，他说：“听说有天晚上你陪那病人聊了大半宿，他就不再闹了，主任就是会做工作。”

我笑道：“行了吧，老李，别糟践我啦，和你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相比，我还有很大的

差距呢，多多指教哦。”

“哪里哪里。”他摇着头满腹心事地走远了。

人心要靠人心来换，这绝对是真理。

李东明从北京春风满面地顺利归来，看来不虚此行，收获甚丰，在黄小岚的极力倡导下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顿饭，算是给他接风洗尘。吴嫣打电话告诉我吴英达近期要去德国考察学习数月，我问是和安华一起走吗？吴嫣说，你猪脑啊安华是去美国进修，怎么会和老爸一个团。吴嫣说吴英达再三嘱咐要抓紧把课题项目推向临床，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几天我给以前接过断指的小姑娘家去过几次电话，想了解一下她家长是否愿意来给小姑娘做“趾骨移植手术”，她的家人一会儿说商量商量，一会儿又说你能保证可以接活吗？

我说，若让我说十拿九稳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手术可以做出零风险的承诺，包括一个小小的阑尾炎切除手术，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他们说，那可不成，万一接不活，手指头没有也就罢了，脚趾也没了，可让孩子怎么活。

我说，可以先接一个手指试试，不过，等着做这个手术的多啦，我之所以重新找到你们，是因为当时给小姑娘做手术时印象深刻，那实在是个漂亮惹人疼的小女孩，我不忍心看着她长大了痛苦。

她的家人深有感触地唏嘘着说，自从那次住院后，小姑娘简直变了个人，忧郁自闭的让人心酸，在外人面前从来不伸手，也不愿意和别的小朋友接近。

我说，是啊是啊，所以要想想办法。

几天之后，小女孩的家属又来电话询问接指的事儿，根据他们的提问我认真做了解答，她的家人说我们再议议。再后来，她的家人说同意先接一个试试。

我硬着头皮去找李东明签署进行临床试验的协议书。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吴院长说咱们这个课题搞得不错，他希望你带头把这个项目推向临床，病人我已经联系好了，您看您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李东明脸上阴晴不定，他的三角眼眯成一条缝，舌头缓慢地在下唇爬行，我知道我又触到了他的痛处，不过话又出回来，你若是签了名，就当咱俩扯平，你李东明对我做得那些缺德事儿，也就既往不咎，若你不签这个名，指不定哪天我就要把话攥到你跟前儿。李东明掂量来掂量去说：“江主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再和吴院长通个气儿，别让他说咱们目无领导。”

我恨恨地咬着舌尖笑着说：“李主任考虑的周全，要不，今天晚上我过去时先给他递个话儿。”我是釜底抽薪，也不怕他找理由推来推去的拖延。

李东明笑道：“那更好，听说他明后天要去德国考察，不如今晚咱俩一起去看望看望他，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儿。

迫于吴英达的压力，李东明签署了同意书。小女孩重新被接回病房，等待时机进行手术。

今天也算阳光灿烂，吴嫣突然打电话说：“江北，这次是真的，我那个没来。”

“你什么没来？”

“就是那个，唔，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办？”

“哪个？吞吞吐吐的，能不能讲清楚点。”

“我呸！你真是猪脑，当然是大姨妈啦，大姨妈懂不懂，这个月没来。”

“喔。”

“喔个屁，怎么办，我老爸得好几个月之后才能回来，又不能马上结婚。”

“你别着急，反正结婚是迟早的事儿，你……你乐意生出来，我绝对没意见，如果你还想再玩儿两年，不想要……。”

“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站着说话不腰痛。好啦，好啦，你别说了，我挂电话啦，烦死啦。”

放下电话，我开始发呆，如果说之前我对和吴嫣的结合尚存侥幸，还偶尔想入非非地给爱人这个位置设置悬念，那么今天我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细风徐徐，光影斑斓，秋天的花色却异常黯然。我打算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好。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

到财务科报销公费医疗的单据，里面有几个人正在翻账本，出纳小凤朝我丢了个眼色悄悄说：“这几天厅里派人在搞审计，过两天再来吧。”

我点点头说：“没问题。”

若不是小凤进了趟里屋问：“喝水吗？”

若不是我好奇地暗自思量凭白无故搞什么审计，又颇为有心地顺着门框小心向财务科长屋子里探了探头。

也许，也许……

总之我看了，我也听到了那个熟悉得让我迷失的声音。

“不，不喝水，谢谢！”

我觉得自己又出现中暑症状，头脑发晕，四肢无力。

她灵秀的眼睛正盯着本账簿一丝不苟地翻，阳光在睫毛下面投了道好看的暗影，虽然头发又剪短了一截，但仍能覆盖住肩膀，一侧的青丝调皮地搭拉下来，她轻轻地用手抿了抿头发，露出毛茸茸的耳朵。和以前比她清瘦了许多，但姿态和色泽依然那样诱人，或者更诱人。这时她正一只手拈着圆珠笔在白晰的指间舞弄，而眉头却蹙起来凝神思索。

这种甜蜜的感觉慢慢靠近时，她的睫毛跳动了，她极不舒服地调整做姿，不经意间瞟了瞟门外。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而她却不动声色，像普通人见面一样点点头，又俯身继续看账，尖锐的痛苦像闪电从骨子里碾过。

“江北，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小凤顺手递过一杯水问：“听说你快要和吴院长家千金结婚啦，啥时下罚款单？我们好有个准备。”

艾艾沾在手指间舞弄的圆珠笔猝然从指尖脱落，她俯身拾起来，继续翻动帐簿，却并没有回头。

“ 嗯，我先走了。 ”

我失魂落魄地逃出门。

纵使相逢不相识，不对，纵使相识不相逢，也不对，风掀动起姑娘们的裙子，柳絮开始凋零了。

谁在说小雷的母亲病情恶化，我没听进去，现在我心里只有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懊恼。谁在说吴英达是不是出了问题，卫生厅干嘛趁他出国来查他的账，我没听进去，我只是在抱怨艾艾，人在济南却不来见我。谁说，江北，快，李东明让你去给小姑娘做手术，等了你半天。我没听进去，我正在回忆里饮泣，顾影自怜。

曲凡生把我从梦魇里拉一把说：“ 快走，手术要开始啦。 ”

我才抬起头发现原来天上有个太阳，原来这不是黑夜，原来刚刚的一切都不是梦。

上了手术台，自信心和责任感驱除掉所有的私心杂念，这是由我主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手术，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本来安华要来做助手的，但我没用他，我不信任他，怕他不起好作用，我说你还是专心准备出国的事情吧。安华不快地泱泱离去。我让师兄和我一起做这个重要手术，师兄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心存感激，手术时很卖力。手术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一切都很顺利，比预想的还要顺利。

我终于在小姑娘父母面前展开了笑容说：“ 手术很成功。 ”

可我竟然没有成就感和喜悦感，我慌乱地脱掉手术衣，急匆匆跑向财务科，那里早就关闭了防盗门，那张银灰色的铁门，冰冷地站在那里嘲笑。

艾艾怎么会来搞审计，她一直呆在济南吗？

明天吧，明天一定要问清楚。

晚上我一直呆在病房守着小姑娘，她黑色的瞳孔里弥漫着恐惧，但从手术开始到麻药过劲，小女孩竟然没发出一点儿痛苦的呻吟，她的小脸上充斥着迷乱的矛盾，是坚强，畏惧，希望，忧虑。她扑闪着大眼睛小心翼翼地问：“ 叔叔，手指会不会变得和上次一样脏，用肥皂洗也洗不干净？我害怕。 ”

我摸着她的头笑道：“ 当然不会，它会越来越红润，和你其它的手指一样听话。 ”

小女孩脸上折射出明亮的光彩说：“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可以像其它的小朋友一样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变吗？ ”

我肯定地回答：“ 是，和其它小朋友一样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变。 ” 小姑娘脸上挂着甜蜜的希望睡着了，我轻轻给她拉严毛巾被，起身向她的父母道别。

月色溶溶，秋风乍紧。我思潮起伏地顺着医院溜达了一圈，突然想起那个病重的老妇人，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走近病房时，远远瞧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孤单地倚着白色的墙壁出神。

“ 丫头，妈妈怎么样啦？ ”

“ 唉。 ” 小雷叹了口气，黯然神伤地垂下头，再抬起脸时已经沾满泪水。

我抬了抬手臂本能地想试去那些泪水，小雷的头向左边一偏说：“你是来看妈妈的吧，进去瞧一眼吧。”话外的意思是，瞧一眼少一眼了。

老妇人处在昏睡状态，由于痛苦的折磨她的嘴向内抽缩起来，面色像燃尽的灯草灰苍白阴暗。我不敢认真端详这张枯瘦变形的脸，看一次，就增加一份对死亡的恐惧，这张脸曾经让我感到多么亲切，从上面找不到半分屈服，它始终用微笑诉说人生的风雨。现在，除了隐约虚弱的呼息，在那个空壳一样的躯体上，寻不到半点生命的痕迹。我的心开始潮湿，眼泪在眼皮底下涌动。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意志是有限的，此时谁都明白回天乏术。

小雷陪着我走出病房，过度的忧伤和焦虑加上几天吃不进饭，她的脸色灰暗得可怕，我的胸口发紧，四处布满了对她的怜惜，我还恨我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因为吴嫣的约束，竟然疏远了这对母女，我仿佛越来越远离了自己，不受控制地坠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所想的和所做的，往往背道而驰，我现在极度酸楚却装腔作势地说着一些空洞乏味的语言。

“要好好照顾自己，才有力量照顾妈妈，如果连你也累倒啦，把身体糟蹋坏了，谁还照顾她老人家。”

“别说了，江北，我不想听这个，我不需要安慰或者同情，你……我只要你告诉我实话……妈妈的病情是不是恶化了，癌细胞是不是扩散了。”

“嗯，小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要妈妈来做手术，也许她在家会更快乐。”

“不，不，你别这样说，你是好意，都怪我和妈妈命不好……”小雷努力压抑着，可嘴唇早就控制不住地哆嗦。

我把她的身子拥在怀里，紧紧地拥着，企图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她，企图用自己的温暖驱走她的厄运，任由她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打泪衣衫，这个月夜好漫长。

第二天下午五点半老妇人停止了呼息，死前她目光迷乱说：“闺女，闺女……咱家庄稼招虫子啦，我明天去打药……那小伙子不错……不……我看到你爹啦……他要……他要……”然后就拖着小雷的手咽了气，脸上一片宁静。雷雅文竟然没有掉泪，她仿佛中了魔咒，她的表情麻木而僵硬，异常冷静地处理母亲的身后事儿。母亲火化后，她和我请了三天假。

我难过地说：“你在家多呆些日子，好好调养一下身子，多陪陪……多陪陪妈妈。”

她摇摇头，牙齿咬着嘴唇异常坚强地说：“妈妈住院这段时间，我本来就请了这么长时间的假，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再说……再说，我哪里能一个人呆在那个触景伤情的地方，我受不了。”

是啊，怎么能让丫头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呆在那个处处留着妈妈气息的空房子里，没病也会憋出病。

我慌忙说：“还是早点回来的好，医院非常需要你，还有……还有师兄也非常关心你。”我本来想说，我也非常需要你，可我说不出口。

雷雅文诧异地盯了我一眼，低下头，不再开口说话。我很后悔自己加的那个后缀，我多么的虚伪啊。她抱着妈妈的骨灰登上列车的一瞬，压抑太久的悲痛在她阴暗的小脸上趟成了河。我的心脏一阵紧似了阵地收缩，差一点义无反顾地跳上车陪着她一同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火车吞吐着黑烟昂首鸣笛，那缕向天空延伸的青烟带走的是一个人的灵魂，我茫然地伫立站台，回头间才发现竟然也满脸热泪。

我一直没去找艾艾，虽然我说过我要回去问问清楚，可是，读者们你们恨我吧，我就是这

么个东摇西摆优柔寡断的人，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遭受艾艾的冷落，况且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阻止我，这个时间去找艾艾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可怜的小丫头，也对不起身怀有孕的吴嫣。

这几天下班后，我习惯去病房走走，然后抚摸着小姑娘的小脑袋和她聊一些天真的话题。小姑娘说：“叔叔你讲个故事吧。”我说：“好。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老和尚说啊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咯咯，你骗人，你讲个正把经儿的故事嘛。”

小姑娘扑哧扑哧地乐，小辫子淘气地摇来摆去。

“那就给你讲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王后怀孕了，那天外面下着大雪，雪花象羽毛一样从天上飘落下来。王后在乌檀木框子的窗户前，给小孩子做衣服。针一下子扎破了手指头，血流出来，滴了二滴在雪地里。红色的血衬着白雪，格外美丽。王后想，要是我有个孩子，白得象雪，红得像血，黑得象乌檀木，后来她果然生了个如此漂亮的小女孩儿……”

小姑娘入神地听着，一会儿问：“白雪公主真漂亮，我是白雪公主多好呀，叔叔你说我漂亮吗？”

“你当然漂亮。”

“嗯。”小女孩肯定地点头说：“快讲，快说那个坏蛋王后怎么样啦，白雪公主吃没吃毒苹果……”

从病房出来，我到医院外面瞎逛荡。不远处有许多地摊，卖衣服的，卖小杂货的，卖书报的，卖吃的……我脑子里空荡荡的，一会儿被许多杂乱的声音填满，一会儿又被安静的夜风掏空，一会儿安静一会儿烦乱，一个四川妹妹老远就朝我吆喝：“大哥，过来吃麻辣烫吧。”我笑着摇摇头，但还是走过去说：“还不收工啊。”四川妹笑着说：“和你常来的那个姑娘好久没来啦，她干嘛去啦，你有空捎信儿让她来哈，我们进了不少好菜呢，还是老规矩，白送两串。”我笑着说：“她最近忙点那，难为你还记得她，给我来五串吧。”我在路边临时搭的小方桌边找了个马扎坐下后等着麻辣串出锅。

“大哥，放辣椒吗。”

“放，多放点。”

身旁的小方桌上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男人手里抱着一堆购物袋，偶尔挑起几片菜叶吃口，可大部分时间象傻瓜般陶醉地欣赏女朋友甜津津的吃像，姑娘边吃边说着只有两个人听得见的话题，不断用餐巾纸按按嘴角沾的辣椒油，舌头时不时调皮地吐出来。男人用手敲打她的鼻子说：“不能吃辣，还放那么辣椒，小馋猫。”女人就无限淘气地再吐舌头。

加好了料的麻辣烫端来了，我用筷子搅动几下便埋头开吃。这都是小雷平时爱吃的菜，她尤其喜欢吃辣，每次见到麻辣串不管饿不饿都挪不动脚，非要买两串解馋。我有点想她，那个纯净的小丫头，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晚上会不会害怕。我想象着在一个四处漏风的破屋子里，小丫头睁着明亮的眼睛整夜整夜地失眠，心脏又被酸楚揪得发痛。唉！

我不敢叫她的名字，就一路疯癫地重复着小丫头走走停停，心事压扁了给风看，愁绪缠成团给月亮听，自己却无力抖擞开回味。我觉得这就象一个小小伤疤，碰碰就有痛感，为了不痛就只能把它冷落在角落里灰尘下。

小雷回来上班了，比想象中更坚强更勇敢，她没在外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这个世界残酷

地给她的人生捏了个模子，从外面看过去，象贝壳一样光滑坚硬，可我知道那实际上那个壳比纸还脆弱，里面装满很软很软的内容。她回来了，我没有去找过她。因为我怕自己，也怕她，如果所有的感情都不能被理智制约好，谁能保证我不会伤害她。

我去看过吴嫣两趟，她忧心重重地说：“还是拿掉吧。”

我说：“不。留着吧，我们结婚，你也要定定心啦，我也要定定心啦。”

“你会不会后悔？”吴嫣出奇地忧郁，她象有很重的心事儿。

我握住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照顾你……和孩子。”

“江北。”吴嫣竟然掉下了眼泪，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这两滴眼泪软化了我对她的厌恶，我又紧紧握她的手，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吴嫣擦了把眼泪强硬地笑道：“不，还是拿掉。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每天醒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病房去观察小姑娘术后的手指，随着时日的延长，手指象春天的芽孢慢慢显露出绿意盎然的生机，这在我灰暗的心灵上亮起一道彩虹。

今天快下班时，安华满脸好奇地说：“喂，江北，有个美女说下班后在医院门口等你，说有事儿。”

我哈哈笑道：“有美女你还会找我？”

“不是，反正那人神神秘秘的，我让她进来，她死活不肯。”

“真的？”我不太信任地挑了挑眉头。

他回身问施芬娣，老施，你也看到了吧。施芬娣撇撇嘴道，我没看到什么美女，只看到只苍蝇从跟前嗡嗡叫着飞走啦，哈哈。说完话施芬娣得意地堆起脸上的横肉和安华打趣道：“你小子怎么这么没骨气，被人踩死啦，还给人家唱赞歌，不是脑子有水就是少根筋，有本事儿也玩几个试试，别净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破烂。”

“你爱去不去，不去拉倒。”安华鼻孔哼了哼道：“我这就爱捡破烂，别有味道。”

他嘴角压着邪恶的笑容，拿腿就走。

会不会是吴嫣想和我讨论怀孕的事儿，他也不必这么故弄玄虚，再说照吴嫣那脾气是不会要安华给我捎信儿的。弄不好是安华和施芬娣刺挠我耍我，这小子搞什么明堂。吃过饭守着空空的屋子，我竟然发觉我守不住寂寞。

最近老有种莫名的惶恐常常惊扰如水的平静，把我抛掷到辨不清方向的荒野路郊，有时惊跳，有时忧郁，它让我怀疑对的理念，也怀疑错的理念，真希望沉默中发生点不大的变故，冲淡这种感觉，就象大海中掀起的惊涛骇浪，不，哪怕是微风吹皱的湖水，我期盼着生活中有那么点儿变化。

我来到医院门口，这时已经晚上八点半，依我的推算，就算真有人在这里等我，估计那人也早就走了，从下班到现在有三个多小时的跨度，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耐性，更何况也许这个等我的人本来就是安华有意识的杜撰，另外我又潜意识地渴望着点什么，是那个美女给了我遐想的空间。

你相信宿命吗？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是受上天某个神灵专职操纵的，是他安排了人

与人的相聚和分离。

艾艾。是的，是她。

如果我知道安华所指的人是艾艾，不知道我的情绪又会如何汹涌，也许是矛盾的复杂，我一直很想见到她，似乎见到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那个心底滞留的疑团。肩膀上的牙印早就消失了，也不再痛疼。我的心还痛吗？我很麻木。

看来矛盾的不只是我，还有她，这个在夜色中极其美丽动人的女人。艾艾的感觉神经末梢先触摸到了我，她倏地停住踱来踱去的步子，身子在夜色中倔强地僵硬着，我站在离她二米开外的背面，风吹过来，竟有恍然如梦的迷乱。

她僵硬的腰部缓和了一下，一百八十度的转了个身，脸上就有了平静的笑容，淡淡的有那么点伤人的距离。

“你……艾艾，你怎么还在这儿？等我吗？”我的话里随着她的距离竟然也有了距离。分别才多久，为什么此时彼时感觉上却若前生来世。

“当然等的是你，你同事没给你捎信？我还以为你有手术脱不开身呢。”艾艾皱起眉头，略显焦灼。

我想说，艾艾，你真好。可我说：“你吃饭了吗？”

“好了，别问我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吧，我在这儿站的都快累死了。”艾艾踢了踢高跟鞋，神色比刚见面时自然了许多，我也就跟着自然了许多。

“要不去我宿舍，可就怕你不敢。”

“走吧。”

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或者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两个人都沉默着，沉默令空气里仿佛洒了火药粉末，哪怕一小声微微的轻咳都会引爆。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闷，竟然不想带艾艾去宿舍了，我改变了主义，我顿顿嗓子迟力地说：“你还没吃饭吧，我带你去一个地，咱们还是边吃边谈吧。”

艾艾纳罕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样也好。”

“你怎么在济南？你……”

“你要和你院长家千金结婚？你……”

“你先说。”

“不，你先说。”

我还没开口，吃饭的地方到了，这是一个不大的饭庄，虽然小但是里面收拾得整洁干净，而且气氛不错，适合安静地谈话。我知道她爱吃苦瓜，白菜猪肉粉条，凉拌黄瓜，我还想再点个汤或者比较有特色的菜，比如虾、鱼、蟹什么的，否则表达不出我的盛情厚谊。艾艾摇摇手说：“够了，你以为我是饭桶呀，吃不了糟蹋了怪可惜地。”

艾艾真是饿坏了，饭菜端上后，她问你吃不吃。我说我吃过了，你快吃吧。她也不再和我客气，直接要了碗米饭，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功夫，白菜猪肉粉条先见了底，凉拌黄

瓜见了底，她用餐巾纸试试嘴角笑道：“怎么像是饿了几百年一样。好了，我饱了，快买单，我有事儿和你谈。咱们还是出去聊吧，在这儿光线太亮，我倒像是做了亏心事无法开口。”

风凉了，树叶偶有几片从枝头掉落，给夜投下斑驳的暗影。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艾艾你怎么跑济南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艾艾沉思着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你未来的老丈人，也就是你们医院的院长大人，这次怕是有点劫难，这次是卫生厅委托我们查账，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讲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恐怕有点悬，至于详细的情况，我也没办法和你说，我们也有纪律，你最好有点思想准备。”

“哦。”我愣了一下，我从来没想过背靠的这棵大树突然有一天也会得病或者倒塌。

艾艾叹了口气说：“我今天讲这些话并不是对你余情未了，你也别自作多情以为我是来和你纠缠不清的，根本没那回事儿，只是总归咱们是同学，有过很深的感情，我不想看到你……”艾艾困难地咽着口水说：“不想看着你失败或遇到困难。”

“艾艾，上次你误会了。”

“你别解释，我现在基本上对你已心若止水，你不是问我啥时来的济南吗？就是上次见面之后，女人有时很贱，我本来以为自己恨死你了，我堵气要结婚，要找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男人，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为了恨你是为了赌气才结婚，要让你为之懊悔或痛苦。本来以为见过面永远也不再相见，可我的身子一碰到你的身子就中了邪，就不能自拔地坠入回忆的旋涡……我没和那个人结婚，我根本不爱他，我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的感情，离你生日大约半拉月吧，我来了济南，是抱着和你重修旧好的决心……可却看到你怀里抱着另一个女人……你眼神里流露出的怜惜，深深地刺激了我。江北，我恨你，但最主要的，我累了，我觉得我为我们的爱付出了太多，在感情上已经透支，我很疲惫……你离开北京之后，最痛苦的那些日子我不分黑天白夜地学习，我考了注册，然后辞去了工作，我在陈剑风的事务所干，也许下意识地我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可以到济南工作，可以和你共同找回丢失的岁月。可是我错了。当我义无反顾地来到济南后，我才发现你已经变了，你也不再是原来的你，不是我认识的爱过的那个江北。”

“艾艾，对不起。是我辜负了你，但是……。”我想说，但是我还爱着你，可是说这些还有必要吗。

“你别自责，你该好好爱你得到的那个女人，当然我是指院长家大小姐，这毕竟是你的选择，听说你和她同居了？”

我沉默地点点头，在艾艾面前第一次剥开了衣服袒露出丑陋的灵魂，贪婪，自私，肮脏、下作。

“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和一个清纯的象女学生似的小姑娘搅和在一起，江北，我能看出那个小姑娘对你挺有感情，也许……也许……”艾艾探询地瞟了我一眼说：也许你也对她有点感觉，但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和她牵扯不清，会害了她。吴家大小姐待你也不算薄，听说你的副主任就是人家一手操办的，你再这样放任，会不会伤害她。说实话，越是接近现在的你，我越是对你失望，我有点鄙视你！瞧不起你！难道这就是你要的出人头地？这就是你所谓的追求事业？”

听着艾艾平静的诉说，我酸苦的想哭，我想哭，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想哭的念头，这两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茫然了，似乎一切都不成体统，一切都不成样子。

“艾艾。你在济南做什么，你该回北京的。”我失神地喃喃说。

“我在一家事务所工作，是陈剑风介绍我过来的。在这儿呆的这段日子，很不适应，爸妈都很担心，做完手头这个活，说不定我就回去，以后也不会再过来，你好好保重。”

艾艾的话象是生离死别，她黯然的神色里多了几份凄楚的离情。

“陈剑风……他对你实在不错。”

“嗯，他是个好人，不，应该说他是个好男人，我没想到他这么宽容，这么有耐性，我有点感动，我答应他的求婚了，从济南回去我们就结婚，这次不是堵气，是为了自己。江北，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不年轻了，不是玩世不恭的年纪了，傻瓜才会放过这样好的男人。”艾艾挑战地注视着我说：“江北，好好生活吧，别把自己弄丢了，我会很痛心。”

昨天我还在考虑，如果小姑娘的手术成功，按计划可以顺利地对其两个断指进行手术，而且我还打算给医院提个建议，策划把这个新成果在电视上打打广告，对这项技术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既能为医院创惠创利又能把知名度和声誉搞上去。

前几天我和吴嫣见面，她说要和我商量结婚的事情，问请多少客，摆多少桌酒席。

我说：“咱就不要铺张浪费啦，结个婚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吴嫣不高兴地撅起嘴巴说“人家方厅长女儿结婚请了五六十桌，那场面才叫气派。结婚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别想糊弄糊弄就对付过去。”

我不服地反驳道：“人家是人家，结婚也是男人一辈子的大事儿，我怎么就没那么多条件，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儿，何必搞得那么麻烦，想想头都大。”

吴嫣轻蔑地翻了翻白眼道：“你，哼，你什么出身，无非是一个农村淘出来的穷小子。”

我生气地说：“农村怎么啦，中国没有这九亿农民谁来养活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小姐，农民生产出来的可都是你们的奶，有奶便是娘。”

“去，什么奶，什么娘，这么落套，开个玩笑也当真。德行！纯粹的小家子气。”

“是呀，我小家子气，可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干嘛要看中我这个出身不好的穷农民呢？”我看到她眼里的不屑，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我，你欺负我。”吴嫣拍打着她扁扁的肚皮耍赖道：“孩子，你听到了吧，你这个爹好霸道，到现在也不知道疼你妈。”又抬起头对我不满地说：“问我为什么相中了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不留神被你蛊惑了。”

想到她有孕在身，我又有点心软，也不便再和她继续争辩，温和地说：“你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只是我可没钱，这你是知道的。”

“哪里用得着你掏钱，傻样儿，我就喜欢你较真的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象你活得这么认真。”

……

当然，现在想这些似乎过于滑稽。艾艾透露的消息象一支冷箭，而且是带着毒的冷箭措手不及地射向我原本按部就班的日子，吴英达会不会真出问题，他若出了问题，我该怎么办。

生活并不每次都给你预留防范、改正和撤退的空间。该来得总归会来，这就是自然规律，哪怕是暴雨冰雹，你也得挺着身子硬挨。只是没成想它来得这么迅猛。

二天后，从上面传出消息，吴英达有经济问题，就地撤职审查，并责令追回所有受贿款项，吴嫣家被查封了。事情的发展迅雷不及掩耳，一夜之间，暑来寒往，天翻地覆。

刹那，我的脊梁骨成了众矢之的，每天火辣辣是经受血雨腥风的洗礼。更没想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喜欢落井下石，不知谁又从背后踹了我一脚，说我吃药品回扣达几十万元，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当然传说人脏并获，也就是说对于我自由的时日为数不多。后来又有内部消息说，不是十几万，听说最近一笔就三万，黄小岚就是证人，已经审查过了。我被医务科调去问了几次话，张主任的脸上象贴了橡皮，铁青着没有表情，他让我好好回忆一下，给组织上写份审查报告。我说，我写。但我不承认我有问题。张主任说，抵赖是没有用地，我奉劝你认清形势，好好反省。

我简直成了一种极厉害的传染病，人人见了都象躲避瘟疫般惟恐不及，就连雷雅文看我的眼神儿都流露出几分怜悯和不屑，她也不信任我吗？我很悲观，觉得生活真他妈的象戏剧。

我给黄小岚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打通。她的风情，老练，精明，妖娆，就连她身上曾经持久的香水味道都在想象中有了尸体腐烂所散发出来的恶臭。

后来张主任又找我谈话，他苦口婆心地说：“江北，咱们这次的问题牵扯到不少人，你的问题也不算严重，你最好及早坦白，给组织上一个明确的态度，把欠款补上，也许上级会宽大处理的。”

我抵触地回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张主任不高兴地沉下脸来道：“最近进的这批药，是你签署的药品进货同意书，黄小岚都承认了，她亲手送给你药品回扣二万元，这也有假？”

我说：“我签字是受李东明主任的委托，这件事儿黄小岚和安华都可以作证，至于你说的药品回扣，我没收过。”

“可李东明主任说，他当时在北京，进药的事儿他根本一无所知。而且你的话还存在疑点，有人看到黄小岚给你送过钱，你为什么还要狡辩。江北，你要端正态度，医院查清楚这件事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希望你能理解配合。”

“黄小岚是给我送过钱，但那钱是我和她借的，我还写了借条。”

张主任问：“借条呢？”

我懊恼地说：“你问她不就一切都清楚了。”

从医务科出来，我也没心情工作，办公室也懒得去，我讨厌那些好奇的象针芒一样扎人的目光。不如去病房看看那个断指的小姑娘，她仿佛是黑夜里的萤火在我灰暗的心灵上偶尔带来微弱的光亮。小姑娘的手指已经成活了，她老远看到我就兴奋地大叫，叔叔你好。我急步走过去，把她抱起来问，手指还痛不痛？

“不痛，不，一点点儿痛。”

小姑娘扑闪的大眼睛里燃起的快乐之光可以溶解掉世上所有的阴暗。

“江北。”

我没想到雷雅文会在这儿，她的眼睛望里面跳动着让我不敢直视的内容。是怜悯吗？

“喔，你也在。”

“叔叔，叔叔。”小姑娘用另一只手触摸着我的脸说：“小雷阿姨经常来看我，给我讲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她俯下脸来，嘴唇贴在我耳朵上细声细气地说：“妈妈说，这个阿姨是你媳妇，我长大了也要当你媳妇，你说好不好。”我笑着摸摸她的小嘴巴说：“你知道什么叫媳妇吗？”

“当然知道，就是天天可以看到你，天天给你做饭吃，天天听你讲故事的女人呗。而且……”小姑娘神秘地眨巴着眼睛悄悄说：“我长大了要象白雪公主一样漂亮，你象白雪公主里的王子。”

“哈哈。”

我笑了。

不知道雷雅文有没有听到她稚气的语言，我一直在逗小姑娘说话，很专注地逗她，但心却牵系在小雷身上。

“来，文文，要打点滴了。”小雷朝她招了招手，我把小姑娘轻轻放在病床上。

原来她叫文文，原来她和小雷有着同样的名字，我心里跳过一阵温暖，偷偷抬眼瞅了瞅小雷。她看上去很平静，自从母亲死后，她成熟了许多，似乎这个世界的任何风雨都打乱不了她的宁静。

从病房出来，雷雅文跟着我一起走出来，她问：“你用药品回扣的钱给我妈付的治疗费？”

我说：“不是，钱是我借的。”

她说：“你借了黄小岚的钱？”

我说：“是。”

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说：“我不傻，这没什么不对。”

她说：“听说医院要你把钱还上？”

我说：“你别担心，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一切都会得到澄清和解决。”

安华从对面笑着走过来道：“呵呵，你们俩聊什么这么亲密。江北，你不是要和吴嫣结婚吗？恐怕我是没机会参加你们的婚礼啦，不过礼金早就准备好了。”

“无耻！”小雷低头狠狠地骂道。

“谢谢。”我平静地说。

我担心地看看小雷，她别过脸去说，你忙去吧，我有事先走了。”

吴嫣，从一个众星捧月的官家大小姐落魄成为无家可归的街头平民，她无论如何无法承受。她课也不听了，班也不上了，每天象幽灵一样出没于歌舞升平的娱乐场所，有时整宿整宿地在外面买醉。而我在单位面临的不是审查就是盘问，实在没时间去照管她。每天下了班，都象找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挨家酒吧舞厅里去找人。晚上就恶梦连连，我梦到吴嫣替我生了个儿子，大约两岁大的光景，又白又胖，我喜欢得不得了，可猛然间发现这个孩子只会傻笑，再回过头看时，他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嘴巴上还流着满满的哈喇子……

吴嫣这样放纵自己，情绪低靡，无限度酗酒，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讲对胎儿危害很大。我痛心疾首地反省，认为自己应该对她多付出些关爱，哪怕是为了孩子，可每当看到她那张不是醉醺醺就是歇斯底里的脸，厌恶感便象符咒缠身迅速滋生膨大，我努力克制着，然后象圣人君子那样伟大地抛开自己的悲观，低落，烦躁，不满，去安慰她，关心她，低声下气地恳求她振作。

第一次我容忍她的一夜不归，我理解她内心极其痛苦的。第二次我容忍她发脾气时摔碎碗碟，我理解她心情压抑。第三次我容忍她让一个油头粉面或是财大气粗的陌生男人用怀抱送回家，我理解她醉酒失去意识……第四次，不，也许是第五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当我夺过她手中的酒杯啪地摔在水泥地面上时，吴嫣愣是瞧都没瞧一眼，直接拿起酒瓶仰起脖子，瓶口对准嘴巴就向里面灌。

“你疯啦，你有没有替孩子想想，难道你想让他生出来就弱智吗？”

“谁替我想，你吗？”吴嫣睁大迷乱的眼睛指着我和鼻子说：“你真正的关心过我吗？你不是整天皱着眉头在厌恶我吗？你不是替小妖精付了三万块钱吗？你为了她可以收回扣，可以做昧良心的事儿，可你为我做了些什么。”

“我不关心你。”我气急地说：“是你不知道自爱，我没想到你如此的自甘堕落。”

“你滚！我不爱听，你心里根本就没我，好，以前你还看在吴英达院长的份上给过我些体恤，可你的冷酷现在彻底暴露出来了，你自私，你实际上比谁都自私，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崇高样子。”

“吴嫣，你不可理喻。”

“别装腔作势了，你以为我是木头吗？我也有感觉，别不承认你爱那个小狐狸精？这样只能让我更鄙视你！你是不是想趁机甩了我，你滚！你现在就可以和她双宿双飞。可我诅咒你们，要永远诅咒你们！”

“你能不能理智点儿，成熟点儿，正视现实，别再胡思乱想，别再无中生有，我实心实意地要和你一起生活，哪里有过其它的非份之想。你这样不但是在贬低我，也是在贬低你自己。”

“我有吗？那你发誓说你没爱过那个小妖精，否则，你就和她天打雷劈，同归于尽。”

我扭头就走。我不愿意和这个恶毒的女人作一些无谓的争论，这只能更激怒她，更刺激她，让她更失去理智。

“我走，你冷静一下。”

“好样的走了就别回来。”

当啷——桌子上的闹钟在地上粉身碎骨，我的身子跟着响声抖动。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

什么时候把生活糟蹋成这么个鬼样子？

卫生厅派遣了一位新院长来接替吴英达的职务。新院长姓于，名叫于正扬。他到任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提出“整风”，要求各科室必须在醒目的地方张贴“禁止药贩入内”的字样儿，提出小到每个科室每个人大到整个医院都要有自己的口号和格言。他烧起的第一把火是，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对物资、药品、设备采购推行“透明工程”，全部实行公开招标，集中采购，集体决策，集体定价；他烧起的第二把火是组织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对药品进货，提成，回扣，进行名副其实的彻查。

现在医院里四处风声鹤唳，不光我紧张，所有的科主任都很紧张，生怕因小事大，万一被查出有什么污点浊迹说不定会丢了顶头钊砂。大家的眼光开始分散，没心思议论或紧盯着我不放，因为几乎每天都会传出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非常偶然，我发现李东明如煮在锅盖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有天中午下班后，大家都走光了，我也准备离开，远远瞧到李东明拉着张主任的手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把门严严实实地带上，可俩人进去不多会儿功夫，张主任就打开门，摆出坚持要走的架势。

李东明拉着他的胳膊尽力挽留，张主任提高音量道：“不，你嫂子根本不准我假，我得回去向她报道。”

他把脸俯到李东明跟前小声道：“再说医院有纪律，现在哪敢出去吃饭。”然后又友好地拍了拍李东明的肩膀道：“一起走吧。”

李东明碰了个钉子，为难地摆着双手道：“你呀，怎么这样惧内，我还落下点儿事儿，你前头先走，以后有时间再聊。”

他背转过身又回了办公室，啪地一声关紧了门，里面响起电话按键的动静。我注意到，李东明和张主任讲话时嘴角的肌肉不规则地上下跳动，头顶上冒了层密密麻麻的汗珠子，由此断定，他紧张，我就说嘛这老家伙哪有那么多家当整天天花天酒地。

我幸灾乐祸地想：“哼哼，看来这次，他也有点悬。”

晚上，东南风突然倒了风向，一阵少见的西北风从北面吹过大段黑压压的乌云，凉风鼓起树叶，光线渐混，黄沙漫天，风鼓着鼓着，苍穹中裂开一道闪电，雨水瓢泼而下。我正坐在宿舍里想心事。于正扬来了之后医院里的各条制度都趋于完善，他象一股新鲜的血液，让我感到了向上澎湃的激情，他很能带动人正面的发展，难怪人家都叫他“扬正”院长——弘扬正气。若他提出的所有改革和整风不只是走过场造声势，我会很佩服他，将会死心踏地地为他效命。

一阵急风掀起窗帘，雨从窗口扑到床上，我哟地从半梦半醒中完全醒过神来，赶紧跑过去关窗户。天空又暴跳出几个惊雷，闪电把屋子擦得岑沥沥地恐怖。我看了看时间快十点钟了，不知吴嫣现在在哪儿，我又有些焦灼的担心。

“咚咚！”

意外的敲门声，让我掉魂般从床上一骨碌爬起身。

“吓我一跳，快进来，没淋雨吧。”看到吴嫣的脸色慌乱，神态怪异，我心软地把她软绵绵的身子扶到床上。

她牙齿打着结说：“好冷，给我杯水。”

吴嫣的衣服和裤子上都很干净，只是头发上有点潮湿，估计她没被雨淋到，我安心了不少。找到暖水瓶给她倒了杯热开水，又拿过条毛巾，给她轻轻地擦脸，在这样一个四处是雨

水，闪电，雷鸣的黑夜里，我发现吴嫣只是个女人，她实际上很脆弱，我对她产生了几分难言的怜悯，动作也格外显得温柔。

吴嫣抓住我的手，失神地说：“抱我，我害怕。”

我抱住她的身子问：“你怕什么？”

噤——窗外掠起一道刺目的闪电。吴嫣在我怀里吓得一哆嗦说：“抱紧我，我怕忽雷，我好怕，怎么突然就下雨了呢，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就这样抱着她，听着窗户外面哗哗的雨声，感到一切都平和安静了，也许我要抱着这个女人度过一生，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待她呢。时间在风雨中慢慢流趟，吴嫣睡着了，我把她的头轻轻安放到枕头上，给她拉上条毛巾被，用手掠了掠粘在嘴角的乱发，她已发出细微的鼾声，眉头却紧紧蹙在一起，在额头上揪起一个疙瘩，她不安地呓语，手臂偶尔受惊似的抽搐。她睡了，不再张牙舞爪，不再盛气凌人，不再专横跋扈……我认真端详着她，黑色的眼圈，暗灰的皮肤，失神的表情……怜悯在心里爬来爬去，我没有好好关心眼前这个女人，她在情感上受到了委屈，此刻的她看上去是多么的彷徨无助啊，我暗暗下决定以后要好好对待她。

想到要和吴嫣结婚，要好好照顾她，我感到酸涩和委屈，我想到了雷雅文，想到了艾艾，脑子里乱头杂绪，越缠越乱，怎么也没办法入睡。

窗外的雨一阵紧过一紧，闪电和雷鸣间或从远处传来，已不象刚才那么暴烈，困倦象涨潮的海水慢慢淹没了思绪，我似乎也睡着了，耳边响着刷刷的雨声。

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

我做梦了，我梦到雨点子落在荷叶上发出微小的动静，但雨下得似乎更密更急，声音也更加频繁。吴嫣不舒服地翻了个身，手臂呱哒搭到我腹部上，我清醒了一些，可梦中雨打荷叶的振动不但没停，反而在耳边显得愈加清晰，我向四周看了一眼，蓝色的窗帘，斑驳的小方桌，脸盆架，暖水瓶……不是梦，可哒哒声仍时断时续地从某个很近的方向传来，我开始细心地寻找动静的来源，门，对，敲门声。这么晚了，是谁在外面捣乱？会不会是小偷，我困惑地躺在床上不敢乱动。可声音却极有耐性执着地响着。我随手捞起一把水果刀，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吱嘎——猛地打开房门。

风狂涌着挤进屋子，我浑身跳起鸡皮疙瘩。

她象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鱼，浑身上下被雨水浇得净透，似乎连身子里面也浸满了水，从头发梢到脚后跟都湿淋淋的滴水，双脚站在一汪湿的水印当中。她衣服凌乱，头发一撮撮地黏在头皮上，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一种深深的绝望镶嵌在脸上。她呆呆地注视着前面的空处，瞳孔却抓不住任何有形的物体，她象是受了极大的打击，还未从打击中完全苏醒，她的表情象被什么东西咬碎了，整个身心似乎都笼罩在蚀骨的悲痛之中。

她的样子很吓人。

我双手紧张地握住她的双肩，搀扶着眼看就要瘫软下去的身体问：“出什么事儿啦，丫头？出什么事儿啦？快告诉我。”

她密实的睫毛跳动了一下，她茫然地抬起头，她想用眼睛抓住我，可抓住的仍旧是一片无

穷无尽的茫然，她的痛苦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枯井，眼泪在胸口抽泣了许久却找不到泪腺的源头，她麻木地注视着我，象注视着自己镜子中的影像，她象丢失了记忆，丢失了意识，她象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象暴雨中的一枚枯叶。她的表情让我想到了亡灵和鬼魂。

她吓倒了我。她让我从头皮梢上升起越来越浓的恐惧。我紧紧捏着她的肩膀，紧紧捏着，捏得手都酸了，可她却感觉不到肉体的疼痛。

“小雷，小雷，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求求你，求求你……”我声音里带出的悲伤象是戳到了她的部分感观神经。

她瞪大发直的眼睛，我发现自己的影像在她死人般的瞳孔中复活了，那双黑黑的睫毛扑闪着，汪出一片汪洋的泪水，泪水如决堤的河流，如汛期的梅雨，开始急骤地流趟……泪的滂沱，让人产生的不是雨打梨花的怜惜，而是雨折残荷的凄楚，风折衰草的悲怆，她的泪把我心窝里的痛疼全都掏了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随同着她无声的呜咽战栗。

到底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我开始发毛。

泪水，只有泪水，她似乎只能用无穷无尽的泪水才能诉说此时的心情，可我听不懂，我恨我听不懂她的语言，可我的心却被她泪水浸泡的越来越湿，象一只手术刀正在慢慢把它剥裂。我用手掌去擦拭她脸上的眼泪，手掌却象一架发动机再度起动了泪腺的闸门。她的小脸象个冰苹果，牙齿又开始狠狠地咬住嘴唇，血顺着牙缝被泪水冲到嘴巴上。

小雷的身体象是一条由泪水交汇而成的河流，泪水流尽时，生命也会紧跟着死去。

“我快急死了，吓死啦。”我踱着脚说。

小雷的嘴唇受了风寒般哆嗦起来，她吃惊地张大嘴巴，脸色煞白……紧接着她眼神中惊跳出动另一种神情，象朔风席卷过大漠，是恐怖，是难以忍受的恐怖，是愤恨，难以忍受的愤恨，她麻木空洞的表情扭曲变形得丑陋，她眼底的火焰似乎能焚毁一切。她的牙齿下面流出更多鲜红的血，她的脸象被鲜血染过开始变红，脖子也开始变红。

我感到背如芒刺，有股凛冽的气势压过来。

吴嫣不知何时起床了，她的脸色依然灰暗，神情依然怪异，她也吃惊地张大嘴巴，象一只被猎人盯住的野兽。我的身子本能地挡在小雷面前，我担心吴嫣会大发小姐脾气，小雷会吃亏。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吴嫣虽然死死盯住小雷，但她眼神里竟有畏惧，虽然她极力掩饰，可她的腿在微微发抖。雷雅文抬起手，推开我，一步一步逼向吴嫣，啪嗒——啪嗒——她抬起手毫不客气地左右开弓，狠狠地抽了吴嫣两计耳光，泪水再度泛滥。

“下流，无耻！无耻，下流！你会得到报应的！”

她摇晃着身子朝外走，走时既不看路也不看我，眼前就是悬崖火坑她也会那么纵身一跃。

吴嫣被小雷出奇不意的动作吓蒙了，她吐了口唾沫挥起胳膊点着小雷的背影骂：“你是个贱货！”

小雷并没回头，她竟然也没追出去，很快就独自黯然地偃旗息鼓。

哦，她作了什么亏心事？她对小雷做了什么？这是我醒过神后的第一个念头，想到小雷失魂落魄的悲痛，我鞋都没顾上穿就蹿出屋子。

“你今天若跟这个小妖精走，咱俩从此就恩断义绝。”

我丝毫没有迟疑，义无反顾地冲进黑夜，冲进大雨。

雨仍旧很大，到处是烟雨蒙蒙，望也望不到尽头，可就是看不到小雷的身影，我疯狂地四处寻找，漫无目的地找，撕心裂肺地喊，可是没有，哪里都没有，她就象踩着一朵云彩飞走了。筋疲力尽时，雨渐渐停了，天开始放亮，我走到小雷的宿舍前，徘徊好久，终于没有敲门，我怕自己怪模怪样的样子吓着她同宿舍的其它人，还是第二天上班时去找她谈谈的好。折腾了一晚上，最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好不容易回到家，发现宿舍的门四敞大开着，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潮湿冷寂的气流充塞得满满的。

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第二天医院外面的白杨树下铺了满地的黄叶子，我的心情和溅在地上的树叶差不多，灰头土脸。原本打算查完房就去找小雷，黄小岚突然打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冷冰冰地说：“呵，黄大姐，原来你还在济南啊，我差点到公安局报案失踪寻人。”黄小岚陪笑道：“好弟弟，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今天我找你就是为了你的事儿，咱们到医院外面见个面吧，我在医院拐角的‘得顺’快餐店等你，越快越好。”

我正打算找她算帐，所以掉了个头悄悄脱下隔离衣就溜出医院，远远看到黄小岚焦急地站在店门口东张西望。她看到我略显不安地点点头，一把就把我拽到隐蔽的地方。

我挣脱她拽我的手不快地说：“干嘛，我告诉过你至少十遍，你的钱算我借的，以后会连本带利的还，你为什么还诬陷我。你是不是和李东明串通一气想整我？”

“好弟弟别耍脾气啦，你那事儿都是我的错，你爱怎么埋怨我就埋怨我吧，其实调查时我根本没露面，都是李东明从中搞的明堂，具体什么情形我还真不清楚，我今天才知道出事儿啦，你现在把以前写给我的借条补上，我拿去给张主任看，其它的你就不用多管了。”

我不知道黄小岚这样搞管不管用，但现在死马只能当活马医了。

刚回医院，就见大家在议论纷纷，师兄走过来悄悄说：“李东明出问题了，听说问题还不轻，也停职审查了。”

“喔。”

难怪黄小岚看起来有点慌张。

大家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瞎猜瞎分析，偶尔再操出几句牢骚，都忿忿不平的样子。

“唉，怪就怪咱医生的工资水平太低，要不谁愿意去搞这些下作的事儿，还不是那几个臭钱支使的。”

“在外国象我们这样的医生都属于中产阶级，哪还用得着这些旁门左道。”

“话说回来，你说别人都给病号开药，挣药品提成，不开的和开的，一个月能差不少钱。”

“就是，但和药贩勾搭，背着医院搞些大动作就有点太过。李东明的胆子太正了，这次可是确切内幕，听说他光吃回扣就……。”

“这话可不能瞎说。”

“真的……”

“唉，黑钱就是黑钱，绝对不能要，指不定哪天抖搂出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你吃进去

多少还得吐出来多少。”

“这是大实话。”

曲凡生从外面进来恰巧听到议论，他严肃地警告道：“大家别瞎传了，也算是些知识分子，怎么和小市民一样恶俗。”

……

我没心思听这些议论，着急地问师兄今天上午有没有看到小雷。

师兄说：“没看到，你不提倒罢了，还真没看到，昨晚她好像上大夜班吧。”

我又问：“科里有没有关于她的议论？”

师兄想了想摇头道：“没有。”

我茫然地说：“这就怪了。”

师兄紧张地问：“小雷怎么啦？”

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多心了。你留意点儿，如果看到她，告诉我一声，我找她有事儿。”

师兄迟疑地问：“江北，你不会是看着吴英达倒台，想和吴嫣分手吧？”

我苦笑着说：“我是那种人吗。”

师兄意想不到地笑道：“人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

刚和师兄扯了几句，张主任来电话让我过去趟。这次见面的气氛比前几次缓和了不少，张主任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还亲自给我倒了杯水，脸上也添了些夏季的热情。我受宠若惊地说：“谢谢，谢谢。”然后憨憨地傻笑了几声。

张主任道：“小江，今天黄小岚来重新反映了一些情况，我也及时地向院委会做了汇报，于院长很重视这件事儿，说要彻底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委屈了医院的职工，不过，于院长也用心良苦地对你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你借钱借谁的钱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借药贩的钱，所以要我告诉你，希望你先把欠黄小岚的钱还上，平息一下舆论。”

“哦，这个。”我为难地想，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呢？

张主任意味深长地笑道：“你是北京T大的？”

我说：“是呀。”

他脸上的笑容象遭遇到了春风刷地全部开放道：“哈哈，于院长是你师兄，他是九一届的博士生，我就说嘛，他怎么一提起你就一脸的关怀。他还说，你这样年轻，就能把个新课题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很难得哩。”

“是么。”我又一次受宠若惊。

张主任慈祥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听说‘趾骨移植手术’挺成功，于院长提过这事儿，有时间你要主动去找他汇报汇报，别老让领导惦记咱们，那样不好。”

“谢谢张主任提点。”

从张主任那儿出来，我忽喜忽悲。反正没有更坏的消息我就念阿弥陀佛啦，这也算是个好消息，不过，我并不感到轻松。昨天夜里小雷绝望的样子一幕幕在脑海里重现，也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刺痛我，小雷是个极稳当和内涵的丫头，轻易不会有过激的行为，昨晚她的行为极其反常。从她煽吴嫣的两计耳光中，我能隐约感受到牙齿咬碎嘴唇所发出的骨肉残破的声响，里面似乎容纳了沉甸甸的仇恨。

我简直一刻也等不得一刻，恨不能马上见到小雷。我找到小雷同室的小护士，打听昨晚小雷什么时间回去的？是不是病了？今天为什么没来上班？小护士奇怪地说，没呀，昨晚她上大夜，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呢。我说，是，是下了一夜的雨，小雷现在在哪儿，她几点回去的？小护士又奇怪地说，没有，昨晚她没回去，今天早上也没回去，对啦，她怎么会没回宿舍呢，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我感到头嗡地一阵混乱，怎么一个个都象弱智，我知道还用打听她。

我没心思做任何事，拾起笔在桌上接连写了两个雷雅文，突然就心惊肉跳起来。我起身看看窗外的阳光，雨后的阳光显得额外温暖，或许是我多心，我自我安慰着。一枚树叶摇摇欲坠地从枝头掉落，我眼前就出现奇怪的幻觉，小雷一只脚踏在楼顶上，一只脚悬空正要向下迈，不不……我冒了一头冷汗，我怎么会想到自杀。我怕极了，再也在医院呆不下去，便脱掉隔离衣出了医院。我就这样慌慌张张地向外跑，脚下几次踏空险些摔倒，没成想在医院门口撞到艾艾。她手里掐拿公文包急匆匆的朝里走。

“艾艾。”我把住她的手，象是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般眼睛肿胀酸楚。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雷……不，就是你说得那个单纯的象学生一样的女孩子失踪了，我该怎么办？”

“你别着急，慢慢说，她怎么会突然失踪，是不是到亲戚家或朋友家去了，也许是出去逛逛，或者……”

“不会，她没有亲戚！她没有什么亲人！她没有朋友！她不会出去逛！”我肯定地回答，因为我可以清醒地感知到，艾艾所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让我不敢设想的可能。我真后悔，昨晚怎么就那么大意放她走了呢？！

我又出现幻觉，大雨中有个窈窕的身子扑向汽车，雨水刹那成了血水……我有种不祥的预兆。艾艾看到我六神无主的模样，十分担心。她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医院把审计报告交给你们领导马上陪你去找。说完话她一路小跑着就走了。可我等不急她回来，就朝小雷住的宿舍一路狂奔。我站在宿舍门前停顿了片刻，主要是平息一下怦然乱跳的心跳，我紧张地用手安抚了一下胸口乐观地想，也许敲一敲门，小丫头的笑脸就会从门缝里挤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在门上叩动了几下，我听到屋子里有动静，情绪便有点难以平服的激动，我甚至调整好了面部肌肉，做着微笑的热身。一个湿漉漉的小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

“江主任。”

因为意外，小护士的脸涨得红彤彤的，鼻子上的雀斑象碰撒的墨水点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雷雅文有没有回来。”

“没有，从昨晚一直没回来。您找她有事儿？等她回来我替您捎个信儿。”

“不，不用，谢谢。”

肯定是出事儿，我失神地想。下楼时脚下就失了分寸，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怎么就把自个抛到热腾腾的大街上，树也斜了，路也歪了，红绿灯也闯了，我走来走去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脑子里一会万马奔腾一会儿苍白茫然。后来在大街上差点和个屁股扭得象吴嫣一样的大姑娘发生弹性碰撞，那人点着我的鼻子骂道：“你想耍流氓啊！”我说：“是是，不是不是。”突然灵机一动想到吴嫣，小雷的失踪看来和吴嫣有脱不了的干系。我怎么没想到找她问问呢？也许对找小雷有帮助。

我慌忙掏出手机给吴嫣打电话，铃声无休无止，却并没有人接听。吴嫣会去哪儿呢，她现在也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又是一阵心乱。电话终于接通了，我着急地说：“吴嫣，你现在在哪儿？我很担心你。”

电话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呀，嫣嫣。

吴嫣嗔怪地说，是个朋友，你先出去嘛。

“江北，你以后别再骚扰我啦，我不是告诉你咱俩一刀两断啦吗？”

“别说气话，我需要马上和你谈谈。”

“好吧，如果你非来个隆重的告别仪式，那我奉陪到底，可你若是企图挽留我，门都没有。你那个象狗窝似的破烂宿舍我也不爱去，要不你就到这个地方来找我。”接着吴嫣报了一串地址，我认真地记下。她说这是她朋友家。

我找到吴嫣所说的地址，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我照着她说的门牌号很快找到一家花园似的洋房，犹豫着按了按铃，出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边开门边说：“吴小姐在里面，先生请进。”

我愣了愣不知如何称呼，但还是谦逊地说：“阿姨您好。”

老女人拍拍衣服不自然地说：“先生快别这么叫，我只是这家的佣人。”

哦，我怎么象走进资本家的地盘，吴嫣什么时候认识这样的有钱人，难不成是她家的世交？我尾随着老女人进了屋子，一条毛茸茸的哈巴狗摇着尾巴汪汪叫着从屋子里窜出来，吓得我后退了几步，吴嫣穿着家居服招呼道：“小白，讨厌，别叫，快过来。”小狗朝我瞪了瞪眼睛摇着尾巴跑到吴嫣跟前舔她的脚指头，然后讨好地蜷成了一团，象个线球被吴嫣抱在怀里。看样子，吴嫣和它并不陌生。

她女主人似地招招手对刚才那个老女人说：“你出去买点菜去。”

吴嫣从上到下打量着我，象打量一个陌生人一样轻蔑地笑道：“哟，才华横溢的大帅哥，样子怎么如此潦倒？落难公子呀，呵呵。”接着指了指客厅里洁白的沙发说：“请坐。”

“吴嫣，我承认昨晚我不应该就那么丢下你，可是，你也看到了当时的情形，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当时的行为。”

“我呸——，理解？呵呵，江北，我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干嘛要理解你。若不是瞧在往日的情份上你以为我会见你？我是想和你做个了断，从今往后我也不拖累你，你也别缠着我，好聚好散。”

我抬起头困惑地望着她，半天不知何说起。吴嫣脸微微有点发红，她稍微收起些不屑，自

嘲地说：“干嘛这样盯着我看，我脸上又没长天花。”

“为什么，吴嫣，告诉我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你真以为我是那种人，见风使舵，会抛弃你……抛弃你和孩子吗？”

“哈哈，孩子。看来你还挺有责任心的嘛。”

“当然。”

“屁，你爱过我吗？你爱过肚子里的孩子吗？你以为你这是责任心？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是侮辱！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我莫明其妙地问：“你怎么啦？”

吴嫣用手轻柔地抚摸着怀中的小狗淡然地说：“没什么，我们分手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手？”

“江北，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并不想认识你，不是你不好，而是你太贫穷，是我妈妈极力撮合这件事儿，她非常中意你，认为你是个不错的伴侣，她说你有才气，有前途，小伙子长得也体面，她还说再好的家庭翻回去几代不是农民出身……总之我让她说动了心，认为找个帅哥玩玩也不错，而且还是知识的帅哥，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哪个少女不怀春呀，何况我的精力这样过剩，我的生活如此无聊，于是我听了妈妈和李东明的话和你见了面，见面前纯粹抱着好玩的心理。”

“喔，那你根本没爱过我？你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嫉妒都是伪装的？”我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不，你这样说有点没良心。见面之后，除了你的家庭，对其它的我都比较满意，特别是你的谈吐和外表，还有你为人处世与我以前认识的年轻人不同，我这样说你也许会更明白些，比如说安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可他在我面前听话的象我怀里的这只哈巴狗，在一起老是让人感到厌烦，索然无味，没有情绪，没激情。和你在一起不同，你不轻易向我献殷勤，你不轻易向我靠近，你始终站在岸边左右徘徊，你在良心和世故之间挣扎，我知道你看中的是我父亲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刺激，我想征服你，让你象其它男人一样象狗一样拜倒在我的裙下。当然这期间，由于自己太投入，也有些动心，尤其知道你心里还装着别人女人时，更刺激了我，让我无法忍受，想征服你的欲望就更强烈，即使将来我有可能将你一脚踢开，但当时真动了感情，也真生气，发怒，伤心，痛苦。你知道吗？为了那么个不起眼儿的小护士，你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会轻易服输的，我想能占住你的最好办法就是婚姻，在这个游戏中我太投入啦，最后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这是游戏还是现实，我是真爱上了你，还是只想征服，反正我也很混乱，也不认为有必要搞清楚，生活本来就那样，及时行乐，既然得到你会让我更快乐，那我的目标就是得到你。我恨那个小护士，她有什么？她根本没资格和我比，她只能在现实中扮演小可怜的角色，她一辈子也只能是个小可怜，我恨透了她。”

我冷笑道：“那你是现在打算把我这个玩物一脚踢开啦，你有没有替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

吴嫣起身把小狗轻轻放在沙发上，倒了一杯酸奶，慢条斯理地喝下半杯，有条不紊地说：“直到昨天晚上，我仍独自沉浸在自我编制的圈套里。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也陷得很深，我还以为我真有本事让你爱上我，还以为你会看在我为了和你这个穷小子结合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份上，而眷顾我。哈哈——”吴嫣不屑地冷笑道：“昨天晚上我终于看清了你的本来面目，你为了那个小妖精绝然离去的脚步，踏碎了我独醉其中的美梦，我清醒地发现，一切都是我的意想，你对我别说爱情啦，连感情都谈不上，我干嘛傻呼呼地作茧自缚，为了你——这个分文不值的臭男人，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可是，吴嫣，不管你怎么想，我想和你结婚是认真的，我有责任照顾你和孩子，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吴嫣轻蔑地嘲弄道：“江北，我恨就恨你这点儿，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可你呢，为了当个伪君子，就这么愿意委曲求全。孩子，好，咱就说说你的责任心和侧重点，你所担心的无非是吴英达的女儿因你身怀有孕，而吴英达恰逢倒台，你若在这个时候抛弃她们，你担心背负不起世人的目光，当然你受的教育，自己的良心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可是，你不认为你有义务承受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吗？男人嘛就要敢作敢当，不要做缩头乌龟，你活该倒霉被别人唾弃。”

我分辨道：“我不是因为惧怕压力，是因为关心你。”

她说：“好啦好啦，别抓着孩子不放手啦，我实话告诉你吧，孩子根本不是你的，和我睡过的男人不多，愿意负责的也不多，但可不只你一个哦，你以为我会留下这个孩子？你就死心吧，另外我还要和你交待的是，以前我家里有钱，嫁你个穷小子我也不在乎，因为我不缺钱，还有个当权的老爸，根据你的实力，我相信我有能量把你捧起来，咱们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吴嫣指了指她现在居住的房子轻蔑地说：“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有宽敞的房子，有高级的轿车，有佣人，有富足的物质享受……虽然我也为我们那种纯理想的结合努力过，但不可能，穷小子，我不可能过穷人的日子，你走吧，不是你抛弃了我，而是我抛弃了你，你明白了吧，傻瓜！”

“你你……”我气结的上气不接下气。

原来孩子不是我的，原来从头至尾都是我一相情愿，我只不过是人家富家大小姐手中的一个玩偶，大小姐现在玩腻了，新鲜感也过去啦，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站起身，脑袋里嗡嗡作响，我迷迷糊糊地要出去，我干嘛要继续呆在这儿让别人侮辱，可我想到了小雷，我回过头问：“你对小雷做了什么，象你这样恶毒，不正常的女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哈哈——你个大傻瓜，大笨蛋，今天才瞧清楚我吗？是呀，我恶毒，不正经，不正常，对她做出什么来都不算出格。那个小贱货，小可怜虫，你别问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昨晚无缘无故地要朝我发疯，你最好找她去问，你们俩不是好嘛，别来烦我。”吴嫣的表情象夹带了冰霜神色凛然，她站起身指了指门外厉声说：“请你马上离开，我没兴趣招待你这样的人，穷小子，所有的游戏都收场啦，到谢幕的时候了，我真后悔自己曾付出过那么多，那么多……为你……我想你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那个小贱人吧，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别逼我说滚……”

我象一只遭打的落水狗，从资本家的地盘里落荒而逃。

吴嫣目送着我的背影，把怀里的哈巴狗丢到地上一脚踢开，痛苦地摊软在那个精致的牢笼里。

我知道就是我把刀子压在吴嫣脖子上，她也不会告诉我任何有关小雷的消息。可我却没有勇气象小雷一样煽她两计耳光，虽然我的拳头攥得很紧，可我还是觉得理亏。没成想自己就这么个眼光，找了这么个破烂货色，我还自豪过呢，还荣耀过，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宝贝，实际上我每天都在戴绿帽子，做乌龟王八蛋。她的话象钉子，锥子，斧头，菜刀，象任何利器，把我自诩的骄傲和自尊割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我不知道是被自己伤害了，还是被吴嫣伤害了，反正我感到自己的尊严在冲出屋子的一瞬彻底崩溃。崩溃的声响虽不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但却象大地震，心灵的建筑轰然倒塌，片瓦不留。

外面的阳光很刺目，斑驳地洒过高楼碰到我身上，可我的身体很凉，阳光也只好拐着弯走。我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在路上，也许我在朝东走，也许我在朝西走，我的本意打算回医院，可我不知道自己走的方向对不对，似乎只有消耗大量的体力，才能减轻胸中的窒闷。脑子里四

处回响着吴嫣的话，你个穷小子，你别自不量力啦，我只是玩玩你，哈哈——哈哈——。

就这样，我挤在人缝里不知疲惫地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一直走到日落西山，也没走回医院。

手机在我腰上高唱东方红时，我吓得一哆嗦，差点儿当定时炸弹丢出去。

“江北，是我艾艾，你找到那个小护士了吧？”

我一愣，发现人一受到打击，就会忘记生活的主题，我又把主题思想丢到九霄云外啦，我迷迷糊糊地说：“没有，没找到，她有没有回医院？”

艾艾生气地说：“我哪里知道？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吃的，快回去看看吧，还磨蹭什么，晚上陈剑风要来，我不能帮什么忙了，明早再联系。”

“艾艾——艾艾——”

我极需抓住一把救命的稻草，我可怜巴巴地叫着艾艾，可她早就挂断了电话。现在连个倾诉的对象也没有，更别说乞怜一星半点儿安慰。

手机又响起来，我赶紧接通迫切地问：“是艾艾吗？”

“江主任，我是李云盼，下午于院长找过你，可我怎么也找不到你，就告诉他说你有个手术，他说让你明早去找他。”

“哦，谢谢，谢谢李教授。”

倒霉的时候，给点阳光就灿烂。

“你现在在哪儿？科里的人都等着你呢，安华已经办好了出国手续，明天上午的飞机，大家商量着打算今晚给他饯行，你回来后一起去吧。”

“我晚上有事儿，去不了，李教授，您就全权代表吧。”

“这可不行，李东明主任也说有事去不了，你再不去，不大好看吧。”

“我真去不了，绝对不是推脱，您又不是外人，我还会对您撒谎吗？”

“你尽量赶过来，如果实在脱不开身就算啦。”

“好，那您替我带句话吧。麻烦您啦。”

“好的好的。就这样，再见。”

回到医院，仍没得到雷雅文的半点消息。

晚上，我象一条暴晒在太阳底下的鱼，心里的火可以点燃冰雪，有种被家长偷窃了日记似的哑巴吃黄连的苦和暴躁的懊恼，况且雷雅文象水蒸气一样突然的失踪，留给我的不光是悬念，还有被遗弃的凄凉，原本在我心目里爱着我的人，吴嫣，艾艾，小雷……一个个都象是个幻觉的气泡，消失了，走远了，不见了。

这一夜，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屋子里除了释放出了叹息声，还是叹息声。

虽然一夜没合眼，我还是认真地刮了胡子，换了件干净的衬衣，把牙齿刷得洁白，并努力对着镜子挤出笑容，再努力让笑容大一些，再大一些，露出洁白的牙齿，就有了阳光的味道，我主要想留给于院长一个好印象，一个上进的印象，而不是被挫败的潦倒落魄和消沉。

于正扬。当我握住他温暖的手时，我没想到他看上去这么年轻，他没有一点儿架子，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力摇了摇说：“你就是江北？坐，请坐。”

我第一次坐在宽敞的院长办公室，嘴巴有点紧张地木纳。

“哈哈，你是陈教授的得意门生，我几次听他提起过，他到现在心里还不安，说不舍得放你走呀，你是好长时间没去看他老人家哩。”

听到陈教授，我心里一阵酸楚，象找到爹的孩子。

“于院长认识他？”

“哈哈，我上研究生时，也是他带出来的，他知道我在济南一再嘱咐要我打听你的近况，没成想咱们这样有缘进了同一家医院，这倒是所料不及的。人生呀，就象一个大磨盘，转着转着，就转离了方向，比如说我吧，本来想在专业上有所突破，没成想却从了政，人生多变故，总有些遗憾和无奈……”

“哦，于院长年轻有为，何出此言。倒是我无颜去见陈教授。”

于正扬凝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江北，你的事情我大致都了解了。你知道吗？从你身上能找到当年那个我的影子。你遇到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掌握自己手中，所以你要坚持住，实现自己的理想。”

理想。有多少年没碰过这两个看上去圣洁得怕亵渎了的文字啦。我心潮澎湃地说：“于院长，感谢您如此看重我和信任我，我会竭尽所能地为医院多做贡献，请您相信我。”

头脑一热，我又轻取了两个圣洁的文字“贡献”，我认为之前我还从来没产生过这样高的境界。可和于院长短短的几句谈话，却让我的思想飞跃了几个台阶，眼界豁然开朗。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我身体里象加足了油门，又产生了无限的能量，他让我继续挑头搞“趾骨移植手术”，我马上去了小姑娘的病房，打算和家属商量下一步的手术方案。

看到文文，就想到雷雅文。最近因为李东明停职，科里的事儿乱头杂绪，简直成了一盘散沙。雷雅文两天没来上班，竟然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太多了。

回办公室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医务科张主任的，他纳罕地说有两个特大消息告诉我。我问什么消息。张主任说第一个消息，你欠黄小岚的钱有人替你还上了，估计让你猜一万年你也猜不出是谁。

我果然猜不出是谁，不可能是艾艾现在的男人陈剑风吧。

张主任说是雷雅文。

我感到手指冒汗，心吊在嗓子眼儿上，着急地问：“她人呢？”

张主任说，我告诉你的第二大消息是，雷雅文辞职啦，她一早办完简单的手续就离开了医院。

我不知道张主任又说了些什么，便糊里糊涂地收了线。

我接的第二个电话是黄小岚的，她用她那极具磁性的女中声说，江北，事情解决了吧，我估计就没什么问题，你真是福星呀，倒了一棵大树，又从天上降下个贵人，你要好好抓住机遇，获取于院长的信任哦。你甩了吴嫣那小妮子是正确的，她不适合给你当老婆……张主任让我去拿你还的钱，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倒吸了口冷气，看来黄小岚突然从李东明那里倒戈，并不是看在我们俩的露水情份上，她是早就有了内部消息，获知了李东明的出事和于院长和我的那层关系，这些人的消息从哪儿来的，真是有通天的本领。

我呆滞地想，看来小雷没出什么意外，可她从哪儿弄来的钱，她凭白无故的干嘛要辞职，我在她心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她连告诉我个理由或来告别一下都不肯吗？若她来告别，我会不会放她走呢？她知道我有多担心，多么想她吗？想她！对，想她，我第一次直面地把想这个字郑重其事地用在她身上。

一个人影罩在我面前，挟来淡淡的秋风，我压抑着激动，猛地抬头。

那个鼻头上有着雀斑的小护士，唯唯诺诺地站在我面前说：“江，江主任，这是雷雅文留给您的钱和一封信用。”

“雷雅文呢？她去哪儿啦？”

“不知道，她走了。”

“好，谢谢你。”

我拿着沉甸甸的一万元钱，还有一封很轻的信。小雷把和我之间的账全都算清了，她一分钱也不欠我啦，可我为什么却这么难过，我的眼睛为什么会湿润。我不敢去看那封信，只是不敢，就象里面窝藏着吃人的毒蛇。

艾艾打电话问我找到小雷没有？

我说：“找到了，她就在我身边。”

艾艾欣慰地说：“那我就放心啦，江北，如果你真的爱她，那就好好呵护她，别让她象我一样受到伤害。”

我说：“好，我会的，你呢？”

艾艾说：“我要离开济南，陈剑风就是来接我一起回北京的。”她迟疑着说：“我们要结婚啦。”

我说：“我不能送你了，祝福你们。”

艾艾伤感地说：“对不起江北，你也保重。也许人生的路还要从今天开始。”

我说：“一定。”

艾艾说：“我们约定，要认真的生活。”

我说：“我们约定，要认真的生活。”

我怀里一直揣着这封信，可我没有勇气打开，一直到午夜我都在犹豫，我不知道里面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小心地用剪刀切开封口，两页纸象两片羽毛，慢慢摊开。电话却惊破黑夜，响起来。

“你好？哪位？”

“你好，江北，我是安华。”

“喔，你不是去美国了吗？”

“是的，我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可我认为我需要和你交待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江北，我一直恨你，我想你是知道的，就象我知道你讨厌我一样清楚。可你不知道，我从很小就爱上了吴嫣，我们俩青梅竹马，我对她言听计从，我象哈巴狗一样整天摇尾乞怜，讨好她，迁就她，可她象个任性的孩子，总是喜欢接触和玩闹新奇的事物，我包容她，为了爱，我不要什么尊严。”

“喔，你干嘛要和我谈这些，我和吴嫣分手啦，你大可以把这些话说给她听。”

“你听我说完吧，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个人说说。你知道我多大时就和她上床了吗？”

“这和我无关。”

“十七岁，她是我拥有的第一个女人，我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虽然不是唯一的男人，但我相信，我会是她最后一个男人。”

“你们之间的事，最好别说给第三者听。”

“不，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者，下面会有你感兴趣的话题。你难道不想知道雷雅文帮你还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难道不想知道雷雅文为什么辞职。虽然她曾梨花带雨地请求我不要告诉你，可是，我实在忍不住，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想看你被痛苦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样子，哈哈——”

“我们三个人的事儿，和雷雅文怎么又扯上了关系，你们把她怎么啦，快说。”我捏着电话的手绷得很紧。

“所以说嘛，你要有点耐心，你得听我从头讲起。开始我以为吴嫣只是想和你玩玩，所以也没往心里去，我了解她，她不会和一个穷小子结合去过穷苦的日子，她享受惯啦。可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笨蛋，你知道吗？吴嫣真的爱上了你，她为了你发疯，她妒忌雷雅文，她不认为自己比雷雅文差，他让我去骚扰雷雅文，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她就会恨我，我听她的话，她是我的女王，她发出的命令对于我就是圣旨，我又那么恨你，你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厌恶的东西，所以我愿意去为难雷雅文。”

我生气地大吼：“你们变态，简直就是变态，这和雷雅文有什么关系。”

安华说：“行啦，你就别装啦，你别否认雷雅文那小妮子爱你，也别否认你对人家不怀好意。我想说的是，本来，我也不是那么狠心的人，可是吴嫣说如果我帮她收拾了雷雅文，她会安排我出国进修，这就是条件，你明白啦吧。雷雅文让我占有了，那天的雨好大，吴嫣把她约出来，说要和她谈谈关于你的事儿，那小妮子好单纯……我还要说，她的滋味很甜美，直到现在我回味无穷……”

我捏着手机的手颤抖着喊：“无耻，无耻，小雷会把你们俩送上法庭的。你等着吧，安华！”

“哈哈——我曾象你一样这样担心过，可我给了雷雅文三万块钱，几句话就打发了她，我告诉她，如果江北没这三万块钱救命，他在医院就毁了，他的前途就毁了，他为给你母亲治病，竟公然吃回扣，有了这样恶劣的记录，他以后永远也没机会再翻身啦。那小妮子乖乖地收下了钱，还求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我们这可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相情愿的哦。我真羡慕你啊，竟然有人愿意为你付出青白……你等着我，我还会回济南，等我学成归去，要和你进行一场真正的实力上的较量……”

“下流，流氓！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把手机从窗口扔出了窗外，我疯狂地在屋子里蹿来蹿去，我象吴嫣一样把东西摔来砸去……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血肉里凝出来，我的小丫头，你受到了什么样的侮辱啊。

江北：

你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却是一封诀别的信，可是你知道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医院，离开你。我知道你天天都在找我，我看到了，我的眼睛里每天都充满泪水，我知道，如果我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为我流泪，那就是你——江北。我还知道，如果我死了，你会痛苦，会终生不得安宁的内疚，我是多么的感恩和感动。就是为了这两个单纯的理由，我没死，我还活着，活在和你一样到处洒满阳光的人世间，我没去找我的妈妈，虽然她在阴间频频朝我招手，但，我舍不得你。我爱你。

请你让我说一次我爱你吧，别责怪我的轻浮和无知，这三个字曾在无数个不眠的黑夜里无数次遍布我的灵魂，没想到爱一个人是那么美好又那么痛苦的事情。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没有学历，我没有正式的工作，我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如果你和我在一起，对你的人生和事业没有丁点帮助，所以我愿意默默地守着你，看你，听你，感受你，仰慕你，看到你的笑容就感到温暖，看到你的痛苦就感到焦灼。

如果你没吻过我，我还会守着这个轻轻的甜蜜在蜗牛的壳子里度过一生，可是你吻了我，你为什么要吻我？那个吻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爱的雨露和光明，我是那样的激动和喜悦，我的暗恋彻底蜕变成爱，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悄悄地想你，一遍一遍叫你的名字，想你阳光的笑容，混合着烟草味的指尖，还有让人脸红心跳滚烫的嘴唇，热情的身体。我象变了一个人，我痛苦，我嫉妒，我不愿意看到你和吴嫣在一起，我讨厌她，我敌视她，我觉得她根本配不上你。

可你还和她在一起，你并没有因为吻了我而爱上我，离开她。

我决心离开你，离开这份无望的爱情，我会生活的很好，你放心！

但我还是不喜欢吴嫣那个女人，我仇恨她，我鄙视她，我唾弃她……你可不可以为了我的恨，离开她，抛弃她。

江北，忘记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丫头吧！

祝福你！

雷雅文

那根肉眼看不到的鞭子又在挥舞，我不怕，我不怕肉体的疼痛，你狠狠地鞭挞我吧，撕碎我……泪水模糊了字迹，每个字都变成一只含着幽怨的眼眸，在黑漆漆的夜里垂泪……

阴风卷走一片片黄叶时，我的心脏的肉也被一片片削走，生命在这种季节里被割得滴血。

尾声

我本来想就这样结束这个故事，可我于心不忍。说点后来的事情吧，李东明被停职并吊销了行医资格，他离开了医院。曲凡生被正式提拔当了外科主任。听说吴嫣傍了个大款，又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恋情。

我呢？江北呢？谁也想象不到，“趾骨移植术”在全国推广后，受到医学届的一致好评，邀请函，一封封象雪片一样地飞来。可我却动了走的念头，于院长极力挽留我。

我说，我会回来，我一定会回来。

我重新拾起勇气报考了陈教授的博士生，我还有一个信念，我要找到雷雅文，亲口告诉她，我爱她。

又是两个冬季过去了，那天阳光明媚，春暖花开。陈教授要我替一位老师代大一年级的课，当我走进教室，看到几十双齐刷刷闪耀着青春之光的眼睛时，那里面蕴藏着斗志和不妥协，我感到了震动。谁也想不到，在花名册上我看到了谁的名字，雷雅文，绝对是雷雅文，一个字都不差。天下太大了，同名同姓的很多，可是这个名字还是掀起我心底的惊涛骇浪。我激动地寻着名字找过去，一个一个地找，终于在最后一排看到了那个抬着倔强嘴巴的小护士。

下课后，我和雷雅文静静地走在校园的扬长小路上，她淡然地给我讲述了她的遭遇。

离开医院后她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做过保姆，有次偶然返乡，她的父亲，那个抛弃她和她母亲的人找到了她。他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可能是上天有眼对他的报应，他和那个女人竟然没有子嗣，为了补偿，他给了小雷一比数目不小的钱。

小雷说：“我收下了，因为我现在很需要这比钱。我要用这比钱来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我要活得比每个人都强，不再甘心做个弱者，我要让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最终只能仰视我，匍匐在我的脚下，等我将来做了强者，自己赚够了钱，我要把那个男人送给我的这些钱连本带利地摔到他脸上。是他害死了我的母亲，我恨他，我仇视他，我要让他在懊悔和痛苦中抱着他的钱度过下半生。”

小雷的脸上有股强烈的恨意。

可我相信小雷的本性是善良的，她所说话都是因为一时的负气。我会用我持之一恒的爱来软化她，抚平她心灵的创伤。从今往后，我要做个正直的人，要专心地好好爱这个女人，不再让她受到毫发的伤害，我要让她真正品尝到来自于男人的关爱。

我相信爱可以挽救一切。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江北和雷雅文以后的幸福生活，求大家再多给我一点儿信心吧，让我有更大的勇气，来迎接新的挑战。

(第二稿完稿于2003年7月7日)

满庭花雨